
儒藏

精華編二四册
經部詩類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四/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301-11742-2

Ⅰ. 儒…　Ⅱ. 北…　Ⅲ. 儒家　Ⅳ.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24122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四)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責 任 編 輯: 王　應
標 準 書 號: ISBN 978-7-301-11742-2/B・0428
出 版 發 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 //www.pup.cn
電 子 郵 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559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四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董治安　鄭傑文　王承略　嚴佐之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竪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　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本册审稿人 何英芳 胡雙寶 張忱石

本册責任編委 谷建

《儒藏》精華編第二四册

經部　詩類

詩本義

〔北宋〕歐陽修 撰
劉心明
楊紀榮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北宋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自幼家貧,刻苦向學。後因得唐韓愈遺稿,遂立志研習古文。仁宗天聖八年(一〇三〇)進士。歷官館閣校勘、知諫院、知制誥,至參知政事。因正直敢言,與當政者多有牴牾,遂辭官致仕。歐陽修於經史之學造詣很深,成就卓著。

《詩本義》一書,是歐陽修在經學方面的代表作。書凡十五卷,自卷一至卷十二,選擇《詩經》中有代表性的各類詩作凡一一四首,予以重點論析。每首詩之下,先以「論曰」標目,對毛傳、鄭箋以來的舊説論其是非得失; 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比較重視詩《序》的説法,於毛、鄭異於《序》説之處,尤其是鄭氏借讖緯符命之説箋釋詩義的地方,往往斥爲衍説、臆説。其下再以「本義曰」標目,闡述本人觀點。歐陽氏説詩,往往詩、史並重,在反復研讀、玩味各詩本文的基礎上,對於詩作的歷史時代、創作背景、寫作意圖一一進行考論,努力揭明每詩的「本義」所在。在詩義晦澀而又文獻不足的情況下,則儘量避免憑臆妄説,每每加以「闕其所未詳」結語,以待後論。因此,在所論及的一百多首詩中,有二二首詩只有「論」而無「本義」。卷一三至卷一五,分别爲《一義解》、《取舍義》、《時世論》、《本末論》、《豳問》、《魯問》、《序問》、《詩解統序》、《二南爲正風解》、《周召分聖賢解》、《王國風解》、《十五國次解》、《定風雅頌解》、《十月之交解》、《魯頌解》、《商頌解》等篇,以專題研究的方式,討論了《詩經》各類詩作的分類原因、撰作時代以及詩《序》的問題。卷末附《鄭氏詩譜補亡》一篇,是歐陽氏根據《春秋》、《史記》等書中的有關資料對鄭玄的《詩譜》所作的訂補。總的來説,歐陽修用新的學術眼光看待《詩經》一書,對詩《序》以及毛、鄭舊説,既給予充分的尊重,又敢於大胆懷疑,創發新意,不少論説與訓解,都有可取之處。《詩本義》一書在《詩經》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

本書有南宋孝宗時刻本,是現存最早的版本。

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納蘭性德編刊《通志堂經解》，所收《詩本義》即以此本爲底本。此次校點，以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所影印的南宋刻本（有張元濟跋）爲底本。《通志堂經解》本（校記中簡稱「通志堂本」）出自南宋本，且對此本有所校訂，則用作校本。兩本互異時，酌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參校之本。通志堂本對南宋本的校改，擇善吸收，並在校記中説明。凡通志堂本以臆擅改之處，則摒棄不録，不再出校。底本中明顯的誤字，如「兔罝」誤作「兔置」、「未」誤作「末」、「去」誤作「云」之類，則徑改不出校。本書卷後所附《詩譜》，底本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格式較亂，不便研讀，故借鑒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以表格方式排列，譜中文字仍從底本，并適當採用《薈要》本的校勘成果。底本卷二《騶虞》篇脱前半部分，通志堂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也都如此，今暫仍其舊。原書本無目録，只有篇名，現據篇名編制總目置於書前，以方便讀者。

校點者　劉心明　楊紀榮

詩本義卷第一

歐陽氏

關雎

論曰：爲《關雎》之説者，既差其時世，至於大義，亦已失之。蓋《關雎》之作，本以雎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雄雌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爲好匹，如雎鳩雄雌之和諧爾。毛、鄭則不然，謂詩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幽閨深宮之善女，皆得進御於文王。所謂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衆宮人爾。然則上言雎鳩，方取物以爲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古之人簡質，不如是之迂也。先儒辯雎鳩者甚衆，皆不離於水鳥，惟毛公得之，曰：「鳥摯而有別。」謂水上之鳥，捕魚而食，鳥之猛摯者也。而鄭氏轉釋「摯」爲「至」，謂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鳥獸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鳩之情獨至也哉？或曰：詩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反以猛摯之物比之，豈不戾哉！對曰：不取其摯，取其別也。雎鳩之在河洲，聽其聲則和，視其居則有別，此詩人之所取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鄭氏見詩有「荇菜」之文，遂以琴瑟鍾鼓爲祭時之樂，此孟子之所誚也。

本義曰：詩人見雎鳩雌雄在河洲之上，聽其聲則關關然和諧，視其居則常有別，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

別而不黷也。淑女謂太姒,君子謂文王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言后妃采彼荇菜,以供祭祀,以其有不妬忌之行,左右樂助其事,故曰「左右流之」也。流,求也。此淑女與左右之人,常勤其職,至日夜寢起不忘其事,故曰「寤寐求之」、「輾轉反側」之類是也。后妃進,不淫其色以專君,退,與左右勤其職事,能如此,則宜有琴瑟鍾鼓,以友樂之而不厭也。此詩人愛之之辭也。《關雎》,周衰之作也。大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鍾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

葛覃

論曰:《葛覃》之首章,毛傳爲得而鄭箋失之。葛以爲絺綌爾,據其下章可驗,安有取喻女之長大哉?黄鳥,栗留也。麥黄椹熟栗留鳴,蓋知時之鳥也。詩人引之以志夏時,草木盛,葛欲成,而女功之事將作爾。豈有喻女有才美之聲遠聞哉?如鄭之説,則與下章意不相屬,可謂衍説也。卒章之義,毛、鄭皆通,而鄭説爲長。

本義曰:詩人言后妃爲女時,勤於女事,見葛生引蔓于中谷,其葉萋萋然茂盛。葛常生於叢木之間,故又仰見叢木之上,黄鳥之聲喈喈然,知此黄鳥之鳴乃盛夏之時,草木方茂,葛將成就而可采。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以成就,刈濩而爲絺綌也。其卒章之義,毛、鄭之説

是矣。

卷耳

論曰：《卷耳》之義，失之久矣。云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不盈者，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於采卷耳。此荀卿子之説也。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也。臣下出使，歸而宴勞之，此庸君之所能也。國君不能官人於列位，使后妃越職而深憂，至勞心而廢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重貽后妃之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序》言「知臣下之勤勞」，以詩三章考之，如毛、鄭之説，則文意乖離而不相屬。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賢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也，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君能以罍觥酌罰使臣，與之飲樂，則我不傷痛矣。前後之意頓殊如此，豈其本義哉？

本義曰：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也，然采采而不能頓盈。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托意，諷其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爲過禮，但不可以長懷於飲樂爾，故曰「維以不永懷」。養愛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酒歡禮失，觥罰以爲樂，亦不爲過，而於義未傷，故曰「維以不永傷」也。所以宜然者，由賢者臣勤國事，勞苦之甚，如卒章之所陳也。詩人述后妃此意以爲言，以見周南君后皆賢，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謁之言也，蓋疾時之不然。

樛木

論曰：毛傳《葛藟》，尤爲簡略。然以其簡，故未見其失。鄭箋所説，皆詩意本無，考於《序》文，亦不述。雖詩之大義未甚失，然於説爲衍也。據《序》，止言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爾。鄭謂「常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又云「衆妾上附事之，而禮儀俱盛」，又云「能以禮樂其君子，使福禄所安」，考詩及《序》，皆無此意。凡詩每章重復前語其甚多，❶乃詩人之常爾，豈獨於此二章見殷勤之意？故曰衍説也。

本義曰：詩人以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託而並茂，如后妃不嫉妬，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附之，而並進於君子。后不嫉妬，則妾無怨曠。云「樂只君子，福禄綏之」者，衆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

螽斯

論曰：《螽斯》，大義甚明而易得，惟其《序》文顛倒，遂使毛、鄭從而解之，失也。螽螽，蝗類微蟲爾，詩人安能知其心不妬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螽螽，多子之蟲也。大率蟲子皆多，詩人偶取其一，以爲比爾。所比者，但取其多子似螽斯也。據《序》，宜言不妬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今其文倒，故毛、鄭遂謂螽斯有不妬忌之性者，失也。振振，群行貌。繩繩，齊一貌。蟄蟄，衆聚貌。皆謂子孫之多，而毛訓仁厚、戒慎、和集，皆非詩意，其大義則不遠，故不復云。

❶「其」，通志堂本無此字。

兔罝

論曰：兔罝，小人之賤事也。士有既賢且武，又有將帥之德，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其謀慮深長，可以折衝禦難於未然；若鄰國有來相侵，則可使往而和好，以平其患；及國有出兵攻伐，則又可用爲策謀之臣。論其材智，可爲難得之臣也。有人如此，棄而不用，使在田野張罝椓杙，躬小人鄙賤之事，則周南國君，詩可以刺矣，亦何所美哉？如鄭箋所謂武夫者，論材較德，在周之盛，不過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三數人而已。《春秋》所載諸侯之臣，號稱賢大夫者，亦不過國有三數人而已。今爲詩説者，泥於《序》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之語，因以謂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别，下至《兔罝》之人，皆負方叔、召虎、吉甫、春秋賢大夫之材德，則又近誣矣！就如其説，則舉國人人可用，《卷耳》后妃又安用輔佐君子，求賢審官至於憂勤者乎？肅肅，嚴整貌，而毛傳以爲「敬」，且布罝、椓杙，何容施敬？亦其失也。《春秋左氏傳》晉郤至爲楚子反言，天下有道，則諸侯有享宴，以布政成禮而息民，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争尋常以盡民，則略其武夫以爲腹心。二者皆引「赳赳武夫」之詩以爲言，如郤至之説，則公侯扞城爲美，公侯腹心爲刺。是《兔罝》一篇，有美有刺，郤、左皆毛、鄭前人，其説如此，與今詩義絶。郤至所引纔詩四句，疑當時别自有詩，亦爲此語，故今不敢引據。第考今詩《序》文，以求詩義，亦可見矣。

本義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爲國守禦，赳赳然

勇力，使姦民不得竊發爾。此武夫者，外可以扞城其民，内可以爲公侯好匹，其忠信又可倚以爲腹心。以見周南之君，好德樂善，得賢衆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

漢廣

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能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行，可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悦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悦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序》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義。蓋雖正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爲「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衆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悦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末乃陳其不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可見而不可

求。❶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

汝墳

論曰：《序》言「婦人能閔其君子」，君子，謂周南之大夫以國事勤勞於外者。然則所謂婦人者，大夫之妻也。如鄭氏之説，伐薪非婦人之事，意謂此婦人不宜伐薪而令伐薪，如君子之賢，不宜處勤勞而令處勤勞。其意如此，乃是直謂周南大夫之妻自出伐薪爾。爲國者必有尊卑之别，大夫之妻自伐薪，雖古今不同，其必不然，理不待論。則鄭説之失，可知矣。矧賢者固當勤勞於國，而反謂非其事，則又違「勉之以正」之言也。鄭氏又以「王室如燬」、「父母孔邇」，謂紂爲酷暴，君子避此勤勞之事，或時得罪，則害及父母。不惟詩文本無此意，且君子所勤者，周南之事爾。紂雖虐刑，必不爲周誅避事之臣，兹理亦有所不通矣。

本義曰：周南大夫之妻，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爲勞役之事，念己君子，以國事奔走于外者，其勤勞亦可知。思之欲見，如飢者之思食爾。其下章云「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者，謂君子以事畢來歸，雖不我遠去，我亦不敢偷安其私。故卒章則復勉之云：魚勞則尾赤，今王室酷烈如火之將焚，紂雖如此，而周南父母之邦，自當宣力，勤其國事，以圖安爾。

麟之趾

論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

❶「可見」，通志堂本作「有」。

《詩》。推其所説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説爲詩害者，常賴《序》文以爲證。然至於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騶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爲信。疑此二篇之《序》，爲講師以己説汨之，不然安得謬論之如此也？據詩，直以國君有公子，如麟有趾爾，更無他義也。若《序》言「《關雎》之應」，乃是《關雎》化行，天下太平，有瑞麟出而爲應，不惟怪妄不經，且與詩意不類。《關雎》、《麟趾》作非一人，作《麟趾》者，了無及《關雎》之意。故前儒爲毛、鄭學者自覺其非，乃爲曲説，云實無麟應，太師編詩之時，假設此義，以謂《關雎》化成，宜有麟出，故借此《麟趾》之篇列於最後，使若化成而麟至爾。然則《序》之所述，乃非詩人作詩之本意，是太師編詩假設之義也。毛、鄭遂執《序》意以解詩，是以太師假設之義解詩人之本義，宜其失之遠也。如毛言「麟以足至」者，鄭謂「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者，尤爲衍説。此篇《序》既全乖，不可引據，但直考詩文，自可見其意。

本義曰：《周南》，風人美其國君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親，皆有信厚之行，以輔衛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題、有角，以輔衛其身爾。其義止於此也。他獸亦有蹄、角，然亦不以爲比，而遠取麟者，何哉？麟，遠人之獸也，不害人物而希出，故以爲仁獸。所以詩人引之，以謂仁獸無鬭害之心，尚以蹄、角自衛，如我國君以仁德爲國，猶須公族相輔衛爾。

詩本義卷第一

詩本義卷第二

歐陽氏

鵲巢

論曰：據詩，但言「維鳩居之」，而《序》言「德如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謂鳲鳩有均一之德。以今物理考之，失自《序》始，而鄭氏又增之爾。且詩人本義，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爾，初無配義。況鵲、鳩異巢，類不能作配也。鳩之種類最多，此居鵲巢之鳩，詩人直謂之鳩。❶以今鳩考之，詩人不謬，但《序》與箋、傳誤爾。且鳲鳩，《爾雅》謂之桔鞠，而諸家傳釋，或以爲布穀，或以爲戴勝。今之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絶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鷇殞雛而死。蓋詩人取此拙鳥不能自營巢，而有居鵲之成巢者，以爲興爾。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在於物理，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古之詩人取物比興，但取其一義，以喻意爾。此《鵲巢》之義，詩人但取鵲之營巢用功多，以比周室積行累功，以成王業。鳩居鵲之成巢，以比夫人起家來居已成之周室爾。其所以云之意，以興夫人來居其位，當思周室創業積累之艱難，宜輔佐君子，共守而不失也。此意詩雖無文，但詩既言鵲成巢之用功多，而鳩乃來居之，則其意自然可見。下言「百兩」者，述其來歸之禮甚盛，美其

❶ 「直」，原作「宜」，據通志堂本改。

得正也。

草蟲

論曰：草蟲、阜螽，異類而交合，詩人取以爲戒。而毛、鄭以爲同類相求，取以自比。大夫妻，實已嫁之婦，而毛、鄭以爲在塗之女，其於大義既乖，是以終篇而失也。蓋由毛、鄭不以《序》意求詩義，既失其本，故枝辭衍説，文義散離，而與《序》意不合也。《序》意止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爾，而毛、鄭乃言在塗之女，憂見其夫而不得禮，又憂被出而歸宗，皆詩文所無，非其本義。按《爾雅》，阜螽謂之蠜，草蟲謂之負，蠜、負形皆似蝗而異種，二者皆名爲螽，其生於陵阜者曰阜螽，生於草間者曰草螽。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阜、草別之。凡蟲鳥皆於種類同者相匹偶，惟此二物，異類而相合，合其所不當合，故詩人引以比男女之不當合而合者爾。

本義曰：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妻留在家。當紂之末世，淫風大行，彊暴之男侵陵貞女，淫泆之女犯禮求男，此大夫之妻，能以禮義自防，不爲淫風所化，見彼草蟲喓喓然而鳴呼，阜螽趯趯然而從之，有如男女非其匹偶，而相呼誘以淫奔者，故指以爲戒，而守禮以自防閑，以待君子之歸。故未見君子時，常憂不能自守，既見君子，然後心降也。其曰「陟彼南山，采蕨采薇」云者，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見之，庶幾自守能保其全之意也。

行露

論曰：《行露》，據《序》本爲美召伯能聽訟，而毛氏謂「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鄭氏謂「物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乃是召伯不能聽審爾。至其下章，但云「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則了無聽訟之意，與《序》相違。且鄭又謂露濕道中，是二月嫁娶之時。且男女淫奔，豈復更須仲春合禮之月？又謂六禮之來彊委之。且肆其彊暴以侵陵，豈復猶備六禮？何其説之迂也。詩人本述紂世禮俗大壞，及文王之化既行，而淫風漸止。然彊暴難化之男，猶思犯禮，將加侵陵，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訴其事，而召伯又能聽決之爾。若如毛、鄭之説，雖有媒妁，而言約未許，不待期要，而彊行六禮，乃是男女争婚之訟爾，非訴彊暴侵陵之事也。且男女争婚，世俗常事，而中人皆能聽之，豈足當詩人之所美乎？

本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者，正女自訴之辭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者，以興事有非意而相干者也。女子自言，我當多露之時，豈不欲早夜而出行？猶以露多將被霑污而不行，其自防閑，以保其身如此。然不意彊暴之男，與我本無室家之道，遽欲侵陵於我，迫我興此獄訟。雖然，事終獲辯者，由召伯聽訟之明也。事獲辯者，❶「室家不足」與下章「亦不女從」是也。所謂非意相干者，謂雀無角，不能穿屋矣，今乃以味而穿我屋，謂鼠無牙，不能穿墉矣，今乃穴垣而居，是皆出於不意也。謂彼男子於我，本無室家之道，今乃直行彊暴，欲見侵陵，

❶「辯」，原作「辨」，據通志堂本改。上文亦作「獲辯」。

亦由非意相干也。

摽有梅

論曰：《摽有梅》，本謂男女及時之詩也。如毛、鄭之説，自首章「梅實七兮」以喻時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是男女失時之詩也。《序》言「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則是紂世男女不得及時，獨被文王之化者，乃得及時爾。且不及時有三説：禮儀既喪，淫風大行，犯禮相奔者不禁；及遭彊暴，横見侵陵，則男女有未及嫁娶之年，先時而犯禮者矣；世變多故，兵既喪亂，民不安居，與力不足，則男女有過嫁娶之年，後時而不得如禮者矣。然則先時、後時，皆爲不及時，而紂世男女，常是先時犯禮爲不及時。而被文王之化者，變其淫俗，男女各得守禮，待及嫁娶之年，然後成婚姻，爲及時爾。今毛、鄭以首章「梅實七」爲當盛不嫁，至於始衰，以二章「迨其今」爲急辭，以卒章「頃筐塈之」爲時已晚，相奔而不禁。是終篇無一人得及時者，與詩人之意異矣。鄭氏又執仲春之月至夏爲過時，此又其迂滯者也。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記時早晚，獨鄭氏以爲過春及夏晚，皆非詩人本義也。古者婚禮，不自爲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學者可以意得也。

本義曰：梅之盛時，其實落者少而在者七，已而落者多而在者三，已而遂盡落矣。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以言召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之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其求庶士，以相婚姻也。所以然者，召南之俗，被文王之化，變其先

時、先奔犯禮之淫俗，男女各得待其嫁娶之年而始求婚姻，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吉者，宜也，求其相宜者也。今者，時也，欲及時也。謂者，相語也，遺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野有死麕

論曰：詩《序》失於二《南》者，多矣。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蓋言天下服周之盛德者過半爾。説者執文害意，遂云九州之内奄有六州。故毛、鄭之説，皆云文王自岐都豐，建號稱王，行化於六州之内。此皆欲尊文王而反累之爾。就如其説，則紂猶在上，文王之化，止能自被其所治，然於《芣苢·序》，則曰天下「和平，婦人樂有子」，於《麟趾·序》，則曰「《關雎》化行，天下無犯非禮者」，於《騶虞·序》，則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於《行露·序》，則反有「彊暴之男」「侵陵正女」而爭訟，於《桃夭》、《摽有梅》序，則又云「婚姻男女得時」，又似不應有訟。據《野有死麕·序》，則又云「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惟「被文王之化」者，猶能「惡其無禮也」。其前後自相牴牾，無所適從。然而紂爲淫亂，天下成風，猶文王所治，不宜如此。於《野有死麕》之《序》，僅可爲是，而毛、鄭皆失其義。《詩》三百篇，大率作者之體，不過三四爾。有作詩者自述其言，以爲美刺，如《關雎》、《相鼠》之類是也。有作者録當時人之言，以見其事，如《谷風》録其夫婦之言，「北風其凉」，録去衛之人之語之類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録其人之言以終之者，如《溱洧》之類是也。有作者述事與録當

時人語雜以成篇，如《出車》之類是也。然皆文意相屬以成章，未有如毛、鄭解《野有死麕》，文意散離，不相終始者。其首章，方言正女欲令人以白茅包麕肉爲禮而來，以作詩者代正女吉人之言，其義未終。其下句則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乃是詩人言昔時吉士以媒道成思春之正女，而嫉當時不然。上下文義各自爲説，不相結以成章。其次章三句，言女告人，欲令以茅包鹿肉而來。其下句則云「有女如玉」，乃是作詩者歎其女德如玉之辭，尤不成文理，是以失其義也。

本義曰：紂時男女，淫奔以成風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耻，而惡其無禮，故見其男女之相誘而淫亂者，惡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以可食之故，愛惜而包以白茅之潔，不使爲物所污，奈何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污以非禮？吉士猶然，彊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樸樕之木，猶可用以爲薪，死鹿猶束以白茅而不污，二物微賤者猶然，况有女而如玉乎？豈不可惜，而以非禮污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狀，曰：汝無疾走，無動我佩，無驚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動我佩，蓋惡而遠却之之辭。

騶虞❶

（前缺）以時發矢射豝，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騶虞之不若也，故知毛、鄭爲失。

本義曰：召南風人美其國君有仁

❶ 原書此處篇名及「論曰」前半部分脱去。兹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其篇名，所脱文字以「（前缺）」字樣標明。

德，不多殺以傷生，能以時田獵。而虞官又能供職，故當彼葭草茁然而初生，國君順時畋于騶囿之中，蒐索害田之獸，其騶囿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故詩之首句，❶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

柏舟

論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鄭皆以「茹」爲「度」，謂鑒之察形，不能度真僞，我心匪鑒，故能度知善惡。據下章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鄭解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鑒可以茹，我心匪鑒，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爲鑒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於以「茹」爲「度」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納也。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内景。」蓋鑒之於物，納影在内，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影。時詩人謂衛之仁人，其心非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於在側之群小，而獨不遇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者，本謂仁人爲群小所怒，故常懼禍而憂心焉。如鄭氏云「德備而不遇，所以慍」者，則是仁人慍群小爾。以文理考之，當是群小慍仁人也。居、諸，語助也。日、月，《詩》傳云「日乎月乎」者是也。胡迭，更互之辭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

❶「詩」，原誤作「時」，據通志堂本改。

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朘月削也，安有「大臣專恣，日如月然」之義哉？

擊鼓

論曰：《擊鼓》五章，自「爰處」而下三章，王肅以爲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而毛氏無説，鄭氏以爲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今以義考之，當時王肅之説爲是，❶則鄭於此詩一篇之失太半矣。州吁以魯隱四年二月弒桓公而自立，至九月如陳見殺，中間惟從陳、蔡伐鄭是其用兵之事。而謂其阻兵安忍，衆叛親離者，蓋衛人以其有弒君之大惡，不務以德和民，而以用兵自結於諸侯，言其勢必有禍敗之事爾。其曰「衆叛親離」者，第言人心不附爾。而鄭氏執其文，遂以爲伐鄭之兵，軍士離散。按《春秋左傳》言，伐鄭之師，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兵出既不久，又未嘗敗衄，不得有卒伍離散之事也。且衛人暫出從軍，已有怨刺之言，其卒伍豈宜相約偕老於軍中？此又非人情也。由是言之，王氏之説爲得其義。

本義曰：州吁以弒君之惡自立，内興工役，外舉兵而伐鄭國，❷數月之間，兵出者再，國人不堪，所以怨刺，故於其詩載其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之語，以見其情。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與我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因念與子死生勤苦，無所不同，本期偕老，而今濶別，不能爲生，吁嗟我心，所苦如此，可信而在上者不我信也。洵，亦信也。

❶「時」，通志堂本同，疑爲「以」字之誤。
❷「舉」，通志堂本作「興」。

匏有苦葉

論曰：詩刺衛宣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而鄭氏謂夫人者，夷姜也。夷姜，宣公之父妾也。宣姜者，宣公子伋之婦也。此二人皆稱夫人，皆與宣公爲淫亂者。考詩之言，不可分別，不知鄭氏何從知爲獨刺夷姜也。按《史記》，夷姜生子曰伋，其後宣公爲伋娶齊女，奪之，是爲宣姜。學者因附鄭說，謂作詩時未爲伋娶，故當是刺夷姜。且詩作早晚不可知，今直以詩之編次偶在前爾，然則鄭說胡爲可據也？據《詩·牆有茨》刺公子頑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甚惡之之辭也。宣公烝父妾，淫子婦，皆是鳥獸之行，悖人倫之理，詩人刺之，宜爲甚惡之辭也。今鄭氏以匏葉苦，濟水深，爲八月納采問名之時，又以深厲淺揭，喻男女才性賢不肖、長幼宜相當，乃是刺婚姻不時，男女不相當之詩爾。且烝父妾，奪子婦，豈有婚姻之禮，安問男女賢愚、長幼相當與否？蓋毛、鄭二家，不得詩人之意，故其說失之迂遠也。昔魯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晉叔向曰：「苦匏不才，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要舟以渡水也。《春秋》、《國語》所載，諸侯大夫賦詩，多不用詩本義，第略取一章或一句，假借其言，以苟通其意，如《鵲巢》、《黍苗》之類，故皆不可引以爲詩之證。至於鳥獸、草木諸物常用於人者，則不應謬妄。苦匏爲物，當毛、鄭未説詩之前，其說如此。若穆子去詩時近，不應謬妄也。今依其說以解詩，則本義得矣。毛、鄭又謂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周書》曰「牝雞無晨」，豈爲走獸乎？古

語通用無常也。

本義曰：詩人以腰匏葉以涉濟者，❶不問水深淺，惟意所往，期於必濟，如宣公烝淫夷、宣二姜，不問可否，惟意所欲，期於必得，不懼滅亡之罪，如涉濟者，不思沈溺之禍也。「濟盈不濡軌」者，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士之娶妻猶有禮，別宣公曾庶士之不若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者，謂行路之人衆皆涉矣，有招之而獨不涉者，以待同行，不忘其友也。以刺夫人忘己所當從，而隨人所誘，曾行路之人不如也。凡涉水者，淺則徒行，深則舟渡，而腰匏以涉者，水深而無舟，蓋急遽而蹈險者也，故詩人引以爲比。

詩本義卷第二

❶「葉」，通志堂本同，疑爲衍文。

詩本義卷第三

歐陽氏

北　風

論曰：《北風》本刺衛君暴虐，百姓苦之，不避風雪，相攜而去爾。鄭謂「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喻君政教暴酷」者，非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者，承上「攜手同行」之路，云其可虛徐而不進乎？謂當亟去爾。皆民相招之辭。而鄭謂「在位之人，故時威儀寬徐，今爲刻急之行」者，亦非也。詩人必不前後述衛君臣，而中以民去之辭間之。若此，豈成文理？「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者，鄭謂喻「君臣相承爲惡如一」，且赤、黑，狐、烏之自然，非其惡也，豈以喻君臣之惡？皆非詩之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刺衛君暴虐，衛人逃散之事，述其百姓相招而去之辭。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者，民言雖風雪如此，有與我相惠好者，當與相攜手，衛風冒雪而去爾。「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者，言無暇寬徐，當急去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狐、烏各有類也，[1]言民各呼其同好，以類相攜而去也。故其下文云「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是也。

静　女

論曰：《静女》之詩，所以爲刺也。

[1] 「烏」，原誤作「兔」，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改。

毛、鄭之説，皆以爲美，既非陳古以刺今，又非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直言衛國有正静之女，其德可以配人君。考《序》及詩，皆無此義。然則既失其大旨，而一篇之内，隨事爲説，訓解不通者，不足怪也。詩曰：「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據文求義，是言静女有所待於城隅，不見而徬徨爾。其文顯而義明，灼然易見，而毛、鄭乃謂正静之女自防如城隅，則是捨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自申其臆説爾。彤管不知爲何物，如毛、鄭之説，則是女史所親以書后妃群妾功過之筆之赤管也。以謂女史所書是婦人之典法，彤管是書典法之筆，故云遺以古人之法。何其迂也！據詩云：「静女其孌，遺我彤管。」所謂我者，説乎以女求意，是静女以彤管所貽之人也。若彤管是王宫女史之筆，静女從何得以遺人？使静女家自有彤管用以遺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静女？若謂詩人假設以爲言，是又不然。且詩人本以意有難明，故假物以見意，如彤管之説，左右不通如此，詩人假之，何以明意？理必不然也。其下文云：「彤管有煒，説懌女美。」鄭既不能爲説，遂改爲「説釋」，以曲就己義。改經就注，先儒固已非之矣。荑，茅之始生而秀者，何取其有始有終？毛義既失，鄭又附之，謂可以共祭祀。據詩，但言其美爾，安有共祭祀之文？皆衍説也。據《序》言「《静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謂宣公與二姜淫亂，國人化之，淫風大行，君臣上下，舉國之人皆可刺，而難於指名以偏舉，故曰「刺時」者，謂時人皆可刺也。據此，乃是述衛風俗，男女淫奔之詩爾。以此求詩，則本義得矣。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彤管是何物也。

但彤是色之美者，蓋男女相悅，用此美色之管相遺，以通情結好爾。

本義曰：衛宣公既與二夫人烝淫，爲鳥獸之行，衛俗化之，禮義壞而淫風大行，男女務以色相誘悅，務誇自道而不知爲惡，雖幽静難誘之女亦然。舉静女猶如此，則其他可知。故其詩述衛人之言曰：彼姝然静女，約我而俟我於城隅，與我相失而不相見，則躊躇而不能去。又曰：彼安然静女，❶贈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煒然甚盛，如女之美，可悅懌也。其卒章曰：我自牧田而歸，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之爲美，聊貽美人以爲報爾。

新臺

論曰：毛傳《新臺》，訓詁而已，其言既簡，不知其意如何，未可遽言其得失。至鄭轉釋「籧篨」爲「口柔」，「戚施」爲「面柔」，然後一篇之義皆失。《國語》晉胥臣對文公言：「籧篨不可使俯，注謂：「籧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注謂：「戚施僂人，不可使仰。」與僬僥、侏儒、矇瞍、嚚瘖、聾聵、僮昏之類，皆是人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謂之八疾。鄭既以謂籧篨、戚施並斥衛宣公。據詩，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兵革數起，《北風》刺其虐政，衛人怨怒，相攜持而叛去，《二子乘舟》又殺伋、壽，乃是衛之暴君，似非柔者。其淫於子婦，鳥獸之行，最爲大惡，詩人刺之，宜加以深惡音污。之言，不當但言其口柔、面柔而已。鄭意自謂籧篨、戚施本是病人，以口面柔者似之，故取以爲言爾。使宣公口面不柔耶？詩人刺

❶「安」，通志堂本作「孌」。

其大惡，何故委曲取此小疾以斥之？使宣公性實柔邪？不當兼此二事。蓋口柔不能俯，則是仰矣，又安得戚施？面柔不能仰，則是俯矣，又安得籧篨哉？一人之身不容兼此二事，此尤可笑者。鮮，少。殄，絶。訓釋甚明。而鄭解「鮮」爲「善」，又改「殄」爲「腆」，以曲成己説，此尤不可取也。今以毛傳訓詁求詩本義，又據毛解卒章，則毛雖簡略，於義爲得。

本義曰：衛人惡宣公淫其子婦，乃臨河上築高臺，而遂之以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多仰面視之。不少不絶，言國人仰視者多也。此惡宣公淫不避人，如鳥獸爾。卒章言齊姜本嫁其子，反與其父於此臺上共求燕婉之樂，使國人見此，又或俯面而不欲視之。得此，猶遇此也，言遇此人而俯面不欲視。據詩，公在臺上，其下之人甚衆，有仰而視者，有俯而不欲視者。然則不欲視者，惡之尤深。

二子乘舟

論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毛謂：「國人傷二子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據傳言，壽、伋相繼而往，皆見殺，豈謂汎汎然不礙？引譬不類，非詩人之意也。宣公奪伋妻，爲鳥獸之行。使伋之齊而殺之，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罪惡，乃爲得禮。若壽者，益不當先往而就死。二子舉非合理，死不得其所，聖人之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其不幸，故詩人述其事，以譬夫乘舟者，汎汎然無所維制，至於覆溺，可哀而不足尚，亦猶《語》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也。詩人之意，如此而已。「不瑕有害」，毛説是矣。

牆有茨

論曰：《牆有茨》文義皆簡而易明，由毛公一言之失，鄭氏從而附之，遂汩詩之本義。公子頑通乎宣姜，鳥獸之行，人所共惡，當加誅戮。然宣姜是國君之母，誅公子頑，則暴宣姜之罪，傷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爾。詩人乃引蒺藜，人所惡之草，今乃生於牆，理當掃除，然欲掃除，則懼損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欲誅則懼傷惠公子母之道。其義如此而已。所謂毛公一言之失者，謂「牆所以防非常」也。且詩人取物比興，本以意有難明，假物見意爾。若謂「牆以防非常」，則雖有蒺藜生其上，何害其防非常也？且所謂「牆以防非常」者，爲内外之限爾，若上有蒺藜，則人益不可履而踰，是於牆反有助爾。此豈詩人之本意哉？詩人本意，但惡公子頑當誅，懼有所傷而不得誅，如蒺藜當去，懼損牆而不得去爾。毛公言「去之傷牆」，則近矣。

相鼠

論曰：經義固常簡直明白，而未嘗不爲説者迂回汩亂，而失之彌遠也。《相鼠》之義不多，直刺衛之群臣無禮儀爾。詩之意，言人不如鼠爾。而毛、鄭氏以鼠比人，此其失也。毛言「居尊位爲闇昧之行」，考《序》及詩，皆無此義。而鄭氏又從而附之，謂「偷食苟得，不知廉耻」，皆詩所無。鼠穴處，詩人不以譬高位也。本刺無禮儀，何取鼠之偷食？詩言鼠有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容止，以自飭其身，

曾鼠之不如也。人不如鼠，則何不死爾。此甚嫉之之辭也。三章之意皆然，更無他意也。

考槃

論曰：《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鄭解「永矢弗諼」，以謂誓不忘君之惡；「永矢弗過」，謂誓不復入君之朝；「永矢弗告」，謂誓不告君以善道。如鄭之説，進則喜樂，退則怨懟，乃不知命之狠人爾，安得爲賢者也。孔、孟常不遇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顔子常窮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人之意果如鄭説，孔子録詩必不取也。

本義曰：考，成。槃，樂也。「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謂碩人居於山澗之間，不以爲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碩人之寬」，澗居雖狹，賢者以爲寬也。「永矢弗過」者，謂安然樂居澗中，不復有所他之也。「永矢弗告」者，自得其樂，不可妄以語人也。

氓

論曰：《氓》，據《序》是衛國淫奔之女色衰，而爲其男子所棄，困而自悔之辭也。今考其詩，一篇始終皆是女責其男之語，凡言「子」言「爾」者，皆女謂其男也。鄭於「爾卜爾筮」，獨以謂告此婦人曰：「我卜汝宜爲室家。」且上下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一句爲男告女，豈成文理？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序與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篤，而責其終始棄背之辭。

云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女「爾」其男子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皆是女被棄逐，困而自悔之辭。鄭以爲「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今據上文「以我賄遷」、下文「桑之落矣」皆是女之自語，豈於其間獨此數句爲國之賢者之言？據《序》但言「序其事以風」，則是詩人序述女語爾。不知鄭氏何從知爲賢者之辭，蓋臆説也。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黄而隕，又喻男意易得衰落爾。鄭以桑未落爲仲秋時，又謂鳩非時而食葚，且桑在春夏皆未落，豈獨仲秋？而仲秋安得有葚？此皆其失也。蓋女謂我愛彼男子情意盛時，與之耽樂，而不思後患，譬如鳩愛葚而食之，過則爲患也。「兄弟不知，咥其笑矣。」據文，本謂不知而笑。鄭箋云「若其知之，則笑我」，與詩意正相反也。詩述女言，我爲男子誘而奔也，兄弟不知我今被其酷暴，乃笑我爾。意謂使其知我今困於棄逐，則當哀我也。其意如此而已。

竹竿

論曰：《竹竿》之詩，據文求義，終篇無比興之言，直是衛女嫁於異國，不見答而思歸之詩爾。其言多述衛國風俗，所安之樂，以見己志，思歸而不得爾。而毛、鄭曲爲之説，常以淇水爲比喻。《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毛謂：「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取物比事，既非倫類，又與下文不相屬。詩下文云：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且衛女嫁在夫家，但恩意不相厚爾，是所謂近而不相得也。而詩云「遠莫致之」，故知毛説難通也。鄭又以泉源小水，當流入淇大水，今不入淇而相左右，喻女當歸夫家，而不見答。如鄭此説，是以泉源喻女，而以淇水喻夫家也。若然，則小水自不流入淇，是衛女自不歸夫家爾，義豈得安？ 又其下章云：「淇水滺滺，檜楫松舟。」謂「舟楫相配，得水而備，❶如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則又以淇水喻禮也。不唯淇水喻禮，義自不倫，且上章以淇水喻夫家，下章又以淇水喻禮，詩人不必二三其意，雜亂以惑人也。

本義曰： 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今我豈不思復見之乎？而遠嫁異國，不得歸爾。 又言泉、淇二水之間，衛人之所常遊處也，今我嫁在異國，與父母兄弟皆不得相近，況此二水乎？因又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己有所不如也。又言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序》言「思而能以禮者」，謂雖不見答，而不敢道夫家之過惡，亦不敢有欲去之心，但陳衛國之樂，以見思歸之意爾。若《谷風》及《氓》則多述夫家之過惡也。

揚之水

論曰： 據詩三章，周人以出戍，不得更代而怨思爾。其《序》言「不撫其民」者，謂勞民以遠戍也。鄭氏不原其意，遂以「不流束薪」爲恩澤不行於民。且激揚之

❶「備」，通志堂本作「行」。

水，本取其力弱，不能流移束薪，與恩澤不行意不類。由鄭氏泥於「不撫其民」，而不考詩之上下文義也。

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於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爾。「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曷月還歸」者，久而不得代也。

兔爰

論曰：鄭氏於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時自爲之説。《兔爰》之義，據《序》文及詩，本以桓王之時，周道衰微，諸侯背叛，君子惡居亂世，不樂其生之詩也。而鄭氏泥於「王師傷敗」之言，遂以「逢此百罹」爲軍役之事，又以兔、雉喻政有緩急。且詩言欲寐而不覺，其惡時甚矣。政有緩急，未爲大害也。矧夫政體自當有緩有急，就令寬猛失中，詩人未至欲寐而不覺也。

本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者，歎物有幸不幸也，謂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陷身於羅網，兔則幸而雉不幸也。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爲」者，謂昔時周人尚幸，世無事而閑緩，❶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者，謂今時周人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於網羅。蓋傷己適丁其時也。

采葛

論曰：詩人取物爲比，比所刺美之

❶「閑」，通志堂本作「閒」。

事爾。至於陳己事，可以直述，不假曲取他物以爲辭。采葛、采蕭、采艾，皆非王臣之事，此小臣賤有司之所爲也。讒人者害賢材，離間親信，乃大臣賢士之所懼，彼詩人不當引小臣賤有司之事以自陳，此毛、鄭未得於詩，而强爲之説爾，故毛直以謂采葛者自懼讒，而鄭覺其非，因轉釋以爲喻臣以小事出使者。二家之説，自相違異，皆由失其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者，皆積少以成多，知王聽讒説，❶積微而成惑。夫讒者，疎人之所親，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愛，非一言可効、一日可爲，必須累積而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之並進，故曰浸潤之譖，又謂積毁銷骨也。是以詩人刺讒，常以積少成多爲患，《采葛》之義，如是而已。至於《采苓》、《防有鵲巢》、《巷伯》、《青蠅》，其義皆然。

丘中有麻

論曰：留爲姓氏，古固有之。然考詩人之意，所謂「彼留子嗟」者，非爲大夫之姓留者也。莊王事迹，略見《春秋》、《史記》，當時大夫留氏，亦無所聞於人，其被放逐，亦不見其事。既其事不顯著，則後世何從知之？詩人但以莊王不明，賢人多被放逐，所以刺爾，必不專主留氏一家。及其云「子國」，則毛公又以爲子嗟之父，前世諸儒皆無考據，不知毛公何從得之。若以爲子嗟父，則下章云「彼留之子」，復是何人？父子皆賢，而並被放逐，在理已無，若汎言留氏，舉族皆賢，而皆被棄，則愈不近人情矣。況如毛、鄭之説，留氏所

❶ 「知」，通志堂本作「如」。

以稱其賢者，能治麻麥、種樹而已矣。夫周人衆矣，能此者豈一留氏乎？况能之，未足爲賢矣。此詩失自毛公，而鄭又從之。

本義曰：莊王之時，賢人被放逐，退處於丘壑，國人思之。以爲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惟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録。「其來施施」，難於自進也。「將其來食」，思其來而録之也。「貽我佩玖」，謂其有美德也。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字，汎言之也。

詩本義卷第三

詩本義卷第四

歐陽氏

叔于田

論曰：《叔于田》之義，至簡而明，毛、鄭於飲酒、服馬無所解說，而謂「巷無居人」者，「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不惟其説迂疎，且與下二章飲酒、服馬文義不類，以此知非詩人本意也。雖爲小失，不可不正。

本義曰：詩人言大叔得衆，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其二章又言，叔出則巷無可共飲酒之人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好也。其三章又言，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武也。皆愛之之辭。

羔裘

論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鄭皆以「三英」爲「三德」者，本無所據，蓋旁取《書》之三德，曲爲附麗爾。六經所在三數甚多，苟可曲以附麗，則何說不可據？詩三章，皆上兩言述羔裘之美，下兩言稱其人之善。其一章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者，言此裘潤澤，信可以爲君朝服。洵，信也。至其下言則稱其人曰「彼其之子」，守命不變也。其二章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言裘所以用豹爲飾者，以豹有武力之獸也。故其下言稱其人云「彼

其之子，邦之司直」者，謂服以武力之獸爲飾，而彼剛彊正直之人，稱其服爾。其三章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亦當是述羔裘之美。其下言始云「彼其之子，邦之彦兮」者，謂稱其服也。英，美也。粲，衣服鮮明貌。但「三英」失其義，不知其爲何物爾，故闕其所未詳。

女曰雞鳴

論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是詩人述夫婦相與語爾。其終篇皆是夫婦相語之事，蓋言古之賢夫婦相語者如此，所以見其妻之不以色取愛於其夫，而夫之於其妻不説其色，而内相勉勵，以成其賢也。而鄭氏於其卒章「知子之來之」，以爲「子」者是異國之賓客，又言「豫儲珩、璜雜佩」，又云「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意」，皆非詩文所有，委曲生意，而失詩本義。且既解卒章以此，又因以「宜言飲酒，與子偕老」亦爲賓客，斯又泥而不通者也。今徧考《詩》諸風，言偕老者多矣，皆爲夫婦之言也。且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是殊不近人情。以此求詩，何由得詩之義？

本義曰：詩人刺時好色而不説德，乃陳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謂婦勉其夫早起，往取鳧鴈以爲具，飲酒歸以相樂，御其琴瑟，樂而不淫，以相期於偕老。凡云「子」者，皆婦謂其夫也。其卒章又言，知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此所謂説德而不好色，以刺時之不然也。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論曰：《有女同車・序》言「刺忽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今考本篇，了無此語，若於《山有扶蘇》，義則有之。《山有扶蘇・序》言「刺忽所美非美」。考其本篇，亦無其語，若於《有女同車》，義則有之。二篇相次，疑其戰國、秦漢之際，六經焚滅，《詩》以諷誦相傳，易爲差失。漢興，承其訛謬，不能考正，遂以至今。然不知魯、韓、齊三家之義，又爲何説也。今移其《序》文附二篇之首，則詩義煥然，不求自得。定本《有女同車》「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山有扶蘇》「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毛、鄭之説與予之本義，學者可以擇焉。

本義曰：「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云者，詩人極陳齊女之美如此，而鄭忽不知爲美，反娶於他國，是所美非美也。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云者，詩人以草木依託山隰，皆得茂盛榮華，以刺鄭忽不能依託大國以自安全，遂斥其君，「此狂狡之童」爾。各舉一章，則下章之義不異也。

褰裳

論曰：《褰裳》之詩，鄭有忽、突争國之事，思大國來定其亂也。據詩，但怨諸侯不來，而箋意謂鄭人不往，義正相反，此其失也。其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者，

謂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行涉溱水而來，則至矣。言甚易而不來爾。而鄭謂有大國思我，則我揭衣渡水往告以難也。且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亦不以難而不往也。❶「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子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詩人假爲此言，以述鄭怨諸侯不相救卹爾。而鄭謂「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者，穿鑿之衍説也。又曰「豈無他士」者，猶言他人爾。鄭謂「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者，亦拘儒之説也。

子衿

論曰：《子衿》，據《序》，但刺鄭人學校不脩爾。鄭以學子在學中，有留者，有去者。毛又以「嗣」爲「習」，謂習詩樂。又以「一日不見，如三月」，謂「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苟如其説，則學校脩而不廢，其有去者，猶有居者，則勸其來學，然則詩人復何所刺哉？鄭謂「子寧不嗣音」爲「責其忘己」，則是矣。據詩三章，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群居，不相見而思之辭爾。挑達城闕間，日遨遊無度者也。

東方之日

論曰：《東方之日》，毛、鄭皆以喻君，而毛謂「日出東方，人君明盛」，鄭謂「其明未融，喻君不明」。東方之月，毛、鄭皆以喻臣，而毛亦謂「月盛於東方」，鄭又

❶「難」字重文，據通志堂本删一。

以爲不明。以詩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毛、鄭固皆失之矣。至於明不明之説，二家特相反。而日出東方，明最盛，皆智愚所具見，而鄭以爲不明者，蓋遷就己説爾。若毛既謂日月在東方，爲君臣盛明，則於詩《序》所謂「君臣失道」者，義豈得通？此其又失也。

本義曰：東方之日，日之初升也，蓋言彼姝之子，顔色奮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淫風，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下章之義亦然。

南山

論曰：《南山》，刺齊襄與魯文姜之事。毛、鄭得之多矣。其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毛但云「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而不究其説。鄭謂：「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娣姪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爲奇，襄公往，從而雙之。」詩人之意，必不如此。然本義已失矣，故闕其所未詳。

蟋蟀

論曰：《蟋蟀》之義，簡而易明。鄭氏以農功爲詩，考《序》及詩，但刺僖公不能以禮自娱樂爾，初不及農功也。國君之尊，以禮晏樂自有時，豈如庶人，必待農隙乎？鄭惟此爲衍説爾。「職思其外」，毛謂「禮樂之外」，鄭謂「國外至四境」，鄭又謂「職思其憂」爲鄰國侵伐之事。皆失之。

詩曰「蟋蟀在堂」者，著歲將親，❶而日月之速，宜爲樂也。「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爾，謂廣爲周慮也。一國之政，所憂非一事，不專備侵伐也。

揚之水

論曰：詩人本刺昭公封沃，而桓叔盛彊，而毛、鄭謂「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如桓叔除民所患，民得有禮義」。遂如二家之説，則是桓叔善治其民，非其盛彊爲晉患也。據《序》所陳，直謂昭公微弱，不能制桓叔之彊，民皆捨弱就彊，叛而歸沃爾，非謂民知就禮義也。使民知就禮義，則晉雖弱而不叛也。《詩·王風》、《鄭風》及此有《揚之水》三篇，其《王》、《鄭》二篇，皆以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移束薪，豈獨於此篇，謂波流疾湍，洗去垢濁？以意求之，當是刺昭公微弱不能制沃，與不流束薪義同，則得之矣。

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彊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毛、鄭之説亦通也。

采苓

論曰：毛以《采苓》爲「細事」，與《采葛》傳同，予於《采葛》論之矣。鄭又轉釋「細事」以爲「小行」，詩人之意明白，固不

---

❶「親」，疑誤，通志堂本作「晚」。

使後人須轉釋而後知也。首陽，山名，人所共見而易知者，毛以爲幽僻，鄭以爲無徵，皆失矣。至於「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以文意考之，本是爲一事，而鄭分爲二，謂「人之爲言」是稱薦人，欲使見進用，「舍旃舍旃」是謗訕人，欲使見貶退者。考詩之意，不然也。蓋其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而不復舉「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

本義曰：采苓者，積少成多，如讒言漸積以成惑，與《采葛》義同。其曰「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者，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義止如是而已。

蒹葭

論曰：據詩《序》，但言「刺襄公未能用周禮」爾。鄭氏以謂「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德教日久。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按《史記·秦本紀》，周幽王時，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居西垂宮。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又據《詩·小

戎・序》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❶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但言征伐，而不言敗逐之。以《史記》及《小戎・序》考之，蓋自西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而卒。至文公立，十六年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然則當詩人作《蒹葭》之時，秦猶未得周之地，鄭氏謂秦處周之舊土，大旨既乖，其餘失詩本義，不論可知。

本義曰：秦襄公雖未能攻取周地，然已命爲諸侯，受顯服，而不能以周禮變其夷狄之俗，故詩人刺之以詩。蒹葭，水草，蒼蒼然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比秦雖彊盛，❷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然後可列於諸侯。「所謂伊人」者，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以興襄公雖得進列諸侯，而不知所爲，欲慕中國之禮義，既邈不能及，退循其舊，則不免爲夷狄也。「白露未晞」、「未已」，❸謂未成霜爾。

詩本義卷第四

❶「討」，原誤作「詩」，據通志堂本改。
❷「比」，原誤作「此」，據通志堂本改。
❸「晞」，原誤作「昧」，據通志堂本改。

詩本義卷第五

歐陽氏

東門之枌

論曰：子仲之子，莫知爲男也、女也，而鄭謂之男子。穀旦者，善旦也，猶今言吉日爾，鄭謂「朝日善明」者，何其迂邪！「南方之原」，毛以爲陳大夫原氏，而鄭因以此原氏，國中之最上處，而家有美女。附其説者，遂引《春秋》莊公時季友「如陳葬原仲」，爲此原氏。且原氏，陳之貴族，宜在國中，而曰「南方之原」者，何哉？據詩人所陳，當在陳國之南方也。而説者又以不績其麻而舞於市者，遂爲原氏之女。皆詩無明文，以意增衍，而惑學者，非一人之失也。

本義曰：陳俗男女喜淫風，而詩人斥其尤者。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説，因道其相誘之語，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而其婦女亦不務績麻，而婆娑於市中。其下文又述其相約以往，而悦慕其容色，贈物以爲好之意。蓋男女淫奔，多在國之郊野，所謂「南方之原」者，猶東門之墠也。

衡門

論曰：毛、鄭解「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其義是矣。自「泌之洋洋」以下，鄭解爲任用賢人，則詩無明文。大抵毛、鄭之失，在於穿鑿，皆此類也。鄭改「樂」爲

「療」，謂飲水療飢，理豈然哉？

本義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恣放，❶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爲陋，則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若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爲政。以此勉其不能，而誘進之也。其首章既言雖小亦有可爲，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娶，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取妻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有爲，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所謂誘掖之也。

防有鵲巢

論曰：詩人刺讒之意，予於《采葛》論之矣。鄭以「防之有鵲巢，卭之有旨苕，處勢自然，喻宣公信讒，致此讒人」。其説汗漫，不切於理。若謂處勢自然，則何物不然，而獨引鵲巢、旨苕邪？至於「中唐有甓」，則無所解，蓋理有不通，不能爲説也。

本義曰：詩人刺陳宣公好信讒言，而國之君子皆憂懼及己。謂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斯積累成之爾。❷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

❶「恣放」，通志堂本作「放恣」。

❷「斯」，通志堂本作「漸」。

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匪　風

論曰：　毛傳「發，發飄風」、「偈，偈疾驅」，是矣。而云「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者，非也。至於「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則惟以老子烹小鮮之説解「烹魚」二字。今考詩人之意，云「誰能烹魚」者，是設爲發問之辭，而其意在下文也。毛、鄭止解烹魚，至於「溉之釜鬵」，則無所説，遂失詩人之意。

本義曰：　詩人以檜國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天子治其國政，以安其人民。其言曰，我顧瞻嚮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爲風之飄發，非爲車之偈偈而不安，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其卒章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者，謂有能烹魚者，必先滌濯其器，器潔則可以烹魚。若言誰能治安我人民，必先平其國之亂政，國亂平，則我民安矣。故其下文又問，誰將西至于周，使其慰我以好音者，謂思周人來平其國亂也。

候　人

論曰：《候人》，箋、傳往往得之。至維鵜「不濡其翼」，則毛、鄭各自爲説，然皆不得詩之本義，而鄭猶近之。毛云：「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詳其語，謂在梁則濡翼矣。此非詩人意也。鄭謂「當濡翼而不濡，爲非常」。考詩之意，謂鵜不宜在梁，如小人竊位爾，其謂不濡其翼爲非常耶？「不遂其媾」，毛、鄭訓「媾」爲「厚」，

鄭又以「遂」爲「久」。今偏考前世訓詁，無厚、久之訓。訓釋既乖，則失之遠矣。鄭又謂「天無大雨，歲不熟，則幼弱者飢」，此尤迂濶之甚也。據詩，本無天旱歲飢之事，但以南山朝隮之雲不能大雨，假設以喻小人不足任大事爾，安有幼弱者飢之理？況歲凶，飢人不止幼弱也。鄭箋「朝隮」，其説是矣。至幼弱者飢，則何其迂哉？ 媾，婚媾也。馬融謂「重婚爲媾」，不知其何據而云也。鄭於注《易》，又以「媾」爲「會」。大抵婚媾，古人多連言之，蓋會聚合好之義也。

本義曰：曹共公遠賢而親不肖，詩人刺其斥遠君子，至有爲候人，執戈殳，以走道路者。而近彼小人，寵以三命之芾，於朝者三百人，因取水鳥以比小人。鵜，鴮澤也，俗謂淘河，常群居泥水中，飢則没水求魚以食者。謂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漁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咮，如彼小人，竊禄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其曰「不遂其媾」者，婚媾之義，貴賤匹偶，各以其類，彼在朝之小人，不下從群小，居卑賤，而越在高位，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卒章則言彼小人者，婉孌然佼好可愛，至使之任事，則材力不彊敏，如小人弱女之飢乏者，言其但以便辟柔佞媚悦人，❶而不勝任用也。

鳲鳩

論曰：《鳲鳩》之詩，本以刺曹國在位之人，用心不一也。如毛、鄭以鳲鳩有

❶「辟」，原脱，據通志堂本補。

「均一」之德，而所謂「淑人君子」，又如三章所陳，可以正國人，則乃是美其用心均一，與《序》之義特相反也。此由以鳲鳩爲均一之鳥，而謂淑人君子爲詩人所刺之人故也。其既以鳲鳩有均一之德，至於其子在梅、在棘、在榛，則皆無所説者，由理既不通，故不能爲説也。又其三章，皆美淑人君子，獨於中間一章，刺其不稱其服，詩人之意豈若是乎？至爲疏義者，覺其非是，始略言淑人君子，刺曹無此人，而在梅、棘，彊爲之説以附之，然非毛、鄭之本意也。《序》言在位之人，非止曹君，蓋刺其臣事國懷私，不一心於公室爾。

本義曰：鳲鳩之鳥，所生七子，皆有愛之之意。而欲各盡其愛也，故其哺子也，朝從上而下，則顧後其下者爲不足，故暮則從下而上，又顧後其上者爲不足，則復自上而下。其勢如此，所謂用心不一也。及其子長而飛，去在他木，則其心又隨之，故其身則在桑，而其心念其子，則在梅、在棘、在榛也。此亦用心之不一也。故詩人以此刺曹臣之在位者。因思古淑人君子其心一者，其衣服儼然，可以外正四國，内正國人，歎其何不長壽萬年而在位，以此刺今在位之不然也。「胡不萬年」者，已死之辭也。

鴟鴞

論曰：毛、鄭於《鴟鴞》失其大義者二，由是一篇之旨皆失。《詩》三百五篇，皆據《序》以爲義，惟《鴟鴞》一篇，見於《書》之《金縢》，其作詩之本意，最可據而易明，而康成之箋與《金縢》之《書》特異，此失其大義一也。但據詩義，鳥之愛其巢

者，呼鴟鴞而告之曰，寧取我子，勿毀我室。毛、鄭不然，反謂鴟鴞自呼其名，此失其大義者二也。《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毛、鄭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已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二説不同。而知《金縢》爲是，毛、鄭爲非者，理有通不通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疑其不利於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東征而誅之，懼成王之怪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縢》之説也，其義簡直而易明。毛、鄭乃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且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此其不通者一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爾。毛、鄭乃謂二叔既流言，周公避而居東者二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政二年，何待周公而歸攝乎？此其不通者二也。刑賞，國之大事也，周公，國之尊親大臣也，使周公有間隙而出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而不能臨政爾，若已能臨二年矣，有能刑政其尊親大臣之屬，則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此其不通者三也。矧周公誅管、蔡，前世説者多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六經、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説也。詩謂「我子」者，管、蔡也。「我室」者，周室也。鄭謂「子」者，周公官屬也，「室」者，官屬之世家也，又毛謂「子」爲「成王」，此又其失也。諸儒用《爾雅》謂鴟鴞爲鸋鴂，《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其又謂鸋鴂爲巧婦，失之愈遠。今鴟多攫鳥

子而食，鴞，鴟類也。

本義曰：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己戮其兄弟，乃作詩以曉諭成王。云有鳥之愛其巢者，呼彼鴟鴞而告之曰，鴟鴞鴟鴞，爾寧取我子，無毀我室，我之生育是子，非無仁恩，非不勤勞，然未若我作巢之難，至於口、手、羽、尾皆病弊，積日累功乃得成此室。以譬寧誅管、蔡，無使亂我周室者，我祖宗積德累仁造此周室，以成王業，甚艱難。其再言鴟鴞者，丁寧而告之也。又云「予室翹翹」，懼爲風雨所漂摇，故「予維音嘵嘵」者，喻王室不安，懼有動摇傾覆，使我憂懼爾。其他訓詁，則如毛、鄭。

破斧

論曰：《破斧》，箋、傳意同而説異，然皆失詩人本意。毛謂「斧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其言雖簡，其意謂四國流言，破缺國家之禮義，所以周公征之。且詩人所惡者，本以四國流言毀傷周公爾，況今考詩《序》，並無禮義之説。詩人引類比物，長於譬喻，以斧斨比禮義，其事不類。況民之日用，不止斧斨。爲説汗漫，理不切當，非詩人之本義也。至康成又以斧斨刑傷成王，則都無義類矣。

本義曰：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四國爲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以哀此四國之人陷於逆亂爾。斨刃可缺，斧無破理，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志」者，謂此類也。錡、銶，義與首章同。

伐柯

論曰：毛傳謂「禮義，治國之柄」，又云「治國不以禮，則不安」，至於「所願」、「上下」等語，不惟簡略汗漫而已，考之詩《序》，都無此意。且詩《序》言「刺朝廷之不知」者，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出往討之。及罪人既獲，猶懼成王君臣疑惑，乃作《鴟鴞》詩示王，以明己所以討叛之意。而成王未啓金縢，不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雖得《鴟鴞》之詩，未敢誚公，而心有流言之惑，故周公盤桓居東不歸。於此之時，周之大夫作《伐柯》詩，以刺朝廷不知周公之忠也。康成不然，反謂成王既遭雷風之變，已啓金縢之後，群臣猶不知周公，則與《詩》、《書》之説異矣。且成王已得金縢之書，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乃捧書涕泣，君臣悔過，出郊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周公矣，群臣復何所惑，而疑於王迎之禮哉？康成區區止説王迎之事，由是失詩之大旨也。

本義曰：「伐柯如何」者，發問之辭也。詩人刺成王君臣，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云：「如何可伐？」而答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猶發問，是謂不知也。取妻必以媒，其義亦然。其卒章又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者，謂所伐之柯，即手執之柯是也，亦誚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近親，而有聖德，成王君臣皆不能知也。又云「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者，謂欲見之子，非難事，弟列籩豆，爲相見之禮，即可見矣。其如王不知公，使久居於外，而不召何。

九罭

論曰：《九罭》之義，毛、鄭自相違戾，以文理考之，毛説爲是也。《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者，謬也，當云「緵罟謂之罭」。前儒解「罭」爲「囊」，謂緵罟，百囊網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之數，不宜獨言九囊者是緵罟，當統言緵罟謂之罭。而罭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小網九囊，於理通也。九罭既爲小網，則毛説得矣。鴻飛遵渚、遵陸，毛皆以爲不宜於理，近是，而言略不盡其義。且鴻鴈水鳥而遵渚，乃曰不宜，至遵陸，又曰不宜，則彼鴻鴈者，捨水陸皆不可止，當何所止耶？蓋獨不詳詩文「鴻飛」之語爾。鴻鴈喜高飛，今不得翔於雲際，而飛不越水渚，又下飛田陸之間，由周公不得在朝廷，而留於東都也。此是詩人之意爾。至於衮衣，毛、鄭又爲二説。毛云「所以見周公」，意謂斥成王當被衮衣，以見周公。鄭謂成王當遣人持上公衮衣，以賜周公而迎之。其説皆疎且迂矣。且周大夫方患成王君臣不知周公，尚安能賜衮衣而迎之？迎猶未能，東都之人安能使賜衮留封於東都也。[1]

本義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召，使久處於外。譬猶鱒、魴大魚，反在九罭小罟，因斥言周公。云「我覯之子，衮衣繡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其二章、三章云鴻鴈遵渚、遵陸，亦謂周公不得居朝廷，而留滯東都，譬夫鴻鴈不得飛翔於雲際，而下循渚、陸也。因謂東都之人曰，我公

[1]「衮」下，通志堂本有「衣」字。

所以留此者，未得所歸，故處此信宿間爾，言終當去也。其曰「公歸不復」者，言公但未歸爾，歸則不復來也。其卒章因道東都之人留公之意云爾。是以有衮衣者雖宜在朝廷，然無以公歸，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深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

論曰：據《序》言：「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周公不失其聖。」考於《金縢》，自成王啓鑰見書之後，悔泣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公矣。而《狼跋》詩《序》，止言王不知，則未啓金縢以前，攝政之初，流言方興，管、蔡未誅，而周公居東都時所作之詩也。康成乃言「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大師，終始無愆」，皆是已迎公歸後事，與《序》所言乖矣。至於「公孫碩膚」，又以「孫」爲「遁」，謂周公攝政七年之後，遁避成功之大美，而復成王之位。因以遂其謬説，可謂惑矣。毛傳跋胡、疐尾，是矣，而謂公孫爲成王，是豳公之孫，亦已疎矣。且詩本美周公，而毛以謂成王有大美，又不解「赤舄」之義，固知其疎謬也。然毛、鄭皆釋「碩膚」爲「美」，❶此其所以失也。膚，體也；碩，大也。碩膚，猶言膚革充盈也。孫，當讀如「遜順」之「遜」。

本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四國流言於外，成王見疑於內，公於此時，進退之難，譬彼狼者進則疐其胡，退則跋其尾。而狼能不失其猛，公亦不失其正，和順其

❶「毛」，原脱，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

膚體，從容進退，履舄几几然，舉止有儀法也。然《序》本言周公不失其聖，謂不損其德爾，今詩乃但言和順膚體，從容進退者，蓋以見周公遭讒疑之際，而無惶懼之色，身體充盈，心志安定，故能履危守正而不失爾。其卒章則直言其德不可瑕疵也。

詩本義卷第五

詩本義卷第六

歐陽氏

鹿鳴

論曰：《鹿鳴》，言文王能燕樂嘉賓，以得臣下之歡心爾。考詩之意，文王有酒食，以與群臣燕飲，如鹿得美草，相呼而食爾。其義止於如此。而傳云「懇誠發于中」者，衍説也。聖人不窮所不知鳥獸之類，安能知其誠不誠？考上下經文，初無此意，可謂衍説也。其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謂示我於周行，恩禮之勤若此爾。古字多通用，示、視義同。而鄭改「示」爲「寘」，遂失詩義。毛傳「德音孔昭」既簡略，未知其得失。鄭引「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謂此嘉賓語國君以先王德教，國君以此賓語示天下之民，使其化之，皆不偷於禮義者，非也。且使庶民不薄於禮義，必須君臣漸積教化使然，豈飲酒之際，一言可致？此其曲説也。考詩之意，使君子則傚我者，謂傚我厚嘉賓也。

本義曰：文王有酒食，能與群臣共其燕樂，三章之義皆然。其首章言「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云者，言我有賢臣，與其同樂，既飲食之，又奏以笙簧，將以幣帛，凡人之欲與我相好者，示我於周行之臣恩意如此爾。其二章云「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者，又言我此嘉賓皆有令德之音遠聞，我待之厚禮，所以示民遇此嘉賓不薄之意，使凡爲君子者當則傚我所爲，常厚禮有德者。故其下言又云「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遨」者，謂君子當傚我

厚嘉賓也。其卒章之義甚明，不煩曲解。

皇皇者華

論曰：《皇華》《序》及箋、傳皆失之，然其大義僅存也。據《序》，止言「君遣使臣」，❶「遠而有光華」，此但解首章一句爾。其所以累章丁寧之意甚多，不止有光華而已也。其云「送之以禮樂」，則詩文無之，又衍説也。毛、鄭之失，在乎皆用魯穆叔之説爲箋、傳，故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也。凡詩五章，悉用此爲解，則一篇之義皆失矣。毛以「懷」爲「和」，初無義理，鄭改爲「私」，用穆叔之説爾。其「忠信爲周，訪問爲咨」，意謂大夫出使，見忠信之賢人，就之訪問。今詩文乃曰「周爰咨諏」，是出見忠信之賢人，止一「周」字，豈成文理？若直以「周」爲「周詳」、「周徧」之「周」，則其義簡直，不解自明也。又曰「訪問爲咨」，則所問何者非事，而獨以「咨諏」爲「咨事」？其下咨謀、咨度、咨詢，非事而何？其又以「謀事之難易爲咨謀」，而穆叔直謂「咨難」爲「謀」，若《書》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則凡問於人，皆可曰謀矣。《書》又云：「爾有嘉謀，入告于君。」則又不止問於人爲謀，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其又以「咨禮義所宜爲度」，而穆叔止云咨禮，二説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施於何事不可，奚專於咨禮義哉？其又以「親戚之謀爲詢」，《書》曰「詢于衆」，豈皆親戚乎？若此之類甚多，故可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亡德之説可廢也。據詩首章，直言使臣將命而出，有光華爾。

❶「止」，原誤作「正」，據通志堂本改。

毛、鄭所謂遠近、高下不易其色，亦衍説也。

本義曰：周之國君遣其臣出使，其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爲國光華于外爾。云「于原隰」者，其道路所經也。既又勉其於事每思，惟恐不及也。懷，思也。其二章以下，則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驅馳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詩人述此，見周之興國之初，其君臣勤勞於事如此爾。諏、謀、度、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其類甚多。

常棣❶

論曰：毛傳「鄂不韡韡」，但云鄂鄂然光明，其言雖簡，然於義未失。而鄭改「不」爲「拊」，先儒固已言其非矣。且「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爲「拊」。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毛謂「聞常棣之言爲今」者，蓋嫌作詩之人指當時爲今，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世之誦是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即爲今矣，意謂後世之人亦莫如兄弟矣。此義雖不解亦可，在毛氏已爲衍，而鄭又從而爲説，曰「始聞常棣之説」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厚。皆衍説也。毛解「原隰哀矣，兄弟求矣」，止言「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於詩雖無所發明，然未爲害義。鄭則不然，且詩止云「兄弟求矣」，而鄭謂「能立榮顯之名」，既於詩無文，箋何從而得此義？又云原隰「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者，亦非也。且原

❶「常」，原作「棠」，據通志堂本改。

也、隰也，乃土地高下之别名爾，土地不動，無情之物，或高或下，不相爲謀，安有相與聚居之理？此尤爲曲説也。毛謂「飲酒之飫」爲私者，燕私之意也，鄭乃云圖非常大疑之事，豈詩人本意哉？惟「不如友生」之説，毛、鄭意同，而皆失。且詩人本欲親兄弟，如毛、鄭之説，則是作詩者教人急難時親兄弟，安平則不如親友生矣。❶

本義曰：作詩者見時兄弟失道，乃取常棣之木花萼相承，韡韡然可愛者，以比兄弟之相親宜如此。因又極陳人情，以謂人之親莫如兄弟，凡人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飛鳴而求其類。此既言兄弟之相親者如是，又言兄弟雖有内鬩者，至逢外侮，猶共禦之。又言當急難時，雖有朋友，但能長歎而無相助者，惟兄弟自相求。如此，及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視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由是盛陳籩豆，飲酒之樂，以謂兄弟宜以此相樂，則妻子室家皆和樂矣。使其深思，如此爲是乎。

伐木

論曰：《伐木》，文王之雅也。其詩曰「以速諸父」，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陳饋八簋」，又以爲天子之簋。則此詩，文王之詩也。伐木，庶人之賤事，不宜爲文王之詩。作《序》者自覺其非，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且文王之詩，雖欲汎言凡人須友以成，猶

❶「則」，通志堂本作「時」。

當以天子、諸侯之事爲主，因而及於庶人賤事，可矣。今詩每以伐木爲言，是以庶人賤事爲主，豈得爲文王之詩？鄭氏云「昔日未居位在農時，與友生爲伐木勤苦之事」者，亦非也。且文王未居位，未嘗在農也。古者四民異業，其他諸侯至於卿、大夫、士，未居位時皆不爲農，亦不必自伐木，庶人當伐木者，又無位可居，以此知鄭説爲繆也。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考詩之意，是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其義甚明矣。然果如此義，則是此詩主以鳥鳴求友爲喻爾。至其下章，則了不及鳥鳴之意，但云「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類，蓋失其本義矣。故闕其所未詳。

天保

論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然毛、鄭不能無小失。鄭以「俾爾多益」、「以莫不興」爲「每物益多」及「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川之方至」爲「萬物增多」，皆詩文無之。雖國君受天之福，則當被於民物，然詩既無文，則爲衍説。毛以「公」爲「事」，鄭謂「先公」是矣。若鄭謂群臣舉事得宜而受福禄，亦詩文無之。

本義曰：天之安定我君甚堅固，既稟以信厚之德，則何福不可以除之？「俾爾多益」而衆也。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

禄，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其下章則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如川流之浸長，而又增之。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君，而神亦詒之多福，使民及群黎百姓皆被及之。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曰如日如月之常明，如山之常在，如松柏之常茂。其卒章云「無不或承」者，❶謂上六章之所陳者，使我君皆承之也。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爾。恒，常也。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

出車

論曰：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遂失其本義。毛、鄭謂出車于牧以就馬，且一二車邪，自可以馬駕而出，若衆車邪，乃不以馬就車，而使人挽車遠就馬于牧，此豈近人情哉？又言先出車於野，然後召將率，亦於理豈然？其以草蟲比南仲，阜螽比近西戎諸侯，由是四章、五章之義皆失，一篇之義不失者幾何？

本義曰：西伯命南仲爲將，往伐玁狁，其成功而還也。詩人歌其事，以爲勞還之詩，自其始出車，至其執訊獲醜而歸，備述之，故其首章言南仲爲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趍王事之急難。二章陳其車旗，以謂軍容之盛雖如此，然我心則憂

❶「不」下，通志堂本有「爾」字。

王事，我僕則亦勞瘁矣。三章遂城朔方而除玁狁。其四章、五章則言其凱旋之樂，叙其將士室家相見歡欣之語。其將士曰，昔我出師時，黍稷方華，今我來歸，則雨雪消釋而泥塗矣。我所以久於外如此者，以王事之故，不得安居。我非不思歸，蓋畏簡書也。其室家則曰，自君之出，我見阜螽躍而與非類之草蟲合，自懼獨居，有所强迫而不能守禮，每以此草蟲爲戒。故君子未歸時，我常憂心忡忡，今君子歸矣，我心則降。我所以獨居憂懼如此者，以我君子出，從南仲征伐之故也。其卒章則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由我南仲之功赫赫然顯大，而玁狁之患自此遂平也。

湛露

論曰：據《序》，止言「天子宴諸侯」，而箋以二章爲燕同姓，三章爲燕庶姓，卒章爲燕二王後者，詩既無文，皆爲衍説。鄭由詩有「在宗載考」之言，遂生穿鑿爾。鄭又以露之在物，柯葉低垂，❶喻諸侯有似醉之貌，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有似露見日而晞。何其臆説也？詩但言露「匪陽不晞」爾，初無柯葉低垂之文，鄭何從而得此義？若詩人欲述諸侯似醉之狀，則當以柯葉低垂之意見於文也，今但言露非見日不乾，則非喻似醉之狀矣。天子燕諸侯當以晝，而此詩但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

❶「柯」上，通志堂本有「使」字。

中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蓋晝燕常禮不足道，而舉其燕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此詩人所以爲美也。

本義曰：天之潤澤於物者，若雨若雪，若水泉之浸，其類非一，而獨以露爲言者，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其義如此而已。其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又云「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若《下泉》之詩「芃芃黍苗」之類是也。「在宗載考」，毛傳是矣。

鴻鴈

論曰：詩所刺美，或取物以爲喻，則必先道其物，次言所刺美之事者，多矣，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者是也。詩非一人之作，體各不同，雖不盡如此，然如此者多也。《鴻鴈》詩云：「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以文義考之，當是以鴻鴈比之子。而康成不然，乃謂鴻鴈知辟陰就陽，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職者。上下文不相須，豈成文理？鄭於三章所解皆然，則一篇之義皆失也。

本義曰：厲王之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興，遣其臣四出于野，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使皆得其所。

其所遣使臣奔走于外，如鴻鴈之飛，其羽聲肅然而勞其體也。其二章言使臣暫止，爲民營築居室，其暫止於野也，如鴻鴈集于澤爾。其卒章云「哀鳴嗸嗸」者，以比使臣自訴也。其自訴云，哲人知我者，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憚劬勞爾。愚人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衆爲驕奢也。或謂據《序》言「美宣王」，而此詩之説但述使臣，疑非本義。且使離散之民還定、安集者，由宣王能遣人，以恩意勞來之也。天子之尊，必不自往，作《序》者不言遣使，以不待言而可知也。復何疑哉？

沔水

論曰：《序》言「《沔水》，規宣王也」，則是規正宣王之過失爾。今考詩文及箋、傳，乃是刺諸侯驕恣不朝及妄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蓋箋、傳未得詩人之本意爾。

本義曰：宣王中興於厲王之後，諸侯未洽王之恩德，故詩人規戒宣王，以恩德親諸侯。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者，言諸侯朝王，如水朝海，以此規王當容納諸侯，如海納衆水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又規王宜常以恩德懷來之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者，言此同姓、異姓之諸侯，雖不念王室之亂，然誰非父母所生？謂人人皆知親親之恩，又規王若以恩德懷之，則皆親附矣。念亂者，厲王之亂也。「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者，謂諸侯不循法度者，王念之載起載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規王以不忘

懷來之也。「鴥彼飛隼，率彼中陵」者，言諸侯有能循法度者，無使讒人害之，故曰我若親友而敬禮之，則讒言其能興乎？

黄鳥

論曰：《序》言「《黄鳥》，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以爲室家相去之詩，考文求義，近是矣。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者，則非也。宣王承厲王之亂，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故能恢復境土，安集人民，内用賢臣，外撫諸侯，其功德之大，蓋中興之盛王。然其詩有箴、有規、有誨、有刺者，蓋雖聖人不能無過也。《書》稱成湯改過不吝者，蓋不言無過，言有過而能改爾。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興衰撥亂，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江漢》、《常武》是也；恢復文武之業，萬民安集，國富人衆，廢職皆修，則《車攻》、《鴻鴈》、《斯干》、《無羊》是也；慎微接下，任賢使能，則《吉日》、《烝民》是也；親禮諸侯，賞功褒德，則《崧高》、《韓奕》是也；夙興勤政，則《庭燎》是也；遇災而懼，側身修德，則《雲漢》是也。其爲功德盛矣，其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沔水》曰「規」，《鶴鳴》曰「誨」，《祈父》、《白駒》、《黄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所謂雖聖人不能無過也。其所任賢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多矣。其用人之失者，一祈父爾。其有遺賢，乘白駒而去者，亦一人爾。荒歲多淫昏，亦不歲歲皆然，蓋有大功者，不能無小失也。如《黄鳥》所刺云「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則他邦可處矣，是所刺者，一邦之事爾，非舉天下皆然也。

孔子刪詩，並録其功過者，所以爲勸戒也。俾後世知大功盛德之君，雖小過，不免刺譏爾。而毛、鄭於《白駒》注云「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於《黄鳥》又云「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如此，則宣王者，有始無卒，終爲昏亂之王矣，異乎聖人録詩之意也。

詩本義卷第六

詩本義卷第七

歐陽氏

斯干

論曰：毛於《斯干》，詁訓而已，然與他詩多不同。鄭箋不詳詩之首卒，隨文爲解，至有一章之内，每句别爲一說，是以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而失詩之旨歸矣。又復差其章句，章句之學，儒家小之，然若乖其本旨，害於大義，則不可以不正也。鄭謂「秩秩斯干」者，喻宣王之德流出；「幽幽南山」者，喻國富饒，民取足如取於山；「如竹苞矣」者，喻時人民之殷衆；「如松茂矣」者，喻民佼好。又以「兄及弟矣」已下三句，謂時人骨肉相愛好，無相詬病，斷此爲一章。且詩之比興，必須上下成文，以相發明，乃可推據。今若獨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見詩人之意？且如鄭說，則一章都無考室之義。且宣王方戒其臣民，兄弟無相詬病，下章承之，遽言「我似續姜嫄先祖」，初無義理。且詩止云「似續妣祖」，鄭便謂是成廟，不知何以知之。其次句則已别言築寢矣，又隔二章後，謂「如跂斯翼」一章爲成廟，其下一章又復言寢，都無倫次。此所謂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者也。且「約之閣閣」一章與「如跂」一章，皆是述造屋之事，而鄭輒别「如跂」一章爲廟者，止用「君子攸躋」一句，謂升而祭祀爾。至如《七月》云「躋彼公堂」，又可爲祭祀乎？以此知其繆也。自「下莞上簟」而下四章，直述占夢生子等事，毛、鄭訓釋皆是矣，然不言其旨歸，則何關

考室之義也？毛訓「秩秩」於此爲「流行」，於《假樂》則爲「有常」，鄭於他詩又別訓爲「清」，莫知孰是。今以「斯干」義考之，「有常」近是矣。毛訓「猶」爲「道」，鄭於他詩皆訓爲「圖」，爲「謀」，又或爲「尚」，惟爲「圖」、「謀」近是。謀者，事疑未決，心有所慮而言也，蓋言兄弟相親好，無相疑慮而謀爾。鄭又改「猶」爲「瘉」，改「芋」爲「幠」。改字，先儒已知其非矣。毛訓「芋」爲「大」，於義是也。毛、鄭於他詩皆訓「棘」爲「急」，而毛於此詩爲「稜廉」，意頗近而簡難曉，鄭訓爲「戟」，謂「如挾弓矢戟其肘」，迂矣！ 義當爲急，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鄭又謂「如鳥斯革」云「夏暑希革張其翼」者，迂之甚也。革，變也，謂如鳥驚變而竦顧也。且毛、鄭所以不得詩之本義者，由不以詩爲考室之辭也。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且《序》但言考室，而詩本無廟事，鄭云宮廟，亦衍説也。

本義曰： 宣王既成宮寢，詩人作爲考室之辭。其首章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云者，澗也山也，有常處而不遷壞者也，竹也松也，生於其間，四時常茂盛不凋落，草木之壽者也。詩人以成室不遷壞如山澗，而人居此室，常安榮而壽考，如松竹之在山澗也。此所謂頌禱之辭也。其二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云者，謂宣王與宗族兄弟相親好，無疑間，以共承祖先之世不殞墜，得保有此宮寢，以與族親居處、笑語於其中，亦「聚國族於斯」之

類也。笑語非一人之所獨爲，必有共之者，謂上所言兄及弟也。其三章乃言工人約之、椓之，施功力以成此室，以蔽風雨而去鳥鼠，然由君子增大而新之也。其四章又言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翼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竦起如鳥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謂此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其五章又言其庭平直，其楹植立，晝夜寬明，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其六章已下至于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爲王，女則宜人之家室，而不貽父母之憂，亦禱頌之辭也。

無羊

論曰：《無羊》之義，簡而易明，然毛不解「以雌以雄」，使學者何所從？鄭以「爾」爲斥宣王，又謂「衆維魚矣，實維豐年」，[1]謂人衆相與捕魚，是歲熟，庶人相供養之祥，「室家溱溱」，爲人之子孫衆多。既不關考牧事，因謂占夢之官獻夢於王。皆失之矣。且一篇之中，所「爾」者皆是牧人，豈特於無羊、無牛爲「爾」宣王？鄭亦何從而知此「爾」宣王，而彼「爾」牧人邪？「以雌以雄」，鄭爲牧人搏禽獸，迂矣。據詩「衆維魚矣」，但言魚多爾，何有捕魚之文？及人之子孫衆多，皆不關牧事。詩人本爲考牧，不應汎言獻夢。而爲鄭學者遂附益之，以爲庶人無故不殺雞豚，惟捕魚以爲養。此爲繆説，不待論而可知。《鵻鴞》曰「余未有室家」，則鳥獸以所居爲室家矣。牛羊牢闌，亦其室家也。

[1]「實維」，原作「維此」，據通志堂本改。

本義曰：宣王既修厲王之廢，百職皆舉，而牧人所掌，牛羊蕃息。詩人因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其曰「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者，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見人畜各遂其樂也。魚之爲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爲豐年。歲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飽，❶此牧人之樂也。「室家溱溱」，謂牛羊蕃息衆多也。

節南山

論曰：作詩《序》者，見其卒章有「家父作誦」之言，遂以爲此詩家父所作，此其失也。考詩之言，極陳幽王任大師，致王政敗亂，號天仰訴，斥責其君臣，無所隱避。卒乃自言作此詩以窮極王之致亂之本，欲使王心化其言以遷善。然則家父者，果何人哉？至於君臣之際，無所忌憚，直指其惡而自尊其言，雖施於賢王，猶恐不可，况於幽王昏亂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也。詩言民畏其上，不敢戲談，豈有作詩之人，極斥其君臣過惡，極陳其亂亡之狀，而自道其名字，又顯言我究窮王之致亂之由，與不敢戲談之義頓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稱其字曰家父，按《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距幽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五歲矣，然則幽王之時，所謂家父者，不知爲何人也。説者遂謂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此尤爲曲説也。或云乃求車之家父爾，至平王時始作詩也。此

❶「飽」，通志堂本作「肥」。

亦不通。要在失於以家父作此詩，遂至衆説之乖繆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刺今，詩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未之有也。蓋刺者，欲其改過，非欲暴君惡於後世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無及，而追暴其惡，此古人之不爲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刺幽王者，亦不通也。按《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而《崧高》、《烝民》所謂「吉甫作誦」者，皆非吉甫自作之詩。夫所謂誦者，豈得以爲詩乎？訓詁未嘗以「誦」爲「詩」也。詩云「誦言如醉」，蓋誦前言而已。然則作《節南山》詩者，不知何人也，家父爲作詩者所述爾。今《序》既失之，非毛、鄭之過也。毛、鄭於此詩大義得之，而不免小失。所謂「憯莫懲嗟」，如鄭注以「憯莫懲」爲一句，「嗟」字獨爲一句，於義豈安？「不弔昊天」，毛訓「弔」爲「至」，鄭又轉解「至」爲「善」，皆失之。「不自爲政」，鄭意爲民怪天不自出政教，既而自覺其非，又言天不出圖書，有所授命。不惟怪妄，且詩意本無。至於「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本是一章，而鄭注分爲兩義，蓋不得詩人之本意也。

本義曰：大師尹氏，爲下民所瞻，而爲治不平，致王政亂，民被其害。大義毛、鄭皆得之，其十章之所失者五。一曰「憯莫懲嗟」者，謂民無善言，而莫有懲艾嗟閔者爾。二曰「不弔昊天」者，言昊天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也。三曰「不自爲政」者，責幽王不自爲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四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云者，作詩者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争，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五曰「家父作誦」云者，作《節南山》詩

者，既已具陳幽王任用大師之失，致民被其害矣，其卒章則曰有家父者，常有誦言，以究王之失，庶幾王心化善，而能畜萬邦也。詩之本意如此爾。

正　月

論曰：《正月》之詩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辭固已多矣，然皆有次序。而毛、鄭之説繁衍迂闊，而俾文義散斷，前後錯雜。今推著詩之本義，則二家之失不論可知。惟其爲大害者，如毛、鄭解「瞻烏」之意，則《正月》者，乃大夫教其民叛上之詩也。毛謂「父母」爲「文武」，鄭謂「彼有旨酒」爲「尹氏大師」，皆詩無明文，二家妄意而言爾。鄭又謂車載二章「以商事喻治國」者，亦非也。蓋以覆車喻覆國爾，不必商人之車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謂適丁其時爾。鄭謂「苟欲免身」，而後學者因益之曰「寧貽患於父祖子孫，以苟自免」者，豈詩人之意哉？烏，巢鳥也，當止於林木，屋非烏所止也，止屋則近禍，以譬君子仕亂邦，非所宜處，而將及禍也。毛、鄭之意不然，謂烏擇富人之屋而集，譬民當擇明君而歸之。是爲大夫者，無忠國之心，不救王惡，而教民叛也。幽、厲之詩，極陳怨刺之言，以揚君之惡，孔子録之者，非取其暴揚主過也，以其君心難革，非規誨可入，而其臣下猶有愛上之忠，極盡下情之所苦，而指切其惡，尚冀其警懼而改悔也。至其不改悔而敗亡，則録以爲後王之戒。如毛、鄭「瞻烏」之説，異乎孔子録詩之意矣。

本義曰：其一章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云者，降霜非

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又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云者，大夫言己獨爲王憂爾，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其二章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云者，言父母生育我，猶不欲使我有疾病，而乃遭罹憂患如此，蓋適丁其時爾。其曰不自我先後者，直歎己適遭之爾。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云者，刺王但見人言從口出，而不分善惡，而我爲之憂，是以見侮慢也。其三章曰「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云者，大夫懼禍，思去其位也。「念我無禄」者，念，思也，思毋食其禄也。所以然者，見時人民無辜，并其臣僕濫及於刑罰，所以懼而思去也。既自爲謀，而又哀他人之居禄位者，如烏止於人屋，處非所安，而將及禍也。其四章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云者，道民怨訴於天之辭也。云人之乏薪蒸者，瞻彼中林，則往得所欲，今民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若天能有定意，則何人不可禍罰之？然此訛言亂國之民不見禍罰，而使危殆之民反被其害，彼皇皇上帝，果憎誰乎？此怨訴之言也。其五章曰「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云者，言人勿謂山爲卑，不能阻險，以致傾覆。此山至卑，止爲岡陵，亦能使人傾覆，言不可忽也。然則訛言之人，其可忽爲無害而莫之懲乎？又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意謂烏之雌雄，尚不能知，其能知我夢之吉凶乎？此驕昏之主

侮慢老臣之辭也。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爲言。其六章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云者，大夫既戒王無忽訛言而不懲，因又戒其小人曰，汝無恃王不懲汝，譬猶謂天高去人雖遠，謂地厚託足雖安，然不可不局蹐而畏懼者，天有時而降禍殃，地有時而致淪陷。言天地猶如此，宜常畏懼王之恩私難恃也。我之斯言甚有倫理，而哀爾訛言之人，聞我正言則走避，如虺蜴見人輒走。然大夫所哀之人，蓋指訛言之小人也。其七章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云者，大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辭也。五章既陳戒王之意，六章又戒小人而不見聽，因自傷獨立而無助。云瞻彼阪田之苗，有特立者，乃菀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昏朝，而勢傾危，天之抗我，惟恐不傾折也。又云彼有欲求我相則傚者，又不與我相遭，其與我同列而耦居者，又不出力助我也。云「天之抗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古言謂「耦」爲「仇」，其複言「仇仇」者，猶昔言「兩兩」，今言「雙雙」也。大夫既傷獨力，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然猶欲救之也。其八章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云者，言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正、政，古用字多通，而毛訓爲「長」，非也。又言火燎于原，其勢盛，若不可嚮，而猶或有撲滅之者，周雖赫然，而必爲褒姒所滅也。作詩時，周實未滅，而云滅之者，鄭箋是矣。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

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其九章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云者，謂欲以車棄其輔而覆其載，喻王將傾覆其國，故先言陰雨者，謂車遭雨水泥濘，而又棄其輔，則必覆爾。既覆而求助，則不及矣。其十章又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絶險而不以爲意，則宜其覆矣。此又喻王不知戒慎以覆國也，所謂猶欲救之之辭也。其十一章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云者，大夫既憂國之將亡，又自傷將及於禍之辭也。水，魚所樂也，而池沼近人，常易得禍，故曰匪樂。雖潛藏隱伏，而以近人，終被獲也。以比身仕亂邦，無所逃禍也。其曰「念國爲虐」者，意謂國君爲虐政，而我仕於亂邦也。其十二章曰「彼有旨酒，又有嘉肴。❶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云者，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里親戚爲樂者，而我獨憂也。其十三章曰「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云者，言彼仳仳之小人，蔌蔌之貧陋者，初猶有屋、穀以生，而今民無禄食，天又夭害之，國君既不能卹矣，彼富人之有餘者，尚可哀此惸獨而卹之也。大夫憂國者，陳禍亂，述危亡，戒其君及其民，備矣。知其無可奈何矣，反告富人以哀惸獨，此窘窮苟且之急辭也，故以爲卒章。

❶ 「肴」，通志堂本作「殽」。

十月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論曰：君子之所以貴於衆人者，衆人之惑，君子辨之，而世取信焉，是不可以不慎也。故至於有所疑，則雖聖人猶或闕焉者，慎之至也。吾於《十月之交》、《小旻》、《小宛》，正其失而從其是者，於「浩浩昊天」，置之而不敢辨者，闕其所疑也。此四詩者，毛氏皆以爲刺幽王，鄭氏皆以爲刺厲王，而後世惑焉。鄭謂《十月》爲刺厲王者，以「番維司徒」、「豔妻煽方處」及七子以后寵亂政知之也，其言幽王時，鄭桓公友爲周司徒，而非番也。按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爲司徒也？就使番不爲幽王司徒，安知其爲厲王司徒也？毛以豔妻爲褒姒，而鄭謂褒姒非王后，不得稱妻，遂以豔妻自是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稱妻，亦安知豔妻爲厲王后也？按《史記》載厲王之事，惟云好專利，任用榮夷公，又使衛巫監謗，得謗者而殺之，拒芮良夫、召公等諫，又云「暴虐侈傲」而已。若使豔妻用事，以致流亡，則不得略而不載也。厲王出奔于彘十四年，《本紀》惟言太子静留匿召公家，而不言王后所在及其姓氏始末。前世諸書皆無之。使厲王由豔妻以致亂亡，不應前世都没而不見。既無所見，鄭氏何從而知之？據詩列皇父、卿士至于豔妻，此八人者，皆是用事亂政之人爾，而鄭氏乃以七子者皆是后之親黨。且詩無后黨之文，而豔妻姓氏本末尚皆不可知，而七子者安知皆爲后黨？是三者皆臆説之繆妄者也。厲、幽皆昏亂之王也，其及於禍也亦然。《小宛》之詩，據文求義，施於厲、幽皆可，雖鄭氏亦不能爲説，

以見非刺厲也。而爲鄭學者强附益之，乃云四詩之《序》皆言大夫刺，既以《十月》爲刺厲王，則《小旻》、《小宛》從可知。然則《正月》不云「大夫刺」乎，安得獨爲刺幽王也？又云《小旻》、《小宛》，其卒章皆有怖畏恐懼之言，似是一人之作。夫以似是而爲必然之論，此不待攻而可破也。或問《十月之交》從毛爲刺幽可矣，《旻》、《宛》施於厲、幽皆可，而子亦從毛爲刺幽而不疑者，何也？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語曰：「火在某坊。」則誰從乎？若以邑人之言爲非，而郊野道路之言爲是者，非人情也。毛氏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説有可據，而推理爲得，從之可矣。若其説無據，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爲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捨鄭而從毛也。或者又曰，然則《雨無正》亦可以從毛矣，何疑而闕焉？曰：使毛於詩《序》但云「浩浩昊天」刺幽王，則吾從之矣，其曰《雨無正》，則吾不得不疑而闕。古之人於詩，多不命名者，則必述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此述篇中所刺，厲王下教令，繁多如雨，而非正爾。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絶異。其第一章言天降饑饉於四國及無罪之人，淪陷非辜爾。自二章而下，皆言王流于彘已後之事。且王既出奔，宣王未立，周、召二公攝政，十四年而王卒崩于外，是厲王不復爲政久矣，安有教令所下如雨之多者乎？况詩六章如毛、鄭箋、傳，悉是刺周之大夫、諸侯不肯從王出居，而無人夙夜朝夕事王于外，及在位之人不能聽言而不畏天

命等事爾，殊無一言及於教令自上而下之意。然則「雨無正」不爲「昊天」之《序》，決可知也。獨不知何爲而列於此，是以闕其所疑焉。《十月》、《小旻》，鄭氏差其時世及七子、豔妻之失，吾既已詳之矣，其餘箋、傳之説，皆得詩人之意。惟《小宛》箋、傳之失，不可以不論正其本義。

論曰：幽王，亡國之君，其罪惡非一。而作詩以刺王者亦非一人，故各陳其事而刺之，不必篇篇偏舉其惡也。《小宛》所刺，據文求義，是大夫刺王不能勉强以繼先王之業，而驕昏醉酒，使下民多陷罪罟，而君子憂懼不安，其大旨勸王勉强之詩也。而毛解「鳴鳩」、「戾天」，謂「行小人之道」，❶不可「責高明之功」，正與詩人之意相反。又謂「先人」爲「文武」，亦疎矣。而後之學者，既以先人爲文武，而「有懷二人」又爲文武，不應重複其言而無他義也。鄭以螟蛉之子比萬民，亦疎矣。至以日邁、月征爲視朝、視朔，及謂岸獄中人持粟出卜，皆繆論也。卜者，決疑之謂也，有疑而問謂之卜。毛以交交爲小貌，亦初無義理。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鄭於《甫田之什·桑扈》詩以交交爲飛往來貌，是也。

本義曰：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云者，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强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故曰「念昔先人」，謂思宣王也。其曰「有懷二人」者，以下章所陳二人刺王，云人誰不飲酒，一人則齊肅通明，雖飲而温克，一人則昏然無知，但以沉醉苟一日之樂，謂王也，因戒之，使無耽此樂，宜

❶「之」，原脱，據通志堂本補。

敬天命之無常也。既以此語警之，則又勸勉之。云中原有菽，庶民皆可採，往者無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爲，爲則得之矣，王何獨不爲也。又言人性雖惡，可變而爲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誨之，則可使變其形而爲蜾蠃子也。既勸勉之，則又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厲，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亦謂宣王也。其下二章，則言小人、君子所苦，以見舉國之人，今皆失所也。謂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群飛，雜亂循塲而争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爲争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王又愚暗，不曉民事，至乃握粟問人云：「此粟自何而能得成穀？」謂其不知稼穡之艱難，猶今世誚愚人云「菽麥不分」是也。王既驕昏如此，則其君子立於朝者如集于木，危懼而不安，又如臨谷、履冰，常憂殞陷也。

詩本義卷第七

詩本義卷第八

歐陽氏

巧言

論曰：據《巧言·序》，是大夫刺幽王信讒之詩。而鄭於首章，解爲刺王傲慢無法度，二章以下所斥君子，又皆以爲在位之臣，則與《序》文異矣。毛訓「幠」爲「大」，鄭訓爲「傲」，據詩言亂如此大，則義可通，若云亂如此傲，豈成文理？「曰父母且」，且，當爲語助，鄭音「苟且」之「且」，言王即位，且爲民父母，其後乃刑殺無罪。非惟學者附益以增鄭過，就令只依鄭説，「曰父母且」「苟且」之「且」。亦豈成文理？鄭又以「寢廟」、「大猷」、「他人有心」與「毚兔」共爲一章，言四事各有所能。乃以田犬之能擬聖人之能，不惟四事不類，又殊無旨歸。蓋由誤分章句，失詩本義，故其説不通也。「委委」、「蛇蛇」，古人常語，乃舒遲安閑之貌，毛訓爲「淺意」，不知其何所據也。

本義曰：幽王信惑讒言以敗政，大夫傷己遭此亂世，而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我畏天之威已太甚矣，實謹慎不敢有罪辜也。此首章之義，大夫先自訴也。其二章、三章，遂述幽王信讒致亂之事。其四章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云者，寢也，廟也，衆工之所成也，然規爲制度，本於君子，是君子者皆知衆工之事也。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謨也。

意謂聰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不知。而至於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予亦能之。蓋歎幽王獨不能，而爲讒邪所惑也。予，作詩之人自謂也。其五章「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云者，以狡兔比狡惡之人，王所當誅也。「荏染柔木，君子樹之」云者，以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其六章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云者，謂讒人能言，然徐緩敢爲大言，出口而無忌憚，又善悦人聽，其美如笙簧，而顔不慙愧，使人易惑而難辨也。其二章、三章及卒章，箋、傳粗得其義，學者可推而通，不煩論著，惟「君子」當爲斥幽王爾。

何人斯

論曰：古詩之體，意深則言緩，理勝則文簡。然求其義者，務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據其文以爲説，捨此則爲臆説矣。鄭於《何人斯》，爲蘇公之刺暴公也，不欲直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侶，又不欲斥其同侶之姓名，故曰何人斯。然則首章言「維暴之云」者，是直斥暴公，指名而刺之，何假迂回以刺其同侶，而又不斥其姓名乎？其五章、六章義尤重複，鄭説不得其義，誠爲難見也。今以下章之意求之，則不遠矣。但鄭以「何人」爲「同侶」，則終篇之語無及暴公者，此所以不通也。古今世俗不同，故其語言亦異。所謂魚梁者，古人於營生之具，尤所顧惜者，常不欲他人輒至其所，於《詩》屢見之，以前後之意

推之可知也。詩曰「毋逝我梁」者，《谷風》、《小弁》皆有之。《谷風》，夫婦乖離之詩也，其棄妻之被逐者爲此言矣。《小弁》，父子乖離之詩也，於太子宜臼之被廢，又爲此言矣。「胡逝我梁」者，《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離之詩也，於蘇公之被譖，其語又然。然則詩人之語，豈妄發邪？蘇、暴二公事迹，前史不見，今直以詩言文義首卒參考，以求古人之意，於人情不遠，則得之矣。《谷風》、《小弁》之道乖，則夫婦、父子恩義絶而家國喪。何獨於一魚梁而每以爲言者，假設之辭也。詩人取當時世俗所甚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利我所有也。蘇公之意亦然。由是而求之，《何人斯》之義見矣。

本義曰：「彼何人斯」者，斥暴公也。「其心孔艱」者，心傾險而不平易也。「胡逝我梁」者，欲利我所有也。「不入我門」者，與我絶也。「伊誰云從？惟暴之云」者，謂聽譖者伊誰乎？乃惟暴公之言是從。其二章曰「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者，意謂借有二人相從，則我不知果誰爲譖我者，今爾何利我梁而不入弔我之被譖，又今待我不如初，則爾爲譖我者可知而不疑。其三章云：「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❶陳，堂塗也，蓋言其又進而陰窺其家私矣。而蘇公者，自省内無所愧畏，不懼其來窺爾。其四章云不自北自南者，歎己適遭之也。飄風，取其無形而中人，有似譖言爾。其下章則述與暴公俱仕王朝，相從出入親好之意。云爾所安行，我亦不遑舍而從爾，爾所亟行，爾車既脂，吾已從爾也。言或緩或急，有一于此，

❶「身」，原誤作「人」，據通志堂本改。

惟爾之從，云何敢告病。又云爾還而入我室，則我心安，還而不入我室，則我莫知何故而致爾不入也。其或入或不，❶有一于此，常使我心病之也。言我待爾之勤，惟恐相失也。其下章又言我與爾相親愛而相應和，如兄弟之吹塤、篪，相聯比如貫索，而爾不我知。捨此三物，不足以喻我心，則惟當與爾詛其不信爾。三物，謂塤也、篪也、貫也。其卒章則極道其事，云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隱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故我作此與汝相好之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

蓼莪

論曰：《蓼莪》之義不多，毛傳特簡，鄭氏之失，惟以視「莪」爲「蒿」，以文害辭，此孟子之所患也。又以缾、罍比貧富之民，非詩人之本意，以下文推之可見。飄風非取其寒，亦非詩意也。其以「終養」爲「病亡之時」，滯泥之甚矣。

本義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者，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缾、罍，物之同類也，此述勞苦之民，自相哀之辭也。其曰「鮮民之生」者，言不遂其生，不如死

❶「不」下，通志堂本有「入」字。

也。「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言王威虐可畏，而暴政害人，我獨罹之也。

大東

論曰：鄭氏以「有饛簋飧」爲「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又以公子發幣於周之列位，而責周人無反幣，自「天漢有光」以下至卒章，喻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皆非詩人之本義也。據《序》，本爲譚人遭幽王之時，困於役重而財竭，大夫作詩以告病爾。亦何暇及於主人爲客致飧，使還反幣等事？且謂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了不關役重財竭之意。若但言督察官司，施於何詩不可？又若必刺官司失職，則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義與王官相近，方可以爲善譬。今詩所舉，止於掩兔、簸揚、挹酒漿之類，又其下無文，莫見王官之義。蓋鄭氏不得詩人本義，故其爲説汗漫而無指歸。其以「天漢有光」屬「鞙鞙佩璲」爲一章，分「雖則七襄」以下爲别章。使詩不分章則已，若果分章，則當有義類。今毛、鄭所分章次，以義類求之，當離者合之，當合者離之，使章句錯亂。然不繫詩義之得失，學者自求之可見矣。

本義曰：《大東》之首章曰「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者，足於豐饒之辭也。譚人得以自足者，由周道平直而賦役均也。周之君子履行此道，使下民視而有所賴也。大夫反顧昔時，譚人蓋嘗如此。所以潸然出涕者，傷今不然也。其二章遂言，今則王政偏而賦役重，無小無大，皆取於東，使譚人杼軸皆空，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

其公子佻佻然奔走於周行，其祇役往來頻數，使其力疲而心病也。其三章者，告病之辭也。謂彼刈薪者，爲水浸而腐壞，尚可載刈，❶若斯人者，勞苦而困弊，則將死矣，故云可以休息之也。其四章則言東人困苦如此，王官無以其職來撫勞之者，而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禄食。其五章則刺王多取於下而濫用也。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佩玉之人皆不材，而冗食矣，其横費如此，所以致周之重歛也。其六章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辭也。其意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天不能下監也。又言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其七章又言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其八章又言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爲我挹酌酒漿。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其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其卒章則又言，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張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是皆怨訴之辭也。其餘訓解，則毛、鄭多得，學者當自擇之。

四月

論曰：毛、鄭於《四月》之義，小小得失皆不足論，惟以「先祖匪人」爲作詩之大夫斥其先祖，此失之大者也。且大夫作

❶「刈」，通志堂本同，疑爲衍文。

詩，本刺幽王任用小人，而在位貪殘爾，何事自罪其先祖？推於人情，決無此理。凡爲人之先祖者，積善流慶於子孫而已，安知後世所遭者亂君歟，治君歟？今此大夫不幸而遭亂世，反深責其先祖，以人情不及之事，詩人之意決不如此。就使如此，不可垂訓，聖人删詩，必棄而不録也。鄭之所失，於此尤多。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直謂江、漢紀率南國之衆川，以朝宗于海爾，而鄭氏以爲比吴、楚之君。且詩人本患下國之構禍，豈可反稱吴、楚僭叛之君以爲美？於理豈然？矧考詩文無之，此亦其失之大者。予，當爲「予奪」之「予」，鄭以「予」爲「我」，是以其説莫通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謂惟其才也。詩所謂匪人者，言非才也。古之仕者世禄，故詩人刺在位貪殘之臣，自其先祖以來，任非其才爾。凡言任才非其人者，譬有能治水之人，使之爲治木之官，是任非人也。❶而鄭氏直以謂非人者，身非是人也，故云是人則當知患難。昔之通儒執文害義，蓋有如此。或謂詩人但當刺時在位之臣，何必遠及其先祖。曰：作詩者人人意異，《四月》之詩以寒暑爲喻，故推其初始，而言見事皆有漸，不圖之於早也。考其三章之次第，可以見矣。

本義曰：周大夫刺幽王之臣在位者，貪殘刻剥於其下，使民物耗竭，如草木凋盡於秋冬。乃於首章先本其事，云自四月夏暑氣盛，至六月盛極當退，於此之時，萬物已有將衰之漸，而人未見也，如彼世禄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予之禄位者，蓋未見其害。其二章遂言，貪殘之政使民物傷耗，

❶「非」下，通志堂本有「其」字。

如秋日之凄然使百草俱病也。其三章則極言民物窮竭，如冬日寒風凛洌暴急，而萬物凋盡也。其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者，民被患淺，猶思有所歸以苟免也。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者，民被患愈深，則其辭愈緩，蓋知其無如之何，但自傷歎而已，而云民誰不有生，我獨何爲及此害也。詩人於此三章，言有次第，蓋如此也。其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者，又言貪殘之臣害物廣也，謂如採於山者，但知貪取栗、梅，不知其下美草皆被蹂踐而殘賊也。其曰「相彼泉水，❶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者，謂此泉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譬彼諸侯可使爲善，可使爲惡，而彼貪殘之臣，日自構怨亂之禍於下國，亦何由使其爲善。其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者，勉其下國之辭也。謂此江、漢二大川，總納南方之衆水，滔滔而流，以歸乎海，故能爲南國之紀。汝下國之諸侯，當盡瘁以事周，相率而尊天子，則土地爵禄何所不有也。其下二章，則哀其人民之辭也。謂其欲去，則不如魚鳥有所逃避；欲居，則不如草木之依山隰，得遂其生也。

小明

論曰：《小明·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鄭謂：「名篇曰《小明》者，❷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説是也，了無幽王日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

❶「相」，原誤作「視」，據通志堂本改。
❷「明」，原脱，據通志堂本補。

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説，❶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祐爾以福也。鄭乃以「嗟爾君子」爲「其友之未仕者」，且大夫方以亂世悔仕，宜勉其未仕之友以安居而不仕，安得教其無恒安處？ 蓋鄭謂大夫勉未仕之友去之他國，無安處於周邦也，故引「鳥則擇木」之説。夫悔仕者，悔不退而窮處爾。如鄭之説，則周之大夫皆懷貳志，教其友以叛周而去，此豈足以垂訓也？

鼓鍾

論曰：《鼓鍾·序》但言刺幽王，而不知實刺何事，若據詩文，❷則作樂於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爲刺幽王也？《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其詩曰：「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其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爲何人。其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也。毛謂南爲南夷之樂者，非也。昔季札聽魯樂，見舞南籥者，曰：「美哉！ 猶有憾。」蓋以謂文王之樂也。詩人以文王之詩爲《周南》、

❶「如」，原誤作「知」，據通志堂本改。
❷「文」，原誤作「人」，據通志堂本改。

《召南》，然則此所謂「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爲何樂也。皆當闕其所未詳。

裳裳者華

論曰：《裳裳者華》刺幽王者三事爾。由小人在位而讒諂進，故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也。其卒章又戒王毋近小人，而當親君子。義止如是而已矣。然毛、鄭之失者，以「裳華」喻君，以「之子」爲明王，由是詩之義不可得而見。毛又以「左之」爲朝祀之事，「右之」爲喪戎之事，鄭以「君子」爲先人，考詩及《序》，皆了無此義，失之尤遠。

本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者，言其葉、華並茂，喻賢材美衆盛也。我見是人而傾心用之，則君臣有榮譽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黄矣」，言其華色光耀，喻有功之臣，功烈顯赫也。我見是人作事皆可法，故得慶於後而世禄不絶也。章，法也。陳二章刺王不能也。又曰「裳裳者華，或黄或白」，刺王朝君子、小人雜處也，而讒諂得進，因戒王以馭臣之道，當如馭馬，使駑、良並駕而進退，遲速如一者，在調和其轡緩急，以節之爾。謂善馭臣下者，君子、小人各適其用，而節制在己也。其卒章則又言，左右常當親近君子，而慎其所習，左右有小人，則似小人，有君子，則似君子也。

鴛鴦

論曰：《鴛鴦·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今考詩下二

章」，言「乘馬在廐」，猶近於自奉養之事，然馬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則予之以穀，此前世中材常主之所能爲，而不足當詩人思古而詠歎，然義猶有說而通。若其上二章之義，了不涉及《序》意。且鴛鴦非如是鴈之類，其肉不登俎，非常人所捕食之物，今飛而遭畢羅，乃是物之失所者，而謂匹鳥止則耦，飛則雙，此爲交萬物之實。匹鳥之雙自是物之本性，了不干人事。幽王之世，鴛鴦飛止，亦宜自雙耦，何必果明王之時也？其二章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謂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而自若無恐懼。然則人不驚駭與遭畢羅，二章義正相反，而鄭皆爲明王之時，理豈得通？又詩二章，其下文皆云「君子萬年」，是其在梁與畢羅，詩人本不取其驚不驚也。故此篇本義未可知也，宜闕其所未詳。

車舝

論曰：鄭氏以《車舝》之詩，周大夫惡褒姒之亂國，欲求賢女以輔佐幽王。然解詩三章，燕喜燕譽，飲食歌舞，皆以爲幽王既得賢女之後，改爲善行，大夫以此相慶，自相燕樂，故雖無賢友、旨酒、嘉殽，亦且亟相飲食歌舞。言其喜甚也。據詩《序》，言褒姒之惡，敗亂其國，大夫不能救止，顧無如之何，因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爲輔佐，庶幾可救王爾。思得者，是未見之辭也。所思賢女，尚未有其人，而諸大夫捨其所憂之急者，遂言已得賢女之後，慶喜燕樂之事，使略及之，猶在人情或有，今詩連章復句述其燕喜燕譽，至其三章，更不及他事，惟說飲酒歌舞。然則鄭氏之說，豈詩人之本意哉？且詩人本以幽王

無道，思得賢女以救其惡。鄭箋「平林」云：「王若有美茂之德，則賢女來配。」若王自有美茂之德，則詩人復何所刺乎？亦非詩人本意也。至於「雖無旨酒，式飲庶幾」，以爲「庶幾王之變改」，是式飲、庶幾分爲二事。又云：「我與汝用是歌舞相樂，喜之甚也。」然則上言方庶幾幸王變改，下言則已喜甚，又以「雖無德」三言斷爲一句，皆文意乖離，害詩本義，不可不論正也。

本義曰：「間關車之舝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者，所謂思得賢女之辭也。「匪飢匪渴」云者，言我所思者，非飢思食，非渴思飲，乃思賢女以德聲來與我王合配也。❶「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者，謂彼所思之女，雖無衆妾與相好友，祇得一人，亦足以承王之燕喜也。婦人以相好爲友，見《關雎》之文。又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云者，此惡褒姒嫉妬之辭也。謂彼平林之廣，能容飛鳥，則鳴鷮皆來依其蔭蔽。碩女賢淑，能容其下，則衆妾之有令德者皆來化其善行也。若得此賢女，與王燕樂而享榮譽，則我好愛之無厭射也。又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云者，思賢女而不可得之辭也。以謂酒殽雖不美善，庶幾可飲食則飲食之矣，賢女雖無德及汝，可配王則當共歌舞而樂之爾。陟岡、析薪，言得之易也。「鮮我覯爾，我心寫兮」者，歎賢女難得，使我傾心求之而未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

❶「聲」，通志堂本作「音」。

牡騑騑，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舝也。徒我見正得此賢女爲新昏，則慰我心矣。

詩本義卷第八

詩本義卷第九

歐陽氏

青蠅

論曰：青蠅之汙黑白，不獨鄭氏之説，前世儒者亦多見於文字。然蠅之爲物，古今理無不同，不知昔人何爲有此説也。今之青蠅，所汙甚微，以黑點白，猶或有之，然其微細不能變物之色，詩人惡讒言變亂善惡，其爲害大，必不引以爲喻，至於變黑爲白，則未嘗有之，乃知毛義不如鄭説也。《齊詩》曰：「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雷也。

本義曰：青蠅之爲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故詩人引以喻讒言漸漬之多，能致惑爾。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於藩籬之外，鄭説是也。棘、榛皆所以爲藩也。

賓之初筵

論曰：衛武公之作是詩也，本以幽王荒廢，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沈湎，所以刺也。如鄭氏之説，則王之飲酒，賓主肅然，禮修樂備，物有其容，揖讓周旋，皆中其節。先與群臣射而擇士，然後祭祀其先，至於受神之福，配尸登餕，禮無違者。及乎射祭訖事之後，燕其族人，旅酬之際，始與其坐賓頓出小人之態，號呼傾

側，以至失禮敗俗。是其一日之内，朝爲得禮之賢君，暮爲淫液之昏主，此豈近於人情哉？蓋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今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而鄭氏不分别之，此其所以爲大失也。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説曲爲附會，詩人之意本未必然。義或可通，亦不爲害也，學者當自擇之。

本義曰：《賓之初筵》，刺幽王君臣沈湎於酒。其前二章，略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至於籩豆、殽蔌，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其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不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非以淫液爲樂也。其下二章，遂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起舞，傾側其冠弁。又立監史，以督罰不飲者，皆使之醉，而時人反以不醉爲耻。「勿」、「無」，皆禁止之辭也。其卒章曰「式勿從謂，無俾大怠」者，戒醉者無從其所謂以自縱，而至於大慢惰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云者，又戒人以醉言不可聽，至於謂羖羊童首，是以無爲有，則醉言無度可知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云者，又教飲者以醉辭也，言我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知矣，其又敢多飲乎？

采菽

論曰：詩云：「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鄭謂：「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據《序》，但言幽王侮慢諸侯，不能錫

命以禮，君子思古以刺爾。如鄭所説省禍福，詩及《序》文皆無之。據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所屆」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亦不謂其法制之極也。「天子所予」者，謂此諸侯旂、鸞、驂駟與其所服赤芾、邪幅，皆是天子所賜爾。以刺幽王不能賜諸侯也。諸侯爵秩、車服有等差，當賜則賜矣，不待其幅束無紓緩之心，然後賜也。其曰「彼交匪紓」者，直自言邪幅爾。鄭謂「君子所屆」爲「法制之極」，「天子所予」爲「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者，皆衍説也。「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者，鄭謂紼纚維舟，猶諸侯御民以禮法者，非也。據詩意，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爾，故其下文云：「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毛謂「明王能維持諸侯」，是矣。

角弓

論曰：《角弓》，據《序》，但言「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是詩」爾。如毛、鄭之説，「老馬反爲駒」，謂「王侮慢老人，遇之如幼稚」，雖非詩本義，而理尚可通。其「如食宜饇，如酌孔取」，謂「王如食老人，宜使之飽，如飲老人，宜度其所勝多少」，則非詩之意也。詩述九族怨王不親爾，不論老者飲食多少也。言「如」者，有所比類之辭也。至於教猱、塗附，謂「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雨雪見晛，「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小人誅滅」；「如蠻如髦」，又謂「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考《序》及詩，了無此義，與上章意不相屬，由毛、鄭失其本旨也。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内嚮

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詩人引此以喻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内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其義如此而已。毛謂「不善紲檠，巧用則反」者，衍説也。紲檠，制弓使不反之器也，蓋造弓未成時所用。已成之弓，則體有往來，其張之則來，弛之則去，古今通然，是詩人所取之義也。

本義曰：《角弓》之詩，自四章以上，毛、鄭之説皆是。其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章言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爲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云兄弟不令而交相賊害，則民亦效之，各相怨於一方，貪争不已，至於亡身也。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賜九族者，❶由好讒佞而被離間也。因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爲駒，不顧人在其後而辨其非也。謂其肆爲讒佞，傍若無人也。其所以如此，取王之寵，如貪飲食之人，務自飽足而已。又言讒佞之人已自如此，而王又好悦以來之，❷如猱喜升木，又教之塗，喜著又附之。其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者，徽，美也，猷，道也。君子有所美之道，則小人争趨而爲之矣。其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云王疏九族而好讒佞，如此亡無日矣，如雨雪見日而將消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者，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爲驕傲也。「如蠻如髦」，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

❶「賜」，通志堂本作「親」。
❷「悦」，通志堂本作「讒」。

菀柳

論曰：鄭箋：「上帝乎者，愬之也。」以謂詩人呼上帝而告之曰，幽王暴虐，甚使我中心悼病。然則「上帝」與「甚蹈」當分爲兩句，豈成文理？考於詩意，亦豈得通？「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訓「靖」爲「謀」，又以謂假使我朝王，王留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如鄭此説，則詩人方呼天，言王不可朝，其下文遽言王使我謀之，初無假使朝王之語，鄭何從而得之？可知其臆説也。君子不逆詐，而詩人假使朝王，王必留我謀，而又後必誅我，於義皆必不然也。「彼人之心」，以爲斥幽王，言王心無常，不知所届。考詩初無此意，又與下文不屬，蓋亦其失也。

本義曰：不尚，尚也。蹈，動也，謂警動也。靖，安也。詩人言彼菀然茂盛之柳，尚可以依而休息，而幽王暴虐不可親，今天警動我，使我無自暱近之，又使我安之以待其極。其二章之義皆同，惟言「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其卒章言彼鳥之飛，猶能戾天，而人心何之不可，我則獨安然當此虐王之時，將罹其凶禍而不去？蓋諸侯怨叛之辭也。録之以見幽王之惡，人心叛離如此，而王不悔改也。

白華

論曰：《白華》，據《序》意，言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周人推本其事，由褒姒淫惑幽王，竊居后位，故使下國之人效之，立妾爲妻，

正妻被棄，而王不能治也。然則周人作詩，本爲下國之人以妾爲妻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且《序》言「刺幽后」，而鄭以詩所謂「之子」，爲斥幽王，「碩人」，爲斥幽后。今考詩八章，五章常言「之子」，則是刺幽王者多矣，何得《序》獨言刺幽后也？「碩人」者，大人爾，毛既以爲斥褒姒，遂解爲妖大之人。此又其穿鑿也。今考詩意，言「之子」者，棄妻斥其夫也；所謂「碩人」者，乃刺幽后爾。又《序》言「以妾爲妻，以孽代宗」，雖爲兩事，而其實一也，蓋妾子爲孽，妻子爲宗，既升妾爲妻，則自然其孽子爲嫡矣。今考詩但述妻、妾之事，而無及嫡、庶之語，乃作《序》者因言及之爾。

本義曰：白華以爲菅，白茅以爲束，言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有職，可以並居，而之子乃獨遠棄我而不見容。彼英英然白雲者，於彼菅也、茅也，皆覆露之而無所擇，而君子之於妻妾，亦當均其恩愛無異，而之子乃獨棄我，蓋由天道艱難而使之子心不善也。步，猶行道也。「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者，自高而及下也，言化自上行而及下也，此刺王及后也。碩人者，大人也，王后是矣。「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爲燎燭，棄妻自傷失職者，由幽后化之然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者，言王后爲惡於內，而聲達于外，使人效之，而之子懆懆然棄逐我，使我邁邁而去也。邁，往也。「有鶖在梁，有鶴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亦由褒姒奪據后位而下效之也。鴛鴦戢翼，雌雄相好之鳥也，言之子二三其德，曾此鳥之不如也。「有扁斯石，

履之卑兮」，言至賤之物當常在人下，而爲人助也。扁石，乘石也，人履以升車者也。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而助人升者，如妾止當在下而佐人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

漸漸之石

論曰：《序》言「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蓋序詩者言幽王暴虐，致天下離心，因言戎狄已叛而荆舒又不至爾。然考詩之文，惟言東征，則是此詩但述征荆舒也。鄭氏泥於《序》文，遂以「漸漸之石」比戎狄不可伐，「山川悠遠」爲荆舒之所處。且戎狄無不可伐之理，如文王征犬夷，❶宣王伐獫狁，但幽王自不伐爾。就使戎狄爲不可伐，幽王置而專討荆舒，則是幽王知所伐矣，復何刺哉？何國無山川，豈獨荆舒有之？此又不通之論也。「維其勞矣」者，詩人述東征者自訴之辭也。鄭以爲「荆舒之國，勞勞廣闊」，何其捨簡易而就迂回也？「不皇」者，詩人之常語，鄭於此獨以「皇」爲「正」，至「不皇出矣」，爲「不能正荆舒，令出使聘問於王」，此尤臆說也。豕涉波，月離畢，但將雨之兆爾，毛說是也。鄭曲爲比興，又汗漫而不切，蓋其衍說也。

本義曰：漸漸高石與悠悠然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叙其所歷險阻之勞爾。「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

❶「夷」，通志堂本作「戎」。

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

詩本義卷第九

詩本義卷第十

文王

歐陽氏

論曰：嗚呼！語有之曰：「衆口鑠金，積毁消骨。」豈虚言也哉？文王之甚盛德，所以賢於湯、武者，事殷之大節爾。而後世誣其與紂並立而稱王，原其始，蓋出於疑似之言，而衆説咻然附益之，遂爲世惑，可不慎哉？《泰誓》曰「惟十有一年」，「師渡孟津」，《武成》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此所謂疑似之言也。而毛、鄭於詩，謂文王「天命之以爲王」，又謂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天下歸者四十餘國，説者因以爲受命之年乃改元而稱王。由是以來，司馬遷《史記》及諸讖緯符命怪妄之説，不勝其多。本欲譽文王而尊之，其實積毁之言也。然而學者可以斷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爲信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言者，楊子所謂「衆辭淆亂，質諸聖者」也。至於虞芮質成，毛、鄭之説雖疑過實，然考傳及箋，初無改元稱王之事，未害文王之爲文王也。惟《雅》之《序》言「文王受命」，毛以爲「受天命而王天下」，鄭又謂「天命之以爲王」云者，惑後學之述甚者也。❶詩人之意，以謂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攻伐諸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

❶「述」，通志堂本作「尤」。

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且詩人述作周之業，歸功於其父，而言國之興也，有命自天。此古今之常理，初無怪妄之説也。《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又曰「天既訖殷命」，又曰「勳絶天命」之類，其言甚多。蓋古人於興亡之際，必推天以爲言者，尊天命也。如毛、鄭之注《文王》，則是天諄諄命西伯稱王爾，此所以失詩本義，而使諸家得肆其怪妄也。説者但言殷未滅時，文王自稱王於一國之中，理已爲不可。況毛、鄭於此詩，言商之子孫衆多，有國者皆在文王九服之中，又言殷之諸侯來助文王祭者，皆自服殷之服。此二者，皆是殷已滅之事，若如毛、鄭之説，是文王已滅殷而盡有天下矣。此又厚誣文王之甚者也。詩曰：「於緝熙敬止。」詩屢言「緝熙」，毛、鄭常以爲「光明」，不知其何據也。《爾雅》云：「緝熙，光也。」《爾雅》非聖人之書，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説詩博士解詁之言爾。凡引《爾雅》者，本謂旁取他書，以正説詩之失，若《爾雅》止是纂集説詩博士之言，則何煩復引也？《頌·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毛、鄭説以爲「學有光明於光明」，謂「賢中之賢」，此穿鑿之尤甚者。許慎《説文》：「熙，燥也。」孔安國傳《尚書》：「熙，廣也。」他書或訓爲「安」，或爲「和」，❶隨文義各自不同。而此「熙」訓「廣」，近是矣。緝，績也。績者，接續而成功也。緝熙云者，接續而增廣之也。「駿命不易」，當音「難易」之「易」。

本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者，據武王以爲言也。言武王雖滅殷而有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于天也。「周

❶「或」下，通志堂本有「訓」字。

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據后稷、公劉以來爲言也。言周自上世以來，爲周久矣，至文王始受天之眷命而興盛也。有周不顯乎？自文王而顯大矣。其顯不是帝命乎？是帝命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言爲天所親輔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者，言勉勉勤修文王之業，使文王之善聞流于後世者不止。❶能如此，乃是周之君，而可以爲文王之子孫也。子孫能勉勉不墜文王之令聞，則本與支皆可傳於百世也。子，武王。孫，成王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言周之興也，不獨其君因其世德，其衆士佐文王成功業者，亦世有顯名，而謀事忠敬。惟此多士，生於周國，爲幹事之臣，文王用之以寧周邦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者，以戒成王也。言美哉，文王之德於此乎！當續而廣之，敬慎不墜。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爲周諸侯。昔也天命爲商之蕃屏，而今也乃命爲周諸侯，由商王失德而天奪之，周有世德而天予之。天所予奪，惟德所在而無常主，故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也。「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者，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衆士以戒周之群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服殷服者，見其亡國之故臣也，故引以戒周臣，使亦無失其世德，以配天命而求

❶「聞」，原誤作「間」，據通志堂本改。

福禄。既又丁寧之曰，當如殷之未失衆心之時，故能配上帝，宜鑒殷之亡，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當明揚善聞，常虞度殷之興亡，皆自天也。其卒章又言，天無聲臭，其命難知，但效法文王所爲，則可以使萬邦信天之輔有德也。

棫樸

論曰：《棫樸》五章，毛於其四章所解絶簡，莫見其得失。其首章棫樸之義頗詳，而二家之説相違，然毛得而鄭失也。詩人本以文王能官賢才，任國大事，故美之。如鄭説，則豫斫棫樸，將祭而積薪，乃賤有司之末事，民庶人人能之，詩人必不以此爲能官人也。鄭所以然者，牽於二章「奉璋」之説也。奉璋助祭，與積薪事不同，然能奉璋助祭，亦止能官人之一事爾，不必連章言之。❶且官人之職多矣，豈專於祭祀乎？自「倬彼雲漢」而下二章，如鄭説更無官人之意，但汎述法度、爲政等事，汗漫而無指歸，此皆其失也。

本義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以喻文王養育賢才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其二章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其三章言舟之行水，由衆人以楫櫂之，如王之治國，必衆賢居官以共濟。其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者，又言王有所征伐，則六師皆從，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其四章言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由賢才在朝，爲國

❶「章」上，通志堂本有「首」字。

之光采。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者，作，動也，言文王能官群材，各任其職，王但享壽考，邈然在上，無所動作於人，而國自治也。蓋言官人之成效也。其卒章又言金玉之質美矣，必待追琢而成文章，以喻臣下雖有賢才，必待獎用而成德業。又言王當勉勉用人，而但提其綱紀爾。

思齊

論曰：《序》言「《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鄭云「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蓋言文王所以聖者，由其母大任之賢也。然則《思齊》之義，主述大任之德，能致文王之聖爾。今詩四章，鄭箋自「惠于宗公」而下三章，皆了不及大任。「雝雝在宫，肅肅在廟」，又以爲文王在辟雍，群臣助王養老，在宗廟，群臣助祭等事，考《序》及詩，皆非詩人本意，其爲衍説，失詩之旨遠矣。「惠于宗公」，鄭以爲順于大臣，據詩上文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是方述大姒之德，遽云順于大臣，便爲文王之事，其下文又别述神無怨恫，上下文義何由聯屬？毛以「無射」爲「無厭」，鄭讀「射」爲「射御」之「射」，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皆觀禮於辟雍之人，以不顯爲「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無射爲「無射才者」。且夫觀禮本欲化人，雖狂愚之人皆得觀，豈限賢才之質？自古王者在辟雍，未聞必須能射者方得觀禮。就如鄭説，不明、無射之人皆來觀禮，亦前世之常事，不足彰文王之聖。「不聞亦式」，以爲「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不諫亦入」，以爲「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争者」，皆得助祭於廟。且詩但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鄭何據而知是在辟雍

之人？「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何據而知是在宗廟之人？「不聞」，何據知爲仁義？「不諫」，何據知爲孝悌？學者穿鑿之弊，至於如此。毛以「思齊」爲「思莊」，以文理推之，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也。

本義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自大姜、大任，以至大姒，相繼有賢德也。其可思而齊者，大任也。可思而愛者，周姜也。大任，文王之母也。大姜，大國之婦也。京，大；室，國也。言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而子孫衆多，又能輔佐君子，順事先公，而神無怨怒。宗公，先公也。言周世有賢婦人，文王幼育於賢母，長得賢妃之助，以成其德。其德廣被，由内及外，由近及遠，自親者始，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者，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言不以人所不見而殆，常端莊若有所臨，又無厭倦，而能守其常也。保，守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戎，衆也。烈，光也。假，大也。言文王之應於事雖衆多，敏疾而不絶，其施於事者，光大而無瑕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者，式，法也。言事有雖未嘗聞，舉必中法也，又不待教諫而能入於善也。毛謂「性與天合」者，是也。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能和敬於人神，而出處有常度，又述其遇事之聰明，所爲皆中理，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於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爲幼小之子，而養育成其性也。既又推廣而言曰，不獨文王，古之人自其幼小，教育無厭倦，則皆有名譽，爲俊髦之士矣。

皇矣

論曰：據《序》，但言文王修德最盛，而考詩，則上述大伯、王季，又多言文王征伐之事。蓋詩人言周世德所積，至文王又著功業，而德最盛也。詩謂二國者，毛以爲夏、殷者，非也。且詩述文王，何因遠及夏世，而終篇無殷事？則毛説非矣。鄭謂二國爲紂及崇侯者，崇侯是其一也，紂亦非也。詩謂四國者，毛以爲四方，鄭以爲密、阮、徂、共者，鄭亦非也。鄭所謂國者，皆不見於前書，莫可知其是否。惟據詩稱「密人」，則密可知爲國也。又曰「以伐崇墉」，則崇可知爲國也。其曰「以按徂旅」、「侵自阮疆」，二者亦似國名，而知非者，以上下文考之，義不能通故也。且鄭以密、阮、徂、共爲四國，以充上「維彼四國」之文，而數外又有串夷及崇，詩人不應前以四國爲目，而後列六國。上章先阮而後徂，下章先徂而後阮，共則不復再見，密但言不恭，而不言侵伐，崇不在四國之數，反著其伐功最詳，其先後無次，詳略失宜，詩人之作不應如此絶無倫理，此所以難通也。阮、徂、共既不可爲國，則四國當從毛説爲四方。詩云「四國順之」，又云「四國是皇」，又云「正是四國」，詩人之語，此類甚多。然毛云「侵阮，遂往侵共」，以「徂」爲「往」，是矣，而猶以阮、共爲國者，亦非也。今以文考義，止於侵密、伐崇二事爾。且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若如鄭説，以上下文考之，乃是密人有不恭、距命之罪不被討，而徂、阮、共三國以無罪見侵，理必不然。毛傳亦同，但以「徂」爲「往」，小異爾。大義皆失之也。且或曰密人距周之侵三國爾，是亦不然。

詩人本欲稱述文王之功業，若周侵三國而密人距之，則密亦有罪矣，就如鄭説，阮則侵而服，徂則僅能止其旅，共則不見勝敗，密則未嘗加討。是文王有所舉，隣國不順而不能討，所侵之國，又無必勝之功，然則何以爲功業，何以示威德，詩人亦何足稱述哉？所以知其不然也。而爲毛、鄭之學者，又謂周侵三國，召兵於密而不從者，尤疎也。阮、共當是密國地之别名，如周有岐、邠、豐、召也。「串夷」，依毛傳則義通，如以爲「昆夷」，則上下文義絶不相屬，故當從毛也。詩既止述侵密、伐崇，則上文二國，當是密及崇也。度、明、類、長、君、順、比七者，皆古今常言，毛、鄭曲爲訓義，雖未害文理，然於義爲衍，去之可也。

本義曰：《皇矣》之首章言，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定見此密、崇二國失政而暴亂，乃於彼四方諸國謀度孰可定民者，而天意遲久之，慎其所擇，既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與之使宅西土。「其政不獲」，謂失爲政之道也。耆，遲久也。其二章乃本周作宇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帝亦遷就以成周家之德，累世積習，常久而增大，遂以配天而受命。「天立厥配」者，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爲君也。「受命既固」者，謂世積德久也。其三章言，帝視岐周之山，柞、棫、松、柏皆拔起茂悦，❶謂其土地肥美，可以建國，乃使之作周邦以配天。而推其始，自太伯、王季，言此王季能友其兄太伯，使讓己以傳聖子，而餘慶流光，後世子孫受天之禄無喪失，遂至奄有天下。其四章又言，王季之德昭明克

❶「悦」，通志堂本作「盛」。

似，❶可以君長大邦，而文王順承，比合其世德而無改，遂受天福，及于子孫。悔，改也。其五章言，天謂文王無信從諸侯之跋扈貪羡者，宜先據可勝以臨之，無信而從之也。岸，高也，當先據高以制下，謂諸侯有暴亂者，先修威德以待之。故密人不恭，則赫然奮怒，整其師旅以侵之，兵入其國，自阮至共而止。其不伐滅其國者，但揚其威，不滅人之國以爲德，所以厚周之福而示天下。其六章又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密人既服，外患已除，乃度善原於岐、渭之間，以定周國。其七章言，天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厚，不外爲聲形，又不大爲變革，使人不識不知，如天於人物，使人不見其所爲，蒙德而不自知，故諸侯不識文王之德者，反助紂無道。與周爲仇敵者，崇侯是也，當率爾兄弟之國，以往伐之。其八章又言周師攻具之盛，而崇城高大難攻，而周師執生獻馘，禱兵而伐之，遂以滅崇，而威德加於四方，無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遂歸周也。一侵一伐，未必能使天下皆歸，詩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人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託天命，如「天討有罪」、「肅將天威」、「恭行天罰」之類是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則四方皆服。詩人雖推大祖宗之功，務極其美，然功業大小、次第先後亦自有倫也。

生民

論曰：妄儒不知所守而無所擇，惟

❶「似」，通志堂本作「類」。

所傳則信而從焉。而曲學之士好奇，得怪事則喜附而爲説。前世以此爲六經，患者非一也。后稷之生，説者不勝其怪矣，不可以遍攻，攻其一二之尤者，則衆説可從而息也。毛謂姜嫄者，帝嚳高辛之配也。高辛爲天子，以玄鳥至之日，親祠于郊禖以求子，姜嫄從帝嚳而見于天，將事齊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生異於人，欲以顯其靈，乃置於隘巷，而牛羊辟之，又置於平林，而林間人收取之，又置於冰上，而有鳥以翼覆藉之，於是姜嫄知有天異，乃往取而育之。鄭謂姜嫄非帝嚳之配，乃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爾。高辛後世不爲帝矣，得用天子之禮祠高禖者，爲二王後故也。又謂當祀高禖時，有上帝大足迹，姜嫄履其指拇，歆然感而有身，遂生后稷。以無人道而生子，懼人不信，乃寘之隘巷等處，以顯其異。凡怪妄之説，使諸家合辭并力以相固結，若折以至理，猶可攻而破之，况二家自相乖戾如此也。今各以其所自爲説者反攻之，則亦可以屈矣。毛、鄭之前世，已傳姜嫄之事也，今見於《史記》者是矣。初無高禖祈子與欲顯靈異之事也，直言姜嫄出，履大人之迹，生子，懼而棄之，及見牛羊不踐等事，始知爲異兒，遂收育之爾。就其妄説，猶若有次第。至二家解詩，乃各增損其事，以遷就己説。毛能不信履迹之怪，善矣。然直謂姜嫄從高辛祠於郊禖而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爲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冰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傳《商頌》亦言，高辛次妃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禖而生契，與姜嫄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爲異，其後生后稷，豈特駭而異之乎？此

又理之不通矣。五帝君臣世次，至周以後已失其傳，蓋其相去千五六百歲，歲久不能無訛繆，而無所考正矣。今《史記·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其言堯及契、稷皆爲帝嚳之子，先儒以年世長短考之，理不能通，固難取信。而鄭又自惑於讖緯，專用《命曆序》言帝嚳傳十世，因以堯、契皆不爲嚳子，而猶以后稷爲嚳後世子孫，謂堯不徒非嚳子，亦非高辛氏之族，故以后稷於堯世爲二王之後。其言無所稽據，而皆由其臆出。夫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聖賢之通論也。天生聖賢，異於衆人，理亦有之。然所謂天命有德者，非天諄諄有言語、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則天輔之以興爾。所謂天生聖賢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甫皆父母所生也。鄭則不然，直謂后稷天自生之爾。夏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爲商，商有天下六百歲而爲周。如鄭之説，是天不因人道，自與姜嫄歆然接感而生后稷，其傳子孫一千歲後爲周，而王天下。且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天意果如是乎？無人道而生子，與天自感於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可謂誣天也。蓋毛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鄭則不取其世次，而取其怪説。三家或異或同，諸儒附之，駮雜紛亂。附毛説者謂后稷是帝嚳遺腹子，附鄭説者謂是蒼帝靈威仰之子，其乖妄至於如此。夫以不近人情、無稽臆出、異同紛亂之説，遠解數千歲前神怪、人理必無之事，後世其可必信乎？然則《生民》於《詩》，❶孔子之所録也，必有其義。蓋君子

❶「於」，通志堂本作「之」。

之學也，不窮遠以爲能，闕所不知，慎其傳以惑世也，闕焉而有待可矣。毛、鄭之説，余能破之不疑。《生民》之義，余所不知也，故闕其所未詳。

鳧　鷖

論曰：《鳧鷖·序》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者，但言人神和樂而已。其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沙、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説也，於詩大義未爲甚害，然學者戒於穿鑿而汩亂經義也。

假　樂

論曰：《假樂·序》所以但言「嘉成王」而不列所嘉之事者，以詩文意顯，更無他事可陳，大意止於臣民嘉美成王之德爾。而鄭氏乃以「宜人」爲「能官人」。成王德美甚衆，不應獨言其官人，若專爲官人而作，則《序》當見詩人之意，況考文求義，理不然也。其二章言「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則「不愆不忘」，當爲戒其後世無忘成王之法爾。而鄭以爲成王循用周公之禮法者，亦非也。「燕及朋友」，非謂「燕飲」之「燕」也，《語》曰「子之燕居」，則「燕私」之「燕」也。三者皆爲小失，然既汩詩義，則不可以不明。

本義曰：詩人言大哉可樂者，彼成王君子有顯顯之德，以宜其人民，而受天

之禄，爲天所保右，而命之以爲王也。其二章言成王福禄及其子孫之衆，世世宜爲君王，又戒其子孫常循用成王之典法，無使過差忽忘也。其三章言成王外有威儀，内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群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禄，總其綱紀而已。其卒章言在燕私則朋友，在公朝則卿士，皆當共愛于王而不解于位，民乃得安息也。

詩本義卷第十

點校周允誠

詩本義卷第十一

歐陽氏

卷阿

論曰：《卷阿》言召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毛、鄭二家所解，得詩義者多矣，而其所失者三。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以爲「道可馮依以爲輔翼」，得之矣。而鄭謂「馮」爲「馮几」，「有孝」爲「成王」，「有德」爲「群臣」，言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豫撰几，擇佐食，尸之入也，使祝贊道、扶翼之。據詩十章，其九章皆言用賢，不應忽於此章三句，特言祭祀用尸之事。於其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又絶不相屬，且詩本無祭祀之事，此鄭之失一也。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者，謂吉士來居王朝，如鳳皇來集。鳳皇，世所稀見之鳥，故詩人引以喻賢臣難得，王能致之。其義止於如此爾。而鄭以「亦集爰止」爲衆鳥也，謂「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群士慕而往仕」。且詩人但言「亦集爰止」，安知「亦」爲衆鳥？如下章「亦傅于天」，豈可鳳自來集，而衆鳥上傅于天？此理不通，灼然可見。且詩人言「亦」者多矣，皆是連上爲文，未嘗以「亦」别爲他物也。鄭又言「因時鳳皇至，故以爲喻」，考於《詩》、《書》，成王時未嘗有鳳至，此其失者二也。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者，言鳳鳴高岡，而集於梧桐之上，梧桐則菶菶萋萋然茂盛，鳳

皇則雝雝喈喈而和鳴，以喻成王能致賢士集於朝，君臣相得而樂也。故其下文遂言君子車多而馬閑，謂其得優游之樂也。而毛謂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且梧桐，世所常有之木，無時不生，詩人言生朝陽者，取其向陽而茂盛爾，安有太平然後生朝陽之理？此妄説也。鄭又謂「梧桐生，猶明君出，生於朝陽，猶君德之温仁」者，亦衍説也。此其失者三也。

蕩

論曰：詩人言上帝者多矣，皆謂天帝也。而毛、鄭惟於《板》及此詩以「上帝」爲「君王」，意謂斥厲王者，皆非也。《蕩》自二章以下，每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者，自是詩人之深意，而鄭謂「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者，亦非也。厲王之詩多矣，今不暇遠引，如《蕩》之前《板》也，所謂「靡聖管管」、「天之方虐」之類，斥王之言多矣；《蕩》之後《抑》也，所謂「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之類，斥王之言多矣。豈凡伯、衛武公敢斥，而獨召穆公之不敢也？蓋鄭見詩爲厲王作，終篇不刺王而但述殷商，不得詩人之意，所以云然也。鄭又謂「天降滔德」，是「厲王施倨慢之化」者，亦非也。且詩終篇述殷紂，不宜中取一句獨斥厲王，此理難通矣。至於「流言以對」，箋云「王若問之，則以對」，「侯作侯祝」，謂「王與群臣乖爭而祝詛」。鄭意皆謂厲王者，皆非也。蕩蕩，廣大也，謂蕩然無限畔也。《序》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者，謂天下廣大，無綱紀條理以治之也。文章，條理也。鄭不

達此意，以「蕩蕩」爲「法度廢壞」，遂失詩義矣。凡人善惡有大小，故作詩之意從而有深淺。時君之過惡小，則勸戒之而已，宣王之有規誨，成王之有戒之類是也。其過惡已大，然尚可力救之，庶幾能改，則指其事而責誚之。凡言刺者，皆是也。其過惡已甚，顧力不可爲，則傷嗟而已。蓋刺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顧其君不可與言矣，直自傷其國之將亡爾。然則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傷者其意深，故其言緩而遠。作詩之人，不一其用心，未必皆同，然考詩之意，如此者多，蓋人之常情也。《蕩》之《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是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之興也，能事事以殷爲鑒，因歎人事常有初而無終，以謂初以文王興，終以厲王壞也。詩之所陳殷商之事，自其初用小人，至於大命傾亡，其訓義則毛、鄭得之矣。所失者，詩之大義也。

本義曰：召穆公見厲王無道，而傷周室將由王而隳壞，乃仰天而訴曰，蕩蕩上天乎，此厲王者，下民之君也，天之禍福於人，其應甚疾，而尊嚴之威可畏，乃命此多邪辟之王以君天下，遂言天之生民，其命難信，謂天果愛斯民乎？則宜常命賢王，奈何有初而無終，謂初則命文王，終則命厲王也。其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其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爲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爲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

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抑

論曰：《序》言：「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考詩之意，武公爲厲王卿士，見王爲無道，乃作詩刺王不自修飾，而陷於過惡。其詩汎論人之善惡無常，在人自修則爲哲人，不自修則爲愚人爾。其意雖以刺王不自修而陷於不善，然其言大抵汎論哲人、愚人，因以自警也。蓋詩終篇汎論之語多，指切厲王之語少。而毛、鄭多以汎論之語爲刺王，如「靡哲不愚」，謂「王政暴虐，賢者佯愚」之類是矣，皆非詩義也。鄭於《蕩》謂召穆公畏王監謗，不敢斥言王，而遠引殷商，於《抑》則以「小子」皆爲斥王，何前後之不類也？召穆、衛武，厲王時人，不宜相異如此。畏監謗而不敢斥，理實不通，然臣斥其君爲小子，義亦難安也。今徧考《詩》、《書》，稱小子者多矣，皆王自稱，爲謙損自卑之言也，未有臣呼其君爲小子者也。《書》曰「小子封」、「小子胡」，君命其臣可也。周公呼成王爲孺子者，成王幼，周公屬親而尊，其語或然。其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者，主言成王之幼，疑周公害之，猶言欺孤兒爾，理亦通也。衛武於厲王，非如周公之尊親，而厲爲暴虐之長王，斥以小子，而乳臭待之，理必不然。况考詩義，亦非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者，不欺暗之謂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言幽則有鬼神，亦不欺暗之謂。鄭引禮「祭於奥，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神之來止，不可度知，况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者，衍説也。考詩

上下文，直謂修慎容德，爲人儀法爾，了不涉祭祀之事也。詩又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蓋言事有是非相亂者爾。鄭謂童羊譬王后與政事，又言「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以上下文考之，殊無倫次，亦其衍説。二者尤汨亂詩義者也。至於分斷章句，皆失其本，既害詩義，不可以不正也。詩句無長短之限，短或一二言，長至八九言，取其意足而已。「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當以九言爲一句也。

本義曰：武公刺王不修慎其容德，而陷於不善。其首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云者，汎言人當外謹其容止，則舉動不陷於過惡，是其威儀爲德之廉隅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云者，謂哲人不自修慎，則習陷爲昏愚矣，如《書》言「惟聖罔念作狂」也。「庶人之愚，亦職維疾」云者，謂衆人性本善，而初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爲昏愚者，譬人之疾，是其不幸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云者，言哲人性明而本善，惟不自修慎，而習陷於過惡，終爲愚人者，自戾其性爾。此雖汎論人之善惡，在乎自修慎與不修慎，以譏王而勉之，亦以自警其怠忽也。其二章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云者，競，彊也，亦汎言莫彊於人，乃以一身所爲而訓道四方，謂以天下爲己任，可謂自彊者也。「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云者，覺，警動也，言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謂一日克己，而天下歸仁也。二者爲君天下者言也。「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云者，言君天下者，欲使四方、四國訓道而服從，其君臣相與謨謀以出命令，遠慮深圖，而以時相告戒者，其要在一言而已，敬慎威儀以爲民法爾，謂修身而天下服也。一章、二章皆汎論，下章乃專以刺

王。其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云者，指時事以刺王也。「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云者，言王荒于湛樂，不思繼紹文、武之業，又不求先王所作之典刑，不知爲惡者有戮，乃躬自蹈於罪咎。而皇天不祐，則大戮當至，如泉水之流，汎濫無不被，而君臣皆將滅亡也。其四章曰「夙興夜寐，洒埽廷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云者，刺王有廷内知日夕洒埽以示人嚴潔，而不知修飭其身以自潔其容德。又刺王知修戎備以防兵亂，禦夷狄，而不知修身以遠禍敗。「逷」與「惕」同，謂警惕之也。其五章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云者，教王此所以防禍亂也。質，定也。安定人民，謹守爲君之法度，此乃以防非意之事也。「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云者，亦教王自修也。謂慎出話，敬威儀，不猶愈於洒埽廷内與修戎備乎？謂王知嚴潔其廷之勤，而不知修飭其身之要，知防兵戎於外，知備夷狄於遠，而不知敬慎近在其身，而可以遠禍也。其六章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云者，又戒王之慎出話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云者，謂言不可苟，雖莫有持我舌者，而言不可以妄出也。其七章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云者，又戒王慎言與德，謂善惡各有其報，當施德于朋友、庶民、小人，皆使懷惠，則王子孫之衆世世爲萬民承順。謂施德自其身者，子孫猶將獲報也。「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云者，又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顔以接之，以

習爲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其八章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云者，不欺暗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云者，謂君子非徒不以不我見而自欺，又有神鑒於幽而不可測，宜常畏懼而不可怠忽也。此又戒王不惟自修於顯，又當不懈於幽隱也。射，厭也。厭，怠也。其九章曰「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云者，謂臣民法王之爲德，當使稱善而美之，則宜慎其舉止，不愆於儀，而不至於僭差而賊害，則民罕有不效以爲法者。謂人心樂善，惟上所爲是效。其下章乃刺王之不然。其十章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有待而應以類也。❶謂上若修德以示下，則下當爲善以應之也。「彼童而角，實虹小子」云者，言失所望也。謂下當效上之爲善，而上反爲惡，使民無所效，譬猶當童而反角，使小人惑亂而不知所從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云者，汎言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謂木必柔忍，然後可以緡絲，人必温恭，然後可以修德。其十一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云者，又汎言哲人可教，愚人不可教如此。其下章乃以刺王。其十二章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云者，刺王之不可教告，而武公自悔也。小子者，武公自謂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言我小子不度可否，而欲教告王以善道，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從，乃取已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對面語之，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

❶「待」，通志堂本作「德」。

而王終不信聽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云者，武公已自悔，而又自解也。抱，持也，謂扶持也。假使我未知可否，而遽教告王，然我爲卿士，當扶持王，雖遽教之，不爲過也。惟人不自滿者，何人早有知而不成其德？言自是王心自滿，教不可入爾。其十三章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云者，武公自傷丁此時也。「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云者，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云者，言使我不知如此之難，而教告王，然我亦老矣，今而不言，恐後遂死而不得言也。其十四章曰「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云者，不忍棄王而不告也。言我小子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云者，急辭也，言天方將喪我國，不暇遠引前世興亡之驗，天之於人，福善禍淫不差忒，言王爲惡必及禍也，而王方爲邪僻，使民困急，言天愛民，必降禍罰於王也。

桑柔

論曰：《桑柔》之《序》但云「芮伯刺厲王」，而不言所刺之事。蓋厲、幽暴虐之王，其政昏亂，人民勞苦，上下愁怨王之過惡甚多，故《序》不能以徧舉也。其於兵役，亦是暴政之一事，宜或有之。然考厲王事跡，據《國語》、《史記》及《詩》大、小《雅》，皆無用兵征伐之事，在此《桑柔》，語文亦無王所征伐之國。凡鄭氏以爲軍旅

久出征伐，士卒勞苦等事，皆非詩義也。軍旅久出，士卒勞苦，是大舉兵也，在於朝廷乃一大事，宜有所伐主名與其勝敗事迹，不應詩無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無其事，不知鄭氏何據而爲說也。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據詩，但以桑無葉，不能蔭覆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爾。鄭以詩言「捋采其劉」，乃云「群臣恣放，損王之德」者，亦非詩人本意也。又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者，厭亂之辭也。鄭以爲「治國之道，當用賢者」，不惟取喻疎遠，又與下文意不聯屬，亦非詩義也。其餘小失甚多。至其本義，理自可見，故不復具列也。毛於刺厲之詩，常以昊天、上帝爲斥王，至此一篇，鄭獨以「昊天」爲「上天」。鄭既不從，可知毛說非矣。

本義曰：桑柔捋采，病此下民者，以桑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也。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爲喻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爲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爲喻也。「四牡騤騤」，臣吏奔走於道路也。「旟旐有翩」，庶民召集於兵役也。此臣民勞苦之辭也。暴虐之政，臣民勞苦不息，則禍亂日生而不可平夷，無國不至於泯滅，民人雖衆，皆爲灰燼矣。黎，衆也。此汎言暴政之爲害，有國必滅，有民必盡。既則歎嗟，哀王爲國所行之道，方頻急如此也。「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者，謂欲止則不知所安，欲行則不知所往。此臣民勞苦怨訴之辭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者，民歸其咎於上之辭也。言諸君子本無彊争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爲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爾，其實刺禍由王致也。「我生不

辰，逢天僤怒」，謂不幸生此虐王之時，天方降怒於王，而臣民遭此亂亡之禍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者，不知逃亂之所也。「多我覯痻，孔棘我圉」者，謂民疲病矣，又急迫之以禦捍寇盜。「爲謀爲毖，亂况斯削」者，刺王謀事不慎，亂日滋而國日削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言王之臣遭王虐政，如蹈水火也。序爵者，謂外則守土公、侯、伯、子、男，内則在位公卿、大夫、士也。告誨之者，謂芮伯也。告王以可憂之事，誨王以方今外、内守土、在位之臣，皆有去王之心。謂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孰不思往就水滌濯其煩也。既以火喻矣，則又曰今群臣逃禍不暇，何能自守善道，譬如遇水患者，不思逃避以苟免，則相與就溺矣。是謂厭亂之辭也。「如彼遡風，亦孔之僾」者，芮伯既以禍亂日滋而國家日削，群臣各懷去就之心，以告誨王可憂可恤，而王不能聽，如彼嚮風而歎，未必聞也。蓋呼聲者，順風則聞速而遠，逆風則難，故以爲喻也。「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者，言民本無怠惰之心，而不逮於事者，言王盡民之力於稼穡，而重斂之爲群臣禄食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言稼穡可寶，當以禄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者，言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而歲又蝗螟爲災，稼穡盡病，哀痛群臣具列於位如贅疣，而使中國卒至荒亂，無有同力以念天災而救患者也。其餘鄭氏得其義，雖小有不合，不害大義者，皆可通也，故不煩復解。

瞻卬

論曰：詩云「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者，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爲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其下遂陳幽王之事也。又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者，此稱天以戒王之辭也。言藐藐昊天無不能鞏固，❶周室無自爲敗亂，則上不忝先祖，下全爾子孫也。而毛、鄭以昊天皆爲斥王者，非也。又云「微箴之」者，亦非也。據詩，述幽王有人之土田，奪人之民人，收無罪而説有罪等事，直陳其過惡而斥言之者多矣，何假微箴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但謂士多才智者爲謀慮，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干外事，則傾敗人國爾。此義不待訓解而可知。而鄭謂「丈夫，陽也」，「婦人，陰也」，及「陽動」、「陰静」等語，皆其衍説，汩亂本義者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皆王所親近者，其日相親近，則不待教誨而習成其性爾。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而毛訓「寺」爲「近」，鄭謂「近愛婦人」。寺無訓近之義，且詩所刺婦人，本不謂疎遠者，不暇更言近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者，謂婦人不當與外事，苟無公事，則但當樂其蠶織爾。「休」之義，當如「心逸日休」之「休」。而毛、鄭以爲「休息」也，謂婦止不蠶而干公事。考詩之文義，不如此也。公事者，王后以下所治宫中之内政，及共祭祀之事也。

詩本義卷第十一

❶「昊」，原脱，據通志堂本補。

詩本義卷第十二

歐陽氏

維天之命

論曰：「維天之命」者，謂天命文王爾。鄭以「命」爲「道」，謂天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者，以詩下文考之，非詩人之本義也。《序》言以「太平告文王」者，謂成王繼紹文、武之業，於時天下治安，乃歸其美於祖考，作爲歌頌，因其祭祀而歌之。其於祭文王也，乃述文王有盛德，以受天命之事爾。蓋頌作於成王之時而已，其年數早晚不可知，亦不必知。而鄭謂告太平在周公居攝五年之末者，既無所據，出於臆説。因謂既告之後，遂制禮作樂，又解「駿惠我文王」，「謂爲周禮六官之職」者，皆詩文所無，以惑後人者，不可不正也。

本義曰：成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假以及我，我其承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又戒其子孫，益篤承之也。「假」之爲言，如「不以禮假人」之「假」。溢，及也，如水溢而旁及也。成王謙言，天本命文王興周，而文王不卒，遂假以及我爾。不言武王，主於祭文王也。

烈文

論曰：詩云「錫兹祉福」，毛以爲文王錫之，鄭以爲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爲文、

武所錫，宜從毛義爲是。「無封靡于爾邦」，是詩人述成王告在廟諸侯之語，云無封不在于爾邦。而毛、鄭以爲無大累於爾邦者，非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鄭於《抑》箋與此意同，亦非詩人之本義也。詩人述成王即位之初，與群臣謀政事於廟中，則《訪落》是也。王之見于廟也，諸侯來助祭，已事而去，以禮遣之，則《臣工》是也。其《序》皆言詩人所述之事。至於《烈文》之《序》，但云諸侯助祭，而不言詩人所述之事，其言略而不備者，以詩文甚明而易見，故《序》不復云也。今考詩意，乃是詩人述成王初見於廟，諸侯來助祭，既祭而君臣受福，自相勑戒之辭也。

本義曰：成王祭於廟，乃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無封靡于爾邦」者，由言無封不在于爾邦，謂有封必于爾邦也。言我周之爵命，封建于爾邦，是先王所以尊崇諸侯，諸侯宜念此大功，世繼其序而增大之，故曰「維王其崇之」，又曰「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此君勑其臣之辭也。莫彊於人，乃以其一身所修而爲四方之訓者，王也。其可不顯明其德，而使百辟爲法乎？嗚呼！前世之王皆不忘勉强於此。此臣戒其君之辭也。

天作

論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考詩本義，但謂天有此高山，大王依以爲國爾。荒，奄也，謂奄有之爾。鄭謂「高山」爲「岐山」者，是也。又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者，衍語也。何山不興雲雨乎？毛又

謂「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者，益非也。且物生於平地多，而高山少，豈獨能安山生之物乎？「彼作矣，文王康之」者，作，起也，彼，大王也，謂天起高山，大王奄有之，大王起於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謂大王自豳往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其下言戒子孫保之也。鄭謂「彼作矣」爲「作宮室」，又云「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皆非也。

時邁

論曰：據詩，但言「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爾，鄭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者，詩既無文，鄭何從而得此説？由鄭以「天其子之」既爲子周矣，嫌其下文又云「實右序有周」，義無所屬，故贅以多生賢臣之語爾。「載戢干戈，載櫜弓矢」，鄭謂「王巡守而天下感服，[1]不復用兵」。考武王之事，蓋天下已定，遂收藏兵器，而後巡守爾，不得云王巡守而天下服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鄭謂「我武王求有懿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而歌之」。如鄭之説，是武王陳臣下之功而歌頌之，其下文云「允王保之」者，是誰呼武王而戒使長保也？鄭於此頌，其失尤多也。

本義曰：《時邁》者，是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巡守，而其臣作詩頌美其事，以爲告祭柴望之樂歌也。其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者，言武王巡守所至之邦，天當子愛之，以其能右助

[1]「感」，通志堂本作「咸」。

我有周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者，言武王巡守諸國，聊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懼而脩職也。「莫不」者，非一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者，言武王又來安和其山川百神，信矣，我王真天下之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者，言顯昭有周之命，以序諸侯之在位者。謂時邁所至之邦，考其功過而黜之，皆天子巡守所行之事也。作頌者既已述巡守之事，乃於卒章頌周之功德以告神，因以戒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者，言王以武除暴亂，成功而兵不用也。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者，「我」者，作頌之臣自我也，言我求周之美德，陳于是夏而歌之，遂戒王曰，信矣，王宜保守之。

思文　臣工

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毛但以「牟」爲「麥」。而鄭於《思文》，謂「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出於今文《尚書》僞《泰誓》之文也，故於《臣工》又云「赤烏以牟麥俱來」。甚矣，漢儒之好怪也。《生民》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毛謂詩言「誕降」者，「天降」也，鄭遂云「天應堯之顯后稷」，爲之下此四穀之嘉種。蓋毛、鄭於《生民》已爲天降四穀之說，至於《思文》、《臣工》，又爲此説，不獨鄭氏之失，毛意似亦同也。《書》稱后稷「播時百穀」者，蓋其爲舜教民耕殖，以足食爾，如後世有勸農之官也。非謂堯、舜

已前，地無百穀，而民不粒食，待天降種與后稷而後有也。然則百穀草木，其有固已久矣，安知四穀之種爲后稷而降也？使天有顯然之迹，特爲后稷降此四穀，其降在於何地？自周、秦、戰國之際，去聖遠而異端起，奇書怪説不可勝道，而未嘗有天爲后稷降種之説，《詩》又無明文，但云「誕降」，則毛、鄭何據而云天爲后稷降種也？可謂無稽之言矣。是以先儒雖主毛、鄭之學者，亦覺其非，但云詩人美大其事，推天以爲言爾。然則毛、鄭於后稷喜爲怪説，前後不一也。自秦焚書之後，漢初伏生口傳《尚書》先出，而《泰誓》三篇，得於河内女子，其書有「白魚」、「赤烏」之事，其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真《尚書》，自有《泰誓》三篇，初無怪異之説，由是河内女子《泰誓》，世知非真，棄而不用，先儒謂之僞《泰誓》。然則白魚、赤烏之事甚爲繆妄，明智之士不待論而可知。然毛、鄭之説既存，汩亂經義，則中人以下不能無惑，不可以不正也。牟者，百穀中一穀爾，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麰麥」。然言麰又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而後之學者以麥不當有二名，因以牟爲大麥。然謂麰爲麥之類，或爲大麥，理尚可通，若謂「來麰」爲麥，則非爾。且毛、鄭所據僞《泰誓》但云「以穀俱至」，則在百穀之中不知爲何穀，是毛、鄭妄信僞書不可知之穀，億度以爲麥，而苟欲遷就「來牟」之説爾。古今諸儒謂「來麰」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此二頌毛、鄭之説爾，是以「來麰」爲麥，始出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僞《泰誓》不可知之言爾。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黍、稷、稻、粱之類甚多，而獨無麥謂之「來牟」，是毛公之前，説詩者不以「來牟」爲麥可知矣。

然「來牟」既不爲麥，而於《爾雅》亦無他解詁，旁考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爾，然則闕其不知可也。「來牟」之義既未詳，則二篇之義，亦當闕其所未詳。

敬之

論曰：《敬之》一章，毛、鄭失其義者三、四，則所得者幾何也？「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毛但易「士」爲「事」，而都無其說。鄭遂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且天之蒼然在上者，一氣也。其運行晝夜，照臨萬物者，日月之明也。其所以降監善惡、禍福於人者，乃天之至神也。而鄭氏遂言天運日月，以日月瞻視，何其淺也？緝熙，詩書之常語也，而毛、鄭常以爲「光明」。至於此頌云「學有緝熙于光明」，然則緝熙不爲光明，可以悟矣。而二家對執，遂云「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此豈爲通義哉？「示我顯德行」者，成王答群臣見戒之意爾。鄭謂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且周公所以居攝者，以武王初崩，成王幼，未能視事，遂代之攝行政事爾。蓋自武王崩之初即攝政也，豈待嗣君祭廟見群臣，自陳不能於詩頌，然後始有居攝之意邪？況考詩文了無此語。鄭氏之旨，不惟衍説，實惑後人，不可以不正也。「命不易哉」，當爲「難易」之「易」，毛、鄭以爲「變易」之「易」者，非也。

本義曰：群臣之戒成王曰，敬之哉，天道甚顯，然其命不易，無以天高爲去人遠，凡一士之微，其陟降天常監見之，況於王者乎？其舉止善惡，天監不遠也。「命不易哉」云者，言王者積功累仁，至於受命

而王，甚艱難也。成王乃答群臣見戒之意，爲謙恭之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於敬天之道，但當以日月勉强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

酌

論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但云「遵，率；養，取；晦，昧」，而更無他説。爲義疏者述其意云，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則毛公謂「於鑠王師」者，武王之師也。鄭箋云「文王之用師，率叛國以事紂」，則鄭又以爲文王之師也。二説自相違異，毛謂武王之師，是矣。而「遵養時晦」，毛、鄭之説皆非也。養之爲言，不待訓詁，而其義自明。毛訓爲「取」者，苟欲曲就己之説爾。「遵養」當連言，及下「時晦」共爲一事，而毛、鄭皆斷「遵」一字獨爲一義，而「養時晦」又爲一義，如此豈成文理？毛以「遵」爲「率師」，鄭謂「遵」爲「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且毛謂率師，猶以上文有王師之言，如鄭之説，是詩人但著一「遵」字，而使後世知是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❶此鄭之臆説，穿鑿可知矣。毛謂武王率師以取闇君，雖非詩人所謂「遵養時晦」之義，然率師取紂，實是武王之事。但詩人之意，與毛不同爾。若鄭謂文王養紂以老其惡者，是厚誣文王也。紂爲暴虐，比干直諫以死，孔子目爲殷之仁人。蓋比干非不知紂之不可諫，然不忍棄其君而不救其惡，使陷於禍敗，遂冒死以進者，猶冀可救於萬

❶「文」，原誤作「大」，據通志堂本改。

一。孔子以其愛君之意篤，故以仁人目之。如鄭所謂文王者，異乎仁人之用心也。孔子於湯、武之事，心甚非之，其於論樂，云《武》「未盡善」，略見其意，而無明言以貶之，但咨嗟歎息，極稱文王之美而已。美於此，則非於彼可知矣，此聖人之深意也。苟如鄭説，則文王幸紂爲不善，養成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尚或不爲，而孔子尚何極稱其美哉？是故知文王之用心者，惟孔子；一言而爲萬世信者，亦惟孔子也。由是言之，鄭氏可謂厚誣矣。鄭氏此説，近世學者多以爲非，而著論以辨之。余於此頌，因衆論而正之也。

本義曰：「於鑠王師」者，美武王之師也。「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謂有師而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者，介，助也，時至而後動，乘時而興用王師，爲大助也。謂周興以德，不專用武，以師助其興爾。「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武王之所爲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爲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有駜

論曰：「有駜」之義，毛以爲「馬肥彊貌」，又謂「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據詩，但述乘馬肥彊爾。毛以喻臣能彊力，已爲衍説。而鄭又謂喻僖公用臣，必先足其禄食，則莫不盡忠。意謂畜馬者，必先豐其養飼，養飼豐，則馬肥彊，馬肥彊，則能盡力，以喻養臣者，必先豐其禄食，禄食足，則臣盡忠者，皆詩文所

無。此又妄意詩人，而委曲爲説，故失詩之義愈遠也。「振振鷺，鷺于下」，毛以爲「興潔白之士」，鄭又謂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群集於君之朝，君與之飲酒。鄭所謂君臣明義明德者，解「在公明明」也，故爲義疏者廣鄭之説，謂僖公君臣既明德義，則潔白之士慕其所爲，群集於朝，因謂「在公」爲舊臣，「振鷺」爲新來之士。不惟詩無明文，妄爲分別，非詩之本義。若以首章之義如鄭説，則舊臣夙夜在公，而新來之士飲酒醉舞，此豈近於人情？所以然者，皆由委曲生意爲衍説，以自累也。據《序》，言「頌君臣之有道」者，謂僖公君臣之治國之道，致其國治民安，然後君臣燕樂有威儀爾。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也。鄭於《周頌》，箋傳是矣。

本義曰：「有駜有駜，駜彼乘黃」者，僖公寵錫其臣車馬之盛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者，其臣修其官，稱其車服之謂也。「在公明明」者，謂修明其職也。「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者，言其群臣能自修潔，有威儀，君臣燕飲以相樂也。胥，相也。其先言在公，而後言胥樂者，先公而後私也。下章「飲酒」、「載燕」，其義皆同卒章，❶箋傳是矣。

那

論曰：詩云：「置我鞉鼓。」毛、鄭皆讀「置」爲「植」，謂三代之鼓異制，夏足鼓，殷植鼓，周縣鼓，湯伐桀定天下，作《濩》樂，始用植鼓，故詩人歎美之者，非

❶「卒」，據文義當作「首」。

也。如毛、鄭之説，鞉貫而摇之，非植鼓，則「置」不讀爲「植」，已可知矣。且詩人稱頌成湯之功德，當舉其大者，如「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聖敬日躋」、「式于九圍」、「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之類是也。湯作《大濩》，雖是成功之樂，詩人欲歌頌之，必亦舉其大者。據禮家之説，三代器服，無一物相襲者。至於樂舞，其器甚衆，商人改夏制者，不可勝數，不獨植鼓也。鼓，衆樂器中一器爾。鞉，器之尤小者也。商人歌頌成湯功德，不應遺大舉小。若曰植鼓，取其變夏制而立殷制，則器服變制大者頗多，又況鞉非植鼓乎？《書》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詩人必不引以爲成湯之美事，以此可知毛、鄭之非也。據《序》云「《那》，祀成湯也」，若依《序》説，商人作頌，以爲祀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衎樂先祖，則得之矣。古人作頌之體，此類甚多，如《周頌·我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羊牛肥腯，《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鍾、鼓、管、磬之類是也。頌曰：「湯孫奏假。」毛謂湯孫者，成湯也，言湯善爲人子孫也。鄭謂湯孫者，太甲也。二家之説皆非也。且湯孫者，當是湯之孫爾。若以湯爲孫，則是商人謂其先祖爲孫，理豈得通？鄭以湯孫爲太甲者，但以世次數之，太甲於湯爲孫爾。至《烈祖》祀中宗，又云「湯孫之將」，《殷武》祀高宗，又云「湯孫之緒」，則《那》所謂湯孫者，不得爲太甲也。頌言湯孫者，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不知頌作於何時，所斥者何王爾。蓋商有天下六百年而爲周，自天下爲周，而微子封於宋，又四百餘年，而孔子始得《商頌》於宋，宋之禮壞樂崩久矣，其《頌》亡失之餘，纔五篇僅存爾。當孔子得

《頌》時，已不知其作於何王之世也。然則湯孫不知是商之何王，鄭以爲太甲者，妄意而言爾。置，當讀如「置器」之「置」。「綏我思成」者，綏，安也，思，語助也，安然而成者，謂下章所陳管、磬和調而成聲也。毛引《禮記》「齋日」之説，亦非也。思，讀如「不可射思」之「思」。

本義曰：《猗那》之頌，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樂舞，及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其述樂也，先自其小者，故先言鞉鼓，次言管、磬，次言庸、鼓，次言萬舞，皆述其聲容之美。又言諸侯助祭者皆悦懌，群臣執事者皆恭恪。一章三稱其主祀之時王，而謂之「湯孫」者，言其能主商祀之烝嘗，可謂湯之子孫矣。其大義止於如此爾。其始云「湯孫奏假」者，言能奏此樂而升薦之。鄭解「假」爲「升」，是也。其又云「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詩人作此頌，以爲祀成湯之樂歌，其言湯孫能修祀事則可，若於赫者，盛美之辭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故當爲於赫湯之孫也。卒云「湯孫之將」者，謂能將祀事也。其述樂先小者，而間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

烈祖

論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鄭執《那》頌「烈祖」，以爲成湯者，非也。如丙以甲爲祖，戊亦可以丙爲祖矣，此古今人之常也。是則湯之後世以湯爲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此常事也，何必曲爲之説哉？頌云：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毛訓「假」爲「大」而已，鄭謂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非也。其失自左氏傳《春秋》也。《左傳》魯昭二十年，晏子爲齊侯陳和、同之異，云「和，如羹焉」者，其意本譏齊侯與子猷同欲，不得爲和也。因引和羹爲喻，以謂和者，鹹、酸異味，相濟爲和，以喻君臣以可否相濟爲和，故曰「君臣亦然」。因引此頌云「亦有和羹」，但謂羹當以五味相和爾。古人引詩喻事，多不用詩本義，但取其一句，足以曉意而已，如《鵲巢》本述后妃，而魯穆叔引以喻晉君有國，而趙孟治之之類是也。方晏子引頌和羹，雖非詩義，而未爲甚失。鄭則不然。據詩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鄭何據而爲喻諸侯哉？詩無明文，乃是臆説也。至於鄭解「鬷假無言」，以謂諸侯助祭，總升堂而齊一，寂然無言。而杜預注《左氏傳》：「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以此見先儒各用其意爲解，以就成己説，豈是詩人本意也？至如詩云「來假來饗，降福無疆」，假，至也，據詩，但言神至而饗，乃降福爾。蓋鄭訓「假」爲「升」，遂云諸侯助祭者來升堂獻酒，而神饗。且諸侯助祭，古無獻酒之禮，今詩又無明文，亦鄭之臆説也。

本義曰：嗟嗟我烈祖中宗，以其有常之福，申錫及爾。爾者，爾時主祀之王也。「既載清酤，賚我思成」，謂以清酒祼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亦有和羹」者，言調和此羹之人，謂膳夫也。「既戒既平」者，戒慎其事也。而「鬷假無言，❶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總至無喧譁，又不交

❶「鬷假」，原誤作「總至」，據通志堂本改。

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黄耇之福也。「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享也。「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者，我時王受天命溥將此祭祀，而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致神歆饗而降福也。上云「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

長　發

論曰：「帝立子生商」，帝，上帝也，而鄭以爲黑帝。鄭惑讖緯，其不經之説，汩亂六經者不可勝數。學者稍知正道，自能識爲非聖之言，然今著于箋，以害詩義，不可以不去也。至「玄王桓撥」，又云「承黑帝而立子」者，亦宜去也。《書》稱「格王正厥事」、「寧王遺我大寶龜」，《商頌》亦云「武王載旆」之類甚多，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爲黑也。「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毛以「苞」爲「本」，「蘖」爲「餘」，訓詁是矣。鄭何據而爲「三正之後」乎？考文求義，謂一本而生三蘖也。然則大者爲本，小而附者爲蘖。夏所謂本也，韋也、顧也、昆吾也，所謂三蘖也。達，生長也。謂此三蘖莫能遂達其惡，皆伐而去之，并拔其本也。其曰「九有有截」者，言湯已爲天下所歸，用此九有之師以伐三蘖，并其本而去之也。

詩本義卷第十二

詩本義卷第十三

歐陽氏

一義解

「《甘棠》，美召伯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毛、鄭皆謂蔽芾，小貌；茇，舍也。召伯本以不欲煩勞人，故舍於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則非小樹也。據詩意，乃召伯死後，思其人，愛其樹而不忍伐，則作詩時益非小樹矣。毛、鄭謂「蔽芾」爲「小」者，失詩義矣。蔽，能蔽風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貌。蔽芾，乃大樹之茂盛者也。

《邶·日月》，衛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也。其詩曰「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者，謂父母不能畜養我終身，而嫁我於衛，使至困窮也。女無不嫁，其曰「畜我不卒」者，困窮之人尤怨之辭也。鄭謂莊姜尊莊公如父母，而「遇我不終」者，非也。妻之事夫，尊親如父母，義無此理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其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舊室被棄之辭也。禁其新昏毋發我笱者，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能恤其後事乎？以見其妻雖去，而猶不忘其家，所以深嫉其夫也。鄭謂禁其新昏「毋之我家，以取我室家之道」者，非也。蓋舊室所以見棄者，爲有新昏爾，尚安能禁其毋之我家乎？又云「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者，亦非也。據詩意，

後，後事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也。其詩曰「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謂此賢者才力皆可任用，而反使之執籥、秉翟爲伶官也。萬舞，正是惜其非所宜爲也，豈以爲能哉？矧能籥舞，豈足爲文武道備？鄭云「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者，非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也。其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鄭謂「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己國之恩」者，非也。詩人但言齊德於衛，衛思厚報，永爲兩國之好爾。好，當如「繼好息民」之「好」。木瓜，薄物。瓊琚，寶玉。取厚報之意爾，豈以爲玩好也？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其詩曰：「蘀兮蘀兮，風其吹女。」鄭謂「風喻號令，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近得之矣。又曰：「叔兮伯兮，❶倡予和女。」毛謂「君倡臣和」，是矣。鄭謂「群臣無其君，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和之」者，非也。詩人本謂蘀須風吹則動，臣須君倡則和爾。如鄭之説，與上文意不相屬，非詩人之本義。國君以伯、叔稱其臣者，蓋大臣也。

《野有蔓草》，「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其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此詩文甚明白，是男女婚娶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間爾，何必仲春時也？《周禮》言「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學者多以此説爲非。就

❶「叔兮伯兮」，原作「伯兮叔兮」，據通志堂本改。

如其說，乃是平時之常事，兵亂之世，何待仲春？鄭以蔓草有露爲仲春，遂引《周禮》會男女之禮者，衍説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禄，君子不得仕進」也。其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毛謂「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如毛之説，是寘檀於濁河之側，以俟河清，不可得也。據詩文，乃寘檀於清河之側爾，初無俟清之意，知毛之説非也。詩人之意，謂伐檀將以爲車行陸，而寘於河干，河水雖清漣，然檀不得其用，如君子之不得仕進，莫能施其用矣。其下章伐輻、伐輪，義皆同也。

《羔裘》，「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其詩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鄭謂「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爾，又云「我不去者，念子故舊之人」。據詩，乃晉人述其國民怨上之辭。云我豈無他國可往，猶顧子而不去爾。在位者，晉國執政之大臣，民於上位何論故舊？《序》但云「不恤其民」，鄭何據而限以卿大夫采邑？皆曲説也。

「《七月》，陳王業也。」其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❶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據詩，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農樂事而喜爾。鄭易「喜」爲「饎」，謂「饎，酒食也」，言餉婦爲田大夫設酒食也。鄭多改字，前世學者已非之。然義有不通，不得已而改者，猶所不取，況此義自明，何必改之以曲就衍説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其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鄭謂「山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

❶「婦」，原誤作「父」，據通志堂本改。

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者，非也。考詩之義，本謂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爾。且山以其高大，故草木託以生也，豈由草木覆蓋，然後成其高大哉！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育材之道博矣，人之材性不一，故善育材者各因其性而養成之。或教於學，或命以官，勸以爵禄，勵以名節，使人人各極其所能。然則君子所以長育之道，亦非一也。而鄭氏引禮家之説，曰「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者，拘儒之狹論也。又曰「既教學之，又不征役」者，衍説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謂此君子樂易而有威儀爾。樂易，所以容衆。有儀，所以爲人法也。而鄭謂有官爵然後得見君子，「見則心喜樂，又以禮儀見接」者，亦衍説也。鄭氏於《詩》，❶常患以衍説害義，如其所説，則未往之人不見君子，而不得教育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其詩稱述將帥、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而其首章曰「薄言采芑，❷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者，言宣王命方叔爲將，以伐蠻荆，取之之易，如采芑爾。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菑畝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其言采芑，猶今人云拾芥也。其所以往而必得之易者，由命方叔爲將，而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如詩下章所陳是也。毛、鄭於此篇車服物名訓詁尤多，其學博矣，獨於采芑之義失之，以謂宣王中興，必用新美天下之士，鄭又謂和治軍士之家，而養育其身。

❶「於」，通志堂本作「解」。

❷「薄言」，原誤作「于以」，據通志堂本改。

可謂迂疎矣。

《頍弁》，「刺幽王也」。「暴戾無親」，「孤危將亡」也。其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箋云：「喻幽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非詩意也。考詩之意，非謂不親九族。有漸，謂其危亡有漸爾。謂國將亡，必先離其九族，如雪將降，必先下霰，見霰知必有雪，見九族離心知必亡國，必然之理也。故其下文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其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鄭謂「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明王之時，魚處於藻，得其性則肥充。詩之言有述事者，有比物者，一句之中，不能兼此兩義也。魚藻，述事之言也。詩人謂幽王時，萬物失其性而不安其生，王亦將不能長有其樂也。乃思古武王之時，萬物得其性，故王亦安其樂。其言「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爾。其義止於如此而已。鄭謂魚依水草，如人依明王者，非詩人之本意也。

「《板》，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者，上帝，天也，其民呼天而訴。曰「上帝板板」者，❶謂天宜愛養民下，而今反使民皆病也。其義如此而已。毛、鄭以爲上帝斥王者，非也。其下云「天之方難」，又以爲斥王者，亦非也。「天之方蹶」、「方虐」、「方懠」及「天之牖民」，皆呼天而訴之辭也。其謂「天之方虐」者，天不宜酷虐，蓋民怨尤之辭，猶言天未悔禍也。苟如鄭說，其卒章云「敬天之怒」，又豈得

❶「板板」，原誤作「反反」，據通志堂本改。

爲斥王乎？故凡言天者，皆謂上天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其詩曰：「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毛訓「摧」爲「至」，初無義理。鄭又改「摧」爲「嗺」，嗟也。改字，先儒不取。據詩，摧，當爲「摧壞」之義，謂旱既大甚，人民饑饉，不能爲國，則將摧壞先祖之基業爾。故其下章又云「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者，其義同也。而毛、鄭皆謂「先祖，文、武爲民父母」者，亦非也。蓋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又云：「天降罪罟。」皆述周之人民呼天而怨訴之辭也，其義與《瞻卬》同。而毛、鄭常以爲斥王者，皆非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其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毛以爲「亦周」，鄭以爲「亦武庚」者，其説皆非也。毛、鄭之意，謂亦者，又也，有因之辭也。以謂彼既爲是，此又爲是者爲亦也。其謂「亦周」、「亦武庚」者，謂周人與武庚乘白馬，而微子亦乘白馬也。今考詩之文不然。詩言「亦」者多矣，若《抑》曰「哲人之愚，亦惟斯戾」者，似因上文先述庶人之愚，然庶人之愚，自云「亦職惟疾」，則又無所因，以此知其不然也。《卷阿》曰：「鳳皇于飛，亦集爰止。」鄭以爲「亦衆鳥」，其義不通，已見別論。至于下章又云「亦傅于天」，❶則鄭更無所説。《菀柳》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鄭亦無所説，蓋其義不通，不能爲説也。至於「人亦有言」、「亦孔之哀」、「民亦勞止」之類甚多，皆非有所

❶「于」，通志堂本作「其」。

亦。蓋亦者，詩人之語助爾。然則「亦白其馬」者，直謂有客乘白馬爾。況詩無「周」及「武庚」之文，二家妄自爲説，所以不同也。

「《閟宮》，頌僖公」也。其詩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毛謂「上帝是依，依其子孫」。鄭謂「依其身也」，天「依馮而降精氣」。鄭之此説，是用「履帝武敏歆」之説也，其言怪妄，《生民》之論詳之矣。而毛謂「依其子孫」者，亦非也。其上下文方言姜嫄生后稷時事，與上帝依其子孫，文意不屬。據詩意，依，猶賴也。謂上帝是賴者，言姜原賴天帝之靈而生后稷，無災害爾。

取舍義

「《緑衣》，衛莊姜傷己也。」言妾上僭，夫人失位也。其詩曰：「緑兮衣兮，緑衣黄裏。」毛謂「緑，間色，黄，正色」者，言間色賤，反爲衣，正色貴，反爲裏，以喻妾上僭而夫人失位，其義甚明。而鄭改「緑」爲「褖」，謂褖衣當以素紗爲裏，而反以黄。先儒所以不取鄭氏於詩改字者，以謂六經有所不通，當闕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己説，則何人不能爲説，何字不可改也？況毛義甚明，無煩改字也。當從毛。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其卒章曰：「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毛謂「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鄭謂「充耳，塞耳也，言衛諸臣如塞耳無聞知也」。據詩，四章皆責衛之辭，其卒章云「充耳」者，謂衛諸臣聞我所責，如不聞也。鄭義爲長，當從鄭。

「《出其東門》，閔亂也。」鄭「公子五争」，❶「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焉」。其詩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毛謂：「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鄭謂：「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考詩之意，云「如荼」者，是以女比物也。毛謂喪服，踈矣，且棄女不當喪服。而下文云：「雖則如荼，匪我思徂。」言女雖輕美，匪我所思爾。以文義求之，不得爲喪服。當從鄭。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盛其車服」，「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其詩曰：「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云「言文姜於是樂易然」者，謂文姜爲淫穢之行，曾不畏忌人，而襄公乘驪垂轡而行魯道，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色也。其義甚明。鄭改「豈」字爲「闓」，轉引古文《尚書》，以「弟」爲「圛」，而訓「圛」爲「明」，以謂闓明猶發夕也。迂踈甚矣。當從毛。❷

「《敝笱》，刺文姜也。」「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其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毛謂「鰥，大魚」也。鄭謂：「鰥，魚子也。」孔穎達《正義》引《孔叢子》言鰥魚之大盈車，則毛爲大魚，不無據矣。鄭改「鰥」字爲「鯤」，遂以爲魚子，其義得失，不較可知也。詩人之意，本以魯桓弱不能制强，則敝笱不能制大魚，是其本義。苟如鄭説，則小猶不能制，大則可知，義亦可通。然鰥爲大魚，非毛臆説，又其下文言從者如雲雨，是其黨衆盛恣行，無所畏忌，以見齊子强盛，宜以大魚爲比。皆當從毛。

❶ 「争」下，通志堂本有「兵革不息」四字。

❷ 「載驅」至「從毛」，通志堂本此篇在下篇「敝笱」至「從毛」之後，宜從。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儉嗇不能用其民」也。其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毛謂「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鄭謂「魏君薄公税，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考詩之意，本刺魏君儉嗇，不能用其民者，謂不知爲國者用有常度，其取於民有道，而過自儉嗇爾。非謂其不取於民，但食桃也。桃非終歲常食之物，於理不通。其曰「園有桃，其實之殽」，謂園有桃尚可取而食，況國有人民，反不能取之以道，至使國用不足而爲儉嗇乎？毛説爲是，當從毛。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其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毛謂「朋，比也」，鄭謂「平均無朋黨」。「彼其之子」，曲沃桓叔也。詩人但憂桓叔盛大，將奪晉國，本不美其爲政平均也。毛以「朋」爲「比」，比者，以類相附之謂也。無朋者，謂桓叔盛大，無與爲比，謂其特盛出於倫類也。義當從毛。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其詩曰：「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謂：「三星，參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鄭謂：「三星，心星也。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心皆三星，而知鄭義爲得者，以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爲有理。毛以束薪喻男女成婚，於義不類。鄭謂因束薪於野，而見天星，義簡而直，故皆當從鄭。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也。其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考詩之意，謂曹國迫小，而昭公無法自守，將至危亡，但好奢侈，而整

飾其衣服，楚楚然如蜉蝣，雖有羽翼不能久生也。鄭謂「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者是也。毛謂渠略「猶有羽翼以自修」，則是昭公不能修飾衣服，不如渠略爾，與詩之義正相反也。當從鄭。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也。其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毛謂：「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鄭謂：「稂，當作『凉』。凉草，蕭蓍之屬。」毛、鄭皆謂泉流浸病其草，如共公爲政，困病其民。大意則同，但稂爲童粱，其義自通，何煩改字？理當從毛。

「《楚茨》，刺幽王也。」其詩曰：「或肆或將。」毛謂肆者，陳于牙；將者，齊于肉。鄭謂「或肆其骨體於俎，或捧持而進之」。詩之大義，毛、鄭皆得之，無所違異。惟此一句，雖不害大義，然各爲一説，使學者莫知所從。以理考之，當從鄭。

「《玄鳥》，祀高宗也。」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謂：「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古今雖相去遠矣，其爲天地人物，與今無以異也。毛氏之説，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爲怪，宜其存之。而鄭謂吞鳶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説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説，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乙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契、稷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爲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爲奇説也。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説。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於怪説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

詩本義卷第十三

詩本義卷第十四

歐陽氏

時世論

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邑，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於己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繫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於詩義，皆不合。而爲其說者，又自相抵梧。❶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大姒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襛矣》乃武王時詩。❷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不能合者也。❸《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

---

❶「梧」，通志堂本作「牾」。
❷「時」下，通志堂本有「之」字。
❸「不」上，通志堂本有「皆」字。

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大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大姒之事者，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大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説，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爲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爲文王，賢人之化者爲大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爲鄭學者又自相抵梧矣。❶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至於《關雎》、《鵲巢》所述一大姒爾，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爲王者？何以爲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詩作之時世。蓋自孔子歿，群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於文、武，其詩爲風，爲雅，爲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於《詩》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已來，學者之説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失也。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説其意不

❶「梧」，通志堂本作「牾」。

類。蓋常以哀傷爲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爲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爲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於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臺》、《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威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大姒賢妃，又有内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爲稱述，遂以《關雎》爲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大姒始，故於衆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於天下太平，《麟趾》與《騶虞》之瑞，❶亦以爲后妃功化之成效，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雜博而無所擇，❷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爲説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吴季札聞魯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文王，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説，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❶ 「趾」，原脱，據通志堂本補。
❷ 「雜」，通志堂本作「雖」。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爲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説，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爲武王，由信其已説，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説，豈不迂而曲也？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説，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於《周南》、《召南》，辨其不合者，而《關雎》之作，取其近是者焉，蓋其説合於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辨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於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説也。若余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以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説得與毛、鄭之説並立於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於本國，而上繫於豳。豳，大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不列於雅，而寓于《召南》

之風。《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於《周南》，而寓於文王之雅。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爲晉久矣，不得爲晉，而謂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爲鄭甚新，而遂得爲鄭。自漢已來，其説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説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之於《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録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爲風、雅、頌，而次比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採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於是正其雅、頌，刪其煩重，列於六經，著其善惡，以爲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説者整齊殘缺以爲之義訓，恥於不知，而人人各自爲説，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學，其於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者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於彼，或繫於此，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

失傳而妄自爲之説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❶猶將闕之，况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是何疑也？考之諸儒之説，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爲衆説汩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汩亂之説，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於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已。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矣。

豳問

或問，《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爲雅、頌。其詩八章，以其一章、二章爲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爲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爲頌。一篇之詩，别爲三體，而一章之言，半爲雅，而半爲頌，詩之義果若是乎？應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樂事、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大王居豳，興起王業艱難之事，此詩之本義，毛、鄭得之矣。其爲風，爲雅，爲頌，吾所不知也。所謂《七月》之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末有所難知者，闕之可也。雖然，吾知鄭氏之説自相抵梧者矣。❷今詩之

❶「達」，通志堂本作「通」。
❷「梧」，通志堂本作「牾」。

經，毛、鄭所學之經也。經以爲風，而鄭氏以爲雅、頌，豈不戾哉？夫一國之事謂之風，天下之政謂之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此毛、鄭之説也。然則風，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也。今所謂《七月》者，謂之風可矣，謂之雅、頌，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於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風、雅、頌之爲名，未必然。然於其所自爲説，有不能通也。問者又曰，鄭氏所以分爲雅、頌者，豈非以《周禮·籥章》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説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也。其禮樂制度蓋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於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故自漢興，六經復出，而《周禮》獨不爲諸儒所取，至或以爲黷亂不驗之書。獨鄭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風爲雅、頌，以合其事也。問者又曰，今豳詩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自爲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於豳風爾，豳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爲《七月》？而自有豳詩，而今亡者乎？至於《七月》，亦嘗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之。由是言之，豳詩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其可逆意而謂然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矯矯武臣，在泮獻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閟

宫》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爲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於《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人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❶有見於《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也？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國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二十八年，圍許，是時晉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爾。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❷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于楚，楚爲伐齊取穀。《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於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滅項，反見執於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强國可知也，烏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烏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爾。是會也，淮夷侵鄫，齊桓來會，謀救鄫爾。由是言之，淮夷未嘗服於魯也。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説既繆，而詩所謂「戎狄是膺」者，

❶「徐人之事」，原誤作「徐之人事」，據通志堂本改。

❷「六」，原誤作「五」，據通志堂本改。按，《春秋》事在僖公二十六年。

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説，豈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時，楚方强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强不敢速進，乃次于陘，而楚遂與齊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面縛銜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又力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爲徐取之矣。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南艾荆及群舒者，亦繆矣。由是言之，詩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婁林，齊人、徐人伐楚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合於《春秋》矣。《詩》，孔子所删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詩》之言不妄，則《春秋》疎繆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奈何？應之曰，吾固已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問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

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自聖人没，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異説也。當漢之初，《詩》之説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于今不絶。今齊、魯之學，没不復見，而《韓詩》遺説，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捨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説《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詩本義卷第十四

詩本義卷第十五

歐陽氏

詩解統序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耳。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能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褻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説興焉。毛、鄭二學，其説熾辭辨，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惡之事，濶廣邃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

蕪泥云爾。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而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也，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説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

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賢人之化乎？❶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矣，惟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别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大姒不得有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争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録，《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絶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偏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

❶ 「賢」，原作「聖」，據通志堂本改。

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絶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絶其正，苟絶而不興，其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别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絶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説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得失」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

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説。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四十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位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❶第口授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

❶「不」下，通志堂本有「欲」字。

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爲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爲據，其説有三。一曰：《節彼》，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豔妻之説，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維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説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説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説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

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彊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説有二。貶魯之彊，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彊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脩宫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絶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彊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❶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録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

❶「百」下，通志堂本有「篇」字。

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絶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詩本義卷第十五

鄭氏詩譜補亡

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後皆宣王已後。予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于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依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説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鄘·柏舟》、《衛·淇澳》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當繫宣王之世，《淇澳》美其入相，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世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于後，以見其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爲鄭補譜，且從其説而次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别論，此不著焉。

周	召
文王	武王
關雎	甘棠
葛覃	何彼襛矣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趾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周詩世次，依毛、鄭說，則如此。考於實，則其失尤多，已具予之別論，大小論亦然。自邶、鄘已下，下有依毛、鄭之說而又失錯者，❶各隨而正之如後。

邶鄘衛

夷王	頃侯	邶 柏舟			
厲	釐侯				
共和	釐侯				
宣	釐侯	武公	鄘 柏舟	右 武公	
幽	武公				
平	武公	莊公	宣公	衛 淇澳	右 武公
桓	州吁	宣公	惠公	邶 燕燕	日月
莊	黔牟	惠公			
釐	惠公				
惠	惠公	懿公	戴公	文公	鄘 載馳
襄	文公	鄘 蝃蝀	相鼠		

❶「下」，疑爲衍文。通志堂本作「或」。

上	中	下
邶 綠衣	終風	右 戴公
衛 考槃	擊鼓	
衛 碩人	凱風	
右 莊公	右 州吁	
	邶 雄雉	
	匏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静女	
	新臺	

中
二子乘舟
衛 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右 宣公
衛 墻茨
鄘 偕老
桑中
鶉奔
芄蘭
右 惠公

脩據《史記》年表及《衛世家》云，周武王封康叔於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立。

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頃侯立。當夷王時，衛之變風始作，至于襄公，凡十二君，而有詩者六，次于譜。自成公已下無詩，又二十四君，至于君角，爲秦始皇帝所滅。《鄘・柏舟》、《衛・淇奧》已解於左。惠公歷桓、莊、釐、惠四王之世，而詩皆在初年，蓋皆惠公幼時之詩也。文公歷惠、襄二王之世，而《定之方中》乃其即位二年之時，❶故繫於惠王之時。

檜　鄭	夷王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羔裘	桓公	桓公	武公	莊公	昭公	子厲	厲公	厲公
	素冠			莊公	仲子	厲公	子亹	東門	文公
	隰有萇楚			緇衣	叔于田	有女	子儀	蔓草	溱洧
	匪風			右武公	大叔	右昭公	扶蘇	右厲公	右厲公

右檜				羔裘	褰裳	蘀兮		清人
無世				遵路	右厲公	狡童		右文公
次其				女曰		丰		
詩在				右莊公		史門之墠		
夷厲						風雨		
之際						子衿		
						揚之水		
						右昭公		

脩曰：鄭桓公以周宣王二十二年始封于鄭，立三十五年，爲犬戎所殺。子武公立，當平王時，而鄭之變風始作。至于文公，凡七君，而有詩者五，次于譜。自穆公已無詩，凡十六君，至于君乙，而爲韓哀

❶「時」，疑爲「詩」字之誤。

所滅。莊公、共叔段之亂，在平王之世，則《大叔于田》已上三篇，當繫平王時。《有女同車》，昭公前立時事，《褰裳》，厲公未會諸侯已前，亦前立之事，故皆繫于桓世。

齊

懿	哀公	胡公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右哀公
孝								
夷	胡公	獻公	武公					
厲								
共和	武公							
宣	武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幽	莊公							
平	莊公	釐公						
桓	釐公	襄公						
莊	襄公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脩據周武王封太公於齊，卒，子乙公立。卒，子癸公立。卒，子哀公立。當懿王時，齊之變風始作。凡十君，至于襄公，而有詩者二，次于譜。自桓公已下無詩，凡十六君，至于康公貸，爲田和所篡。

魏

平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桓						

右魏無世家，❶其詩在平、桓之間。

❶「家」，疑爲「次」之誤。

唐												
共和	靖侯	僖侯										
宣	僖侯	獻侯	穆侯	殤侯	蟋蟀	右僖侯						
幽	殤侯	文侯										
平	文❶	侯❷	小子侯	鄂侯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右昭侯
桓	鄂侯	小子侯	哀侯	晉侯								
莊	晉侯											
釐	晉侯	武公	無衣	有杕之杜								
惠	獻公	葛生	采苓									

脩據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❸卒,子燮立,改爲晉侯。卒,子武侯立。卒,子成侯立。卒,子厲侯立。卒,子靖侯立。卒,子僖侯立。當宣王時,唐之變風始作,凡十三君,至于獻公,有詩者四,次于譜。自惠公已下無詩,又十九君,至于靖公,爲魏、韓、趙所滅。

秦			
厲	秦仲		
共和	秦仲		
宣	秦仲	莊公	
幽	莊公	襄公	
平	襄公	文公	駟驖
桓	文公	靈公	出公
莊	武公		
釐	武公	德公	
惠	德公	宣公	成公
襄	穆公	康公	晨風

❶「文」下,通志堂本有「侯」字。

❷「侯」上,通志堂本有「昭」字。

❸「成」,原誤作「武」,據通志堂本改。

小戎	蒹葭	終南	襄公右
武公			
穆公			
無衣	渭陽	權輿	康公右

脩據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爲附庸。非子卒，秦侯立。卒，子公伯立。卒，子秦仲立。當周宣王時，命爲大夫，而變風始作，凡十一君，至于康公，有詩者三，次于譜。共公已下無詩，❶又二十一君，是爲始皇帝。

陳			
	共和	幽公	釐公
	宣	釐公	武公
	幽	武公	夷公
	平	平公	文公
	桓		
	莊	桓公	厲公
	釐	莊公	宣公
	惠	宣公	
	襄	宣公	穆公
	頃	共公	靈公

宛丘	東門之枌	幽公右	釐公右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平公			
桓公			
莊公			
共公	防有鵲巢	月出	宣公右
株林	澤陂	靈公右	

脩據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卒，子申公立。卒，弟相公立。卒，申公子孝公立。卒，子慎公立。卒，子幽公立。❷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三君，至于靈公，有詩者五，次于譜。成公已下，又六君，至于湣公，而楚惠王滅陳。

❶「公」，原脱，據通志堂本補。

❷「立」，原作「寧」，據通志堂本改。

曹

惠王	襄	頃
莊公	共公	共公
僖公		候人
昭公		鳲鳩
共公		下泉
蜉蝣		
右昭公		

脩據周武王封叔振鐸于曹，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立。卒，子宮伯立。卒，子素伯立。卒，弟幽伯立。卒，弟戴伯立。卒，子惠伯立。卒，子碩角立。卒，弟繆公立。卒，子桓公立。卒，子莊公立。卒，子釐公立。❶卒，子昭公。當周惠王時，曹之變風始作，至于共公，凡二君，有詩，次于譜。共公已下無詩，又十君，至于伯陽，宋景公滅曹。❷

豳

成王	周公
七月	
鴟鴞❸	
伐柯	
九罭	
破斧	
東山	
狼跋	

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黍離	兔爰	丘中有麻
君子于役	采葛	
君子陽陽	大車	
揚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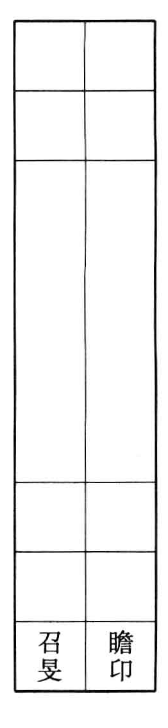
❶「子」，原脱，據通志堂本補。
❷「宋」，原誤作「采」，據通志堂本改。
❸「鴟鴞」，原誤作「鳲鳩」，據通志堂本改。

二雅

文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棫樸	旱麓	靈臺	緜	思齊
武	南陔	白華	華黍									
成康昭穆共懿孝夷	常棣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文王	大明
厲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宣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幽	節南山	正月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斯干	無羊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緑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黄



瞻卬	召旻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　昔者，聖人已歿，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脱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説，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梧，❶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之。意其爲説，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不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辯，而欲斷以訟之曲直，❷其能於自決乎？❸其能使之自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

❶「梧」，通志堂本作「牾」。
❷「以」，通志堂本作「其」。
❸「能」下，通志堂本有「果」字。

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序。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❶魏、唐、秦、陳、檜、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説，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説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一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爾。夫盡其説而不通，然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哉？

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鄭氏詩譜終

❶「鄭」下，通志堂本有「齊」字。

詩圖總序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爲《周南》、《召南》，其八篇爲《小雅》，六篇爲《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爲《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爲《小雅》，十二篇爲《大雅》，三十一篇爲頌。是爲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宣臼遷于洛邑，號東周，周之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爲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太周之太史以爲，周公詩主道豳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豳，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絕。其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删《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

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爲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有其次，説者莫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爲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録魯詩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説，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爲圖，故風雅變正與其《序》所不言，而説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説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説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猶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跋

右書《晁志》十五卷，與是本同。《解題》、《通考》暨《四庫》均十六卷，則併圖譜而言也。歐陽永叔不信符命之説，嘗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是書於《生民》、《思文》、《臣工》諸詩，復力詆高禖祈子、后稷天生及白魚躍舟、火流爲烏以穀俱來之怪説。誠古人之先知先覺者。且其説經，於先儒義訓，有不可通者，均付闕疑，絶不爲穿鑿附會之説。是真能脚踏實地，示人爲學之道者也。此爲宋刻本，鈔配六卷，其原刻各卷，遇玄、敬、警、驚、檠、殷、慇、楨、讓、樹、桓、完、覯、愼諸字，均以避諱闕筆，當刊於南宋孝宗之世。通志堂刊本即從此出，然校勘未精，字句不免訛誤，篇次亦偶見傎倒。宋刻爲世間孤本，故亟印行，以餉世之治新經學者。原有開禧三年張瓘跋，此已佚，俟訪得續補。海鹽張元濟。

詩集傳

〔宋〕蘇轍 撰

王承略 馬小方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蘇轍（一〇三九——一一一二），字子由，號同叔，晚號潁濱遺老，與父洵、兄軾以「三蘇」之號名世。年十九，與兄同登進士第，又同舉制科。然仕途曲折，數遭貶謫。徽宗繼位，遇赦北歸，寄居潁川，以大中大夫致仕，尋卒，年七十四。

蘇轍師承父兄，沉靜好學，博覽群書。在宦海沉浮之中，寫出了《詩集傳》、《春秋集解》、《古史》、《老子解》、《論語拾遺》、《孟子解》等一系列學術著作。《詩集傳》的撰作始於年未二十的青少年時代，成稿於謫居筠州的中年時代，而最終修訂完成於隱居潁川的晚年時代。

《詩集傳》凡二十卷（據宋刻本），其説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非一人之詞，疑爲衛宏之所集録毛公之學。故存其發端一言，取小序首句爲毛公之學，而餘文悉從删汰。其自序又云：「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可知蘇轍於毛公之學亦不激不隨，務持其平者。自漢以來，説《詩》者多依小序，蘇轍《詩集傳》始去取相半，其廢序言詩，則鄭樵唱而和之也。

全書二十卷。二《南》爲一卷，《邶風》爲一卷，《鄘風》、《衛風》爲一卷，《王風》、《鄭風》爲一卷，《齊風》、《魏風》爲一卷，《唐風》、《秦風》爲一卷，《陳風》、《檜風》、《曹風》爲一卷，《豳風》爲一卷（以上《風》）；《鹿鳴之什》爲一卷，《南陔之什》、《彤弓之什》爲一卷，《祈父之什》爲一卷，《小旻之什》爲一卷，《北山之什》爲一卷，《桑扈之什》爲一卷，《都人士之什》爲一卷（以上《小雅》）；《文王之什》爲一卷，《生民之什》爲一卷，《蕩之什》爲一卷（以上《大雅》）；《周頌》爲一卷，《魯頌》、《商頌》爲一卷（以上《頌》）。

《詩集傳》的版本，現存可見者有三。南宋孝宗

淳熙七年蘇詡筠州公使庫刻本，二十卷，書名題爲《詩集傳》；明萬曆二十五年，焦竑編，畢氏刻《兩蘇經解》本，十九卷，書名題爲《潁濱先生詩集傳》；明萬曆三十九年，焦竑編，顧氏刻《兩蘇經解》本，書名、卷數與萬曆二十五年畢氏刻本同。明刻本和宋刻本並無實質區别，只是明刻本將卷十一《祈父之什》和卷十二《小旻之什》合爲一卷，共十九卷。明刻本有重刻、漏刻、誤刻之處，《四庫全書》往往從明本，係據明刻本抄録。

宋刻本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邊。白麻紙印造，字兼歐柳，墨色精純，行格疏朗。卷二〇後鐫有「庚子淳熙七年四月十九日，曾孫朝奉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詡重校證刊于本州公使庫」。書中鈐有「毛氏子晉」、「汲古主人」、「子晉書印」、「毛」、「晉」等印記。現藏於國家圖書館。

此次整理，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宋本爲底本，以明刻本（簡稱明本）爲校本，校是非，亦校異同，酌出校記。

在校點中，對行文中刻書字體作了規範處理。蘇氏節引他書原文者，加引號；意引者不加。書中的避諱字悉予回改。原書無目録，今據正文編，置於正文之前。

校點者　王承略　馬小方

詩集傳卷第一

周南關雎

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内治，由内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内外之異。内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夫文王受命稱王，則大姒固稱后妃，而諸侯之妻固稱夫人。周公在内，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毛詩》之敘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然則二《南》皆出於先王，其深淺厚薄，二公無與，而强以名之，可乎？

國風

孔子編《詩》，列十五國先後之次。二

南之爲首，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之相次，亡之先後也。《秦》之列於八國之後，後是八國而亡也。《陳》之後《秦》，將亡之國也。《檜》、《曹》之後《陳》，已亡之國也。《豳》之列於十四國之後，非十四國之類也。嘗試考其世次，而論其亡之先後：後亡者《詩》之所先，而先亡者《詩》之所後也。魏、唐，晉也，諸侯之亡者莫先於晉。周安王之十六年，而田氏滅齊。二十六年，而韓、魏、趙滅晉。齊之亡也，先晉十年，而《齊》詩先《晉》，何也？晉之失國自定公始，自定公以來者，韓、魏、趙之晉也。齊之失國自平公始，自平公以來者，田氏之齊也。定公之立，先平公三十年矣。孔子自其失國之君而以爲亡焉，故諸侯之先亡者晉，其次齊也。鄭之亡也，當安王之子烈王之元年，則齊、晉之亡也久矣。周之亡也，盡於烈王之曾孫王赧之五十九年，則鄭之亡也亦久矣。衛之亡也，當秦始皇帝之二十七年，則周之亡也亦久矣。後亡者常先，秦最後亡而列於八國之後，以爲非特後之，而又兼是八國而有之也。《春秋》書諸侯之會，王之大夫必列於上，王之世子必列於後。秦之所以後於八國者，猶王世子之後諸侯也。蓋以爲異焉耳。陳之亡也，當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孔子卒之歲，而陳亡。然則孔子之編《詩》也，陳將亡矣，知其將亡，而不以列於未亡之國，蓋以亡國視焉。此《陳》之所以後《秦》也。檜之亡也，當周幽王之世，鄭桓公滅之。曹之亡也，當周敬王之三十三年，宋景公滅之。《檜》先而《曹》後，因其亡之先後而爲之先後焉。以爲已亡矣，無所事先而知

其後亡也，此《檜》之所以後《陳》，而《曹》之所以後《檜》也。嗚呼！數十百年之間國之存亡，孔子預知之。讀其詩，聽其聲，觀其國之厚薄，三者具而以斷焉，是故可以先焉而無疑也。良醫之視人也，察其脉，而知其人之終身疾痛、壽夭之數。其不知者，以爲妄言也；其知之者，以爲猶視其面顔也。夫國之有詩，猶人之有脉也，其長短緩急之候，於是焉在矣。邶、鄘者，衛之所滅也；魏者，晉之所滅也；檜者，鄭之所滅也。檜詩不爲鄭，而邶、鄘爲衛，魏爲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之所爲作者，衛、晉也，是以列邶、鄘、魏於前，而以衛、晉終之。雖主衛、晉，而其風不同，故邶、鄘、魏不可没也。邶、鄘之詩，學者以爲衛矣，何也？敘以衛也。而魏詩不爲晉，何也？敘不以晉也。雖不以晉，亦不以魏，然則是不舉其國也。凡敘之不舉其國者，文之所不及也。以其不及，而廢其爲晉，則學者之陋矣。《汾沮洳》之三章，而三稱晉官焉，非晉而何？季子觀樂於魯，至於歌《魏》曰：「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夫亡國之詩，而季子言之若此乎？蓋以爲晉矣，非亡國之詩也。至於《檜風》，檜之未亡而作矣。《豳》之非十四國之類，何也？此周公與周大夫之所作也。蓋以爲豳耳，非豳人之詩也。非豳人之詩，而言豳之風，故繫之豳；雖繫之豳，而非豳人之詩，故不列於諸國，而處之其下，此風之特異者也。以其特異而别之，亦理之當然也。季子之觀樂也，既歌《齊》，而繼之以《豳》、《秦》、《魏》、《唐》，何也？曰：孔子之未編《詩》也，太師次之，以豳

爲秦之有也，而繫之秦。以秦、晉之强相若也，而不能決其長短。意天下之諸侯，將歸於此二國。至孔子而後定，蓋非太師之所能知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

孔子之敘《書》也，舉其所爲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爲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夫唯不詳，故學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詩》之敘，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爲出於子夏，予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爲《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爲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歟？然其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删《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敘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録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敘》，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敘》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説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爲此孔氏之舊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鳥之摯者也。物之摯者不淫。水中可居者曰洲。「在河之洲」，言未用也。逑，匹也。言女子在

家，有和德而無淫僻之行，可以配君子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荇，接余也。左右，助也。流，求也。服，事也。后妃將取荇菜以共宗廟，必有助而求之者，是以寤寐不忘以求淑女，將與共事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芼，擇也。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敘也。凡《詩》之敘類此。窈窕淑女，不可得也，苟其得之，則將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琴瑟在堂，鐘鼓在廷，以此待之，庶其肯從我也。此求之至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方葛之盛時，黄鳥出於谷而集于木，鳴喈喈矣。詠歌其所有事，而又及其所聞見，言其樂從事於此也。覃，延也。萋萋，茂盛貌也。黄鳥，搏黍也。灌木，藂木也。喈喈，和聲也。或曰：黄鳥之集于灌木，猶婦人有嫁于君子之道也。言女子在家習爲婦功，既成，則可以適人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莫莫，成就貌也。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師，

女師也。婦人謂嫁曰歸。言其告教於師氏也，則告之以適人之道矣。薄，亦辭也。污，煩撋之也。澣，濯之也。私，燕服也。衣，禮服也。此女師所以告之之言也。「害澣害否」云者，言常自絜清以事君子也。常自絜清以事君子，則可以歸寧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

婦人知勉其君子求賢以自助，有其志可耳。若夫求賢審官，則君子之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采采，不已之辭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也。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而不盈焉，則志不在卷耳也。今將求賢，寘之列位，而志不在，亦不可得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崔嵬，土山之戴石者也。虺隤，病也。姑，且也。將陟險而馬病，不求良馬以任之，徒酌酒以自慰，不以爲深憂也，則終不免矣。譬如爲國之難，知小人之不足任，而不求賢以自助，亦無以濟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此章意不盡申殷勤也，凡詩之重複類此。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所以爲罰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砠。瘏、痡，皆病也。馬病而不知擇，至於人又病也，則無及矣，亦吁嗟而已。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木下曲曰樛。木以樛故,葛藟得纍之而上。后妃以逮下故,衆妾得敘進於君子。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而能安履其福禄。苟其不和,雖有福禄,而不能安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將,大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蚣蝑也。不妬而多子,一生八十一子。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言后妃子孫衆多,如螽斯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群飛聲也。繩繩,戒慎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夭夭,少壯也。灼灼,盛也。婦人甚少而盛,不以色驕其君子,而以宜其室家,此后妃之德所致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蕡,大貌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始言其華,中言其實,終言其葉,言其容德皆盛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后妃之化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干，盾也。罝兔之人，野之鄙人也。野之鄙人，禮之所不及也。禮之所不及者，其心無所不易。人而無所不易，則其於妻妾也，無所復敬矣。今婦人能以禮自將，敬而不可慢，故其夫雖罝兔之鄙人，而猶知敬之。夫人知敬其妻妾，則無所不敬，是以至於椓杙，而猶肅肅也。赳赳，有力之貌也。罝兔之人，則赳赳之武夫也。世未嘗患無武夫，獨患其不知敬而不可近。今武而知敬，故可以爲公侯干城也。《桃夭》言后妃能使婦人不以色驕其夫，而《兔罝》言其能使婦人以禮克君子之慢，故《桃夭》曰「致」，而《兔罝》曰「化」。夫致者，可以直致；而化者，其功遠矣。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仇，匹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丁丁，人之所聞也。中逵，人之所見也。中林，聞見之所不及也。非人之所聞見，而猶肅肅，則其敬也至矣。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也，宜懷任焉。❶室家和平，故婦人皆樂有子，是以采之不厭也。有，藏也。

❶「任」，明本作「姙」。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掇，拾也。捋，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袺，執衽也。襭，扱衽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潛行曰泳。方，拊也。❶思，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絜之行，不可犯以非禮。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也。楚，薪之尤翹翹者也。取薪之尤翹翹者，以言欲取女之尤高絜者也。然猶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草之尤翹翹者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是時，紂猶在上，君子久役于外，故婦人遵汝而伐薪，勞苦而念其君子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❶「拊」，明本作「泭」。

斬而復生曰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魚勞則尾赤。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周德雖廣，而紂之虐如將焚焉。民之被其害者，如魚之勞於水也。然而有文王以爲之父母，可以無久病矣。雖婦人而知文王之可歸，此所謂道化行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麟，仁獸也。其於仁也，非有意爲之，其資之也天矣。《關雎》之時，人君與其后妃皆賢，故其生子無不賢者。夫公子之賢，非其身則爲之，父母之所以資之者遠矣。是以信厚振振而不自知，猶麟之於仁也。《毛詩》之敘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夫《關雎》之化行，則公子信厚。公子之信厚如麟之仁，此所謂應矣，未嘗言其時也。捨麟之德而言其時，過矣。

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

定，題也。❶

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召南鵲巢　國風

《鵲巢》，夫人之德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鳩性拙，不能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

❶「題」，明本作「額」。

之。如鳩之託鵲巢，非有德，誰能安之？《毛詩》之敘以「鳩」爲「鳲鳩」，言夫人如鳲鳩之均一，乃可以配焉。説雖無害，而鳩非鳲鳩也。百兩，百乘也。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據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蘩，皤蒿也。沼，池也。沚，渚也。公侯之夫人，執蘩采以助祭。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公，事也。其在宗廟之事，則竦敬；其還歸，則舒遲。言各獲其宜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二者皆蝗類。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婦人之於君子，猶二物之相從，其性然矣。然其未見也，常自憂不當君子，❶故每以禮自防。至於既見，而後心降也。

❶「當」，明本作「得見」。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

蕨，鼈也。陟南山而采蕨，豈有不得者乎？然而常憂不得也。婦人之從君子，亦豈有不見禮者乎？然而常憂不見禮也。憂不見禮，而後乃見禮矣。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山菜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蘋，大蓱也。藻，聚藻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也。宗室，大宗之廟也。此所謂教成之祭也。《記》曰：「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奠於牖下，何也？户牖之間也。《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主人皆筵於廟中户西西上右几，以爲女子外成者也。祭禮，主婦設羹。今使季女設焉，所以成其婦禮也。幼而習之，既嫁而奉祭祀，則終身行之，此所謂能循法度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言美召伯，《江有汜》言美媵，《何彼襛矣》言美王姬，《魚麗》言美萬物盛多，《皇矣》言美周。或言正詩不言美，因各爲

此五詩之説。夫五詩言美，則正詩未嘗不言美矣。未嘗不言，而爲不言之説，此皆近世之浮説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小貌也。甘棠，杜也。茇，草舍也。召公巡行邦國，重煩勞百姓，蔽棠而舍。國人思之而愛其棠，不忍伐也。召公之爲二伯，❶武王之世矣，而詩稱召伯，思者之辭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説。

拜，拔也。説，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速，召也。二《南》當文王與紂之世，淫風之被天下，如露之濡物。《召南》之女被文王之化，能以禮自保，故其稱曰：行者未嘗不欲夙夜也，謂道之多露，是以不敢；女子未嘗不欲從人也，謂世之多强暴，是以不可。女子之所以自保如此，然猶不免强暴之獄，故其自辨曰：謂雀之無角，信矣，今而穿屋，則雀有角矣；謂鼠之無牙，信矣，今而穿墉，則鼠有牙矣；謂强暴之無室家之道，信矣，今而召我以獄，則强暴亦有室家之道矣。雖召我獄，然而知其

❶ 「二」，明本作「牧」。

室家之道不足，而終不之從者，召公明於聽訟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毛詩》之敘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夫君子之愛其人，則樂道其車服，是以詩言「羔羊之皮」而已，非言其德也。言其德，則過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素絲以英裘。紽，組絲，以飾縫也，皆婦人所爲寘功也。委蛇，自得之貌也。言《召南》之大夫服其羔裘，自公而退食於私家，無所不自得也。夫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此所以爲《鵲巢》之功致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緎、總，皆縫飾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雷聲隱然，在南山之陽耳，然而不可得見。《召南》之君子，遠行從政，其室家思一見之而不可得，如是雷也。故曰，何哉吾君子去此，而從事於四方，不敢安也。既而知其義不得歸也，則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言不可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

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落也。塈，取也。盛極則落者，梅也。女子之盛時，猶是梅也。方其七存也，迨其吉而後嫁焉，可也。及其三也，及今焉嫁之，可也，失今則過矣。及其既盡，頃筐而取之也，謂之娶，則嫁之矣。七而擇其吉，三而及其今，盡而聽其謂，此所以各及其時也。凡詩每章有先後深淺之異，如此詩及《中谷有蓷》、晉《無衣》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螽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强求其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微貌也。三，心也。五，噣也。正月，噣在東方。三月，心在東方。命，禮命也。諸妾從夫人，以次敘進御於君所，猶小星之從心、噣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云者，妾自謂卑賤，不敢與夫人齒之辭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裯，帳也。猶，若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決復入爲汜。❶ 江則有汜，適則有媵。❷ 而之子之不我以，何哉？ 其後則必悔矣。 蓋不敢怨，而竢其悔耳。 夫不敢怨者，悔之之道也。 故《小星》欲求衆妾之不敢齒我，而不以貴賤臨之，蓋使之得進御於君，而妾不敢與我齒矣。《江有汜》欲求適之悔過，而不以怨言犯之，蓋事之不失，而適自悔矣。 此則善原人情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水岐成渚。 處，止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嘯歌，以言其不怒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誘，道也。 野有死麕，有欲用之，猶以白茅包之而後行。 今有女於此，思以春適人，亦必得吉士以禮道之而後可。 疾時不然也。 古者昏禮以歲之隙，自冬及春，皆其時也。《孫卿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樕，小木也。 將取樸樕、死鹿以爲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之。 況於有女如玉，而

❶「決」上，明本有「水」字。

❷「適」，明本作「嫡」，下同。

可不以禮成之哉？

舒而脱脱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脱脱，舒遲也。帨，佩巾也。尨，狗也。奔走失節則佩帨動，非禮相陵則狗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

漢儒之言《詩》者曰：「王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而近世學者又因此詩稱「平王」、「齊侯」，則遂以二《南》爲東周之詩無疑矣。予讀《儀禮》，觀其燕饗之樂，風、雅之正詩無不咸在，蓋《關雎》、《鹿鳴》之作也久矣，非復衰世之詩也。夫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王歟？譬如商人謂湯武王，蓋亦當時一號也。至於齊侯，則武王之世，太公望得稱齊侯矣。且《周頌》之言成康，猶不得爲成、康子孫之詩，而此詩獨不得爲文王之詩哉！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王姬之美盛若是華也。肅，敬也。雝，和也。人之見王姬之車者，則相告曰，曷不肅雝乎，此王姬之車也。人之見其車者，猶知肅雝，則王姬之敬也至矣。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魚之深，釣而得之者，由絲緡也。王姬之貴，娶而得之者，由禮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茁，出也。葭，蘆也。豕牝曰豝。人君雖有恭儉之志，而室家不聽，則殆不行。今《召南》之夫人，能順其君子，無所不敬。雖葭之微，於其生也，而有不傷之意焉，故能使物無不蕃者。於君之射也，一發而虞人翼五豝以待之，此蕃之至也。然猶不敢盡取之，一發而已。故曰「吁嗟乎騶虞」。騶虞，仁獸。言仁如騶虞也，此所以爲《鵲巢》之應矣。

彼茁者蓬，一發五豵。吁嗟乎騶虞！

豕生三日曰豵。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集傳卷第一

詩集傳卷第二

邶柏舟　國風

邶、鄘、衛，本紂之畿内，其地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逾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克商，以封紂子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及成王幼，❶三監與武庚叛，周公伐而誅之。患商人之思舊而好亂也，於是改封微子於宋，以奉商後。而以其餘民封康叔於衛，以邶、鄘封他諸侯。其後衛人并邶、鄘而有之。頃公之世，變風既作，而邶、鄘、衛皆自有詩，各以其地名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毛詩》之敘曰：「此衛頃公之詩也。」變風之作，而至於漢，其間遠矣。儒者之傳《詩》，容有不知其世者矣，然猶欲必知焉，故從而加之。其出於毛氏者，其傳之也；其出於鄭氏者，其意之也。傳之猶可信也，意之踈矣。是以獨載毛氏之説，不敢傳疑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

有仁人而不用，譬猶以柏爲舟而不以載，使與衆物皆汎於流而已。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入也。逢，迎也。鑒之於人，美惡無所

❶「及成王幼」，明本作「及成王王幼」。

不受。惟擇其可，而後受。故雖兄弟，而有不據也。愬不仁，必於仁人。今愬之於不仁，此愬所以爲迎其怒也。蓋朝無善人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言我心之堅、平，過於石、席也。棣棣，富而閑習也。選，擇也。小人之惡君子，曰何爲斯踽踽涼涼，然君子不以其故自改也，此所謂不可轉與不可卷也。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閔，病也。辟，拊心也。摽，舉手貌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月當微耳，日則否，豈有日月更代而微者歟？君子與小人，常迭相勝。然而小人而不得其志者，常也。君子而不遂，如日而微耳。是以憂之不去於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也。憂患既深，思奮飛以避之，而不能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緑衣》，衛莊姜傷己也。

緑兮衣兮，緑衣黄裹。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緑，間色。黄，正色。以緑爲衣，而黄爲裹，言妾上僭，而夫人失位也。莊姜齊女，美而無子。莊公之嬖人生子州吁，母嬖而州吁驕，故云。

緑兮衣兮，緑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緑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訧，過也。治絲而緑之者，汝也。緑非所以爲衣，既已緑之，而又以爲衣，此則我之

所訧也。古之人爲是上下之分，所以使人無所訧耳。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以緑爲衣，惑者不知其不可也。若夫絺綌之薄，而以禦風，其弊立見矣。譬如小人而重任之，涉患難，而後知其不可也。古之人所以爲是君子、小人之辨者，誠得我心之所憂也。

《緑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弑之。戴嬀於是大歸。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鳦也，春則來，秋則去，知有所避也。燕將飛而差池其羽，猶戴嬀之將別而不忍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將，送也。頡頏，左右顧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陳在衛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仲，戴嬀字也。任，大也。塞，瘞也。❶淵，深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❶「瘞」，明本作「實」。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莊姜，賢妃也。莊公惑於嬖妾，而不禮焉。及完立，而不能終。故其自傷曰，君夫人日月也，奈何捨我而逝，不復其故處乎？雖然捨我，而能有所定，尚可也。苟爲無定，何用不顧我哉？石碏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亂。」莊公不從，故及於禍。此「胡能有定」之謂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始、月盛，皆出於東方。「俾也可忘」，徒使我可忘之而已。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畜，養也。呼父母而訴所怨也。述，循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終日之風也。風、霾、曀、雷，皆以喻州吁之昏暴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也。州吁往來皆不可常，莊姜雖思之無益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嚔。

曀，陰也。古「有」、「又」通。嚔，或作「疐」，跲也。寤而思之，則不寐；願往從之，則若有跲。制而止之者，言不欲往耳。

噎噎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懷，安也。安於其所，不欲往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漕，衛邑也。南行，伐鄭也。莊公之世，鄭人伐衛。州吁既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宋公子馮在焉。鄭人將納之，故使告於宋，與陳、蔡共伐之。是時，民有爲土功於國者，有城漕者，我獨南行伐鄭，去國遠役，爲最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子仲者，公孫文仲，伐鄭之帥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民將征行，與其室家訣別曰，是行也，將於何居處，於何喪其馬乎？若求我與馬，當求之於林之下。蓋預爲敗計也。軍行必依山林，求之林下，庶幾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闊，勤苦也。成說，歷數之也。然猶庶幾獲免於死亡，故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闊，遠也。洵，信也。不務活其民，而貪遠略，故曰「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告之以誠言，而不吾用，故曰「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

其室。子欲止之，而不忍言也，故深自責而已。凱風，南風也。棘，難長之木也。風之吹棘心，而至於夭夭也，勞矣。母之於子，其勞如是風也。而不能使留焉，則子之過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棘薪，言其成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地，其下有寒泉。泉在浚下，而浚蒙其澤。我曾此泉之不若也。

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睍睆，好貌也。鳥猶能好其音以説人，而我獨不能説吾母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

《毛詩》之敘曰：「宣公淫亂，不卹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夫此詩言宣公好用兵，如雄雉之勇於鬭，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爲「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是矣。以爲并刺其淫亂、怨曠，則此詩之所不言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勇於鬭，飛而鼓其翼，泄泄然不顧也。宣公之時，大夫久於征役，以公爲猶雉耳，故自咎其懷於衛曰「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思得信厚之君以事之，而不可得，故勞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征役既久，思歸而不得之辭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

不臧？

忮，害也。宣公好害而多求，國人苦之，故告其君子曰，吾不知孰爲德行，苟不忮害，不貪求，斯可矣，何用不之善哉？❶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春秋傳》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恃苦匏而涉深濟，未有不溺者也，而況於無匏乎？有人焉曰：深則吾厲，淺則吾揭，無不渡也。則亦不畏、不義、不忌，非禮之人也。宣公烝於夷姜，而納伋之妻，昏亂甚矣，故云。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鷕，雉聲也。軌，軾前也。飛曰雄雌，走曰牝牡。有瀰濟盈，而視之以不濡軌。有鷕雉鳴，而反求其牡。衆之所謂不可，而不顧之辭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雝雝，鴈之和聲也。納采用鴈。旭日始旦，大昕之時也。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冰之未泮，昏姻之時也。宣公淫昏，而國人化之，故此章爲陳昏禮之正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卬，我也。人皆輕涉，而操舟者，獨招招然不肯從。言衛人相率爲亂，而其君子猶待禮而後行，不得其偶不行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❶「不之」，明本互乙。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谷風，東風也。風行於陰雨，而不廢其和。夫婦黽俛同心，憂樂共之，而何怒之有？葑，須也。菲，芴也。人不以其下之不善，而弃其上之可食，譬如婦人德音不違而足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畿，門内也。荼，苦菜也。行道而有所違者，其行遲遲而不忍去。今君子之弃我，曾不如是行道之人也，其送我，止於畿而已。故其心苦之，而不知荼之苦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湜湜，水見底也。沚，小渚也。屑，絜也。涇水入渭，渭清而涇濁。涇以渭故，人謂之濁耳。然其沚湜湜然，上下如一。婦人自言修絜如此，奈何以新昏之故，而遂不吾絜也？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卹我後。

梁、笱，皆所設以取魚。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人之成功之謂也。新昏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成之難，則將輕用之。我雖見弃，猶憂其後之不繼也，故告而止之。既而曰，我躬且不容，何暇卹我後哉？知告之無益之辭也。閱，容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此章言其深淺、有無，無所避者。民之有喪，猶將匍匐救之，況於事君子，而有不盡乎？

不我能慉，❶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

❶「慉」，明本作「畜」。下「慉」字同。

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慉，養也。夫婦之親，而至爲仇讎，故雖平生之德義，皆鬻而不售。育，生也。鞫，窮也。昔者生於恐懼鞫窮之中，及尔顛覆而不顧。今亦既生育矣，而比予于毒。毒者，人之所弃惡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貽我肄。不念昔者，伊予來塈。❶

旨，美也。蓄，聚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貽，遺也。肄，勞也。塈，息也。蓄美菜者，所以御冬月之無也。今君子亦以我御窮而已，及其富樂，則不我以，不念昔者，由我而獲此安息也。

《谷風》六章，❷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黎，今黎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試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納而不歸，其臣尤之，故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於其微耳。是以試之於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於衛久矣，而衛不吾勤，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而胡爲不自歸乎？衛人非君之故之爲，而胡爲久於其地乎？中露、泥中，言其暴露，而無覆藉之者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❶「予」，明本作「余」。

❷「六」，原作「八」，據明本改。

《旄丘》，責衛伯也。

衛，侯爵，時爲州伯，故稱伯歟？孔氏之敘《詩》也，自爲一書，故《式微》、《旄丘》之敘，相因之辭也。而毛氏之敘《旄丘》，則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其言與前相復，非一人之辭明矣。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前高曰旄丘。誕，闊也。叔兮伯兮，同姓之國也。旄丘之葛，其節雖甚闊也，然而無以其闊節而謂患不相及，苟斷其一節，而百節廢矣。譬如諸侯，雖異國而相爲蔽，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久而不救哉？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夫豈無故而久處於衛哉？以爲與衛同患，勢之所當救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蒙戎，亂貌也。久留於衛，裘已弊矣。非吾車不能渡河，以告東方之諸侯也，以爲東方諸侯，無與我同患者耳，是以止於衛而不去。蓋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土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與衛共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瑣，小也。尾，末也。流離，梟也，其子長大則食其母。狄之虐始於黎。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褎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

《毛詩》之敘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

可以承事王者。」夫此詩言賢者不見用，而思愬之天子，故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知周之不足愬，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毛氏既以西方美人爲周，❶而又以彼美人爲衛之賢者，曰「所謂西方之人者，言其宜在王室也」，可乎？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公庭萬舞。

簡，擇也。萬舞，干舞也。方且萬舞，而勤於擇人，言其盡心於舞，而不知其他也。日中而舞未止，言無度也。在前上處，居舞者之前列也。俣俣，壯大貌也。俣俣之碩人，非所宜舞於中庭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組，織組也。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馳於下，如織組也。言有力而善御者，可以禦侮矣，而使之執籥秉翟。「赫如渥赭」，卿大夫之容也，而錫之以一爵。《記》曰：「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也。」惠不過一散。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栗屬。苓，大苦也。山則宜有榛也，隰則宜有苓也。傷碩人之不當其處也。賢者仕於諸侯而不得志，則思愬之天子。西方，周之所在也。周衰而天子不能正諸侯，雖復知其賢，亦將無如之何矣，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言其不能及遠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

❶「氏」，明本作「詩」。

凡詩，皆繫於所作之國。故《木瓜》雖美齊桓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歟？《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國之女，思衛而作詩，其爲衛音也固宜，猶莊舄之病而越吟，人情之所必然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毖，流貌也。淇，衛水也。孌，好貌也。泉水出於他國，而流于淇。女子嫁于異國，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是以思衛之諸姬，將見而與之謀也。夫思歸，情之所當然也。不歸，法之不得已也。聖人不以不得已之法，而廢其當然之情，故閔而録之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始有事於道者，祖而舍軷，因飲酒於其側曰餞，禮畢遂行，宿於近郊。泲、禰，所由適衛之道也。《書》曰：「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春秋傳》：衛及狄戰，敗于滎澤。故濟水及衛。衛女思歸而不獲，故言其所由以歸之道，以致其思之至也。既言其所由以歸之道，則又言其可以歸之義。曰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其宗，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因以問其姑、姊，今曷爲不得哉？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干、言，亦所由適衛之地也。脂，脂車也。舝，設舝也。還車，還旋其車而試之也。❶

❶「旋」，明本作「施」。

遄，疾也。害，何也。言其至衛，非有瑕疵也，而曷爲不許哉？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蓋以自況也。須、漕，皆衛邑也。知其不可，是以出遊，以寫其憂而已。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君子仕於亂世，如出自北門，背明而向陰也。仕而不見用者，君也。而歸之天，知命者之辭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適，之也。埤，厚也。天子之政令，既以適我，國之政事，復并以厚益我。已事而反，則其處者，爭求其瑕疵而譴讁之，言勢而不免於罪也。謂之「室人」者，在內而不事事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敦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邪，讀如「徐」。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故其民苦之，而相告曰，苟有惠而好我者，與汝携手同行而從之。昔之虛徐者，今亦並爲急刻之行矣，尚曷爲不行哉？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喈，疾貌。霏，甚貌。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未有赤而非狐、黑而非烏者，言其君臣爲惡如一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静女》，刺時也。

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衛君内無賢妃之助，故衛之君子思得静一之女，既有美色，又能待我以禮者，而進之於君。思而不可得，是以踟躕而求之城隅，言高而不可逾也。

静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説懌女美。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以記過失，且以次敘群妾之進御者。煒，赤貌也。樂其有法，而後説其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者。蓋言宫中無復斯人矣。故願得幽閑處子，而進之君也。苟有以是女進者，吾非此女之美，乃美其人之遺我者耳。蓋求之至也。

《静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蘧篨不鮮。

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疾之，而難言之，故識其臺之所在而已。燕婉，謂伋也。蘧篨不能俯者，天下之惡疾，所以深惡宣公也。泚，鮮明貌也。燕，

安也。婉，順也。鮮，善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洒，高峻也。殄，絶也。猶言病而不死者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將適世子而得宣公，猶網魚而得鴻，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使之於齊，使盜先待於莘。壽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去。」壽竊其節而先往，盜殺之。伋至，曰：「乃我也。」又殺之。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往救之而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憂而不知所定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若避害而去，於義非有瑕疵也，而曷爲不去哉？夫宣公將害伋，伋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而壽之死，獨何哉？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君子以爲非義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二

詩集傳卷第三

鄘柏舟　國風

《柏舟》，共姜自誓也。

衛釐公之世子共伯餘，立未逾年而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誓而不許。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中河，舟之所當在也。婦人之在夫家，猶舟之在河也。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也。儀，匹也。之，至也。矢，誓也。天，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特，匹也。慝，邪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冓，成也。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衛人疾之，而莫能去。譬如蒺藜之生於牆，欲掃去之，恐其傷牆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也。象服者，象物以爲服，蓋褕翟、闕翟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能與君子偕老，乃可以有副笄六珈。委委佗佗，緩而有禮，如山河之崇深，乃可以有象服。今宣姜之不善，將如是服何哉？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也。翟，褕翟、闕翟也。鬒，黑也。屑，絜也。髢，髲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皙，白也。以是盛服尊女，使如天帝然者，非以女有德，可以配君子故耶？嗟今無以受之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瑳，鮮白貌也。展衣，夫人以禮見君及賓客之盛服也。絺之靡者爲縐。袢讀如「絆」，暑服則加紲袢，以自斂飭。清，視清明也。顏，顏角豐滿也。❶展，誠也。媛，美女也。如是人者，可以爲邦之媛矣，而不爲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❶「顏角」，明本作「額角」。

《桑中》，刺奔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兔絲也。託采唐以相誘也。《書》曰：「明大命于沬邦。」❶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奔奔、彊彊，皆有常匹相隨之貌。言宣姜鶉、鵲之不若也。兄則頑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渡河東徙，以廬于漕，一年而卒。齊桓公城楚丘，以封文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姓説之，而作此詩。定，營室也。

❶「沬」，《尚書・酒誥》作「妹」。

營室中，則十月中也，於時可以營宫室矣。楚宫，楚丘宫也。「揆之以日」，揆日之出入以知東西也。椅，梓屬也。爰，曰也。種此六木於宫者，曰後可以伐琴瑟也。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堂，亦衛邑也。景山，大山也。京，高丘也。文公之將徙於楚丘也，升虚而望其高，有陵阜可以屏蔽其國；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居民。從而卜之，而得吉，卜其終皆然，信善可居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説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靈，善也。倌人，主駕者也。文公勤於民事，雨既止，見星而駕以行，舍於桑田矣。是以民説，而稱之曰，不直哉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深，則宜其有騋牝三千也。言富强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耳。馬七尺曰騋。《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而此言三千者，蓋其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牡則三千也。世之學者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之詩也，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王澤之薄也久矣，非是人之所能復也。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其種之也深，而蓄之也厚矣。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畜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

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亦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老者之所以爲老，爲其積衰也。因其一日之安，而以爲壯也，可乎？其所由來者遠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止奔也。

《毛詩》之敘曰：「衛文公之詩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蝃蝀，虹也。蝃蝀之雨，暴雨也，不待陰陽和而雨矣，猶女子之不待父母媒妁而行者也。是以國人莫不惡之。指之猶且不敢，而況爲之乎？故告之曰，女子生而當行適人矣，何患於不嫁而爲是非禮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隮，升也。崇，終也。朝有升氣于西，終其朝而雨至矣，何苦不俟而爲彼蝃蝀之暴雨也？譬之女子之生，至於成人，則自當行矣，何至汲汲於非禮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人苟知事之有命也，則不爲不義，安而竢之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

《毛詩》之敘曰：「文公之詩也。文公能正其群臣，故刺在位而無禮者。」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視也。視鼠之所以爲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亦有皮而無禮耳。人之所以爲人者，豈以其面，亦以其禮也。苟無禮，則亦鼠矣。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

《毛詩》之敘曰：「衛文公之詩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凡旗皆注旄於干首。❶古者招庶人以旃，招士以旂，招大夫以旌。干旄，所以招之也。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紕，縫也。四，數也。既有以招之，又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鳥隼曰旟。組，縫組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注旄而不設旒旐曰旌。祝，屬也。

《干旌》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列國之詩，皆以世爲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後大小之次，固當以世爲斷。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

❶「凡」，原作「九」。據明本改。

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兔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昭之間。皆非孔氏之舊也，蓋傳者失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衛侯，許穆夫人之兄，戴公也。大夫，許大夫之弔衛者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將歸，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禮，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父母没則使大夫歸寧於兄弟，而夫人不行。故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許人以禮不許。夫人以爲禮施於無故而欲歸寧者耳。今衛國亡矣，弃其社稷宗廟，而廬於漕，思歸唁之，而猶以此不許。故曰「不能旋反」，言其執一而不知變也。夫將欲止之，必有已之之道。今無以已之，而欲其止，是以其心不肯遠忘衛也。❶然要之，夫人終亦不行，則知禮之不可越故也。蓋爲此詩，以致其忠愛而已。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行，道也。阿丘之物爲不少矣，獨采其蝱而已。然人無有尤之者，以人各有所取也。今我之懷衛，亦各有道矣。要以不爲不善則已，而獨以是禮不許我，何哉？故曰，其尤我者，皆衆不更事之人也，不然則狂者耳。

❶「遠忘」，明本互乙。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極，至也。夫人思歸，行衛之野，而觀其麥之有無。問其控告于大國，誰因者，誰至者？許人雖尤之，而其心不已，故告其君子曰「無我有尤」，雖竭爾思慮，以爲我謀衛，不如使我一往親見之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非今之四章故也。

衛淇奧　國風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瞻彼淇奧，緑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奧，隈也。猗猗，盛也。「匪」、「斐」通，有文之貌也。瑟，矜莊也。僩，寬大也。赫，明也。咺，著也。諼，忘也。淇之澤深矣，然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隈之緑竹也。今淇上多竹。君子平居所以自修者亦至矣，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日夜去惡遷善，以求全其性。然亦不可得而見也，徒見其見於外者，瑟然，僩然，赫然，咺然。人之見之者，皆不忍忘也，是以知其積諸內者厚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

而知來者。」孔子告之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子貢知其自切瑳琢磨得之，此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如衛武公，所謂富而好禮者歟？《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奧，緑竹猗猗。』」

瞻彼淇奧，緑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弁，皮弁也。會，弁之縫中也，蓋飾之以玉。

瞻彼淇奧，緑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簀，積也。金、錫、圭、璧，言其既成也。綽，緩也。較，兩輢上出軾者。重較，卿士之車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成也。槃，樂也。澗也、阿也、陸也，皆非人之所樂也。今而成樂於是，必有所甚惡，而不得已也。寬也、薖也、軸也，皆磐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弗諼，既往之戒不可忘也。弗過，不可復往也。弗告，不可復諫也。皆自誓以不仕之辭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

碩人頎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此章言莊姜親戚之盛也。頎頎，長貌也。國君夫人嫁以翟衣。衣錦者，在塗之服也。褧，禪也。衣錦而尚之以褧，惡其文之太著也。莊姜，齊世子得臣之妹也。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後爲齊桓公所滅。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此章言其容貌之好也。蝤蠐，蝎也。犀，瓠瓣也。螓，蜻蜻也，額廣而方。倩，口輔好也。盼，白黑明也。

碩人敖敖，説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章言其車服之美也。敖敖，長貌也。幩，馬纏鑣扇汗也，人君以朱。鑣鑣，盛貌也。茀，車之後幛也，以翟羽爲之。《禮》：「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内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夫人始至，故爲之夙退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此章言齊之强也。河在齊之西北。罛，魚罟也。菼，薍也。庶姜，同姓也。庶士，異姓也。孽孽，衆也。朅，壯貌也。是詩言有如此人者，而君不答，則君可責，而夫人可閔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此詩前二章皆男女相從之辭，後四章皆女見弃而自悔之辭。布，幣也。貿，買也。

託買絲而就之謀，爲淫亂也。頓丘，一成之丘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垝，毀也。復關，氓之所在也。體，卦兆之體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吁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桑之未落也，其葉沃沃然，爲若可依者也。鳩食其葚，葚美而不能去，則將依焉，不知其將黃而隕。男子之始相得也，意厚而財豐，亦若可久者。婦人喜而從之，不知其三歲食貧，而至於相弃也。帷裳，童容也，婦人之車所以障者。「漸車帷裳」，言其不顧艱難而從之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靡室勞矣」，言不以室家之勞爲勞也。「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言昏姻既成，而遇之以暴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反，復也，不思復其舊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

此詩敘與《泉水》敘同，皆父母終，不得歸寧者也。毛氏不知泉源、淇水、檜楫、松舟之喻，以爲此夫婦不相能之辭。故敘此詩爲「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失之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而殺也。籊籊之竿，而可以釣于淇。❶猶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言其近爾。淇近，則衛近矣。非不欲歸也，不可得歸也。蓋亦父母終，而不得歸寧者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思歸而不可得，則以自解曰，女子生而有遠父母兄弟之道矣，譬如泉源、淇水之不得相入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巧笑貌也。儺，行有度也。知女子之爲必遠父母兄弟也，則自修飭以順事君子，俾無尤焉，以慰父母兄弟而已。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柏葉松身曰檜，二木之相爲舟楫也。不自從其類，而從非其類，物則固有然者，何獨女子也？所以深自解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雚也。雖有支，然不得所依，則蔓延於地而不能起。童子雖佩觿，然不能如我之多知也。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

❶「而」下，明本有「不」字。

人君治成人之事，故雖童子而佩觿。容，容刀也。「遂」、「璲」通，佩玉也。帶，紳也。悸悸，有節度之貌也。言德不足以稱其服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決也。❶能射御，則佩決。甲，狎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作也。

宋桓公之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出，思之而義不得往，故作此詩以自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杭，渡也。河廣矣，宋遠矣，以爲一葦可度，而跂可見，所以緩説其思宋之心也。蓋曰「雖在衛，猶在宋」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小舟也。崇朝，行崇朝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君子上從王事，不得休息，婦人思之，而作是詩。伯，其字也。朅，武貌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君子當至而不至，猶欲雨而得日也。思之而不得見，是以甘心於首疾。

---

❶「決」，明本作「玦」，下同。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綏綏，匹行貌。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婦人自傷不若狐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深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桓公城楚丘以封衛，遺之車馬器服，衛以復安。衛人德之，故曰，雖投我以木瓜，我將報之以瓊琚。瓊琚之於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爲報也，永以與之爲歡好而已。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三

詩集傳卷第四

王黍離　國風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周公營之。既成，祀其先王，而還居西都，以爲宗周近於西戎。周衰，子孫不能及遠，而文武之德未弃於天下，其勢必有遷者。洛陽遠於戎狄，而其旁國無當興者，唯是可以復立，故城以待之，而時以會東諸侯焉。其後十一世，幽王失道，申侯與犬戎攻而滅之。晉文侯、鄭武公立其太子宜臼，是爲平王，遂徙居東都。其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内，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

宗周，鎬京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平王東遷，而宗周爲墟，宗廟、宫室盡爲禾黍，過者閔之，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靡靡，猶遲遲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行者見黍稷之苗，而及其穗且實，蓋行役之久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鑿牆以棲雞曰塒。君子行役而無至期，曾雞與牛羊之不若，奈何勿思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佸，會也。雞棲于杙曰桀。括，至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陽陽，自得也。簧，笙也。人君有房中之樂，此賤事耳。然君子居之，又且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爲樂矣。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矣。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也。翿，纛也，舞者之所翳也。敖，舞者之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平王未能使諸侯宗周，而强使戍申焉，宜諸侯之不從也。其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周之戍者怨諸侯之不戍之辭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久戍而不得代之辭也。申，平王之母家，在陳、鄭之南而近楚，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蒲柳也。申、甫、許，皆諸姜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蓷，鵻也。暵，燥也。仳，別也。脩，長也。草長遠地則易枯。中谷之蓷，旱之所難及也。今也既先燥其生於乾者，又燥其生而長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旱及於濕，則盡矣。譬如周人風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艱難者弃其妻耳；其後，人之不善者弃之矣；及其既甚，至有無故而弃之者。故其以艱難而見弃者，則嘆之。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弃者，則條條然而歗。歗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弃也，則泣而已。泣者，窮

之甚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

《毛詩》之敘曰：「桓王之詩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爰爰，緩也。吪，動也。兔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亂則輕狡之人肆，而耿介之士常被其禍。其曰「尚寐無吪」，寧死而不欲見之之辭也。或曰，羅所以取兔也，兔則兔矣，而雉則罹之。天下之禍，首亂者之報也。首亂者則逝矣，而爲之繼者受之。非其所爲，而反受其禍，是以寐而不欲動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罦，覆車也。造，亦爲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罿，罬也。庸，用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或曰刺桓王。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長也。水厓曰滸。王謂同姓曰叔父。葛藟生於河上，得河之潤以爲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爲盛也。王今弃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涘，厓也。謂其夫父者，其妻則母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夷上洒下漘。❶聞，與聞吾事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采葛所以爲絺綌，采蕭所以供祭祀，采艾所以攻疾病耳。雖事之無疑者，猶不敢行，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而如三月之久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諸侯之車也。檻檻，車聲也。毳衣，子男之衣也。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其青者如菼。天子之大夫，有以子男入而爲之者。古者大夫巡行邦國，以聽男女之訟，其聽之也明，而止之有道。民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蓋傷今不能矣。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啍啍，重遲貌也。璊，赬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曒日。

穀，生也。生則有內外之別，而死則同穴，夫婦之正也。古之聽男女之訟者，非獨使淫奔者止也，乃使其夫婦相與以禮，久要

❶「下」下，明本有「曰」字。

而無相弃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

《毛詩》之敍曰：「莊王之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子嗟，當時賢者。留，其氏也。隱居於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子嗟也，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從之，故曰「將其來施施」。施施，徐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公曰：「子國，子嗟父也。」「將其來食」，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庶幾肯來遺我以善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緇衣　國風

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食采於鄭，爲幽王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是時，王室多故，公懼及於難，問於史伯：「吾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嶮，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弊、補、丹、依、疇、歷、華，❶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脩典刑

❶「弊」、「疇」、「華」，《國語・鄭語》作「蔽」、「𤳉」、「莘」。

以守之，可以少固。」公從之。幽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復爲周司徒，而變風始作。鄭者，其所食采地，今華之鄭是也。及既得虢、鄶，施舊號於新邑，則今鄭是也。

《緇衣》，美武公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武公爲平王卿士。緇衣，其聽朝之正服也。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民之愛武公不知厭也，故曰，子之緇衣敝歟？予將爲子改爲之；子適子之館歟？苟還也，予將授子以粲。粲，飱也。愛之無厭之辭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蓆，大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武公夫人姜氏，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爲請於莊公，而封之京。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不聽，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又諫，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及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以襲鄭，夫人將啓之，則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而逐之。由是觀之，莊公非畏父母之言者也，欲必致叔于死耳。夫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

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夫因其言而記之者，以示得其情也。然毛氏不知其說，其敘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杞，柳屬也。異姓而干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杞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强忍之木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共叔段也。叔之出田也，民皆從之，至於巷無居者。夫豈誠無居者乎？莫如叔之信美而又仁者，是以從之者衆也。言叔之爲人，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然詩人作《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非以惡段，而以刺莊公者，言莊公力能禁之而不禁，俟其亂而加之以大戮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

非謂段爲「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大叔于田，❶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内曰服，外曰驂。驂、服之和，如舞者之中節，御之善也。用火宵田也。暴，徒手搏之也。狃，習也。

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襄，駕也。上，駕馬之最良也。鴈行，言與服馬相次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捨拔曰縱，覆鏃曰送。忌，辭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驪白雜毛曰鴇。如手，言如左右手之相助也。掤，所以覆矢也。鬯，弢弓也。田事將畢，則馬行遲，發矢希。既畢，則覆矢而弢弓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文公之十三年，狄入衛，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高克之爲人，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欲遠之不能，於是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爲之賦是詩。清，鄭邑也。彭，鄭郊也。高克之師，皆清人也。駟介，馬之被甲者也。一車而二矛，

❶「大」，明本無此字。

備折毀也。英，矛飾也。翺翔於河上，非所以禦狄也，以禦狄爲名，而逐高克也。以君而逐大夫不能，而假興師焉，以爲大無政刑矣。故《春秋》書之曰「鄭弃其師」。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消，亦鄭郊也。喬，高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亦鄭郊也。將車，御者在左，戎右在右。中軍，上將也。言御者還旋其車，而戎右抽刃，以與其將習爲容好而已。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侯，君也。舍，施也。其裘光澤如濡，其人信直而有君德，其民稱之曰，是出令而不變者。言德之稱其服。傷今不然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禮，維君用純。故諸臣之羔裘，以豹飾袪袖。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晏，鮮盛貌也。大國三卿英者，才過人也。粲，衆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

《毛詩》之敘曰：「莊公之詩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摻，擥也。袪，袂也。寁，速也。故，舊也。君子去之，而欲留之，故願見之道路，擥其袂而告之曰，無我惡而去我。君雖失德，

然而不速去者，舊臣之宜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魗」、「醜」通。好，舊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夫婦相戒以夙興，婦人勉其君子曰，雞既鳴，明星見矣，可以起從外事，弋取鳧鴈歸以爲肴，相與飲酒，偕老而不厭。且非特如此而已，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言不留色而好德也。明星，啓明也。弋，繳射也。加，中也。史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宜，和其所宜也。雜佩，衡璜、琚瑀、衝牙之類。問，遺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援，至於見逐。故國人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以刺之。禮，親迎則同車。舜，木槿也。都，閑也。

有女同行，顔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行，道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

《毛詩》之敘以爲「所美非美」，故其言「扶蘇」、「荷華」也，曰：「此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云尔。」然而扶蘇非大木也，鄭氏知其不可，故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之謂也。」然而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美草，則又曰：「此大臣無恩，而小臣放恣之謂也。」夫使説者勞而不得，皆敘惑之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扶胥，小木也。荷，扶渠也，其華菡萏。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猾也。夫荷高而爲扶蘇之槁，不若下而爲荷華之盛也。忽之爲人，自絜而好名，非有爲國之慮也。莊公多内寵，而忽辭昏於齊，失大國之援，終以見逐。譬如扶蘇之生於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芘，不如荷華之生於隰，得其澤以滋大。故君子以爲絜而害於國，乃所謂狂耳。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上竦無枝曰橋。游，放縦也。龍，紅草也。充，美也。狡，壯狡也。忽之爲人，可謂狡童矣，未可謂成人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

《毛詩》之敘以爲君弱臣强，不倡而和，故曰：「君倡而臣和，猶風起而蘀應也。」夫「蘀兮蘀兮，風其吹女」，此憂懼之辭，而非唱和之意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落也。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於國，其附之者亦不可

以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子苟倡也，予將和女。蓋有異志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賢者欲與之圖事，而忽不與，故憂之不遑食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食，祿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鄭世子忽，立未逾年，厲公逐之而自立。四年，祭仲逐厲公，而召忽。二年，高渠彌殺之，而立子亹。一年，齊人殺子亹及高渠彌，祭仲又立子儀。厲公之出奔，復入居鄭櫟。子儀十四年，厲公入鄭。凡鄭亂二十餘年，四公子爭立，至厲公復入，而後鄭少安。故鄭人思大國之正己，曰，子苟惠而思正吾亂，褰裳而可以涉溱、洧矣，鄭無難入者。子苟不我思，豈無他人乎？吾恐他人之先子也。狂童之狂也甚矣，不可緩也。溱、洧，鄭之二水。狂童，忽也。鄭之亂，忽實啓之。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刺亂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豐也。巷，門外道也。君子親迎，而婦人有以異志不從者。既而所與爲異不終，故追念其君子云尔。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也。將，送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庶人嫁者之服也。伯、叔，君子之字也。或曰，錦之爲貴，而褧之爲尚。將濟其欲者，必由禮而後可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除地曰墠。茹藘，茅蒐也。除地以爲墠，則茹藘在阪不在墠矣。女子絜己以居於室，其室雖近，而其人不可犯以非義，如墠之遠茹藘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女摯也。徒取栗以爲禮，而可以行室家之道矣。非不尔思也，子不由禮，故不可得也。東門，鄭之爲亂者之所在也。故墠、栗皆曰「東門」，又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且雨，凄凄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譬如君子，雖居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夷，說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瘳，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衿，學子之所服也。禮，父母在，則衣純以青。嗣，續也。學校不修，則有去者、有留者，而莫之禁。故留者念其去者，而責之曰，我雖不往見子，子曷爲不傳聲問我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青，佩之組綬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達，往來相見貌。去學而游於城闕，往來無所爲耳。而不來見我，使我思之，一日而若三月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

《毛詩》之敘曰：「忽之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水以求其能流，雖束薪而有不能載矣。譬如失衆之君，雖其私暱爲之盡力，以求輿之，❶而衆不與，終不可得也。是以稱其私相告教之言以譏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失衆之辭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

❶ 「輿」，明本作「與」，當是。

女」，失衆而多疑之辭也。夫苟以人言爲舉不可信，則人將誰復親之者？此所謂小人之愛人，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鄭國男女相弃，有出其東門而見婦人如雲衆而無所從者，曰，此非我所思，安得縞衣綦巾，聊以樂我哉？縞衣，白衣，男子之服也。綦巾，蒼巾，女子之服也。思室家之樂而不可得，鰥寡相見之辭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秀也。茹藘，所以染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零露以生，而自傷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故深思之曰，苟有是人也，必婉然清揚美人也，鄭無是人矣。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其願。邂逅，不期而遇也。故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也。然則「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亦婦人也哉？毛氏由此故，敘以男女失時，思不期

而會。信如此說，則趙文子將不受，雖與伯有同譏，可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渙渙，冰釋而水盛也。蕑，蘭也。訏，大也。勺藥，香草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瀏，深也。

《溱洧》二章，章十句。

詩集傳卷第四

詩集傳卷第五

齊雞鳴　國風

齊，古爽鳩氏之虛，武王以封太公望，國於營丘而爲諸侯伯。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其後五世至哀公，而變風作。

《雞鳴》，思賢妃也。

《毛詩》之敘曰：「哀公之詩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夫人不忘夙興，故以蠅聲爲雞鳴，以月出爲東方之明。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旦明而百蟲作，方是時也，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亦欲散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作，庶其無以我故惡子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

《毛詩》之敘曰：「哀公之詩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還，捷也。猺，山名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言齊人好田，至以還儇相譽，而不知恥之，則荒之甚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門、屏之間曰著。禮，壻親迎，受婦於堂以出，揖之於庭，又揖之於著，於時婦人遂見君子，故識其充耳之飾。充耳，瑱也，所以縣之者曰紞。素、青、黄三者，紞之色也。尚，飾也。瓊華、瓊瑩、瓊英三者，皆美石似玉者，所以爲瑱也。言此者，刺時不親迎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日升於東，月盛於東，其明無所不至。國有明君，則民之視之，譬如日月常在其室家，無敢欺之者，行則起而從之矣。及其衰也，明不及民，而民慢之，行而無有從之者。此所以爲刺衰也。履，行也。即，從也。發，起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毛詩》之敘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夫雖衰亂之世，蚤、莫不易挈壺之職。雖或失之，而天時猶在，何至於未明而顛倒衣裳哉？毛氏因「東方未明」、「不能辰夜」，而信以爲然，其説亦已陋矣。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爲政必有節，及其節而爲之，則用力少而事舉。苟爲無節，緩急皆所以害政也。夫東方未明，起而顛倒其衣裳，可謂急矣，然猶有以爲緩，而自公召之者。夫起者已遽，而至於顛倒矣，而猶有遲之者，則政將何以堪之，故必將有受其害者。然則東方未明，尚可以徐服其服，而無至於顛倒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夫苟不知爲政之節，則或失之蚤，或失之莫，常不能及事之會矣。以爲尚蚤者，爲之常緩。以爲已晚者，爲之常遽。緩者不意事之已至，而遽者不知事之未及。故其所以備患者，常出於倉卒而不精。故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爲藩以禦狂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無其備而不得已也。此無節之過也。瞿瞿，狂貌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南山，齊南山也。綏綏，行求匹之貌也。人君之尊，如南山之崔崔；襄公之行，如雄狐之綏綏。疾其以人君而爲此行也。蕩，平也。齊子，魯桓夫人文姜也，襄公之

妹，而通於襄公。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五兩」，則屨具於下矣。「冠緌雙止」，則緌具於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而襄公有偶於齊，曷爲又相從哉？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蓺，樹也。蓺麻者，必衡從獵其田而後種之。❶譬如娶妻，必告父母，成禮而後取之。取之如此其重，而魯桓曷爲不禁，使得窮極其邪行哉？鞠，窮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甫，大也。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故告之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夫欲得諸侯而求之，則失諸侯之道也。莊子曰：「君自是爲之，則殆不成。」夫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

❶「獵」，明本作「耕」。

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故夫諸侯之來，非求之也，不得已而受之也。不得已而受之，故其來也無憂，而其既來也不去。此求之至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

《毛詩》之敘曰：「襄公之詩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也。令令，纓環聲也。時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纓環之聲而美之，曰此仁人也。猶《還》曰「揖我謂我儇兮」耳。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重環，子母環也。鬈，好貌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鰥，大魚也。笱非所以執魴鰥，而又敝矣，宜其魚之不制也。文姜之歸于魯，其從者之盛如雲，則亦魯桓之所不能制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鱮似魴而弱鱗。如雨，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出入不制也。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茀，車蔽也。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莫知愧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濟濟，美貌也。濔濔，衆貌也。豈弟，樂易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湯湯，大貌也。彭彭，衆貌也。言公與文姜會於通道衆人之中而無所愧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嘆辭也。昌，盛也。頎，長也。抑，美也。揚，秀發也。揚，眉之美也。蹌，趨之巧也。齊人傷魯莊公徒有威儀技藝之好，而不能止其母之亂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正，所射於侯中者也。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選，精也。貫，習也。四矢，乘矢也。反，復其故處也。君子之於射也，將安用之，亦以禦亂焉耳。今莊公徒以爲技而已。

《猗嗟》三章，章六句。

魏葛屨　國風

魏，本姬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其地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舜、禹之都在焉。其民猶有虞夏之遺風，習於儉約。而晉自僖公以來，變風既作。及魏爲

獻公所并，其人作詩以譏刺晉事，如《邶》、《鄘》之詩，其實皆衛之得失。故孔子之編《詩》，列之《唐》詩之上，亦如《邶》、《鄘》、《衛》之次。然毛氏之敘《魏》詩，則曰：「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民無所居。」蓋猶以爲故魏詩，而不知其爲晉詩也。

《葛屨》，刺褊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糾糾，疏貌也。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子既嫁，三月廟見，然後稱婦。裳，服之賤也。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故曰「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襋，領也。要、領，衣之貴也。衣之貴者，而使是好人治之，猶有降也，柰何遂使之縫裳乎？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提提，安諦也。宛，辟貌也。讓而辟者必左，不敢當尊也。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歟？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漸潤也。莫，酸迷也。涉汾而采莫，其儉信美矣。然而非法，非公路之所宜爲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藚，水蕮也。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也。《春秋傳》曰：「晉成公立，始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餘子亦爲餘子，❶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而盾爲秏車。秏車，戎車之倅也。盾，庶子也，而爲秏車，則秏車公行也。然則公路、公行一也。以其主君之路車，謂之公路；以其主兵車之行列，謂之公行耳。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則食桃。非其園之所有，則不食矣。然則不耕者不可以食粟，不織者不可以衣帛，仁人君子不得坐而治民矣。此孟子所謂「許行之道」，魏人則有治此説者也。夫必耕而後食，小人之所謂難也，而有人焉且力行之，尚有非之者哉！維君子憂其不可，而歌謠以告人。而人且有謂之驕而詰之者，曰彼人是矣，子獨謂何乎？世皆以夫人爲是，而莫知其非者，則將舉而從之。此君子之所憂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人之不知其非也，蓋亦喜其可喜，而未思其不可也。思之，則其不可者見矣。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❶「其餘子亦爲餘子」，明本無此句。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棗也。聊以行國，行告人以不可也。極，中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山無草木曰岵。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猶，尚也。尚可以復來，無止死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山有草木曰屺。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

《毛詩》之敘曰：「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夫國削則民逝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夫十畝，而尚可以爲民者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此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曰雖有十畝之田，桑者閑閑其可樂也，行與子歸居之。夫有十畝之田，其所以爲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之樂，則仕之不可樂也甚矣。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泄泄，閑貌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檀聲也。檀性堅忍，宜爲車耳。伐檀而寘之河上，河非用車之處，雖使河水清且漣，而猶不見用。君子之仕於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河。至於小人則不然，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而縣貆於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百畝曰廛。貉子曰貆。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水平則流直。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淪，竭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大也。重斂以自封，猶鼠之食人以自養也。貫，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

郊樂郊，誰之永號。

勞，勞來也。欲適樂郊而不可得，故曰，誰爲樂郊，可長號而求之者哉！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集傳卷第五

詩集傳卷第六

唐蟋蟀　國風

唐者，帝堯之舊都，成王以封母弟叔虞，謂之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地在《禹貢》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晉侯燮之曾孫成侯始徙居曲沃，其孫穆侯又徙於絳。僖公之世，變風既作，其詩憂深思遠，猶有堯之遺俗。❶故雖晉詩而謂之《唐》，以爲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蛩也。歲寒則蛩入於堂。聿，遂也。除，去也。此詩君臣相告語之辭也。僖公儉而不中禮，故告之曰，蟋蟀在堂，歲其遂莫矣，而君不樂，日月捨女去矣。君曰，無乃已太康歟？吾念吾職之所居者，是以不皇樂也。曰，不然，君子之不爲樂，懼其荒耳，苟樂而不荒，斯可矣。君子之於樂也，瞿瞿而不違禮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歲晚則入居於室，而役車止。慆，過也。休

❶「俗」，明本作「風」。

休，樂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樞，荎也。婁，亦曳也。愉，樂也。人君有衣服、車馬、鍾鼓、飲食而不能用，譬如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摧毀，歸於無用而已。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也。杻，檍也。考，擊也。保，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永，引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昭公始封桓叔于曲沃。沃盛强，昭公微弱，雖欲去之而不可得矣。譬如揚水以求其能流，雖物之易流者有不能流矣，而況於石乎？祇以益其鑿鑿耳。鑿鑿，絜也。民知昭公之不振也，故將具諸侯之衣，以從桓叔于沃。素衣，中衣也。襮，繡領也。諸侯之中衣，緣以丹朱，領以黼繡。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皓皓，白也。繡，繡領也。鵠，沃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清澈也。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桓叔篤碩廣大，無有與敵者，以桓叔之德而傾晉，猶以椒之芬而奪物也。故曰「椒聊且。遠條且」，言信如椒之遠芬也，條長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掬。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兩手曰掬。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猶纏綿也。合異姓以爲昏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爲物，束之則合，而釋之則解。是以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三星，參也。古者昏禮於歲之隙，昏而參見於東方，則十月也，於是昏禮始行矣。夫昏姻之難，自其納采、問名，綢繆不已，時至而後親迎，民之爲之也勞矣。故其成也，則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然而居於亂世，室家不能相保，既已成昏，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子兮子兮」云者，有所怨之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参在東南，則十月之後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参直於户，則正月也。三女曰粲，大夫一妻二妾。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刺時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特貌也。杜，赤棠也。湑湑，盛也。踽踽，無所親也。晉君遠其兄弟而親異姓，譬如杕杜條幹不足以相扶，特盛其葉耳。君子欲告之，而懼其不信，故告其所與行之人，使爲之佽比其兄弟。必告其所與行者，庶其無疑之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君之處於民上，猶豹袪之在羔裘耳。豹雖甚貴，而以羔爲本；君雖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舍羔則豹無所施，而無民則君無所託矣。今奈何不吾衄乎？且吾之所以不去，非無他人也，特以故舊念子耳。子豈反謂我不能去，而苦我哉？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

之好。

究，久也。君之所以能久於此者，由有民也。好，舊好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而作此詩。」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羽聲也。苞，稹也。栩，杼也。鴇似鴈，性不木止，猶人之不安於征役也。盬，不攻致也。怙，恃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行，列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禮，侯、伯七命，冕服七章。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周衰，諸侯有不俟王命者。武公始并晉國，獨能請命于周，故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爲是七章之衣乎？然而不如子之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不敢必當侯、伯，故復稱其次也。燠，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

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噬」、「逝」通。杜之生於道左，行者之所願休息也，而特生寡蔭，人是以無往就之者。譬如國君，士之所願事也，而無恩於人，彼君子則亦舍我而逝耳，尚誰肯適我哉？苟誠好之，曷不試飲食之，庶其肯從我乎？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獻公好戰攻，君子征役不反，故婦人多怨曠者。婦人之託君子，譬如葛之蒙楚、蘞之被野耳。今予所美亡矣，將誰與哉？亦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旦，朝也。物存而夫亡，是以感物而思之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夏之日、冬之夜，思者於是劇矣。思之而不可得，則曰不可生得而見之矣，要之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而已。居，墳墓也。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大苦也。首陽，雷首也。夷、齊居其陽，故謂之首陽。采苓者皆曰，吾於首陽取之，首陽則信有苓矣，而采者未必然也。事蓋有似而非者。獻公好聽讒言，不究其實而輒從之。申生之死，不究其實之故也。故教之曰，人之爲此言以告也，苟亦勿信，姑置之而徐究其實。事苟不然，則人之爲言者，將何得焉？無得而爲之者，世無有也。然則不禁讒，而讒自止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荼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秦車鄰　國風

唐虞之際，皋陶之子曰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爲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夏、商之間，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商之衰也，中潏居於西戎，以保西垂。其六世孫大雒，大雒適子成，庶子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分大雒之國爲附庸，邑之秦。至曾孫秦仲，而犬戎滅大雒之族，宣王乃以秦仲爲大夫，以誅西戎。而秦之變風始作。其後，平王東遷。而秦仲之孫襄公興兵救周，平王賜之岐豐之田，列爲諸侯，遂有西周畿内之地，在《禹貢》荆岐、終南、惇物之野。二十九世而并諸侯，有天下，故孔子敘《詩》，列之八國之後，由此故也。

《車鄰》，美秦仲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秦自非子始封，至曾孫秦仲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之好。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寺人，内小臣也。士之將見秦仲也，則使寺人傳告之。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苟不與人用之，則亦爲無用之物而已。故士之既見秦仲也，秦仲則與之並坐，而鼓瑟，曰今者不與子樂之，吾恐逝者耋老，而不能用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驖，驪也。阜，大也。襄公脩其車馬，乘四驪以出田。其馬碩大而馴服，御者以手執其轡而已，無所用巧也。於是時也，襄公之臣能以道媚于國者，寔從公狩。言其常與賢者共樂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時，是也。辰，時也。禮，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群獸。故虞人翼獸以待公，射必以其時。於是公謂御者左之，以射其左。其射也，舍拔而獲獸矣。拔，筈也。❶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襄公之所以能使車馬調適，射中而獲多者，於其平居遊於北園也，則既閑習之

❶「筈」，明本作「矢括」。

矣。四馬，乘馬也。輶車，輕車也，所以驅獸，所謂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獫，短喙歇驕。始之者，始達其搏噬也。凡此皆遊於北園之所習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

兵車在前，啓行者元戎，其次小戎。俴，淺也。收，軫也。兵車之比乘車，則前後淺。五，五束之也。楘，歷録也。梁，輈也。輈，轅也。轅上曲句軶謂之梁輈。一輈而以革束之者五束，有歷録之文也。

游環脅驅，陰靷鋈續。

游環，靳環也。游於服馬之背，而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故《春秋傳》曰：「如驂之有靳。」脅驅，以革爲之，首屬於軶，尾屬於軫，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陰，揜軌也，在軾前輈上，靷環附焉。靷，驂之所引也。續，續靷也，綴鋈於其端。鋈，以白金沃鐶也。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茵，車褥也。以虎皮爲之，謂之文茵。暢轂，長轂也。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馵。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秦之西垂，以板爲屋。襄公屢征西戎，而民樂爲之用，故矜其車馬而不厭。雖婦人念其君子，而亦無怨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

赤馬黑鬣曰駵。黄馬黑喙曰騧。

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龍盾，畫龍於盾也，合而載之以爲車蔽。觼，在軾前，所以繫驂之内轡者，以白金沃

之。軜，驂之内轡納於觼者也。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

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君子於何爲還期乎？何我念之深也。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

以薄金介馬曰俴駟。孔群，言其和也。厹，三隅矛也。錞，其鐏也。蒙，雜也。伐，盾也。畫雜羽於盾，苑然有文也。

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虎韔，以虎皮飾弓室也。鏤膺，以刻金飾馬帶也。交二弓於韔，備折毁也。閉，檠也。緄，繩也。縢，約也。弛弓則以竹爲檠，以繩約之於弓隈，以備損傷。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刺襄公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薕也。葭，蘆也。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强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用矣。襄公興於西戎，知以耕戰富國强兵，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非不蒼然盛也，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告之曰，有賢者於是不遠也，在水之一方耳，胡不求與爲治哉？維不以其道求之也，則道阻且長，不可得而見矣。如以其道求之，則宛然在水之中耳。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水草之交曰湄。躋，升也。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涘，厓也。右，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

此詩美襄公耳。未見所以爲戒者，豈以壽考不忘爲戒之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顔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周南山也。條，槄也。梅，柟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丹，赤而澤也。襄公既爲諸侯，受服于周，其人尊而悦之，故曰，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顔如渥丹，其君也哉」，嚴憚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紀，基也。堂，亦基也。終南有畢道，其旁如堂之牆。青黑爲黻，五色備爲繡。君子之佩玉，非以爲容好而已，將使壽考而不忘禮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黄鳥》，哀三良也。

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賦此詩。言臣之託君，猶黄

鳥之止于木，交交其和鳴。今三子獨不得其死，曾鳥之不若也。「人百其身」者，欲以百人贖其一身也。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鴥，疾飛貌也。晨風，鸇也。賢者之欲仕於大國，猶晨風之欲止於北林。故其未獲見也，欽欽而憂，君奈何獨忘我而不顧乎？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櫟，柞櫟也。駮，榆梓也，其皮青白如駮。言「六」，未詳。賢者之仕於大國，非特自爲也。以爲山則有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故也。❶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也。檖，赤羅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

❶「故也」，明本無此二字。

矛，與子同仇。

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脩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褻衣，近垢汙者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母之兄弟曰舅。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而文公之姊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之納文公，而康公送之渭陽。傷母之不及見而作是詩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吁嗟乎，不承權輿。

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其深廣。至於康公，而遇之薄矣，食之無餘者。故曰「不承權輿」。權輿，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吁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六

詩集傳卷第七

陳宛丘　國風

陳，太皞、伏犧氏之墟，今淮陽郡是也。昔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豬。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五世至幽公，淫荒遊蕩無度，國人刺之，而陳之變風始作。然原其風，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湯，蕩也。外高中下宛丘。❶幽公遊蕩無度，信有情矣，然而無威儀以爲民望。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鼓聲也。值，持也。白鷺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翳。

❶「下」下，明本有「曰」字。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缶，盎屬。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東門，宛丘，爲亂者之所期會也。枌，白榆也。栩，杼也。子仲，陳大夫氏也。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善也。差，擇也。爲亂者，相告以良日相差擇，而推南方原氏之女，原與子仲，陳大夫之著也。今而猶然，則其民可知矣。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逝，往也。越，於也。鬷，麻緫也。荍，芘芣也，小草而多華。男女既相告以相差擇，今則又相告而往矣，於是遂以其麻行往會之。於其會也，相謔以荍，而相遺以椒，相與爲淫蕩而莫知恥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橫木爲門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夫棲遲必大屋，樂飢必飲食，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此四者誰不欲之？然人未嘗必此四者，而後可以爲。必此四者而後可，則終身有不獲者。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矣。僖公

自謂小國，無意於爲治，故陳此以誘之。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漚，柔也。晤，遇也。陳君荒淫無度，而國人化之，皆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内。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麻屬。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牂牂，盛極貌也。昏禮以歲之隙，楊葉牂牂，則春夏之交也，時既已晚矣，幸其成禮而昏以爲期。至於明星煌煌，而又不至，是以怨之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肺肺，亦盛極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陳佗，陳文公之子，而桓公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爲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墓門而生

棘，亦以斧析之則已。不然，吾恐女死而棘盛，以害女墓也。斯，析也。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然毛氏不知《墓門》之爲桓公，而以爲陳佗，故以斧、鴞皆爲佗之師傅。其序此詩亦曰：「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失之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梅，楠也。鴞，惡聲鳥也。萃，集也。墓門有梅，而鴞則集之，梅雖善，將得全乎？桓公之没也，雖有太子免以爲後，而佗在焉，求太子之無危，不可得矣。訊，告也。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沛，而後念吾言矣。夫顛沛而後念其言，則已晚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毛詩》之序曰：「宣公之詩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防、邛，皆丘陵也。苕，草也。防有鵲巢，衆鳥皆得居之；邛有旨苕，衆人皆得采之。朝有讒人，而君不明，則君子不保其禄位。譬如鵲巢、旨苕，恐爲人所奪耳。侜張，誑也。予之所美，謂君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唐，堂塗也。甓，令適也。鷊，綬草也。唐之有甓，衆人所得踐履也。邛之有鷊，亦衆人所得共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婦人之美盛，如月出之光。僚、懰，皆好也。燎，明也。舒，遲也。窈糾、懮受、夭紹，皆舒之姿也。悄、慅、慘，皆憂也。思而不見，則憂矣。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甫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將以從夏南耳。非徒適株林也，將以從夏南耳。株林，夏氏邑。子南，❶徵舒字也。

駕我乘馬，説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靈公之詩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陂，澤障也。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蕑，蘭也。卷，好也。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説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予以爲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

❶「子」，明本無此字。

盍亦嘗原詩之所爲作者乎？詩之所爲作者，發於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焉發而爲詩，則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而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爲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禮而忘反，則其詩遠義，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爲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以訓焉耳。故曰「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由此言之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檜羔裘　國風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八姓，唯妘姓檜，實處其地。周衰，爲鄭桓公所滅。其世次微滅不傳，故其作詩之世，不可得而推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夫君之

爲是也，則過矣。然而非大惡也，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孔子之去魯，爲女樂故也，而曰「膰肉不至」，蓋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膰肉」也歟？此所謂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言光澤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幸也。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棘，急也。君子之居喪，皇皇若無所容者，此所謂棘人也。欒欒，瘠貌也。慱慱，憂勞也。憂不見是人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素衣者，素裳也。「聊與子同歸」云者，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禮》「韠從裳色」，故韠亦以素。《記》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何爲皆君子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閔子哀未盡，能自割以禮。』」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而不敢過，不肖者之所難而不敢不勉，此所謂如一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萇楚，銚弋也。蔓而不纍，其枝猗儺而已，以喻君子有欲而不留欲也。夭，少也。沃沃，柔和也。君子幸其少而柔和，不樂其有知而恣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周道既喪，諸侯爲票疾之政。非風也，而其至發發；非車也，而其行偈偈。是以顧瞻周道，而怛然傷之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迴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善亨魚者，亦絜其釜鬵，安以待其熟耳？周之先王，其所以治民者，亦猶是也，安用票疾之政爲哉？誠有能復爲周家之安靖，民皆以好音歸之矣。西，周所在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蜉蝣　國風

曹，今之濟陰郡，武王以封叔振鐸。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雷澤，其民化之。其遺俗重厚，多君子，務稼

穡，薄衣食，以致蓄積。介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昭公立，而變風遂作。

《蜉蝣》，刺奢也。

《毛詩》之叙曰：「昭公之詩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渠略也，朝生而夕死。方其生也，不知慮死，而自好其羽翼。曹君危亡之不卹，而楚楚然絜其衣服，如蜉蝣也。是以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處乎？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閲，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説。

掘閲，掘地解閲也。麻衣，深衣也。諸侯朝則朝服，夕則深衣。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

《毛詩》之序曰：「共公之詩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掌道路送迎賓客而爲之衛，故何戈與祋。夫候人，則知何戈與祋而已，而君寵之，至使之服赤芾者三百人，何哉？祋，殳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乘軒者三百人，即此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洿澤，當在水中求食而已，今乃處魚梁之上，曾不濡翼，而得魚以爲食。譬如小人，當何戈而役耳，今乃處朝廷而服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咮，喙也。遂，達也。與小人爲婚媾，未有達者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薈、蔚，雲興貌也。小人朋黨相援，並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薈蔚而上，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刺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鴶鵴也。鳲鳩之哺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君子之於人，其均一亦如是也。儀其見於外者，有外爲一，而心不然者矣。君子之一也，非獨外爲之，其中亦信然也，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騏或作「璂」。璂，弁之結飾，以玉爲之。帶伊絲矣，而弁不璂，則爲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有一不充，則爲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者，故周旋反覆視之，而無不如一，譬如絲帶而充之以璂弁耳。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宜其無所不從。然以爲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

《毛詩》之序曰：「共公之詩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洌，寒也。下泉，泉之下流者也。苞，本也。稂，童粱也。稂非溉草，得水則病。民之苦於虐政，猶稂之得下泉也。愾，歎聲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蒿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芃芃，盛也。稂、蕭、蓍、黍，皆非溉草，而下泉、陰雨皆水也，然稂、蕭、蓍以病，而黍苗以盛，則下泉無度，而雨有節也。國之有王事，皆非民之所樂也，然得君子以勞來之，則民不至於病矣。郇伯，文王之子郇侯，爲州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七

詩集傳卷第八

豳七月　國風

豳，邠之栒邑也。昔公劉自邰出居於豳，脩后稷之業，勤卹愛民，民咸歸之，周之王迹實始於此。故周公遭二叔之難，而作《七月》之詩，言后稷、公劉勤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文、武受命，功未及究而没，成王尚幼，恐其不能承，以墜先公之功，是以周公當國，而終成之。故《七月》者，道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也。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者，重王業之艱難也。然是詩則言豳公而已，不及於周公，故謂之《豳》，而以周公之詩附之。夫豳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以爲皆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爲《風》，而不得爲《雅》也。昔之言《詩》者，以爲此詩作於周公之遭變，故謂之豳之變風。夫言正、變者，必原其時。原其時，則得其實。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詩，一時之正也，而不得爲正，何者？其正未足以復變也。周公、成王之際，而有一不善，是亦一時之變焉耳。孰謂一時之變，而足以敗其數百年之正也哉？

《七月》，陳王業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火，大火也；大火，寒暑之候也。《春秋

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流，下也。火流而將寒，九月而寒至，可以授冬衣矣。至於十一月，風至而觱發。十二月，寒盛而栗烈。苟其無衣與無褐也，則何以卒歲乎？故九月不可以不授衣。九月不可以不授衣，則其慮衣也，不可以不早矣。褐，毛也。❶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豳土晚寒，正月始脩耒耜，而二月舉足以耕。於其耕也，丁壯無不適野，故饁者，其婦子也，於是田畯來而喜之，不譴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此章陳衣食之始，餘章終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小逕也。柔桑，穉桑也，蠶之始生宜之。知九月之將授衣，故於春日之陽而倉庚之鳴也，女子行求柔桑以事蠶矣。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也。古者昏禮於歲之交，故女子之處者，怨慕悲傷，思以是時歸於公子。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楊，猗彼女桑。

亂爲萑，葭爲葦。隋銎斧，方銎斨。枝落而采之曰條，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其長也。少枝長條曰女桑。知火流之將寒，故八月則采萑葦，以

❶「毛」下，明本有「布」字。當是。

備來歲之曲。❶至於蠶盛之月，則桑無所不取，其遠條揚起不可手致者，伐取之；少枝長條不可枝落者，猗取之。於是，而桑事畢矣。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鵙，伯勞也，五月陰氣至則鳴。豳地晚寒，故鳥物之候，或從其氣焉。績，治麻也。至是，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

不榮而實曰秀。葽，未詳。蜩，螗也。穫，穫禾也。隕，墜也。蘀，落也。四者，物成而將寒之候。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于貉，往搏貉也。十一月，鳥獸氄毛，其皮可取，於是擇其狐狸，以與公子爲裘。至於十二月，則君與民皆田，以繼武事。凡言公子，猶言君子也，從其貴者言之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斯螽，蚣蝑也。莎雞，天雞也。蟋蟀暑則在野，寒則依人，故自七月漸近，❷至於十月而入於牀下。言此三物者，著寒之有漸，非卒來也。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穹，窮也。窒，塞也。向，牖也。墐，塗也。

❶「曲」下，明本有「薄」字。
❷「近」，明本作「寒」。

改歲十一月，周正也。十月，蟋蟀入伏於牀下，知大寒之將至，於是相告以葺其室廬，窮窒隙穴，塞牖塗户，以禦寒之入。蓋民之所以備寒者，至此而後畢。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春夏食去歲之蓄，至於六月，始有果實成而可食。鬱，棣屬也。薁，蘡薁也。剥，擊也。春酒，凍醪也，冬釀而夏熟。介，助也。養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夏不可以釀，故爲此酒以繼之。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故須築以待納禾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同，聚也。綯，絞也。乘，登也。農事既畢，故相告以入都邑，治宮室。晝取茅而夜索之，以綴補屋之弊漏，并及其私室，曰將復始播來歲之穀，不暇治屋矣。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故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故曰「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禄老疾喪浴，冰

無不及，故曰「火出而畢賦」。人之居大冬也，血氣收縮，陽處其內，於是厚衣而寒食。及其居大夏也，血氣發越，陽散於外，於是薄衣而溫食。不然，盛者將過而爲癘。藏冰、發冰，亦猶是也。申豐有言：「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灾霜雹，疾癘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灾，誰能禦之？」此之謂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滌，掃也。於是場功畢，國君因其閑暇，而勞饗其群臣朋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鴟鴞》，周公救亂也。

周公東伐二叔，既克，而成王未信，故爲此詩以遺王。鴟鴞，惡鳥也。鳥之有巢者，呼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矣，無復毁我室。周之先王，勤勞以造周，如鳥之爲巢。苟取其子，而又毁其室，是重傷之也。管、蔡既已出周公矣，王又不信而誅周公，周公誅而王業壞矣。恩，愛也。鬻子，稚子也。先王之愛其室家與其勤之者至矣，庶幾稚子之閔之而已。稚子，謂成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桑土，桑根也。爲國者，如鳥之爲巢，及天

之未雨，而徹桑之根，以綢繆其牖户矣。今女下民，乃敢侮予，將敗我成業哉。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痡，❶曰予未有室家。

拮据，撠挶也。荼，萑苕也。租，亦蓄也。痡，病也。以手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痡。予之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奈何既成，而將或毀之哉？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摇，予維音嘵嘵。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摇之，則其音得無急乎？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慆慆，久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而作此詩。言士之從者既久於外，及其歸也，則又遇雨，士於此尤苦。故於四章每言之。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勿」、「物」通。枚，一也。蠋，桑蟲也。烝，塵也。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其室家於是爲之制其裳衣，而使往遺之。於其往也，戒之，使物色其士行，求而人人與之曰，彼蠋也，則可以久在桑野，吾君子豈亦蠋哉，而亦敦然獨宿於車下？

❶「痡」，明本作「瘏」。下同。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螢火也。家無人，則五物至矣，非足畏也，所以令人憂思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垤，蟻冢也。瓜苦，瓜之苦者也。鸛好水，將雨則長鳴而喜。婦人念其君子既歸，而又遇雨，故歎。既而知其將至也，則洒埽穹窒以待之。瓜之苦者，人所不取，敦然著於栗薪而不去。婦人之從君子，當如是也。是以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而不辭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章歸士與其室家相説好，追道其始昏之辭也。倉庚飛而熠燿其羽，譬如婦人之嫁而盛其禮也。馬黄白曰皇，騂白曰駁。女之嫁也，母戒之，施衿結帨。九十，言多儀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皇，匡也。將，大也。斧破而斨存，尚有以爲用也；斧破而斨缺，則盡矣。管、蔡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危，而成王安，尚可也；周公危，而成王無與爲其國，則成王亦危

矣。故曰周公之東征，亦四方是爲，非以救其身也。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也。維不嫌於自救，哀人之不治，以誅管、蔡，而後可以爲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鑿屬。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銶，木屬。遒，固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治國，弃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用斧以伐柯，非謂其能伐之而已，以爲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也。治國而用周公，亦豈以其能治之而已哉？以爲使周公在上，而天下化之，可以不勞而治焉耳。故人之見周公者，亦見其籩豆有踐而已，非有以異於人也。惟其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爲不可及耳。踐，行列貌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罭，罟囊也。九罭，言其大也。鱒魴，大魚也。衮衣繡裳，上公服也。求大魚者，必

大網。見周公者，不可不以上公之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渚，鴻之所當在也。信，再宿也。周公居東，周人思復召之，而恐東人之欲留公也，故告之曰，周公之在周，譬如鴻之於渚，亦其所當在也。昔也公歸而無所，是以於女信處。苟獲其所矣，豈復於女長處哉？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飛而遵陸，不得已也。周公之在東，亦猶是矣，非其所願居也。苟其得已，則義當復西耳。不復者，不復其舊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安於周公，不欲其復西，故曰，使公居，是以有衮衣可也，無以公歸，而使我悲也。言周公之於天下，無有不欲已得而親事之者也。

《九罭》四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跋，躐也。疐，跲也。公孫，周公。周公，豳公孫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屨之盛也。老狼有胡，其進也如將躐其胡，其退也如將跲其尾，然而胡尾未嘗能爲狼累也。周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言以病其外，成王不信以憂其內，人之視周公如視狼然，前憂其躐胡，而後憂其跲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人徒見其履赤舄几几然安且閑，而不知其解患釋難之方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既還而作《東山》。故《豳風》著此三詩，以

目周公出入之次，而後列周人美公之詩。此豳詩之所以爲先後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八

詩集傳卷第九

鹿鳴之什　小雅

《小雅》之所以爲小，《大雅》之所以爲大，何也？《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無小，❶不可以形盡也。蓋其所謂小者，謂其可得而知量，盡於所知而無餘也。其所謂大者，謂其不可得而知，沛然其無涯者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號呼，《韓奕》歌韓侯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毛詩》之叙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以二《雅》爲皆政也，而有小、大之異，蓋未之思歟？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苹，藾蕭也。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周，忠信也。鹿食於野，無所畏忌，則悠然自得，而鳴呦呦矣。我有嘉賓，而禮樂以燕之，從容以盡其歡，使其自得，如鹿之食苹，則夫思以忠信之道示我矣。忠信者，可以其願得之，而不可强取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

❶「道」下，明本有「德」字。

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視，觀也。恌，輕也。敖，遊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草也。湛，樂之久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言之，當先遣後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聲爲先後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騑騑，行不止也。倭遲，歷遠之貌也。王事無不堅固者，是以不獲歸而傷悲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嘽嘽，喘息也。白馬黑鬣曰駱。啓，跪也。處，居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鵻，夫不。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尔，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鵻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若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將，養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枸檵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

歌，將母來諗。

騤騤，驟貌也。諗，告也。使者未嘗不懷歸也，故君爲作此歌，於其來，而告之以其欲養父母之意。獨言「將母」，因四章之文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也。煌煌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之憂，不忘咨訪，不以遠近嶮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周，忠信也。爰，於也。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咨難爲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咨禮爲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陰白雜毛曰駰。咨親爲詢。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

《春秋外傳》曰：「周文公之詩也。」蓋傷管、蔡之失道而作之，以親兄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棣也。鄂，其承華者也。未有華盛於上，而鄂不韡韡者也。兄弟之相爲益，亦猶是矣，故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爲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疏也，故

此詩每陳朋友之不足恃者以告之。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兄弟之相懷，不見於其平居，而見於死喪之威。今使人失其常居，而聚於原隰之間，則他人相舍，而兄弟相求矣。裒，聚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脊令，渠雝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況，甚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鬩，很也。務，當作「侮」。烝，塵也。兄弟雖内鬩，而不廢禦外侮。使朋友而相忿也，其能久者，無爲戎以害己則善矣，尚可望其禦侮哉？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夫觀人於平安，則不能得其實，其必試之於患難，而後得之。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儐，陳也。飫，饜也。孺，屬也。患世之疏遠其兄弟，故教之陳其籩豆，飲酒至飫，使兄弟具來，以觀其樂否。苟樂也，則其疏之者過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妻子以好相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況於兄弟之以天屬也哉？特患不親之耳。苟其親之，其樂豈特妻子而已。翕，合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帑，子也。究，深也。亶，信也。小人思慮

不能及遠，常以爲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永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丁丁，伐木聲也。嚶嚶，兩鳥鳴也。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是以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爲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以和平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許許，柹貌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釃酒貌也。羜，未成羊也。速，召也。伐木至小矣，而猶須友，故君子於其閑暇，而酒食以燕樂之，所以求其歡心也。

於粲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粲，鮮明也。天子八簋。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衍，多也。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謫，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湑，茜之也。酤，買也。有則湑之，無則酤

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及我之暇，而飲我以湑，道主人之厚也。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

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群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其言皆臣下所以願其君者，然古禮廢矣，不可得而知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保，安也。單，盡也。除，開也。天之安吾君，亦甚固矣。使之無不厚者，是以無福不開。予之使之多受增益，是以無物不蕃庶者。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福也。穀，祿也。將使之安有福祿，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日且不足矣。此所謂「何福不除」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興，作也。言萬物無不作而盛者，此所謂「以莫不庶」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善也。蠲，絜也。饎，酒食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君，先君也。卜，予也。尸嘏主人之辭也。蓋言非獨天助之，先祖亦莫不予也。

神之弔矣，貽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

神報之以福，民無爲而飲食，百官象之而爲其德，言無有不順也。弔，至也。質，成也。黎，衆也。百姓，百官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地、神、人無有不順，則其所以願之者如此。恒，常也。騫，虧也。木落則無繼，落而有承者，惟松柏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

《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故其詩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謂紂也。然此詩之作，則非文王之世矣，故其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王，謂文王也。文王未王而稱王，後世之所追誦也。而毛氏以王爲紂，故叙以爲文王之世，歌此詩以遣勞之。夫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得爲文王，而不得爲紂。王不得爲紂，則此詩非文王之世之詩明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處，獫狁之故。

文王爲西伯，以天子之命，西伐昆夷，北伐玁狁。將遣戍役，而戒其期曰，薇可采而行。故於其行而督之曰，薇亦作矣，可以行矣。既告之以其行，又告之以其歸，曰，歲莫而後反。凡所以使民久役於外，弃其室家，而不遑啓處者，皆玁狁之故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行者内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飢渴之所困，

亦甚病矣。然戍者未定，則無以使之歸聘天子，是以若是急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始言薇作，次言薇柔，終言薇剛，言時日已晚，不可復留也。歲之陽，十月也。不來，不反也。兵行，故有不反之憂。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說文》作「薾」。常，常棣也。君子，將帥也。其車陳於道路，如華之盛，而其馬業業然壯也。豈以是安於遠戍，使汝不速反乎？亦庶乎一月而三捷，以求速歸耳。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强也。腓，辟也。象弭，以象骨飾弓末也。魚服，以魚獸之皮爲矢服也。棘，急也。將帥之車，非獨君子之所依，亦小人之所恃，以辟患難也。且將帥之在軍，畏慎翼翼，躬服弓矢，相戒以玁狁甚急，豈獨暇豫哉？其勞苦憂患，亦與士卒共之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此章深言其往返之勤苦，所以深慰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牧，郊也。其將北伐也，出車於郊而告之曰，有至自天子所，而使我出征者，召僕夫而使之載。王事多難，不可緩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

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龜蛇曰旐，鳥隼曰旟。旄，干旄也。旆旆，揚也。況，甚也。君子勇於從事，維恐旟旐之不旆旆，與僕夫之甚瘁，不如其志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謂文王也。是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後世之追誦也。南仲，文王之屬也。方，朔方也。彭彭，壯盛也。交龍爲旂。央央，明盛也。襄，除也。文王命南仲往城朔方，曰天子以是命我，今使南仲爲將以往，庶乎玁狁之患於是而除，有以報天子矣。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文王之伐玁狁也，采薇而行，采蘩而歸。今曰「黍稷方華」，則六月矣，「雨雪載塗」，則十月矣。蓋既城朔方，六月而出兵，十月而還，止於朔方，來年春而歸也。簡書，戒命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草蟲鳴而阜螽躍，婦人之念君子，亦猶是矣。方其未見也，以不見爲憂耳；及其既見，而後知喜其成功也。故其終也，則矜之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然則，既伐玁狁，又伐西戎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卉，草也。訊，問也。醜，衆也。夷，平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爲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

及其還也，率、役分勞，蓋爲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禮》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之謂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睆，實貌也。君子行役，則婦人獨任其家事，如特生之杜，而負有睆之實，言弱而不能勝也。奈何王事日夜不已，使君子久而不反乎？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遑，暇也。春而出征，至於十月，歸期及矣，而猶不至，故女心傷悲，曰吾君子亦暇矣乎，曷爲不時至哉？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山之草木非一也，而獨采其杞，則山嘗有餘矣。今王事靡盬，非獨以病行者也，又以憂其父母，曾山木之不若也。

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檀車，以檀爲車也。幝幝，敝貌也。痯痯，罷貌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君子不載不來，使我憂心甚病。歸期逝矣，而不時至，徒多爲相恤之言而已。於是卜之筮之，而同曰近矣。「征夫邇止」，言其家念之至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麗，歷也。罶，曲梁也，所謂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鮀也。寡婦之笱而獲鱨鯊，施者小，而得者大也。古之仁人，交萬物

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蕃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爲酒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鮦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鮎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偕，齊也。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詩集傳卷第九

詩集傳卷第十

南陔之什　小雅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此三詩，皆亡其辭。古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孔子編《詩》，蓋亦取焉。歷戰國及秦亡之，而獨存其義。毛公傳《詩》，附之「鹿鳴之什」，遂推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烝，塵也。罩，籗也。罩罩，非一辭也。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爲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苟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如是人之於魚，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樔也。樔，橑罟也。衎，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魚非有求於人，而人則取之。以爲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强求之歟？非也。瓜蔓於地，是豈可强使從人哉？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纍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

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父子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夫不之鳥常懷其親，❶來而不去。君子之事君，如子之養父母，義有不可已者。故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蓋孔子歷聘於諸侯，老而不厭，乃所謂「烝然來思」者。惟莫之用，是以終舍而去。古之君子，於士之至也，則酒食以燕樂之，故士可得而留也。又，復也。思，辭也。既燕矣，而猶未厭安之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臺，夫須也。萊，草也。國之有賢人，猶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也。君子之長育人才，如山之長育草木，多而不厭，外則能爲邦家之基，内則身享壽考之報矣。且非獨如此而已，至於德音洽於衆聽，餘慶及其後人，亦未有不由此也。故終篇歷言之。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山樗也。杻，檍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

❶「夫不」，明本作「擇木」。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枸，枳枸也。楰，鼠梓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三詩皆亡。鄉飲酒、燕禮亦用焉。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射禮，諸侯以《狸首》爲節。《新宮》、《狸首》皆正詩，而詞義不見，或者孔子删之歟？不然，後世亡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長大貌也。蕭，蒿也。「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諸侯來朝，其衆且賤如蕭蒿。然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然。故其既見天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間，諸侯是以樂處於是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瀼瀼，多貌。龍，寵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泥泥，濡貌。兄弟，同姓諸侯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貌也。在軾曰和，在衡曰鸞。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之於門，故云。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凝也。晞，乾也。厭厭，久也。天子燕諸侯而飲之酒，如露之凝於物，無不濡足者。飲酒至夜，非醉而不出，如露之得日而後乾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宗，同姓也。考，成也。古者族人侍飲于宗子，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天子之飲諸侯亦然。故在同姓則成之，異姓則辭之。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醉而不亂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桐、椅雖實繁，而枝不披。君子雖飲酒至夜，將之以禮，禮終而莫不令儀，如桐、椅之不爲實所困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之什　小雅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燕。」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朱弓也。弨，弛貌也。大飲賓曰饗。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一朝饗之」，言并厚之以大禮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載，載以歸也。右，助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櫜，韜也。醻，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盛貌也。莪，羅蒿也。阿，大陵也。君子之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盛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古者貨貝，二貝爲朋。百朋，言其所以禄士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君子之於人，無所不養。譬如楊舟之於物，浮沉無不載也。二《雅》之正，其詩之先後，周之盛時蓋已定之矣，仲尼無所升降也。故《儀禮》之歌詩，其次與今詩合。《小雅》上述文武，下及成王，然其詩之次，皆非其世之先後。周公既定禮樂，自《鹿鳴》至於《杕杜》九篇，皆以施於燕勞，以其事爲次，故《常棣》雖周公閔管、蔡之詩，而列於四，非復以世爲先後也。今將辯之，則其言伐玁狁、西戎者，爲文王之詩；其言天下治安、爵命諸侯、澤及四海者，爲武、成之詩；其餘則有不可得而詳者矣。且其言文王事紂之際，猶有追稱王者，然則武、成之世所以追誦文王，而非文王之世所自作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不安也。常服，韎韋也。于，曰也。宣王承衰亂之後，玁狁內侵，命尹吉甫伐之。六月方暑，而不遑安，飭其車馬，載其戎服，而告其衆曰，玁狁甚熾，我是以急於出兵，且又有王命，不可緩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周官》：「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齊其色也；物，齊其力也。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閑，習也。則，法也。馬既齊矣，服既成矣，則於是出征。古者師行，日三十里。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顒，大貌也。膚，大也。公，功也。嚴，莊也。翼，敬也。言將帥之德也。服，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匪茹，非其所當入也。整居，言無憚也。焦穫，周之藪也。郭璞曰：「扶風池陽瓠中是也。」鎬，鎬京也。方，未詳。涇陽，涇之北也。織文，徽識之文也。鳥章，革鳥之章也。旆，繼旐者也。夏曰鉤車，先正也；商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皆所以啓突敵陣之前行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後視之如輊，前視之如軒，車之調也。佶，壯健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來歸自鎬，歸其采邑也。吉甫既還，燕其朋友，而張仲在焉。張仲，賢人也。言其所與無非賢者。侯，維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涖，臨也。師，衆也。干，扞也。奭，赤貌也，金路赤飾。鉤膺，樊纓也。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於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車馬，而試其衆以扞敵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是以美其車馬之飾而無厭也。其車三千，爲二十二萬五千人，以荆蠻强盛，不得不尔耶。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軝，長轂也，約之以革。錯衡，文衡也。三命，赤芾、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戾，至也。爰，於也。鉦所以止，鼓所以進也。鞠，告也。淵淵、闐闐，鼓聲也。振旅，治兵之終也。隼之飛而至天，甚迅疾矣，然必集於其所當止，而後可用。言士雖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亦不可用也。

故方叔命其鉦人擊鼓以誓之，士之聞其鼓聲者，無不服其明信也。意者方叔之南征，先治其兵，既衆且治，而蠻荆遂服。故詩人詳其治兵，而略其出兵。首章之車，非即戎之車。二章之服，非即戎之服。三章之陳師，未戰而振旅。至於卒章，而後言其遇敵。故三章皆治兵也。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猶，謀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方叔則嘗征伐玁狁而克之矣，況於蠻荆，安有不來服而畏之者乎？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堅也。同，齊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所謂同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也。宣王内脩政事，車既堅，馬既齊，則往東都田獵，以治兵焉。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大也。田者大刈草以爲防，所謂甫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苗、狩，皆田之通名也。敖，鄭山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於是諸侯來朝，王因與之出田。赤芾金舄，諸侯之服也。金，黃朱色也。繹，陳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鉤弦也。拾，遂也。佽，手指比也。調，强弱等也。言射事修備也。「射夫既同」，言無不善射也。柴，或作「⿱此手」，積也。

言諸侯亦助之舉積禽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

猗，倚也。言御者之良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言射者之良也。不善射者，爲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爲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兵之出，徒聞其馬鳴蕭蕭，徒見其旆旌悠悠，言不譁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驚，猶警戒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允，信也。展，誠也。我必聲之，然後人聞之。我則不聲，而人則聞之，必其實有餘也。故曰，信哉其君子矣，誠哉其大成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伯，馬祖，天駟也。古者將用馬力，則禱於其祖。從，從禽也。醜，類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差，擇也。外事用剛日，故禱以戊，擇以庚。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多也。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言自其上驅獸，而至天子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言禽獸之多且擾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三爲群，二爲友。率，馴也。燕，樂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壹發而死曰殪。燕而酌醴，所以厚賓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背陰向陽，如民之去危從安。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及宣王遣使，勞來安集之，雖鰥寡無不寧息。矜人，人之可憐者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牆垣，而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如鴻鴈之集于澤也。故其民雖勞而不怨，曰其終將安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民復其故居，勞而未定，如鴻鴈之嗸嗸也。興廢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耳。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

宣王不忘夙興，而問夜之蚤晚，足以爲無過矣，非所當譏也。毛氏猶謂雞人不脩其官，故敘曰「因以箴之」，過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央，久也。庭燎，大燭也。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將盡也。晣晣，明也。噦噦，徐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夜聞其鸞聲而已，晨則見其旂矣。至此，然後可以視朝。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水流滿也。水流猶有所朝宗，而隼飛猶有所止，諸侯獨奈何肆行不顧，曾無所畏忌哉？故告於兄弟之國與其友邦之君曰，爾莫肯念救吾亂，人豈有無父母而能生者哉？君臣之不可廢，猶父子之不可去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無所入也。飛、揚，無所止也。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厲王之亂，而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之，而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亂之激也，故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已畏矣，民猶將爲訛言以誣之，不可不懲也。今諸侯亦欲敬矣，特畏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不能自免耳。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

皐，澤也。蘀，落也。爰，曰也。鶴鳴于深澤，而聲聞于野；魚潛于淵，而時出於渚，言物無隱而不見也。人之樂之於園者，謂其上有檀，而下有蘀，言大者之無所不容也。它山之石，以爲無用矣，猶可以爲錯而攻玉，言世未有無用之物也。求賢者，亦猶是耳。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楮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詩集傳卷第十

詩集傳卷第十一

祈父之什　小雅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掌封圻之兵，《書》作「圻父」。宣王之末，敗於姜氏之戎，爪牙之士爲是怨之歟？恤，憂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亶，誠也。尸，主也。饔，祭食也。士憂兵敗身没，不得還守祭祀，而使母獨主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宣王之世，賢者有不得其志而去者。君子思之曰，白駒，人之所願乘也，苟其肯食於我場，我將縶維而留之。今賢者既已仕矣，而莫或留之，何哉？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遥。逍遥，不事事也。雖逍遥，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客，亦非執事者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

黄白曰賁。既去矣，而猶欲其復來，故告之曰，子苟來也，將待爾以公侯，其爲樂顧豈少哉？曷亦慎爾優遊，而勉爾遁以來

從我乎？慎，戒也。勉，强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來而莫之顧，則去而入於空谷，甘於生芻，人之望之，如玉之絜也。君子於是知其不肯少留，而猶欲聞其音聲，故告之曰，無貴爾音，而有遠去之心。愛之至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黄鳥》，刺宣王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集木而啄粟者，鳥之性也。士之願仕於朝而食於禄，亦猶是矣。今而却之，彼亦有去而已矣。夫去，非士之患也，使天下之士從此而逝，則人主之患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黄鳥黄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黄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此詩，甥舅之諸侯求入爲王卿士，而不獲者之所作也。故曰，行於野而求庇，雖蔽芾之樗，猶可以息於其下，而況其非樗也哉？人君之用人，苟有益於國，將無適而不取。今王獨弃其昏姻之人而不用，何也？則亦歸復吾國而已。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蓫、葍，皆惡菜也。特，匹也。大臣，君之匹也。成，當作「誠」。宣王弃其姻舊，而求新特，夫苟可用，豈必新之是，而舊之非歟？雖然，如是而獲富，可也；誠不以富，則亦祇以爲異而已。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考，成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干，澗也。猶，圖也。澗流秩秩，窮之而益深；南山幽幽，入之而益遠。既言宮室之盛如此，則又言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宣王與其兄弟居之，又皆相好而無相圖者，是以居之而安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肖也。爰，於也。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將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約，縮版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椓杵也。橐橐，杵聲也。芋，大也，亦作「吁」。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此章言其堂也，其嚴正，如人之跂而翼翼其恭也；其廉隅，如矢之急而直也；其峻起，如鳥之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君子於此升而聽朝焉。躋，升也。白雉五色曰翬。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

君子攸寧。

此章言其室也，殖殖乎，其庭廡之高也；有覺乎，其楹之直也；噲噲乎，其正晝之明也；噦噦乎，其夜冥之深廣也。君子於此休息而安身焉。噲噲，猶「快快」也。噦噦，猶「晦晦」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蒲也。簟，竹也。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此所以知其國家脩治閒暇之極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熊、羆，毛物，陽之祥也。虺、蛇，鱗物，陰之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下之飾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喤喤，大聲也。天子朱芾，諸侯以黃朱。子之生於是室者，非君則王也，是以皆將服朱芾，煌煌然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寢之於地，卑之也。裼，褓也，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韓詩》作「禘」。弄之以瓦，質而無飾也。儀，善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憂，則可矣。罹，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

耳濕濕。

羊以三百爲羣，其羣尚多也，得爲無羊乎？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得爲無牛乎？黄牛黑脣曰犉。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物，類也。異毛色者三十，故牲無不有。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有餘力，則取其薪蒸，合其牝牡，而牧事盡矣。矜矜兢兢，堅强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升，升牢也。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牧人有事于陸耳，今又捕魚于水，水陸皆有獲焉，此所以爲豐年也。龜蛇曰旐，鳥隼曰旟。龜蛇，陰物也。鳥隼，陽物也。陰陽備，故爲室家溱溱。溱溱，衆也。宣王之《小雅》，皆以政事之大小爲先後，故首之以征伐、田獵，次之以官人，又次之以宫室、畜牧，而美刺不與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周大夫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高峻貌也。師，太師也。尹，尹氏也。惔，燔也。卒，滅也。斬，絶也。監，視也。民之視尹氏如視南山，言無不見也。見之

者，皆爲之憂心如惔，特畏其威，而不敢言。然尹氏卒不知國之將亡，至於滅絶而猶不察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山之實，草木是也。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絶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本也。毗，輔也。弔，愍也。空，窮也。師，衆也。尹氏居高任重，而不享天心，苟昊天之所不愍，則尹氏宜有罪矣，而曷爲又窮我衆人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仕，察也。罔，欺也。夷，平也。已，止也。殆，危也。膴，厚也。不身蹈之，而欲民之信之，民不女信也。不知而不問，不審而不察，欲以欺之，曰吾則能之。君子亦不可欺也。曷不試平爾心，而止爾不善，無使爲小人之所危乎？凡姻婭之人，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常也。鞠，盈也。訩，訟也。惠，順也。屆，止也。闋，息也。違，遠也。以爲昊天不常，而降此謗訟歟？非也。君子如止其爭心，則爲訟者之心闋矣。以爲昊天不

順，而降此乖戾歟？非也。君子苟平其心，則惡怒者遠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病酒曰酲。成，平也。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禍患之生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而不務人人自治其政，皆轉以相付，其卒使民爲之受其勞弊而後已。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畜馬者，求其行也。今雖有四牡，徒好其項領，而不爲用。非不能行也，曰我觀四方，蹙蹙褊小，無所施吾騁矣。蓋言小人在上，雖有賢者而莫能容，無有爲之用者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茂，勉也。相，視也。方其勉於爲惡也，如將相賊者視其矛矣。及其解也，如相與醻酢者。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昊天不平尹氏之德，❶故使王不獲安。然尹氏猶不自懲，乃反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家父作此詩，窮王之所以致天下之謗訟者，曰由尹氏不平之故。故使之改其心，以含養天下，以觀其治否。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❶「德」，明本作「爲」。當是。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正月，夏之四月也。將，大也。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四月純陽用事，而繁霜降，大夫憂之，以爲此王聽用訛言之罰也。訛言之害大矣，然衆不以爲憂也，獨我憂之而已。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瘉，病也。莠，不實也。小人傾詐，外爲美言以欺世，内爲僞言以害君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獨憂也。禄，福也。幽王刑殺無辜，而并及其臣僕。君子知人之不堪命，故告之曰，王視烏之所止者，誰之屋歟？有以飲食而無畢弋之患，烏之所止也。奈何以刑御民，使無所措手足哉？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毁，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亦猶是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夢夢，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蓋天地之間，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此治亂禍福之所從生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

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以爲「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耳。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人謂山之卑者，爲岡陵而已，意其不能有所險阻，然岡、陵未嘗不爲難也。譬如訛言之人，豈可以爲無害，而莫之懲乎？然王曾不以是爲慮。老成之人徒召而訊之以占夢，曰予既聖矣，安所復問得失？烏之雌雄，形色無辨，人莫能知之。幽王君臣皆自謂聖人，譬如烏之雌雄也。或曰以山爲卑，而爲岡陵於其上，譬如讒人，以人罪爲未足，而又加之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曲也。蹐，重足也。倫，道也。脊，理也。蜴，蜥蜴也。君子之處於世，小心畏愼，未嘗敢肆。天雖高，不敢不局；地雖厚，不敢不蹐，畏其傷之也。夫爲此言，則過矣。然亦有倫理，非妄言也。哀今之人，胡敢爲虺蜴之行，曾無所畏哉！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扤，動也。仇仇，偶也。君子仕於亂世，而困於群小，譬如特苗之生於阪田，風雨動之如恐不勝者。故尤之曰，方其求我以爲法也，如恐失我耳。及與之終日相執，仇仇相偶，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

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政」通。厲，惡也。褒，國也。姒，姓也，幽王之嬖后也。威，亦滅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弃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輔，所以助輻者也。輸，墮也。員，益也。幽王日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者。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又將有大難，故曰「又窘陰雨」。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故教之以無棄其輔，益其輻，顧其僕，以求不墮其載。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雖欲潛伏，而無以自蔽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云，旋也。慇慇，痛也。小人以利相求，故其鄰比昏姻，相與膠固爲一，而君子孑然無朋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小也。蔌蔌，陋也。哿，可也。佌佌者有居，蔌蔌者有禄，小人得志之謂也。民方無福，故天之夭孽並出而椓喪之。富人猶可勝也，惸獨甚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詁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❶謂之艷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交，日月之交會也。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故君子醜之。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行，道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令，善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艷妻煽

---

❶「居」下，明本有「正」字。

方處。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豔妻，褒姒也。煽，熾也。七人者，皆褒姒之黨，故及其熾，❶而並處於位。然六人各有常官，而皇父兼擅羣職，故以卿士目之。《周禮》有太宰、小宰、宰夫，「家伯維宰」，未詳何宰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時，是也。下荒則汙，上荒則萊。戕，殘也。皇父不知爲政，然未嘗自謂我不是也。作而害民，民怨之矣，然猶曰，予未嘗殘民，禮則當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皇父邑也。亶，信也。侯，維也。憖，强也。皇父自謂聖矣，然其建國而擇三卿，信維多藏之人耳。以卿士出封，而周之老與其富民無不從者，言恣而且貪也。民富者，乃有車馬耳。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囂囂，衆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專也。競，力也。無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故曰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説，而背相憎，專力爲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里，居也。痗，病也。羨，餘也。徹，通也。

❶「及」，明本作「極」。

天命之不通，我知之矣。然而不敢効其友之自逸，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駿，長也。舍，置也。淪，陷也。胥，相也。鋪，偏也。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已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偏焉，何也？此其所以爲《雨無正》也。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王之世，民之受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嘗有所正雨哉？此所以爲《雨無正》也。而毛氏不達，故序以爲「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此則是詩之所不及也。

周宗既滅，靡所戾止。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周宗，姬姓之宗也。正大夫，大夫之爲官長者也。三事大夫，三公也。戾，定也。勩，勞也。幽王暴虐無親，宗族破滅，大夫離散，獨三公諸侯在耳，而亦無肯勤王者。君子庶幾王以是懼而爲善，❶然反益爲惡，而不知已。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❶「子」下，明本有「曰」字。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辟，法也。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群臣，使皆敬其身，庶幾輔之者衆，王猶可得免耳。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慘慘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戎，兵也。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暬御，侍御也。幽王陵虐天下，君子知其將有兵難，故憂之曰，苟兵難既成，王雖欲退而休之，不可得矣。兵連而不解，民且不能稼，則又將有飢患。飢患既成，王雖欲進而攘之，亦不可得矣。此勢之所不免，而禍之必至者也。然獨其侍御之臣憂之耳，群臣莫以告王者，徒告之以道聽之言而求其答之，譖愬之言而求其退之耳。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哿，可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余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則告之使

復遷於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一

詩集傳卷第十二

小旻之什　小雅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别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敷，布也。回，邪也。遹，辟也。沮，止也。邛，病也。言天禍迅烈，遍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底，至也。「伊于胡底」，未有所定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卜筮數，故龜瀆而不告。謀者多無斷而行之者，故其功不成，故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盈庭皆言，尚誰敢指其是非者哉？譬如欲行，而不先爲行邁之謀，隨人而妄行，是以終不得其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

用不潰于成。

程，法也。經，常也。潰，遂也。築室于道，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心不同而皆聽焉，是以不能遂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止，定也。政淫，則民德無所定。膴，大也。肅、艾、哲、謀、聖五者，《書》之「五事」也。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瀦畜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小人智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在目前，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遠在歲月，而不知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臨淵恐墜，而履冰恐陷，善爲國者，常如是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宛，小貌也。翰，羽也。戾，至也。明發，旦也。二人，文、武也。宛然鳴鳩而求戾天，難矣！小人而責其繼文、武之功，亦難矣！是故君子憂傷，而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齊，正也。克，勝也。彼昏，斥幽王也。又，復也。天命之去人，不復反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菽，藿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爲己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爲王有邪？亦將有取而教誨之者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題，視也。脊令飛鳴不能自舍，君子之勤於事不舍日月者，以自況也。故告王以夙夜勉强，庶幾不忝其父祖。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竊脂也。率，循也。填，盡也。岸，亦獄也。卜，予也。或曰，卜之言試也。君子之不爲不義，出於其性，猶竊脂之不食粟，雖欲食而不可得也。特以其居於亂世，而填盡寡弱無以行賂，則其陷於岸獄也固宜。曷不握粟而往試之，彼桑扈何自能食穀哉？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君子遭亂，憂懼之辭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

《毛詩》之序曰：「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雅烏小而好羣。提提，羣貌也。穀，養也。罹，憂也。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咎。又愛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鳥猶不失其類，民猶莫不相養，而太子獨不容於王，曾彼之不若，是以號天而訴之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踧踧，平易也。岐周之道，道之平者也。鞫，窮也。夫婦之相安，父子之相愛，亦天下之所共由。今獨廢而不行，故其憂之深也。惄，思也。疢，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屬、離，皆附也。辰，日月所會也。桑梓久而不斃，見父母之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不然，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也。淠淠，多也。柳茂則多蟬，淵深則多葦。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使漂然如無繫之舟，不知其所極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舒也。雊，鳴也。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弃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相，視也。投，掩也。先，先投者而覺之也。行，道也。墐，瘞也。君子，幽王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太子失愛於幽王，有讒之者，則受而行之，不復徐究，如獻酬之無不受也。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猶不欲其摧敗。今王之遇太子，曾伐木、析薪之不若。太子無罪，而妄加之也。佗，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浚，深也。由，從也。山高矣，而人猶登之；泉深矣，而人猶入之。今王輕用讒言，豈謂人莫獲知之歟？將有屬耳于垣，而聽之者矣。既以此告王，又恐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谷風》之義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幠。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幠，予慎無辜。

幠，大也。已、泰，皆甚也。慎，謹也。君子困於讒人，故訴之於天曰，天之於人曰父母，❶然今我無罪，而遭此大亂，何也？政已甚虐矣，亂已甚大矣，予無罪，而天不弔，何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不信也。涵，容也。祉，福也。遄，疾

❶「曰」，明本作「若」。

也。沮，止也。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君子以爲不幸而至此矣。若人君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猶庶幾可止也。《小毖》之頌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成王、周公之釁，比王之悟，亦嘗有所誅戮也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春秋之際，君臣相疑則盟。讒人搆其君臣，利在不究其實，君遂從之，而徒以盟誓相要，此亂之所以日長也。盜者，伏而得之之謂也。讒人之誣君子曰，吾能得其隱，衆莫知也，而君遂信之，此小人之所以恣行也。餤，進也。讒人之言，必有以悦人者，人君而味於甘言，此小人之所以獲進也。止，職也。邛，病也。言小人不守其位，維爲讒以病王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奕奕，大也。秩秩，有叙也。莫，定也。毚，狡兔也。「奕奕寢廟」，天下之正居也，「秩秩大猷」，天下之達道也。居天下之正居，行天下之達道，他人之心可得而度也。雖有毚兔行於隱伏，將有爲我獲之而至者。苟守吾正，則天下之情畢見於前矣。安用旁窺而竊伺之，以讒人爲己耳目哉？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木之可揉者，君子樹之；言之可行者，君子數之。往可行也，來不可行也，君子不

用也；來可行也，往不可行也，君子不由也。今小人蛇蛇然徐爲大言，徒出於其口而已，中無有也。巧言如簧，顏雖甚厚，其中未必不愧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時有是人也。水草之交曰麋。拳，力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猶，謀也。將，大也。其謀既大且多，其徒幾何而能然哉？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艱，嶮也。梁，橋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之友有與偕譖之者，從之以過蘇公而不入見，故并譏之。此詩主言何人而曰「刺暴公」者，譖出於暴公而何人與焉。以暴公爲不足刺，而刺何人，則亦所以刺暴公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飄風，暴風。言其去之速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盱，病也。安行則當止舍，速行則不暇脂車矣。反覆究之，而不得其情，故曰一來

見我，於女何病哉？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易，悦也。祇，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土曰壎，竹曰篪。與女義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在貫。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靦，姡也。姡，醜也。鬼、蜮，皆能陰害人，而不可見。今與女相視無窮，奈何爲此禍哉？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

巷伯，寺人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萋、斐，文相錯也。貝錦，錦之貝文者也。讒人之構君子，其所以集成其罪者，猶織者縷縷相錯以成爲錦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侈，皆張也。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讒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翩翩，多言貌也。君子相告以慎言，恐讒人誣之以不信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爾遷。

捷捷幡幡，亦多言貌也。遷，改也。與讒人處，苟與之誠言，夫豈不受哉？既而改

之，以告人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好好，樂也。草草，憂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楊園，園名也。畝丘，丘名也。猗，加也。作，起也。將之楊園，其道必從畝丘，以言讒人欲譖大臣，亦自小臣始。是以孟子起爲此詩，以告君子，使皆聽之以自防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風雨之相須，猶朋友之相濟。幽王之世，天下俗薄，朋友窮達相棄，故以刺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穨。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穨，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亦猶朋友之相將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習習之風，草木之所以生也；崔嵬之山，草木之所以養也。然不能使草不死、木不萎者，天地之功猶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而獨思我小怨哉？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長大貌。莪，羅蒿也。羅蒿可食，而蒿不可食。采莪者將以食之，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己之勞，而養不終，如采莪者之得蒿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牡菣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缾小而罍大，使缾至於罄者，罍之恥也。使民至於窮而無告者，亦上之恥也。鮮，善也。人皆以生爲善，孝子之不獲終養者，以爲不如死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恤，憂也。入而不見，則若無所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鞠，養也。腹，厚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烈烈、律律，其可惡也；發發、弗弗，其可疾也。穀，養也。卒，終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

《毛詩》之序曰：「譚大夫之所作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饛，滿也。飧，熟食也。捄，長也。棘匕，所以載鼎實也。幽王不恤諸侯，賦役繁重，下國困竭。君子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饛然，其鼎之匕捄然。當是

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凡今之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而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糾糾，疏貌也。佻佻，獨行也。既，盡也。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軸空矣。然周人猶莫之恤，曰猶有葛屨，則可使履霜矣；猶有公子，則可使行於周道矣。公子，國之貴也。於是則盡竭其所有以往，盡輸之以來，而中心病之也。

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洌，寒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亦作「癉」，勞也。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來，勞來也。言勞佚之不平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舟人水居，而服熊羆之裘，所服非其所有也。私人無籍於王室，而試百官，所事非其所職也。言紀綱敗壞，無不失其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有醉於其酒者，有不得其漿者，然其所厚未必賢也。故曰雖則佩玉盛服，而非其長過人也。鞙鞙，佩玉貌也。璲，瑞也。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

西柄之揭。君子告窮，而不敢正言，故爲隱焉，而使自察之。其言王雖在上，而無能明者，則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監，視也。言東人空其杼軸而輸之王，王曾無以報之，則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跂，隅貌也。襄，駕也。自旦至莫七辰，辰一移，此所謂七駕也。人之織也，其緯往而復反，此所謂報章也。星之駕也，西而不東，此所謂不成報章也。言東人盡其車牛，以輸其職貢，勞弊於道路，則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以爲維是獲免耳。睆，明也。牽牛，河鼓也。服，較也。箱，兩較間也。言王之百役皆取於東，則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啓明、長庚，皆太白也。言東人飲食既竭，雖有其器，而無所用之，則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畢，所以掩捕鳥獸也。言其器雖在，而皆已破弊，則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徒有其器，而無其實，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翕，合也。有箕而合其舌，無所揚也。言東人勞苦而爲之，西人暇豫而取之，則曰「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斗，雖北之有也，而西實揭其柄。柄者，所操以取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徂，往也。四月始夏，而六月暑遂往矣。言周之治世未幾而亂作也。是以君子自傷生於亂世，曰先祖非人哉？而忍生我於是！此所謂窮則反本。「浩浩昊天，不

駿其德」，「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也，皆無所歸怨之辭也。其實以爲非其罪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腓、瘼，皆病也。夏既徂矣，則秋風至而百草病。先王既没，民被幽王之患，有亂離之病矣。而未知其終所適歸者，故繼之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言其末必至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梅、栗，有實之木也。人以其有實也，朝夕取焉，是以廢爲殘賊，而莫知其所以獲罪。言幽王暴而剥下，下無完民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一泉之水無以紀之，則清濁不可常矣。幽王失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一，亦猶是也。夫欲治是也，必先自治。今我尚日構亂，而安能善彼哉？是以思得王者以紀諸侯，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盡瘁以仕，而上有有之者。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鶉，鵰也。桋或作「荑」。幽王之亂，天下逃散，非鶉非鳶而高飛，非鱣非鮪而深潛。故大夫有退而食蕨薇、甘杞荑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十二

詩集傳卷第十三

北山之什　小雅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此說與《杕杜》同。偕偕，强壯貌。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賢，過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嘉、鮮，皆善也。將，壯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偃息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鞅掌，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衹自塵兮。無思百憂，衹自疷兮。

大車，牛車也。疷，病也。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譬如任小人者，患及其身，亦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熲，光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衹自重兮。

雝，蔽也。重，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大夫行役，久勞而不息，故稱天之無不照臨。言臣下無賢勞而不察者也。艽，地名也。初吉，朔日也。行始於二月，而「載離寒暑」則冬矣，是以思有共德之人而事之。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憚，勞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奧，煖也。出宿，不安寢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穀，善也。有久勞於外，則必有久安於內者矣。故告之，使無以安處爲常，靖共其位而與正直，庶乎神之聽之，而以女爲善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

懷允不忘。

幽王作樂於淮上，而人疾之，故思古之君子焉。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鼛，大鼓也。妯，動也。不猶，不若也，不若幽王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欽欽，鐘聲也。將作樂，則鼓鐘，所謂金奏也。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幽王之世，風有二《南》而已，故播此二詩於籥。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矣，而人則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抽，除也。與與、翼翼，蕃也。露積曰庾。十萬曰億。妥，安也。侑，勸也。介，助也。《楚茨》傷今而思古之詩也，故稱古之人去其茨棘，以蓺黍稷，以實倉廩，以爲酒食，以享先祖。於其享也，主人拜尸而安之，祝勸尸而食之，所以事之無不至者，故於餘章詳言之。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

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剥，解之也。亨，飪之也。肆，陳其骨體於俎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門内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門内，其生所以待賓客也。❶於是先祖大而安饗之，報之以介福。皇，大也。保，安也。介，大也。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爨，饔爨、禀爨也。踖踖，言有容也。俎，從獻之俎也，其實燔肉而肝炙。❷君婦，王后也。莫莫，清静而敬至也。豆内羞，❸庶羞也。庶，多也。多爲之者，以爲非特以享也，將以祭終而燕尸賓焉。故及

其燕也，獻醻交錯，而無不徧行，禮至卒而無非度，笑語至卒而無不得。言和而不亂也。古者於旅也語。酢，報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竭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善其事曰工。苾苾、芬芬，香也。卜，予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式，法也。齊，整也。稷，疾也。匡，正也。敕，戒也。極，中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絜，故報爾以福禄，使其來如幾，其多

❶「其生所以待賓客也」，明本作「其待賓客之處也」。
❷「其實燔肉而肝炙」，明本作「燔燒肉炙炙肝」。
❸「内」，明本作「肉」。

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中和，應萬物而不匱。言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於是禮備，作鐘鼓以戒在位，主人就位於堂下西面，祝致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尸遂起，奏《肆夏》以送之。諸宰徹饌，后徹豆籩。既畢，歸賓客之俎，而燕同姓。所以尊賓客，而親兄弟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後禄，祭之餘福也。將，行也。惠，順也。替，廢也。引，長也。祭畢而燕於寢，則祭樂皆入，以安其餘福。殽羞既行，兄弟無有怨者，皆慶於君曰，神乃歆嗜飲食，將使君壽考。既順且時，兼盡而有之矣。子孫尚能勿替而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甸，治也。畇畇，墾闢貌也。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禹治洪水，而成王墾闢汙萊，至幽王之世，其迹皆在，而王弗治，故君子思古焉。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霢霂，小雨也。言仁人在上，則冬有積雪，春而繼之以雨，故百穀無不遂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

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埸，畔也。翼翼，脩治也。彧彧，茂盛也。斂稅曰穡。畀，予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田中爲廬，以便田事，疆埸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剥削淹漬，爲菹而獻之，所以盡四時之異物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清，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牲用騂牡。周尚赤也。祭禮，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而獻之，以告肥也。鸞刀，刀之有鸞者也。毛以告純也，血以告殺也，取膟膋燔，燎以報陽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倬，明也。甫，大也。歲取十千，井田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爲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爲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爲田萬畝。此所謂十千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薿薿，盛也。介，助也。烝，進也。髦，俊也。一成之田，而歲取萬畝以爲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乏困，此自古有年之法，不可廢者也。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

進其髦俊，庶幾有年，以遵古之成法。所謂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六穀也。明，絜也。犧，純色也。秋成而祭社及四方，報其功也。《周官》：「仲秋獮田以祀方。」慶，賜也。農夫之慶，既蜡而息農夫也。御，迎也。田祖，先嗇也。孟春既郊而始耕，則祭之，所以祈甘雨也。《周官》：「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士鼓。」穀，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攘，取也。禾易，禾生樂易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成王之勞農也，農夫以其婦子饋於南畝，於是田畯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民知成王之勤於農事，則盡力於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於是成王無所譴者，曰農夫敏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茨，言其多也。梁，言其積也。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稼既積，❶乃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黍稷稻粱」，言無所不有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

---

❶「米」，明本作「禾」。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稼，種也。覃，利也。俶，始也。載，事也。庭，直也。若，順也。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成王之所欲。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孚而始房也。皁，實而未成也。既堅，則成矣。既好，則美矣。稂，童梁也。莠，似苗者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穉，幼苗也。仁人在上，則虫蝗不作，民以爲田祖投之火耳。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渰，雲興貌也。萋萋，雲行貌也。祁祁，徐也。時雨既降，民急其上，❶先憂公田，而後其私。及其成也，田有餘穀，力不能盡，故以其餘爲鰥寡之利。穧，鋪而未束者也。秉，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成王之來視其穫也，則遂禋祀四方，以報其成功。騂黑，南北之牲也，蓋略言之耳。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❶「民」上，明本有「斯」字。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洛，漆、沮也。泱泱，深廣也。茨，蒺梨也。韎韐，士之韠也，蓋染之以茅蒐。奭，赤貌也。洛之水，泱泱其無窮，使洛愛其水，無所澤萬物，於洛無加也，而物失其利。洛維不愛其水，故無損於洛，而物蒙其益。王者之有爵命，猶洛之有水也。古之王者以其無窮，惠天下之諸侯，以結其驩心，故諸侯之除喪而未命也，服其士服以朝於王。王遂命之，使將六師焉。傷今幽王愛其無窮，以失天下之諸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鞞，容刀也。琫，上飾；珌，下飾也。此其所以錫諸侯也。諸侯有王者之命，乃能安其室家。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福禄既同」，言與諸侯共之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毛詩》之序曰：「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弃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原其所以爲是説者，不過以詩之「乘其四駱」爲守其先人之禄位，「是以似之」爲嗣其先祖，其説蓋勞苦而不明如此。至於小人讒諂，則是詩之所無有，是以知其爲曲説，而不可信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也。君子內脩其身，充滿而發於外，人望見其容貌，而知其君矣。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之以湑然之葉，無有不善者也。今幽王積其不義，其發於外者，傀然小人爾。是以君子思見賢君，以寫其憂，然後樂處其朝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黃，色之上也。❶芸，黃之盛也。有章，有文也。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華之不黃也，則亦白而已。君子之不處也，則亦行而已。處亦君子也，行亦君子也，故曰「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亦不失盛也。傷今幽王之不善，無所往而非不義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君子左而宜其左，右而有其右。有者，有諸中也。中誠有之，則其發於容貌者，睟然其似之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三

❶「上」，明本作「正」。

詩集傳卷第十四

桑扈之什　小雅

《桑扈》，刺幽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鶯，有文貌也。胥，辭也。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法度，故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夫苟樂之，則其爲之也安，安則如固有之。譬如桑扈之羽，鶯然有文而不自知，亦非其强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頸也。屏，蔽也。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翰，幹也。戢，斂也。那，多也。王者屏翰四方，而爲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

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兕觵，罰爵也。旨酒之和柔，而兕觵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禄艾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鴛鴦，匹鳥也。方其止而取之，則盡之矣，故於其飛而取之。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也。馬之在牧者，無所

用之，則委之以摧；其在厩者，將用其力，則加之以秣。言君子之於物，將用其死，則不忍絶其類；將用其力，則不敢薄其養。此天下所以願其萬年，而享福禄也。「摧」、「莝」通。秣，粟也。艾，老也。言以福禄終其身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説懌。

頍，弁貌也。蔦，寄生也。女蘿，兔絲也。奕奕，憂不定也。❶彼所謂弁者，實何物哉？徒以人加之首而貴之耳。今王豈謂我自貴，而忽兄弟哉？爾有旨酒嘉殽，曷不與兄弟樂之也？兄弟之於王，譬如蔦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怲怲，憂盛滿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雪將降，而霰先之，故不宴者，誅滅之先也。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

❶「不定」，明本無此二字。

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它矣。知不可得免之辭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間關，設舝也。幽王嬖褒姒以亂政，小人並進，故君子思具車以逆賢女，雖飢渴而不顧。庶幾內有賢妃，德音之士來會於朝。雖無好友以事王，姑以奉王燕喜之樂，猶愈於小人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依，茂貌也。鷮，雉也。辰，時也。林平而無嶮，則雉集之。王者內無嬖后，其心樂易，則令德之士將來教之。因以奉其燕樂，好之終身而無厭。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恐賢女之不可必得，故曰雖無旨酒嘉殽，姑飲食焉可也；雖無德以配王，姑歌舞以樂之，猶愈於褒姒之在側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鮮，善也。陟高岡而析柞薪，爲其葉之蔽也。褒姒之蔽王，猶柞薪耳。今誠去之，使我獲見王焉，則吾憂心庶幾寫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景，大也。褒姒之在王側，君子無復得進者。今誠去褒姒，使我見王，如仰高山，景行得行焉，則吾將具四牡，調六轡，以爲王聘賢女而致之，以慰我心。然則褒姒苟

在，雖有賢女，而莫敢逆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往來貌也。青蠅能變亂白黑，故以比讒人焉。樊，藩也。止之於藩，欲其遠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

榛、棘，皆所以爲藩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楚楚，脩絜也。殽，豆實也。核加籩，桃梅之屬也。旅，陳也。偕，齊也。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的，質也。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烝，進也。衎，樂也。洽，合也。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壬，任也，謂臣之任事者，卿大夫是也。林，君也。湛，樂也。載，則也。手，取也。仇，敵也。室人，宗室也。又，復也。康，

安也。此章言既射而祭，既祭而燕於寢。於其祭也，先作樂以求諸陽，故秉籥而舞，舞者與笙鼓和應，以進樂其祖考，以合見其百禮。其以禮至者，非其諸侯，則其卿大夫也。於是神則嘏之以福，使其子孫無不湛樂者。祭既畢，歸賓客之俎，而留兄弟，曰將燕樂於寢。故祭樂皆入，各奏其能以樂之。其燕也，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膳宰，賓之敵也。賓取其敵，以與宗室皆入於寢，而又燕於是，酌以安之，而薦之以時物。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上二章言先王之正禮，故此章言幽王之燕。方其未醉也，其禮猶在爾。及其既醉，則不可知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抑抑，慎密也。怭怭，媟嫚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僛僛，不正也。郵，過也。傞傞，不止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幽王與其下相尚以酒，至有以不醉爲恥，而强使醉者。故告之曰，夫飲酒，則必有醉者，有否者。爲醉者之不善也，是以既爲之監，復爲之史，以伺察之，而乃反以不醉爲恥哉？盍亦勿從而謂之，使皆醉而

益怠焉，可也。故告其醉者，使慎其言語；告其不醉者，使勿從醉者之言。羖，未有童者也，「俾出童羖」，深戒之也。苟人知所以自戒，則雖三爵，而有不敢者，況又其多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刺幽王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何在，亦在藻耳。其所依者至薄也。然其首頒然而大，自以爲安，不知人得而取之也。今王亦在鎬耳，寡恩無助，天下將有圖之者，而飲酒自樂，恬於危亡之禍，亦如是魚也。毛氏因在鎬之言，故序此詩爲思武王。以在藻頒首，爲魚得其性，蓋不識「魚在在藻」之有危意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長貌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那，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采菽以爲藿，物至微而用至薄矣，然猶設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故先王於其來也，錫之以車馬，重之以衣服，不敢忽也。玄衮，玄衣而衮龍也。黼，白黑雜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觱沸，泉始冽也。檻泉，正出也。觱沸之清泉，吾將采其芹。君子之來朝，吾將觀其旂。徒視其旂之淠淠而徐也，其鸞之嘒

嘒而和也，吾以是知其有禮矣，是以駕而往迎之。於其所至，言無所不禮也。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

赤芾，蔽膝也。邪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君子之所以自敕，而交於人者如此，則天子從而予之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禄。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從，由也。柞之枝，其葉尚無不蓬蓬者，而況於天子殿邦之諸侯，而可以無福禄乎？諸侯而有福禄，然後能辯治，以左右王室矣。故曰「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禄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紼，綷也。纚，緌也。葵，揆也。膍，厚也。楊舟汎汎而無所定，紼纚可以維而止之。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弃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古之明王，揆其所欲，而厚之以福禄，則無不至者。今幽王安於佚樂而忽遺之，則是亦戾王而已，無復懷者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弓之張也，騂騂其調利，挽之而體節皆應。及其弛也，翩然而反節自爲處，其勢無以相及。譬之如兄弟昏姻，親之則合，而疏之則離，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故此詩言幽王之世，王族怨望相病，亦無有善者。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綽綽，寬也。裕，饒也。瘉，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

民之相怨也以一方，而已未嘗以自反也。受爵而不讓者，知尤之矣，而至於己則忘其非，此所謂一方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饇，飽也。孔，空也。老馬必憊，其駒必强，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如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也。故告之曰，譬如食者，必以其宜爲飽之節；譬如酌者，必以其空爲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止，則病；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止，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猱，猨屬也。附，木桴也。猱之升木，不教而能矣。塗之塗附，不力而堅矣。王族之屬，王不强而親矣。特患徽猷之不立，無以來之耳。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晛，日氣也。遺，予也。雨雪之瀌瀌，盛也，見日而消矣。王族之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彼哉？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蠻，南蠻也。髦，西夷也。言王之視王族，如蠻、髦之不相及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菀，茂也。蹈，動也。暱，近也。靖，治也。極，誅也。君子之願庇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徒以幽王暴虐，神所不予，天意動矣。故相戒以無自暱近。❶今雖使我爲治，後將誅我，不可知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愒，息也。瘵，病也。邁，行也。行則放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鳥之高飛，亦傅于天則止。今王之心，不知其所至，曾飛鳥之不若也。曷爲使我治之，而居我以凶危之地哉？矜，危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四

❶「近」下，原有「日」字，據明本删。

詩集傳卷第十五

都人士之什　小雅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都，美也。都人士，士之有美人之行者也。周，忠信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説。

臺，夫須也，其皮可以爲笠。緇撮，緇布冠也。君子女，女之有君子之行者也。髮之爲物，疏密如一，而本末無異，有常之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充耳，瑱也。琇，美石也。實，塞也。吉，姞也。《春秋傳》曰：「姞，吉人也。」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之見是女者，皆以爲尹、姞之女，言其知禮也。苑，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厲，帶之垂者也。蠆，螫蟲也，其尾上卷。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旟，揚也。盱，病也。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强之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緑》，刺怨曠也。

終朝采緑，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緑，王芻也。局，卷也。王芻，易得之菜，終朝采之，而不盈匊，意不在所采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故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言其知怨思而已，不知義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藍，染草也。衣之前蔽曰襜。詹，至也。五日爲期，六日不至而怨之，言非所當怨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綸，釣繳也。田、漁，君子之所有事，而婦人不與也。今也狩則欲爲之韔弓，釣則欲爲之綸繩，言無節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此章言其悦之無已，故詠歌其釣之所獲。於其獲也，又將從而觀之。

《采緑》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召公之營謝，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凡行者皆集於謝，則召公告之以歸矣。言不久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天子之卿視諸侯。」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君子之在下，譬如桑之生於隰，其長阿然，其盛難然，見者無不悅之。故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黑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苟吾心誠愛之，君子豈遠我而不告哉？苟吾心誠藏之，何日而忘之哉？吾之所以忘之，心不藏也。君子之所以不告，吾不愛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幽后，褒姒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野菅也。已漚則爲菅。取白華而漚之，又以束白茅焉，言表裏無不絜也。今申后之脩如此，幽王遠之，而近褒姒，使獨居焉，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天步，王者之所履也。猶，圖也。菅茅之爲絜也至矣，其生也，白雲露之，其所受以爲質可知也已。有人如此，而王獨弃之，

曾不圖天步之艱難，非此人莫與共之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滮，流貌也。豐鎬之間，其水北流。水之性，未有不流於東南者也，水流於東南，則其所及者遠。逆流而北，則其所能浸者，稻田而已，不及遠矣。王者推其親親之恩，自王后始，其下將無不蒙澤者。今反其常而愛褒姒，故恩止於一人，而下無所賴矣。是以君子嘯歌傷懷而念碩人。碩人，申后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所以炤也。薪之善者，當以爲爨，而反以爲炤。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弃於外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鼓鍾于宮，外未有不聞者。幽王內有嫡庶之亂，而求外之不聞，難矣。君子之念王，慘慘其憂，而王視之邁邁其不顧，言無悛心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秃鶖也。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鶖而弃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鳥之雄者，右掩左；其雌，左掩右。言陰陽之相下，物無不然。王曾是之不若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扁，卑貌也。疧，病也。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爲妾，而不可以爲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小鳥貌也。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丘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柰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極，至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古之君子不以菲薄廢禮，雖瓠葉之微，猶將采而亨之，以爲飲酒之菹。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言一兔也。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炮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酢，賓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醻，主人既卒酢爵，復酌賓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漸漸，高峻也。幽王之亂，下國背叛，王將以力征服之而不得，故告之曰，漸漸之石，而欲以力平之乎？吾見其高而已，不可

平也；山川之悠遠，而欲以行盡之乎？吾見其勞而已，不可盡也。今諸侯背叛，而欲以武人征之，吾亦見其益亂而已，不暇使之朝也。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人可以德懷，而不可以力勝，武人非所以來之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没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卒，崔嵬也。没，盡也。出，出之於亂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蹢，蹄也。豕四蹢白曰駭。白蹢，豕之尤躁疾者也。烝，進也。畢，噣也。豕之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豕馴則居陸，駭則涉水，故豕之進而涉波，人之過也。畢得月則雨，月不至則否，故畢之至於滂沱，月之過也。譬之諸侯好亂，而王又以武臨之，是以懼而深謀，阻兵以自救，勢之相激，其亂遂連而不解。故曰「武人東征，不遑他矣」。夫使武人征之，而尚何暇及其他哉？蓋亦知誅之而已，此亂之所以益甚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

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陵苕也。其華紫赤而繁，將落則黄。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曲梁，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能久也。「人可以

食」，鮮可以飽」，言無暇及飽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歲暮草黄矣，而行者不息，言久役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草黄極則玄。久役而弃其室家曰矜。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芃，小貌也。棧車，役車也。車之行道，如狐之循草，無有止期也。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十五

詩集傳卷第十六

文王之什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位五十年，其始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政行於西南，而不及於東北。其後虞、芮質成於周，文王伐黎而戡之，東北咸集。《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文王於是受命稱王，九年而崩。《書》曰：「誕膺天命，維九年，大統未集。」此所謂「受命作周」也。然學者或言武王克商而稱王，文王之世，紂猶在上，則王號無所施之。予以爲不然。文王之治西南，諸侯之大者也，故猶可以事人。及其行於四方，則天子之事也，雖欲復爲諸侯而不可得矣，是以即其實而稱王。紂雖未服，而天下去之，其所以爲王之實亦亡矣。故文王之得此名也，以其有此實也；紂之失此名也，以其無此實也。空名雖存，而衆不予，其存無損於周之稱王，而其亡不爲益矣，是以文王之世置而不問。至於武王，紂日長惡不悛，於是與諸侯觀政於商，以爲紂將改歟，則固將釋之。釋之，非復以周事之矣，存之而已。若其不改，則將伐之。伐之，非以成周之王也，爲不忍民之久於塗炭而已。不然，豈文王獨能事紂，而武王不能哉？從世俗之説，必將有一人受其非者，此不可不辯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文王之在民上，其德上昭于天。蓋周之有國，數百千歲矣，至是始受命以有天下。君子曰，周之德豈不顯，而帝命豈不是哉？文王行事，常若升降在帝左右者，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勉也。哉，載也。侯，維也。文王維不專利，而布陳之以與人，人思載之，是以立於天下者，未有非其子孫也。文王之子孫，適爲天子，而庶爲諸侯，其祚無不百世者，是何故也？凡周之士，雖其不顯者猶莫不世，而況其顯者乎？士猶且獲世，而況文王之子孫乎？此所謂「陳錫載周」也。厲王之世，榮夷公以專利爲卿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此之謂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皇，大也。楨，幹也。「士之不顯」者，猶且翼翼不忘敬也，而況其顯者乎？言士未有不可用者也。是以文王思大獲多士，以爲周之幹，言無所不容也。無所不容，此文王之所以安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美也。緝，和也。熙，光也。假，大

也。麗，數也。不億，不徒億也。天命文王，使有商之子孫。商之子孫衆矣，而維服于周。言其德無所不懷，雖商人亦無有與之較者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冔，殷冠也，夏曰收，周曰冕。藎，進也。殷人之來助祭於周者，尚皆服其冔。其臣周也新矣，然而文王無不受者，言其德廣大，無所忌間也。故以告於成王曰，王之進臣，可無念爾祖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聿，述也。配，順也。駿，大也。既告之使修文王之德，順天命以求多福，則又告之以殷之未失衆也，其君皆能配天，及其末世，維違天以敗。故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言天命之難保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遏，絕也。義，善也。「有」、「又」通。虞，度也。知命之不易，故告之使無自遏絕於天，布明善問，度商之所以興廢，以順天命。蓋天之所欲載者，非有聲音臭味可推而知也。惟儀刑文王，則萬邦信之。萬邦信之，則天載之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人君之德，其見於下者甚明，其發於上者甚著，故天意之去就難信也。世之所謂不可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適，然以其不義，故使其政令不浹於四方。天之難信也如是。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摯國任姓之中女，自商之畿內而歸於王季，行婦道於周京。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大任，仲任也。懷，來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載，成也。天既集大命于周，於文王之始成人也，則爲作配於洽、渭之間。洽、渭之間，太姒父母國在焉，馮翊洽陽是也。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俔，譬也。文，禮也。昏禮，既問名，則卜之，卜而吉，則納幣以定之。造舟爲梁，浮梁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天既命文王于周京，則以有莘之長女大姒適之，以纘大任之業。其德積厚，遂生武王。天復保佑而命之，使燮和伐商之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矢，陳也。牧野，商郊也。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衆維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女矣，無疑不克紂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騵馬白腹曰騵。師尚父,太公望也。涼,佐也。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會於清明之朝,而克紂。」蓋《書》所謂「甲子昧爽」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

緜緜,不絕貌也。瓜瓞,瓜近本之實也。瓜之近本者常小,於其故土居也。沮、漆,豳之二水也。《齊詩》土作「杜」。漢扶風有杜陽,杜水南入渭,言國於杜與漆、沮之間也。古公亶父,太王也。復,復於土上也。穴,鑿地也。其狀皆如陶。然周自不窋奔於戎狄,後世國於漆、沮之上,子孫衰替如瓜之瓞,歲以益小。至於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而不獲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之從者如歸市。朝,早也。朝發於豳,循水而至岐下,及其妃大姜皆來相宅。言其妃亦賢人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膴膴，美也。菫，藋也。荼，苦也。契，刻也。卜者，必刻龜而灼之。時，是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慰，安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自西徂東」，民之來自豳者也。爰，於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宫室之所取直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始建國者，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捄，虆也。陾陾，衆也。度，投也。薨薨，聲也。登登，用力也。削屢，重復削治也。鼛，大鼓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投諸版中而築之。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五版爲堵。擊鼛鼓以止衆，而不能止，言勸事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諸侯之宫，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寢門曰路門。天子加之以庫、雉。冢土，大社也。戎，大也。醜，衆也。起大衆，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殄，絶也。愠，怒也。隕，隊也。問，聘問也。柞，櫟也。棫，白桵也。駾，突也。喙，喘也。古公之徙於岐周，其心豈忘混夷之怨哉？徒以國家未定，人民未集，故

不敢失聘問之禮，姑與之爲無憾。而及其閑暇，以脩其政令，要吾所植柞棫拔而生枝，❶行道兑而成蹊。凡所以爲國者，既已繕完，則夫混夷將不較而自服。苟猶欲奔突我者，則維以自困而已，不能害我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豐在京兆長安，而崇在鄠。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其後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皆朝周而質焉，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愧焉，乃以其所爭爲間田而去。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虞、芮之訟既平，其傍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文王於是受命稱王。質，正也。成，獄成也。蹶，動也。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耻之心油然而生。君子曰，文王之所以能至於此者，何哉？予以爲其臣無所不具。其臣無所不具者，文王之盛德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緜》九章，章六句。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

❶「生枝」，明本作「遂茂」。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芃，盛貌也。棫，小木也。樸，枹生也。槱，積也。小木而枹生，以爲無所用材之矣，然猶可以爲薪而積之，而況其大者乎？文王之官人，小大無所遺弃，亦猶是也。故其在朝也，其左右翼然趣之。言官備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半圭曰璋，諸臣所奉也。峨峨，盛壯也。髦，俊也。文王之朝，奉璋者皆士之俊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也。烝，衆也。能浮而載物者舟也，故舟載而已，不復事行也，使衆人楫之，而行淠然矣。能得人而官之者，文王也，故文王官人而已，不復爲也，六師與之，而其所至者遠矣。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章耳。文王老矣，無所復爲矣，然豈不能遠作人，使爲我章哉？遐，遠也。不親之謂遠。鼓之舞之之謂作。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亦「琢」也。相，質也。文王用人，而不爲徒脩其身以御之，故外則追琢其章，内則金玉其相，以爲之綱紀而已。綱，所以張也。紀，所以理也。綱之紀之而綱乃可取，然綱紀不自取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栗屬也。楛，荆屬也。濟濟，衆多也。山作雲雨以澤萬物，而麓之草木亦被焉。譬之如周

之先祖，其所以利人者廣，故其子孫亦受其福。以樂易求福，其報未有不樂易者也。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瑟，鮮絜貌也。玉瓚，宗廟所用灌也。黄流，秬鬯也。言其祭也，維得樂易君子以奉之，而神降之以福禄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道在我，而物無不咸得其性。鳶以之飛於上，魚以之躍於下，而況於人乎！或曰：天之高也，以爲不可及矣，然鳶則至焉；淵之深也，以爲不可入矣，然魚則躍焉。夫鳶、魚之能至此也，必有道矣，豈可以我之不能不信哉？君子推其誠心以御萬物，雖幽明上下無不能格，小人不能知，而或疑之，何以異不信鳶、魚之能飛、躍哉？《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載，載於器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燎，謂熜燎，所以除草也。木茍柞棫，❶則民斯燎之矣；君子樂易，則神斯勞之矣。皆不求而可以自得之謂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莫莫，盛貌也。君子之託於民上，如葛藟之施于條枚，非以巧得之，蓋民之所樂

❶「木茍柞棫」，明本作「柞棫茂密」。

奉耳。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媚，愛也。京室，周室也。能以禮齊其家者，文王之母大任也；能以德媚其國者，周室之婦太姜也。大王始遷於周，故大姜稱周室之婦。周家比世皆有賢妃，而大姒又能繼其德音，無妬忌之行，以母百男，此文王所以能全其聖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尊也。恫，痛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文王上順其先公，推其心以事天地百神，而無有怨痛；下治其室家，推其道以御宗族邦國，而無有不順。言文王之治遠，自其近者始，而皆一道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顯，揚也。戎、假，皆大也。烈，業也。瑕，遠也。文王之在宮也，雝雝其和；其在廟也，肅肅其敬。雖士之不揚，陋於威儀者，莫不臨省之；士之無射，短於技蓺者，莫不保任之。言文王之用人不求備，使士皆獲盡其力，故其戎疾無有不殄，而大業無有不瑕者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式，用也。內無所聞知，而外不能以告人，此士之不學者也，然猶獲入而用之。故士皆勉於進，雜然競作於下。成人者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亦不自厭弃也。然後文

王因其譽，以取其俊而用之，是以下無弃人也。古之人，猶言昔之人也。《書》曰「昔之人無聞知」，謂老者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

《皇矣》，美周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皇，大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耆，老也。廓，大也。帝觀四方，求民之所歸定。夏商之政，不獲天心，天乃究度四方，將擇其可者與之。然猶須假而養之，至其老而不變，憎其惡之寖大，乃眷然西顧，見周德之可依，而與居焉。言天非私周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串，習也。夷，平也。大王之徙於岐周也，伐山刊木而居之，帝依其明德而遷焉。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而歸之，來者載路而不絕。蓋天之祐之也久矣，自立其賢妃大姜以配之，而其受命既固矣。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

兑，易直也。對，配也。人君國之配也。大王居周，而天祐之，至於草木無不省視之者。既立之國，又與之以賢君，故大伯

以王季之兄而讓於王季。王季因其心而友之。厚周之慶，而光施於大伯，以至於子孫覆有天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春秋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凡王季之行，雖文王之聖，從後視之而無所悔，是以其福能施於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畔援，猶偃蹇也。帝謂文王，無爲偃蹇不進，已至而不取；亦無歆慕，好先未至而欲得。是二者皆將失之，何也？退者將以要致之，進者將以先取之。要之者不知事之已至，而先之者不知事之未及，故莫若安以俟之也。夫惟安以俟之，故未及而不求，已至而不疑。譬如相與皆涉，要必我先登于岸。《易》曰：「介如石，不終日。」故文王之於密也，赫然征之而無留焉，由此道也。密，密須也，姞姓之國，在安定陰密。阮、共，周之二邑也。徂，往也。按，止也。旅，師也。對，答也。伐密，所以答天下之望周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京，大阜也。矢，陳也。鮮，善也。將，側

也。方，嚮也。密人之兵，依山而侵阮，陟其岡而居焉。文王之人見者，莫不怒之，曰安得陳於我陵，而飲於我泉哉？此皆我有也。於是拒之，入阮而止，不及共矣，此所謂「以按徂旅」也。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或曰，漢扶風安陵，周之程邑也。及其克崇，則徙居於豐。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大聲以色」，外爲之而内無有也。「長夏以革」，爲之於窮約而忘之於盛大也。文王之德，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天爲徒，故無内外之異，無窮達之變，此天之所以歸之也。於是命之克崇，自是以有天下焉。凡言「帝謂文王」，以意推天也。仇，怨也。鉤援，鉤梯也。臨、衝，臨車、衝車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茀茀，動摇也。言言、仡仡，崩阤也。訊，問也。馘，獲也。連連、安安，徐也。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禡于所征之地。致者，致其社稷羣神也。附者，附其先祖，爲之立後也。肆，縱也。忽，滅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文王克崇而都豐，豐、鎬之間民始附之，於是作靈臺焉。靈之言善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經，度之也。營，表之也。攻，作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言不擾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濯濯，娛游也。翯翯，肥澤也。牣，充也。文王之囿，雖麋鹿魚鼈，無不得其所者。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栒上之板曰業，業上之刻曰崇牙。樅，峻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講也。因民之樂，而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雍之樂也。《莊子》曰：「文王有辟雍之樂。」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魚屬也。逢逢，和也。矇瞍，瞽也。公，事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武，迹也。先王既没，而其迹在下不絶者，維周然耳。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京，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孚，信也。三后之世，王迹既兆，其孚見矣。及武王配天之命，而後成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侯，維也。服，事也。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其所法者，其孝也。故人思所

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其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昭，明也。許，所也。繩，約也。武王昭其孝於來世，使約其祖武而行，故能久荷天禄而不替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四方皆來賀之，不遠有佐之者乎？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

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述也。駿，大也。烝，君也。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匹，偶也。來，勤也。方十里曰成，成間有淢，廣深八尺。文王城豐，大小適與成偶，非以急成其欲，乃以述追其先君之勤孝而已。自其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名之。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文王君臣相與洗濯，脩絜其政，故天下莫敢侮，此則豐之垣也。四方諸侯相率而歸周，無有不順，此則文王之翰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入渭，東注于河。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 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皇，大也。武王之於文王，則王業益大矣，故稱皇王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鎬京，武王之所都，在長安鎬水之上。辟廱，天子之學也。舉其大，則自鎬京；舉其小，則自辟廱。其外無不服者。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稽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草也。仕，事也。燕，安也。翼，敬也。水之於物，無所事矣，然猶以其澤生芑，而況於武王未嘗不事哉？ 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此詩言文王者，先曰文王，後曰王后。其言武王者，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蓋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即位而稱王故也。文、武，則其正號矣。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十六

詩集傳卷第十七

生民之什　大雅

《生民》，尊祖也。

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爲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禋，敬也。弗，祓也。武，迹也。敏，拇也。介，覺也。震，娠也。夙，肅也。后稷之母，姜氏之女曰嫄，爲帝嚳元妃。稷之生也，姜嫄禋祀郊禖，以祓去無子之疾，見大人迹焉，而履其拇，歆然感之，若有覺其止之者，於是有身。肅戒不御，而生后稷。蓋此詩言后稷之生甚明，無可疑者。然毛氏獨不信，曰履帝武者，從高辛行也。余竊非之。以「履帝武」爲從高辛行歟？至於「牛羊字之」，「飛鳥覆之」，何哉？要之，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異。虎豹之生異於犬羊，蛟蜃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雖近世猶有然者。然學者以其不可推，而莫之信。夫事之不可推者，何獨此。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物之變無窮，而耳目之見有限。以有限待無窮，則其爲説也勞，而世不服。古之聖人不然，苟誠有之，不以所見疑所不見。故《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見於《詩》、《易》，不以爲怪，其説蓋廣如此。使後世復有聖人，無是固不可

少之，而有是亦不足怪。此聖人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大也。彌，終也。達，羊子也。后稷，姜嫄之元子也。既終其月而生，其生也如達之易，赫然其異於人，此豈上帝不安之哉？然姜嫄乃反以其由禋祀之故，居然無疾而生子，是以不安而弃之。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覃，長也。訏，大也。岐岐、嶷嶷，峻茂也。言后稷之生，其體實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及其始匍匐以就食也，其形則已岐嶷矣。及其稍壯，遂知樹蓺五穀。言出於其性也。荏菽，大豆也。旆旆，長也。役，行列也。穟穟，苗好也。幪幪，苗盛也。唪唪，多實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相，助也。茀，荒也。黄茂，嘉穀也。方，極畝也。苞，茂也。種，生不雜也。褎，長也。發，發管也。秀，華也。穎，垂穎也。栗，不秕也。后稷之爲稷官也，稼穡常若有助之者，雖茀穢豐草之地，皆能以生嘉穀，故堯封之於邰，使即其母之家而居之。邰，姜嫄父母國也，在今武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恒，徧也。任，檐也。肇，始也。后稷既封，而獲嘉種，曰天實降此，於是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天焉。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揄，抒臼也。蹂，揉孰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既治其米以待祭祀，於是謀祭之日，思祭之備。及其將祭，則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以爲尸羞。然後犯軷而往郊，所以興來歲、繼往歲也。此所謂孟春祈穀于上帝。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登薦大羹。亶，信也。時，是也。言非獨其芳臭，信能至是也。自后稷始祭天，而無罪悔，以至于今，是以天饗之也。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禮之不可易者也。然后稷，堯之諸侯；周公，周之諸侯也，而皆得祭天，此何禮也？洚水之後，民方阻飢，后稷教之播種，於是民獲粒食。❶天實佑之，而錫之嘉種，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又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及周公遭流言之變，成王疑之，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拔。及成王

❶「於是民」，明本作「民於是」。

啓金縢之書，知其以周公故也，將逆周公，爲之出郊，而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蓋二公之德，上昭于天，天之所以佑之者如此。故堯與成王，因天之意而使之祭天，非私許之也。不然，二公之世賢者多矣，而皆不得祭天，蓋天命之所不及故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行葦》，忠厚也。

敦，聚貌也。行，道也。苞，本也。體，幹也。泥泥，弱貌也。道上之葦，其爲物也微矣，仁人君子將於是何求哉？然謂其方且欲生也，故禁牛羊，使勿踐之，而況於人乎？故王者內則親睦九族，外則尊事黄耇，凡以無逆其性，而非有所望之也。此所謂忠厚也。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戚戚，相親也。爾，近也。肆，陳也。少者肆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緝，續也。御，侍御也。斝，亦爵也。兄弟之老者，既陳之筵，又設之以重席；既授之几，又有相代而侍之者。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洗爵而醻賓，則賓受而奠之不舉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醓醢，醢之多汁者也。薦禮，韭菹則醓醢。燔，肉也。炙，肝也。臄，函也。脾函，所以爲加也。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弓，畫弓也。鍭，矢也。鈞，參亭也。均，四隅均也。賢，射中多也。此將養老，而以射擇其賓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句」、「彀」通。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則偏釋矣。不侮，敬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曾孫，謂成王也。醹，厚也。大斗，其長三尺。祈，告也。酒醴既備，則以告於黃耇而養之。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之也。翼，左右之也。祺，吉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

《既醉》，太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此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筭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臣之所以願其君者，反復而不厭，此所謂太平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將，行也。昭明，顯著於天下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融，和也。俶，始也。昭明而能和，高朗而能終，終而復始，福無窮也。尸以是無窮之福嘏於成王。王者以卿爲尸，天子之卿有以諸侯爲之，故曰公尸。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尸之所以嘏主人者，以其籩豆靜嘉。君臣相敕，以無違禮故也。朋友，王之友臣也。

攝，撿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君子之事神，其禮無不時者，故神錫之以孝子。孝之施於人無窮，故又能錫其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壼，廣也。能錫其類，則室家之廣皆將化之，則其胤嗣無不賢者矣。

其胤維何？天被爾禄。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僕，屬也。釐，予也。天之所以屬之者，予之以女子而有士君子之行者也。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禄來成。

守成者，守先王之成法，而無所損益之謂也。故此詩言祭畢而燕尸，絜其酒食，而將之以敬，不失其故而已。尸之在廟也，其容安詳；鳧鷖之爲物也，愿而遲，其貌似焉。鳧、鷖，皆水鳥也。涇，水名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禄來爲。

爲，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禄來下。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禄來降。公尸燕飲，福禄來崇。

潀，水會也。來宗，來尊也。崇，重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

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亹，山絶水也。熏熏，和説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假，嘉也。《春秋傳》作「嘉樂」。申，重也。言天之於成王，反覆申重而不厭，是以保右而命之也。

干禄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成王干禄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矜，故無惡。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燕，安也。塈，息也。成王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故百辟卿士思所以媚之者曰，維不解于位，不解于位，故民獲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后稷始封於邰，傳子不窋而失其官，❶犇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言公劉之在西戎也，不康其居，外則治其疆埸，內則積其倉廩。內外繕完，則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而光其先祖。於是用兵於四方，以啓敵之行陣，而豳國於是始立。篤，厚也。戚，斧也。揚，鉞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胥，相也。宣，導也。舟，奉也。公劉之相其田原也，其民則已繁庶矣。公劉又能順其所欲，而後導之以事，故其民勞而不怨。公劉則與之陟巘而降原，民滋愛之，於是相與進其玉、瑤、容刀之佩以帶之，愛之至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溥，廣也。京，大陵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公劉依京以營邑，宮室既成，其士蹌蹌，其

❶「子」，明本作「于」。

大夫濟濟，皆會於朝。公劉則命設几筵而饗之，賓登席依几，乃造其羣牧，摶豕而亨之，以爲飲酒之殽。殽用豕，酌用匏，新國殺禮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宫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以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煖之宜，水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古者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自周之遷，而其民未集，丁夫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卒，故曰「其軍三單」。度其原隰之田，以徹法頒之，一夫百畝，則三單之民適皆給足。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什一而税曰徹。山西曰夕陽。允，信也。荒，大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鍜。止基乃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宫室既成，田野既治，則營其邑居。其營邑也，事有其備，物有其處，至於厲鍜之微，皆有所取之。亂，絶流也。厲、鍜，石之可以治斤斧者也。基，邑之所在也。言其始爲之基也，則已順其理矣。故其成而居之，則益衆而益有，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皇、過，二澗名也。旅，衆也。其後所居之衆益密，乃復即其澗之芮鞫而居之。水之内曰芮，其外曰鞫。或曰：芮水出吴山西北，❶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此詩言公劉之在豳，其業甚微，其功甚勤，所以深戒成王，使不忘敬也。

❶「吴」，明本作「其」。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流潦，水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餴饎，言物無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於人，未嘗有所弃，猶父母之無弃子也。或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餴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❶此所以爲戒成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罍，所以盛酒。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曲也。風之爲物，無所不入，未有能禦之者，維曲阿卷然當道，則風自其南而去，無自入之矣。小人之能得其君，亦如風然，雖欲多方以拒之，然其入也有道。維得樂易之君子而與之游，彼見其容貌，聞其聲音，而自去矣。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❶「事」，明本作「祀」。

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伴奂，縱弛之意也。彌，終也。似，肖也。酋，就也。人君伴奂優游無所事者，維得樂易君子，以終成其性，則能肖先君而就其業矣。性之於人，莫不固有之也，然不得賢者，則不能自成。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昄，大也。章，著也。人君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矣。維得君子以成其性，而後山川神祇咸主之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茀，多也。嘏，福也。人君受命既長，百祿既康，維得君子以成其性，而後能常享此福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孝著於内，德施於外，以此引翼其君，而爲四方則，維豈弟君子爲能當之耳。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顒顒卬卬」，高明也。「如圭如璋」，純絜也。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亦維豈弟君子爲能當之。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翽翽，羽聲也。藹藹，衆多也。鳳皇之飛而能集於其所止者，衆羽之力也。然而用羽者，鳳也，不得其用羽者，則亦安能至哉？王之吉士亦衆矣，然必有君子以使之，而後能媚天子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山東曰朝陽。鳳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故鳳皇鳴于高岡。將欲得而畜之，則植梧桐於朝陽以待之。使梧桐之盛，至於菶菶萋萋也，則鳳皇鳴於其上，雝雝喈喈矣。維君子亦然，其德有以絶於衆人，而衆人待之，則將不至。故其所以載之者，車必庶而多，馬必閑而馳，以此待之，庶曰苟至焉。成王之朝，蓋有是人，而王不知歟？故召公爲此詩，其所陳者不多也，維告以遂用之而已。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汔，幾也。中國，京師也。詭隨者，不顧是非而妄從人也。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悦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人上，❶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弃爾勞，以爲王休。

逑，聚也。惛怓，亂也。爾勞，勞舊也。❷

❶ 「上」，明本作「止」，是。

❷ 「勞舊」，明本互乙。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愒，息也。泄，去也。厲，惡也。戎，女也。王雖小子自遇，然用事於天下甚大，不可不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王欲玉女」，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凡伯，周公之後，爲王卿士。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板板，反覆不定也。癉，病也。管管，無所不事也。亶，誠也。天之禍福，反覆不定，厲王一失其德，而民皆不安。告之以話言則不信聽，其自爲謀則不遠，自非聖人，而欲無所不事，不自實於其所誠能而止。君子知其將敗，而幸其謀之未遠，故作此詩以大諫之。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難，艱難也。蹶，震動也。憲憲，猶軒軒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也。莫，定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今方爲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爲是軒軒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是不能以服民，衹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

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洽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君子欲諫王，則又以告其寮之信於王者，庶幾王信之，而其言易入。囂囂，行不顧也。服服，行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謔謔，戲侮也。灌灌，款誠也。蹻蹻，驕貌也。熇熇，熾盛也。言天方將爲虐以敗王，安得以爲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懠，怒也。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或夸或毗，而威儀迷亂，則雖善人，將相從尸其禍矣。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殿屎，亦作「唸吚」，呻吟也。葵，揆也。民方愁苦呻吟，莫測其所欲。方世之喪亂困竭，又曾無以惠之者，變之興也，何日之有？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聖人之導民，如暗者之願明而爲之牖焉。導其天也，是以託之於天。壎、篪，以言其和也。圭、璋，以言其合也。攜、取，以言其易也。然其導之也，攜之而已，不求多

於民，是以其導之也甚易。今厲王求之已甚，民尚安肯從王哉？方世之治也，天下咸聽其上，而有一不從，故刑足以勝之。今天下皆不順，雖有刑辟，尚何從立之哉？故於次章教之，使懷來其羣臣。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价，大也。大人，衆所服也。大師，大衆也。大邦，大諸侯也。大宗，强族也。宗子，同姓也。此五者，皆王之屏蔽，以德懷之則合，否則離散，無以自安矣。人皆曰「無俾城壞」，城之壞也，則知畏之。五者之蔽有甚於城，而莫知畏其壞也，所謂「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而已。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王，往也。旦，明也。天之明也，人未有行而不從者，奈何不畏也？

《板》八章，章八句。

詩集傳卷第十七

詩集傳卷第十八

蕩之什　大雅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毛詩》之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其所以名篇，非其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蕩，廣大貌也。天之廣大，下民之所君也。今民被厲王之禍，咸謂天迅烈無恩而多淫辟之命，何者？天之生民，其命不可復信，莫不有初而無終者。言生之於治，而終之於亂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强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稱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蓋傷周室將有此禍也。强禦，强梁捍禦不可告教之人也。掊克，掊斂克深少恩之人也。朝廷之在位服事者，皆是人也。滔，漫也。力，任也。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强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凡秉義以事女者，女則以爲强禦多怨之人。凡民怨讟流傳之言有以告者，女則以爲寇攘於内。至於小人詐僞無實，唯以祝詛相要，女則不復窮極其情僞，而遂受之，何也？作，或作「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烋，氣健貌也。「無背無側」，前後左右無良臣也。陪，陪貳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湎，沉湎也。止，容止也。人之沉湎，非天使然也，凡百不義，皆將從是起。故既愆爾止，則無所不至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乎中國，覃及鬼方。

蜩，蟬也。螗，蝘也。奰，怒也。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沸羹之亂，君臣以是危於喪亡，而人猶從之。亂止於京師，而鬼方皆被其禍，言惡之遠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顛，仆也。沛，拔也。揭，發也。大木之拔，非枝葉之患所能爲也，其本實先自撥矣。譬如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不義，以自絕於天下，莫可救也。言商之鑒在夏，則周之鑒在商明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即位，年九十有五而作此詩，蓋追刺厲王，以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密也。隅，廉也。戾，罪也。天下有道，則賢者可外占而知內。譬如宮室，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至於亂世，賢者不容，則毁其威儀，佯愚以辟禍。故曰庶人之愚，亦其職耳。譬如疾病，雖欲免而不得。哲人之愚，非其質然也，畏罪故耳。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競，强也。訓，馴也。覺，直也。訏，大也。辰，時也。爲國者得人則强，失人則弱。循道者民之所順，而背理者民之所叛也。故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直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爲民則，則所以爲國者略備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今厲王作，起迷亂之人而任之以政，又顚覆其德，荒湛于酒，不念先王之典刑，而尚何以爲國哉？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天不屑厲王之行，君子憂之，恐其如一泉之流，❶相陷以就亡竭。故教之，使修其政事以自救。戒，備也。戎，兵也。作，起也。逷，遠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

❶ 「一」，明本無。

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質，成也。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内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夫怨不在大，言語之不慎，威儀之不敬，與人失和，而禍之所從起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捫，持也。逝，發也。君子告王，使無輕從人之言，無曰苟如是而已。雖無有持吾舌者，然而言不可以妄發，何者？言行之出，未有不反報之者也。苟能惠其朋友，以至於庶民，則民思戴，其子孫繩繩而不絶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吾視王所與友者，皆求所以和柔王顏而已，莫敢正言犯王者，左右無正人焉，吾以是知其有咎不遠矣。苟以爲不信，曷不視其在爾室者，尚且不愧于屋漏，況其遠者乎？人之不愧于屋漏也，❶曰莫予見者耳。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知之，矧可得而厭之哉？言人雖莫見，而神鑒之也。西北隅曰屋漏。格，至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辟，法也。虹，潰也。人君苟修其德，而慎其容止，無僭僞殘賊之行，則民鮮不以爲

❶「不」，明本無。

法矣。譬如投之以桃，而報之以李，不可誣也。今王無其實，而欲求民之法之則，亦譬如童牛而求有角之用，❶人誰信汝哉？徒自潰亂而已。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緡，被也。木柔矣，而被之以絲，則可以爲弓。不柔者，雖被之不從也。故維温恭之人，然後可以入德，告之以話言則順之。被愚者，❷反謂我欺之耳，人心之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憂憤，而無如之何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王不知善惡，而告之者亦至矣。苟以爲尚少，而未知歟？則亦既抱子，非少矣。靡盈，不足也。人之才性，有所未足，獨患不知。苟其蚤知，則蚤成之矣，豈有蚤知而晚成之者哉？言王之不能有成，由不知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夢夢，昏亂也。諄諄，款誠也。藐藐，不入也。君子之諫王，王非以爲教之也，以爲虐之耳。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舊，久也。止，辭也。天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

❶「牛」，明本作「羊」。

❷「被」，明本作「彼」，當是。

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爲王卿士，字良夫。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菀，茂也。旬，徧也。劉，殘也。殄，絶也。倉，悲也。兄，滋也。填，久也。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黄落之漸。故詩人取以爲比，言周之盛也，如柔桑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則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絶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夷，平也。泯，滅也。黎，衆也。具，俱也。燼，灰燼也。國步，國之動也。頻，數也。畜大物者，惡數動之，故以國步斯頻爲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將，養也。疑，定也。競，彊也。動而無所資，天不吾養矣。而王尚不求所止定，欲行而安往哉？故曰王則實，然其秉心無强，是以不能有所定者。夫惟强而能立，

然後可與止亂而起廢。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此章行役者之怨也。僤，厚也。痻，病也。多矣！我之遇病也。急矣！我之捍禦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毖，慎也。王豈不爲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叙爵，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遡，鄉也。僾，唈也。肅，進也。荓，使也。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息，雖有欲進之心，皆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禄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立王，王之所恃以立者也。痒，病也。恫，痛也。贅，屬也。荒，空也。言天下無有不罹其禍而至於空匱者也。旅，衆也。言羣臣無肯并力以念天禍者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惠，順也。「民人所瞻」，言無所隱伏也。既持其心，又博謀於衆，而考之於其輔相，此所以無不順也。今則不然。「自獨俾

臧」，自謂賢也。「自有肺腸」，自用其心也。此民之所以不順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甡甡，衆也。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聖人明於成敗，所視而言者百里，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則反狂以喜。雖然，彼未必不知也，乃以畏王而不敢言耳。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迪，進也。厲王之於賢者，未嘗求而進之，至於殘忍之人，則顧念重復而不能已。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故民貪於昏亂，安爲荼毒之行，以求合王意。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隧，道也。大風之起，必有所從來者。「有空大谷」，則風之所從起也。厲王之不善，民之所從惡也。征，行也。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皆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聽言，道聽之言也。誦言，先王之言也。悖，逆也。由王不用善，反使天下皆爲逆德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君子既責其君，則又責其僚友，曰我豈不知爾所爲哉？爾自謂莫吾禁者，譬如飛鳥，

誰能執之？然時亦有弋而獲之者。憂其獲也，覆庇而告之，奈何反以言赫我哉？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不可測知，職汝信用反覆之人也。上之害民如恐不勝，故民日以邪僻，由上用力而競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戾，定也。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女苟信以爲是不可，則又曷爲反背詈我哉？爾雖曰是非我所爲，既作爾歌矣，不可欺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仍叔，周大夫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雲漢，水之精也。昭，明也。回，轉也。宣王遭旱而懼，夜仰河漢以觀雨之候而不得，曰今之人何罪而罹此禍？靡神不舉，而莫吾聽也。禮，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蘊，結也。隆，盛也。蟲蟲，熱也。殄，絶也。郊，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宣王憂旱，百神無所不尊。❶然后稷不能救，上帝不復饗，

❶「尊」，明本作「舉」。

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推，還也。言王欲以身當之，而不能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恐懼之甚，如雷霆震於其上也。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爲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沮，止也。旱既不止，民咸曰，我無所庇，死不遠矣，然曾莫有瞻顧之者。羣公先正，先王之臣也。庶官之長曰正。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甚，則山川草木皆盡，如滌去也。魃，旱神也。憚，畏也。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荅，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苦此庶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弃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瘨，病也。方社，祭社及四方也。虞，度也。悔，恨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旱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故歷告之曰，鞫矣！疚矣！然而尚相戒以無所不賙、無以不能而止。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敢，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居哉？里，居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弃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昭，明也。假，至也。宣王卬以候雨，而見星焉，故告其羣臣曰，明矣！至矣！爾之無私贏矣。然民之死亡不遠，無有不賙以弃爾之成功，且我亦何求爲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於是又卬而愬天曰，曷不惠而寧之哉！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尹吉甫，周之卿士。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山大而高曰崧。駿，大也。唐、虞之間，姜氏實爲四嶽，掌嶽之祀，嶽神享之，而祐其子孫於周。齊、許、申、甫，皆其後也。在穆王之世，其賢者曰甫侯，宣王之世曰申伯，實能屏翰周室，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土是式。❶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纘，繼也。謝，周之南土也。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召伯，召公虎也。登，成也。

❶「土」，明本作「國」。

王命召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庸，城也。徹，定其稅也。傅御，傅王治事之臣也。私人，家臣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俶，作也。藐藐，深貌也。蹻蹻，壯貌也。濯濯，光明貌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迈王舅，南土是保。

圭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賜以爲寶。迈，辭也，讀如「彼己之子」之「己」。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王在岐周，故餞之於郿。「謝于誠歸」，誠歸于謝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峙其餱粮，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勇武貌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揉，順也。肆，極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人生而耳目心志莫不固有，此所謂「有物」

也。人莫不有是物，是物莫不有知，故耳則能聽，目則能視，心則能慮，物用其能則知可否，此所謂「有則」也。故民能秉常，則莫不好德，維其失常，乃有不善。天之監周也，其明實至於下，將保安宣王，乃生仲山甫以佐之。凡宣王之所以能全其性，而無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詩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力，勉也。若，順也。賦，布也。

天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戎，女也。發，發而應之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輶，輕也。儀，匹也。愛，惜也。袞職，王職也。上有過失，下莫敢言，而獨能補之，此以見其能舉德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健，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

慰其心。

此詩言仲山甫，其始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與漢胡廣、趙戒何異？ 其終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此與漢汲黯、朱雲何異？ 胡、趙柔而陷於佞，汲、朱剛而近於狂，如仲山甫内剛外柔、非佞非狂，然後可以爲王者之佐，當天下之事矣。 烏乎！ 非斯人，吾誰與歸？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 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 夙夜匪解，虔共爾位。 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大也。 梁山，韓之鎮也。《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在今同之韓城。 甸，治也。 禹之治水也，九州之鎮山無所不甸，雖梁山亦禹之所甸也。 韓，武之穆也。 將言韓侯，故先叙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 戎，女也。 不庭，不來庭也。 辟，君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脩，長也。 張，大也。 介圭，韓所貢也。 諸侯秋見天子曰覲。 淑，善也。 交龍爲旂。 綏，大綏也。 眉上曰錫，刻金飾之曰鏤錫。 鞹，革也。 鞃，式中也。 淺，虎皮也。 幭，覆式也。 鞗革，轡首也，以金爲小鐶而纏搤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 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地名也。顯父，周之卿士也。王寵韓侯，故使顯父餞之。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也。侯氏，諸侯之與餞者也。胥，辭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晉霍邑是也，在汾水之上，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諸媵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蹶父以王事行於四方，爲其子相善處而嫁之，莫如韓之樂者。訏訏，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善也。蹶父以此善韓，而使韓姞居焉。譽，樂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溥，大也。燕，樂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爲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墉，城也。壑，池也。籍，稅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浮浮，水盛貌也。滔滔，順流貌也。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病也。宣王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命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以伐淮夷。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病。言用命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洸洸，武貌也。淮夷既平，遂經營其旁國，以告於王。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極，中也。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旬，徧也。宣，布也。肇，開也。敏，疾也。公，事也。南方既平，王命召公來歸於周，以徧治四方，而布行其政，曰昔文武受命，維召康公實爲之翰，女實肖召公之德，開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釐，賜也。秬鬯，黑黍酒也。卣，尊也。九命則賜圭瓚、秬鬯以祭。文人，其先祖之有文德者也。既錫之禮命，又廣其封邑，使受命於岐周，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焉。岐周有先王之廟，且召康公所從受封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荅也。考，成也。矢，施也。王命召公用召祖命，故虎之荅王，亦爲召康公所以對成王命之辭。❶自「天子萬壽」以下，召康公之遺意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武不可常也。宣王之征徐方，王猶允塞，而徐方既來，兵不勞而民不病，則可常也。然《六月》歌尹吉甫，《采芑》歌方叔，而在《小雅》；《崧高》歌申伯，《烝民》歌仲山甫，《韓奕》歌韓侯，《江漢》歌召虎，《常武》歌皇父，而在《大雅》。槩言之，則七詩若無以異。精言之，則在《小雅》者，皆征伐政事而已；在《大雅》者，皆君臣同德，有不知其所以然而致者，此其所以異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大師，其大祖南仲，則文王之所使伐玁狁者也。蓋稱其世功，以褒大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尹吉甫也。蓋以卿士兼内史，故使之策命程伯休父，程伯休父於是始爲司馬。故於兵之出也，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

❶「命」下，明本有「受」字。

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使其三有事之臣復就其業。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舒，徐也。保，安也。作，行也。紹，急也。繹，徧也。騷，動也。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師行至於淮上，則遂布其師旅，敦集其陳以待之。既戰，則多執醜虜。王師之所在，截然無侵略者。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苞，本也。緜緜，靚也。翼翼，敬也。不測，不可測知也。不克，不可克勝也。濯，大也。淮上諸侯既已服從，於是始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猶，道也。王將大征徐國，兵未及之，徒以王道充塞，而徐人來服矣。來庭，來王庭也。回，違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填，久也。瘵，病也。夷，平也。屆，極也。瘳，愈也。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

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罰爲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人民，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説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寺，寺人也。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鞫，窮也。忮，害也。忒，變也。婦人以其忮忒窮人，始妄譖之，而終不然，亦不自謂不中也，曰是何用爲慝哉？商賈之利雖三倍，君子豈有知之者哉？婦人而弃其蠶織以與公事，譬如君子而知商賈，衆之所共怪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刺，責也。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之正王者。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君子知其不可復輔，於是有逃亡以避禍者。天既禍之，人又去之，求國之不殄瘁，不可得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幾，近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

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❶

泉之洌也，其源深矣。幽王之敗，其所從來者亦久矣，非今日而然也。故君子懼而相戒曰，天之藐然遠而難信也，無有不自戒敕以求鞏固者，庶幾上不忝父祖，下不危子孫尔。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毛氏之《叙》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蓋亦衍説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篤，厚也。瘨，病也。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垂也。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訌，潰也。昏椓，刑餘奄人也。潰，潰亂也。靖，安也。天降罔以執有罪，使小人爲蟊賊，以潰其内。故昏椓羣不恭之人，❷爲邪僻之行，安然而夷滅其國。

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臯臯，多告訴也。訿訿，多讒謗也。小人臯臯訿訿，曾無有知其瑕疵者。君子居於其間，兢兢業業，日夜危懼，久而不安，猶不能保其位。

❶「救」，明本作「穀」。

❷「羣」下，明本有「小」字。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遂也。苴，枯草也。人之生於此時者憂患多，故其生不樂，如旱歲之草不得遂茂，如木上之棲苴。君子以是相其國，知其潰叛不久也。❶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言先王之世，天下富樂，其人固不若是窮矣。至於今世，人民疲病，亦未有若此之甚者。蓋指言幽王大壞之時也。疏，麤也。粺，精也。兄，益也。引，長也。君子與小人，精麤之不同，可指而知也。小人曷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乃自任以長此亂哉？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頻，厓也。溥，徧也。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内之不出。今外則諸侯不親，内則國人不附，其害徧至矣。然小人猶自任，以益大此亂，維曰不烖我躬，則無所不爲，曾不顧其害民以及其國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文王之世，周公治内，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闢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益衆耳。蓋虞、芮質成於

❶「叛」，明本作「亂」。

周，其旁諸侯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然則「日闢百里」之言不爲過矣。楚椒舉有言：「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示諸侯汰也。」其後齊桓盟諸侯于葵丘，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由此觀之，闢國以禮，蹙國以禮，❶皆非用兵之謂也。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虐四鄰，求拓土之功者，率以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爲，而以誣召公。烏乎殆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集傳卷第十八

❶「國」下，明本有「不」字。

詩集傳卷第十九

清廟之什　周頌

《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者也。《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爲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考之以其時則不倫，求之以其事則不類，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乎？《清廟之什》，禮之大者也；《臣工之什》，禮之次者也；《閔予小子之什》，禮之小者也。然時有參差不齊者。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也，然不可得而推矣。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清廟》，祀文王也。於乎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實來顯相其禮。文王没矣，其神在天，其主在廟，然士之來助者，猶不忘秉持其德，以對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廟者。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豈其不顯不承哉？信矣！其無厭於人也。肅然清淨曰清廟。對，配也。越，辭也。駿，長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文王受命，未終而没，周公、成王繼之。天下大平，以爲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已，文王亦既没矣，而其德美不亡，以大盈溢我後人。我後人收之，以成大平。天命之不已也如此。今將以長順文王之心，惟爾子孫世益厚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辭稱文王。將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象箾也。《武》而謂之《勺》者，《酌》之序曰「告成《大武》」，蓋因此詩而名之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緝，和也。熙，光也。周公之治周也，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是以其國無不脩之政，政無不脩清也。清則其爲之也暇，而事之也至，是以無不和洽而光明者。君子推其所由致之，曰由文王之法。文王之造周也，實始肇祭天地，先爲之極焉，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古之儒者，皆言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攝天子位，以爲政七年而後反。余考於《詩》、《書》，無之。古者君薨，世子即位，諒闇而聽於冢宰三年，蓋免喪而復。成王之終喪也，以幼不能聽政，而聽於周公，七年而復，故《書》稱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以黜商，有大政令，未嘗不稱王命也，然則成王既已即位矣。成王既已即位，而周公攝，則是二王者也。蓋武王崩，成王無所復父，不得稱子，則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或曰：即政亦即位也。然則未終喪，而爲詩以作樂，可乎？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成王朝享於廟，諸侯來助者，以祖考之命錫之祉福。其曰「烈文辟公」，呼而告之也。諸侯能奉順王室，則子孫安矣。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專欲，則王尊之矣。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勤於擇人，則四方順之矣。敏於爲德，則百辟憲之矣。凡此五者，先王之所以不忘諸侯而教之也。烈，光也。辟、公，皆君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祀，時祀也。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高山，岐山也。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詩稱昊天，是以知非祈穀之郊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安也。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蓋未嘗求之，亦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密也。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密之也者，欲及其特也。文武之所以答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此《傳》所謂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記》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以祖、宗爲明堂之配，而王氏以祖、宗爲不毁之廟。予竊以鄭氏爲不然，何者？四代之所禘，皆其祖之所自出，廟之所不及者也。其所祖者，廟之所自始者也。其所郊者，先世之有功者也。其所宗者，近世之有功者也。有虞氏繼堯，堯、嚳非其姓也，故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黄帝，顓頊之所自出；而顓頊，舜之祖；此其不可易者也。堯、嚳則舜之所繼而有功者也，故舜之將攝也，受終于文祖，堯之祖也；禹之將攝也，受命于神宗，舜之宗也。將以天下予人，必告其所從受天下。舜之所從受天下者堯也，則舜之以堯爲宗也明矣。夏商之所禘、祖，猶舜也，而其所郊、宗，則其世之有功者也。至周亦然，其所以爲異者，后稷祖也。文、武皆王業之所自成也，故雖以后稷爲太祖，而其禘於廟也，先公之主禘於稷廟，先王之主禘於文武之廟。《雝》，其所以禘太祖也，《雝》爲文王之詩，故文王亦祖矣。文王爲祖，故后稷升於郊，此其所以異於夏、商而已。故祖宗之號，非所以施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奉也。享，獻也。其饗上帝於明堂也，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故自託於文王，庶幾可以致之，曰我今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

天下，苟天不遺文王而嘏之，其亦既右饗我哉！天之難致也如是，是以夙夜畏天之威，而保文王之法，庶幾可得而致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王者以時巡行邦國，曰天其尚子我哉！則曰天實右序我有周矣。不然，四方之諸侯，豈其薄震動之，而無不震慴以歸周者？我是以能巡守於方嶽，柴告天地，望祑山川，徧于群神。信矣，我周王維君矣。然我有周，豈以是求多於諸侯哉？蓋亦次叙其朝之羣臣，斂其甲兵而收藏之，求有德之人而布之於諸夏，以藩屏周室，如是而已。然後信能保有天下，此所謂明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來反。

競，彊也。武王持其彊心，爲而不捨，故天下莫能與之競，遂成其王業而安之，爲天之所君。夫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脩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喤喤，和

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順習也。反，復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周頌》有祭天之詩三焉，其一曰《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此所謂禘嚳，祀昊天於圜丘，而以嚳配之者也。其二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其三曰《思文》，「后稷配天」，此所謂郊稷，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者也。此三者，其説皆出於鄭氏。古之論郊祀者，莫密於鄭氏，然世或以其怪而不信。予以爲鄭氏近之，而不善言之，故爲之辨曰：天一而已。然而天有五行，五行之神而尊之曰五帝，不可謂無六天也。古之帝王以五行之德迭王天

下，故以火德者曰炎帝，以土德者曰黄帝。古之帝王以五德相授而有天下，其來尚矣。至於周而爲木，故以其行王天下，則又特祀其神，此亦理之當然也。然鄭氏之説則怪矣，曰：「昊天者，耀魄寶。蒼帝者，靈威仰。赤帝者，赤摽怒。❶黄帝者，含樞紐。白帝者，白招矩。❷黑帝者，叶光紀。帝王之以其德王天下者，皆其所感而生也。」此尚何以使學者信之？然鄭氏之所謂感生者，禮之所謂祖之所自出也，然則記者亦過矣。史稱秦襄公居西方，自以爲主少皞之神，故作西畤以祀白帝；其後宣公作密畤以祀青帝，靈公作吴陽上畤以祀黄帝、下畤以祀炎帝。漢高帝曰：

❶「摽」，明本作「熛」。
❷「矩」，明本作「拒」。

「吾聞天有五帝，而不足一，何也？」於是復作北時以祀黑帝。其説皆與鄭氏合，故鄭氏之説古矣，而所以言之非也。若夫王氏之學，有昊天而無五行，故曰：「禮之所謂禘嚳者，大祭於廟而以嚳爲祖也。所謂郊稷者，祀昊天而以稷配也。所謂祀文王於明堂者，亦以配昊天也。」予竊非之，何者？周人推其受命之祖曰文王，始封之祖曰后稷，故周人之廟至稷而止。又推而上之，曰后稷生於姜原，則又立姜原之廟曰先妣。姜原，帝嚳之妃，而特立廟，則嚳無廟矣。無廟則無主，無主則無以禘。無廟則無所禘，將禘於后稷之廟，是以父而下禘於子之廟，非禮也。且夫肅之所謂其祖之自出者，嚳也；以嚳爲祖之所自出，可也，未有禘祖之父，而以祖配之者也。王者之祭天地，維外之，故爲之配以主之

禘，祖之父而爲之配，是外祖之父也。由是言之，嚳不得與宗廟之禘，而祖之所自出者非嚳，則所謂禘嚳者，誠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堯遭洚水之患，黎民阻飢，后稷播百穀以食之，然使民復粒食也。❶方是時也，天降嘉種以遺之，使徧養於四方，無曰此吾疆也，彼爾界也，布之於諸夏，使常種之而後已。「立」、「粒」通。極，中也。能粒烝民者，后稷之功也；能建皇極者，后稷之德也。使稷有粒民之功，而無皇極之德，物我遠近存於心，則安能陳常于時夏，若此其廣乎？惟其功德相濟，是以謂之文

❶「使」，明本作「後」。

也。不然，服田力穡之人，而能使其子孫代有天下，八百年不絶乎？自后稷以來，世之有功於民者，爲不少矣，而未見有其德者，是以終不能有天下。雖或有天下，亦未見若是其久者也，得非其舊曰。❶

來、牟，麥也。

《思文》一章八句。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豐年。❷ 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釐，賜也。茹，度也。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錯之于參、保介之御間。」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庤，具也。錢，銚也。鎛，鎒也。銍，穫也。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尔公事，王既賜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既又戒其車右曰，今既莫春矣，其亦視爾田事，問其如何而勸督之。昔后稷播殖百穀，天實降之嘉種，大受其明，以至于今，常有豐歲。尔其亦使衆人具其田器，以勸田事，其亦大有刈矣。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所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是也。

❶「曰」，明本作「曰乎」。
❷「豐」，明本作「康」。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歎也。天之所以成我王業者，既昭至矣。我今率是典田之農夫，❶令民無不咸播百穀，曰其大發爾私，盡三十里而後已。既令之，民之服其耕者萬人，皆出於野。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周官》：「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方三十二里有半，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萬夫故萬耦。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後，杞、宋也。❷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振，羣飛貌也。雝，澤也。二王之後，於周爲客。戾，至也。言客之至於廟者，其容貌之修絜，如鷺之集於澤也。在彼，在國也。在此，在周也。在國無惡之者，在周無厭之者，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愛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❶「典」，明本作「佃」。

❷「杞」，原作「祀」，據明本改。

豐年多黍多稌。亦自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稌，稻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也。畀，予也。皆，徧也。《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以爲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始作樂」，謂周公始成《大武》也。祖，謂大祖文王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樂官也。樹羽，崇牙上飾也。❶應，小鞞也。田當作「朄」，應鞞之屬也，皆在縣鼓之上。縣鼓，大鼓也。周人始縣鞉。鞉，鼓也。❷柷，椌也。圉，楬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篴，併而吹之。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季冬魚絜而美，春鮪新來，故獻於宗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槮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❶ 「樹羽崇牙上飾也」，明本作「崇牙上飾也樹羽置羽也」。

❷ 「鼓」上，明本有「小」字。當是。

《雝》，禘太祖也。

禘，宗廟之大祭，所謂禘祫者也。太祖，文王也。或言周人以諱事神，而此詩有「克昌厥後」，則太祖非文王也。然周之所謂諱者，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後世之禮，而非周之故，疑之過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其薦大牡也，皆助陳其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也。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大哉！我皇考文王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天地神人莫不蒙享其利，故能昌其後嗣，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然此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姒之德，亦有以右我矣。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焉。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而《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始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鶬，金飾貌也。諸侯始來見王，求法度以好其車

服，從之以祭武王之廟，思介之以眉壽，而大其多祜。而王之所以待辟公者，則亦以多福綏之，使和合於神之所嘏。言君臣相與之厚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殷尚白。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萋萋、且且，敬慎貌也。敦琢，選擇之也。旅，其卿大夫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者，愛之不欲其去也。追，送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淫，大也。夷，易也。能威人，則能福人矣。愛之至，故欲其能威福人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文王既開其迹，武王嗣而受之，勝殷而止其殺人，其成功也老矣。武，迹也。遏，止也。劉，殺也。耆，老也。

《武》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　周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 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天人之際，無有不達。今我夙夜敬止，則亦不忘此而已。蓋周之先君，能陟降在帝左右者，惟文王也。庭，直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涣。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訪，謀也。落，始也。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强以就之，猶恐判涣不合也。今將紹文王，以其直心交際上下，常若陟降近在其家者。美哉！ 此皇考之所以保明其身者，將何以致此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維予小子，不聽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敬之》，羣臣所以荅《訪落》也。故戒之曰，天命之於人顯矣，不可易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非獨人君陟降在帝左右，天亦常陟降以察其士，而況於王乎？ 王之不可不敬者如此。王曰，我未能明所謂敬者，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成，講之以學，

使心之光明者，和洽而見於外，又屬任輔拂，使導我以德行，可以荅天顯者，然後敬可得也。佛，輔也。仔肩，任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毖，慎也。慎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荓，使也。桃蟲，鷦鷯也，古語曰：「鷦鷯生鵰，始小而終大。」蓼，取其辛苦也。成王始信二叔，以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是以毖後患。羣臣勿使予者矣，予猶蜂耳。苟使予，予將螫女。昔也，始信以爲是桃蟲耳，無能爲也，及其翻然而飛，則大鳥也。予方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奈何舍我而弗助哉？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禮》：「王爲民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王社在藉田中，藉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有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載，始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澤澤，解散也。耘，除根株也。隰，新發之田也。畛，舊田有術路者也。主，家之長也。伯，

其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所謂彊予也。能左右之曰以，所謂間民轉徙執事者也。喰，嗜食聲也。依，愛也。略，利也。函，含也。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驛驛，苗生貌也。達，出土也。厭然，茂甚也。傑，先長者也。緜緜，詳密也。麃，耘也。濟濟，人衆貌也。飶、椒皆香也，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光也；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且，此也。振，自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嗣以續，續古之人。

畟畟，嚴利也。「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饟具也。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也。荼，陸草也。蓼，水草也。挃挃，穫聲也。栗栗，精也。百室，一族之人也。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犉牡，社稷之牲也。「以嗣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祭之明日復祭曰繹，所以賓尸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曰肜。毛氏之《序》稱高子之言曰「靈星之尸也」。《絲

衣》本宗廟之詩，其稱靈星，既已失之，然又有以知毛氏雜取衆説以解經，非皆子夏之言，凡類此耳。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爵弁，士助祭服也。紑，鮮絜貌也。俅俅，恭也。堂，門堂也。基，門塾之基也。鼐，大鼎也。鼒，小鼎也。吴，譁也。禮，繹於廟門之外，其禮薄於正祭，故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降適於基，告濯具。遂視牲，自羊而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羃告絜，然後祭。祭終，旅酬而置罰爵，無有讙譁敖慢者，於是神畀之以胡考之福。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鑠，盛也。遵，循也。熙，光也。介，助也。蹻蹻，武貌也。載，始也。公，事也。文王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文王於是遂寵受之，蹻然起而王之。夫文王既造其始矣，故其後有嗣之者。武王之興也，實維文王之事信爲之師。夫方其不可而晦，見其可而王之，此所以爲《酌》也。而《毛詩》之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則是詩之所不言也。

《酌》一章八句。

舊説《酌》九句，其實八句耳。

《桓》，講武、類禡也。

王者將出征，則講武而類上帝，禡于所征之地。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皇，君也。間，代也。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

賚，予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敷，布也。時，是也。繹，陳也。思，辭也。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是以布陳之以與人，維以行求天下之定而已，非求利也，此周之所以命諸侯者。於乎！其陳之嘆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般，般遊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嶞，狹長也。喬，高也。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裒，總也。對，荅也。

❶「用之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明本作「用之四方于以安定其國家」。

於乎美哉！王之巡行天下也，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下無不總荅其功者，此周之命也。

《般》一章七句。

詩集傳卷第十九

詩集傳卷第二十

駉　魯頌

魯，少昊之墟，而《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之子伯禽。十九世至僖公，魯人尊之。其没也，其大夫季孫行父請於周，而史克爲之《頌》。然魯以諸侯而作《頌》，世或非之。余以爲不然。詩有天子之風，有諸侯之風；有天子之頌，有諸侯之頌。二者無在而不可，凡爲是詩者，則爲是名矣。古之王者，治其室家，而後及於其國，故以家爲本，以國爲末。家者，風之所自出；而國者，雅之所自成也。其爲本也，必約而精；其爲末也，必大而粗。約而精者，其微也；大而粗者，其著也。微則易失，著則難喪，是以文、武之詩始於二《南》，而繼之以二《雅》，先其本也。方其盛也，其《風》加於天下，横被而獨見，則有二《南》，而無諸侯之《風》。其後王德既衰，衰始於室家，二《南》之風先絶而不繼。國異政，家殊俗，則周人之《風》不能及遠，而獨爲《黍離》。諸侯之《風》分裂，而爲十一。故風之爲詩，無所不在也。當是時也，王者之《風》雖亡，然其所以爲國猶在也，故雖幽、厲之世，而《雅》不絶。至於平王東遷，而喪其所以爲國，則《雅》於是遂廢，故詩惟《雅》爲非天子不作也。《頌》之爲詩，本於其德而已，故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其國之頌也，故《頌》之

爲詩，無所不在也。是二者無所不在，故其用之於樂也亦然。《記》曰：「天子之射也，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諸侯相見，歌《文王》、《大明》、《緜》，大饗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客出以《雍》，徹以《振羽》。饗鄰國之使，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天子諸侯未有不以《風》、《雅》、《頌》爲樂之節者也。然古之説詩者則不然，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謂之《頌》。然則《風》之作本於諸侯，而《雅》、《頌》之作本於天子。及其考之於《詩》而不然，於是從而爲之説，曰二《南》之爲風，文王之未王也；《黍離》之爲風，大師之自黜也；魯之爲《頌》，諸侯之僭也。及其考之於樂而不然，於是又從而爲之説，曰天子之樂之歌《風》，下就也；諸侯之樂之歌《雅》，上取也。既爲一説而不合，又爲一説以救之，要將以尊天子而黜諸侯，是以學者疑之。今將折之，莫若反而求其所以爲《風》爲《頌》之實，曰《風》言其俗風之實也，《頌》頌其德頌之實也。豈有天子而無俗，諸侯而無德者哉？蓋古之王者，慎其德而無失其政，使天下之諸侯不善者廢，善者不能獨見，其化一出於天子，未嘗禁其爲詩，而其詩亦無由而作也。及至王德已衰，諸侯國自爲政，善惡雜然交見於下，雖欲禁其爲詩，其勢亦不可得止矣。故未嘗爲之制，徒一其政於天下，則天子之詩獨見於世，諸侯之詩熄矣。

《駉》，頌僖公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腹幹肥張也。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農利於近，而遠不害馬，故養馬於坰，不以馬害農也。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有力有容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故此詩四章，以次言之。僖公推其誠心以治其國家，其思慮無所不及，以爲不可偏舉，故舉其一曰「思馬斯臧」。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也。非至誠，而能若是乎？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倉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倉棋曰騏。伾伾，有力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斁，厭也。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强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何謂也？人生而有心，心緣物則思，故事成於思，而心喪於思，無思其正也，有思其邪也。有心未有無思者也，思而不留於物，則思而不失其正。正存而邪不起，故《易》曰「閑邪存其誠」，此「思無邪」之謂也。然昔之爲此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

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頌僖公也。駜，馬肥强貌也。人之於馬也，將用其力，則致其養以肥强之。馬之肥强，非有所自用，亦以爲人用而已。僖公盡其養以養臣，臣盡其力以報君，亦猶是也。故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青驪曰駽。有歲，豐年也。穀，禄也。臣安其君，故願其富且有後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也。此詩言既作泮宮，遣將出兵以克淮夷。《閟宮》言公子奚斯作新廟。今考於《春秋》，其事皆不載，世有以是疑二詩之妄者。予嘗辨之：泮宮，魯之學也；閟宮，魯之廟也，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脩之，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少也。自僖公至於孔子八世，事之

小者容有失之，其大者未有不録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曰以君臣而爲此辭，可也；而孔子録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録之。録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爲《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流血之漂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爲善則已矣。此達者之所自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辟廱，水圜如璧，泮宮半之也。僖公作泮宮，而其民樂之，曰吾思樂泮水之上，雖無所得，聊采其芹而足矣，況於往而見魯侯哉？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僖公之至於泮宮也，則好其顔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茆，鳧葵也。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夫苟無其人，雖有其道不能從也；苟無其道，雖有其衆不能服也，是以願僖公之難老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烈祖，伯禽也。僖公信文且武，其明至於伯禽，故魯人化之，無有不孝者。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古之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古「狄」、「逖」通。訩，訟也。言其羣臣無忿狷之心，故於其征淮夷，而逖遠之於東南也。雖烝烝其衆，皇皇其大，未嘗有讙譁輕揚，相告於訟者，是以能成功而還獻之於泮宮。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觩，弓健貌也。搜，矢疾聲也。束矢，百矢也。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鴞，惡聲鳥也，食泮林之黮，而猶以好音歸之，況於人安有不化服者哉？憬，覺悟也。琛，寶也。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荊、揚之貨，其至於齊、魯也，自淮而上。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頌僖公也。

《毛詩》之序曰「《駉》，頌僖公也」，「《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夫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

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而遂以爲頌其能復周公之宇，是以知三詩之序皆後世之所增，而《駉》之序則孔氏之舊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魯以周公故，得立姜嫄之廟，僖公修而新之。閟，神也。侐，清淨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

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先種先熟曰稙，後種後熟曰穉。洪水既平，后稷乃始播種百穀，故曰「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届，極也。敦，并之也。咸，兼也，能兼舉先祖之功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附庸，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莊公之子，僖公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

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皇祖，伯禽也。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羣公不毛。犧尊，尊之以牛飾者也。毛炰，豚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慶，尸嘏主人也。其下皆嘏辭也。三壽，三卿也。此二章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也。

公車千乘，朱英緑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大國之賦千乘。兵車之制，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朱英，所以飾矛。緑縢，所以約弓也。《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魯自襄公始作三軍，僖公之世二軍而已。二軍而曰三萬，成數也。《司馬法》：「兵車千乘，爲七萬五千人。」而曰「公徒三萬」者，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貝胄，貝飾胄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膺，當也。承，禦也。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之禦，言其强也。此二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之用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

泰山，齊魯之望也。詹，至也。龜、蒙、鳧、繹，魯之四山也。故《春秋》「齊人歸鄆、讙、龜陰之田」，《禹貢》「徐州蒙羽其乂」，「嶧陽孤桐」，魯之疆，則止於此四山。其餘則其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常，或作「嘗」。齊有孟嘗，豈爲齊所侵歟？此三章言僖公懷柔遠方，至於淮海蠻貊之國，莫不服從，而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所服從之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徂來、新甫，皆山也。八尺曰尋。舄，大貌也。新廟，姜嫄廟也，修舊曰新。奚斯，公子子魚也。曼，脩廣也。僖公上爲神之所福，内爲國人之所安，外爲鄰國之所懷，於是脩舊起廢，治其宮室寢廟，以順萬民之望。

《閟宮》十三章，五章章九句，四章章八句，一章十二句，一章十一句，二章章十句。

此詩百二十句，舊分八章，非也，當以此爲正。

那　商頌

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成湯受命。其後既衰，則三宗迭興。及紂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以奉

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孟猪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其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亡其七篇。然春秋之際，大國略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鄭氏疑而爲之説曰：「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予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强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太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説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霸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姜、齊襄公、鄭昭公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若夫吴、楚之國，雖大而用夷，且僭周室，則雖其無詩，蓋亦學者之所不道也。

《那》，祀成湯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猗，美也。那，多也。置，植也。夏足鼓，商植鼓，周懸鼓。鞉、鼓，皆所以節樂也。衎，樂也。假，至也。磬，玉磬也。庸，大

鍾也。客，二王後也。將，奉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取其所植鞉鼓，而奏之以作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樂奏而湯孫至，曰以是安我所思成之人。《記》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凡此，皆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廷，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悦者。以爲凡此皆湯德之致也，故曰「自古在昔」，先民成湯造商，而遺之子孫，我今賴之，温恭朝夕，執事於此而已。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大戊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黄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中宗之所，故中宗猶以其餘福復興我。今既載清酒於尊，以畀我所思成之人，又重之以和羹。於時百官總至於廟，肅然無言，靡有爭者，故其耆老、黄耇、無疆之人，咸安於其位，修絜其車服以來助祭。既至，而獻其國

之所有，凡於我受命者，溥且大矣。於是天降之豐歲，以供其粢盛。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考來格，而饗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賚我思成」，猶言「烝畀祖妣」，古語質也。鬷，總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祀當作「祫」。古者君喪三年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祫祭之禮，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詩除高宗之喪，而始祫之詩也，故歷言商之先君，至高宗而止。又以大禘之詩次之，而後繼以時祀高宗之詩。高宗，武丁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玄鳥，乙也。古猶言昔也。糦，黍稷也。景，大也。員，均也。契母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見玄鳥墮其卵而吞之，因孕生契，堯封之於商。十四世而至於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以武德王天下，無所不勝，是以諸侯建龍旂、乘車，奉黍稷以來助祭。夫天子所居畿内千里，自是以疆域四方，四方諸侯賴之以安。故其至者祁祁，其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咸曰殷受天命，天下莫不宜之者，宜其

能何天祿也。此助祭者所以若是其多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大禘，宗廟之禘也。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伊尹，蓋與祭於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深也。哲，明也。京師，方之內也；諸夏，方之外也。幅，廣也。隕，均也。商之受命，深遠而明，其祥之見也久矣。唐虞之際，禹疏積水，以疆理諸夏之國，有娀於是始大。上帝則已立其女簡狄之子，以造商室矣。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桓，武也。撥，治也。契之爲人，武而能治，授之以國政，無不能達，所謂在家必達，在邦必達者也。率，循也。履，蹈也。契之所循蹈，未嘗出中，然其於事能洞視其情，而遽發以應之。相土，契之孫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湯之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其德日以益升，明假于天。然而其心未嘗汲汲於有天下，凡以敬天命而已，於是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圍。九圍，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球，玉也。小球，鎮圭，長尺二寸。大球，珽，長三尺，天子之所服也。湯既受命，執圭搢珽以臨朝會，非以寵其身也，所以挈有下國，如旌旗之綴旒焉。絿，急也。遒，聚也。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禄是總。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

「共」、「珙」通，合珙之玉也。駿，大也。厖，厚也。龍，寵也。戁、竦，懼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武王，湯也。「曷」、「遏」通。苞，本也。蘖，餘也。本則夏桀，蘖則韋、顧、昆吾也。韋，豕韋，彭姓也。顧及昆吾，己姓也。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自達於天下，故天下截然歸商，於是遂伐韋、顧。既克之，則以伐昆吾、夏桀焉。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自契至湯，其間蓋有微弱震動之憂歟？信矣！天之子商也。降之卿士以左右商王，而後商室以興。阿衡，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撻，疾意也。罙，深也。裒，聚也。自盤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戮有罪以齊一之，使皆即用高宗之次緒。《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於汝荆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荆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迹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解，庶可以免咎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天監視商，爲下民之所嚴，而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故使之制命于下國，封建其所當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諸侯歸之，上帝予之，故能以商邑爲四方之中。赫赫、濯濯，光明也。後生，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天下既治，然後伐其松栢，而新其宫室，既成而無所不安，德之至也。景山，大山也。丸丸，易直也。遷，徙也。虔，椹也。❶梴，長貌也。旅楹，衆楹也。司馬遷言：宋襄公脩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説蓋出於《韓詩》。近世學者因此詩有「奮伐荆楚」，則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遂以韓嬰之説爲信。予考《商頌》五

❶「椹」，明本作「敬」。

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其詩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類非復諸侯之事，無可疑者。襄公伐楚而敗於泓，幾以亡國，此宋之大恥，既非其所當頌，而《長發》之詩謂湯、武王，苟誠襄公之頌，周有武王，豈復以命湯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二十

庚子淳熙七年四月十九日曾孫朝奉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　詡　重校證刊于本州公使庫

詩集傳

〔南宋〕朱熹 撰
朱傑人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遁翁,别號考亭、紫陽,徽州婺源人。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進士及第,時十九歲。二十四歲任泉州同安主簿。二十八歲,罷同安主簿,此後陸續任一些地方閒職。淳熙六年(一一七九),知南康軍,任兩年。其間走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請修復舊觀,親自訂立學規,從事講學。五十四歲,建立武夷精舍,授業講學,附歸者衆。六十一歲知漳州,不久卸任。六十五歲知潭州,修復嶽麓書院。尋受召入朝,任焕章閣待制、侍講,四十天後因彈劾韓侂胄被免職。晚年,因反對派誣其學爲「僞學」,被彈劾而革職罷官。此後,歸建陽,建滄州精舍,講學著述而終。卒年七十一。

朱熹一生主要致力於講學和著書立説。朱熹學識淵博,精於教育,門徒甚衆,著作等身,理學、經學、史學、文學等方面都獨樹一幟,影響深廣。就經學而言,最主要的作品之一就是《詩集傳》。

《詩集傳》是《詩經》宋學的集大成之作,在《詩經》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朱熹《詩集傳》問世,標誌着《詩經》宋學定於一尊。它一反先儒尊《序》解《詩》的傳統,正式提出棄《序》言《詩》的主張,並身體力行,率先以《詩經》宋學的思路,系統地詮釋《詩經》,新義疊出,而更切近詩文本義。另外,朱氏《詩集傳》,擇善而從,不拘門户,盡顯《詩經》宋學之特色。站在《詩經》學史的角度審視朱氏《詩集傳》,它不僅影響當時,對後來《詩經》學的發展也有廣闊深遠的影響。

現存《詩集傳》主要有二十卷與八卷兩個版本系統。

二十卷的宋元刻本,留存甚少。較通行之二十卷本爲《四部叢刊》影印日本静嘉堂文庫藏本。此爲殘宋本,自卷十二《小雅·蓼莪》三章朱傳「則無所恃」四字起,至卷十七《大雅·板》亡佚,後補抄配齊。舊藏陸心源皕宋樓,後流落日本静嘉堂文庫。

八卷本是明清通行的《詩集傳》版本,宋元兩代不見著録,四庫館臣認爲「蓋坊刻所併」。目前

可考的最早八卷本，爲明嘉靖年間「巡撫福建監察御史吉澄校刊」本。現在通行之清武英殿本、浙江書局本等八卷本，均出自同一系統。八卷本與二十卷本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其中朱子之傳文，並無實質性差異，主要區别在於經文夾注。八卷本將二十卷本的經文夾注大量删改，如將反切注音大量改爲直音，大量改變反切注音叶韻，並將經文夾注中有關異文、句讀、押韻、考辨的説明文字悉數删汰。這些删改錯誤百出，且非出自一人之手，可以肯定是明時坊刻所改。

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有元刻十一行本《詩集傳》，爲二十卷本。明代《詩集傳》二十卷本刻本，時代較早、影響較大者有正統十二年(一四四七)司禮監刻本、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崇正堂刻本。經比勘，發現上述元、明三個版本與宋刊二十卷本並非同一系統，只是基本接近。主要區别在於一些音注的改變。

現今傳世的宋刻二十卷本是一個系統，上述元、明本屬另一個系統，八卷本則是在元、明本系統上作了大量篡改的又一系統。

本次校點，以《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日本静嘉堂文庫本爲底本。此本有將近五卷爲後人抄配，殆非宋刻原貌。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本足本的縮微膠卷，係王重民先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從美國複製回國。今將四部叢刊本所缺之頁據國圖膠卷復原補入。

通校本用臺北「中央圖書館」所藏元刻十一行本(簡稱元本)、上海圖書館所藏明正統十二年司禮監刻本(簡稱明甲本)、國家圖書館所藏明嘉靖三十五年崇正堂刻本(簡稱明乙本)，以明嘉靖吉澄刻八卷本(簡稱吉本)、清武英殿八卷本(簡稱殿本)參校。另外還參考了元代劉瑾《詩傳通釋》、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明代胡廣等的《詩經大全》。

本次整理，八卷本音注一概不取。元、明三個二十卷本音注與底本互異之處，除明顯的誤刻外，不作校改。

校點者　朱傑人

詩卷第一

朱熹集傳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説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内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甫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閒，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關關雎七余反。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閒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别」，《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

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静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康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静。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❶可謂善説詩矣。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行孟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此履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已反。之。參差荇菜，左右芼莫報反，叶音邈。之。窈窕淑女，鍾鼓樂音洛。之。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鍾，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据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娱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内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

---

❶「端」，明甲本作「化」。

得學《詩》之本矣。○康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黄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叙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黄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爲絺恥知反。爲綌，去逆反，叶去畧反。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煮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弃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户管反。我衣。害户葛反。澣害否，方九反。歸寧父母。莫後反。○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污，煩撋之以去其污，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污，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采采卷上聲。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户郎反。○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陟彼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賦也。陟，升也。崔嵬，

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以黄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爲念也。○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横反，叶古黄反。維以不永傷。賦也。山脊曰岡。玄黄，玄馬而黄，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陟彼砠七餘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嘆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卷耳》四章，章四句。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静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音洛。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内子也。履，禄。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興也。縈，旋。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角長股，❶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絶貌。○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螽斯》三章，章四句。

❶「角」上，吉本、《詩經疏義會通》本、《詩經大全》本有「長」字。

桃之夭夭，於驕反。灼灼其華。芳無、呼瓜二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古胡、古牙二反。○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子斜反，又子余反，與「夫」叶。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康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音浮。苢，音以。薄言采叶此履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有叶羽已反。之。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難産。○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户結反。之。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袵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袵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叶古曠反。矣，不可泳叶于誑反。思。江之永叶弋亮反。矣，不可方叶甫妄反。思。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内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静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翹翹祈遥反。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叶莫悲切。❶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飢。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赬勅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毁。❷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

❶「切」，元本作「反」。
❷「毁」下，明甲本、明乙本有「下同」二字。

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獨有尊君親上之意，❶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説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叶奬履反。于嗟麟兮。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嘆辭。❷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主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〇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〇麟之角，叶盧谷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毁，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序》以爲《關雎》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召南一之二

召，實照反，後同。〇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説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

❶「獨」，明甲本、明乙本作「猶」。

❷「仁厚貌于嗟嘆辭」，原作「九曰繖皆繡於裳」，顯爲誤刻，今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改。

《周南》說。❶

維鵲有巢，維鳩居叶姬御反。之。之子于歸，百兩如字，又音亮。御五嫁反，叶魚據反。之。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静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上止反。○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賦也。山夾水曰澗。宫，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爲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亦即所謂公桑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於遥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户江反，叶乎攻反。○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

❶「説」，元本、明甲本、明乙本作「篇」。

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悦。○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鱉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惙，憂貌。○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閒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吕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爲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後五反。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奥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榦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蒲寐反。召伯所憩。起例反。○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召伯所說。始鋭反。○賦也。拜，屈。説，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叶羊茹反。謂行多露。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所

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絶其人。言道閒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强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誰謂雀無角，叶盧谷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叶音谷。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爲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誰謂鼠無牙，叶五紅反。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叶各空反。何以速我訟？叶祥容反。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興也。牙，牡齒也。墉，墻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叶唐何反。委蛇。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羔羊之革，叶訖力反。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爲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興也。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叶莊力反。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也。息，止也。○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叶後五反。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尺煑反。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興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婢小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摽有梅，其實三叶疏簪反。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賦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遫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來往之勤也。❶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叶力求反。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襌被也。興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吕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音祀，叶羊里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虎洧反。○興也。水決復入爲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

❶「來往」，元本、明甲本、明乙本作「往來」。

悔矣。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興也。沱，❶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俱倫反，與春叶。白茅包叶補苟反。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强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女如玉。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舒而脱脱勑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鋭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賦也。舒，遲緩也。脱脱，舒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如容反，與雝叶。矣，唐棣徒帝反。之華。芳無、胡瓜二反。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斤於、尺奢二反。○興也。襛，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獎履反。○興也。李，

❶「沱」，原作「汜」，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改。

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説，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叶須倫反。○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爲綸，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音吁。下同。嗟乎，騶虞。叶音牙。○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牡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即真所謂騶虞矣。○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叶五紅反。○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烝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皥皥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彼襛矣》之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

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詩卷第一

詩卷第二

朱熹集傳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説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

汎芳劒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非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卷勉反。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覯古豆反。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摽。婢小反。○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

如匪澣户管反。衣。静言思之，不能奮飛。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憤眊，如衣不澣之衣，恨其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緑兮衣兮，緑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比也。緑，蒼勝黄之閒色。黄，中央土之正色。閒色賤而以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緑衣黄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緑兮衣兮，緑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今以緑爲衣，而黄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爲言忘也。○緑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叶于其反。兮。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緑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厲焉，❶使不至於有過而已。○絺兮綌兮，淒七西反。其以風。叶孚愔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己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緑衣》四章，章四句。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説。下三篇同。

燕燕于飛，差初宜反。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上與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興也。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燕燕于飛，頡户結反。之頏户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尼心反。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

❶「我」，元本、明甲本、明乙本作「亦」。

者，陳在衛南。○仲氏任而今反。只，音紙。其心塞淵。叶一均反。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肉反。寡人。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温，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温且惠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賦也。冒，覆。報，答也。○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邪。○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於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燥。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而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終風且霾，亡皆反，叶音貍。惠然肯來。叶如字，又陵之反。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叶新才、新齎二反。○比也。霾，

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嚔。都麗反。○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嚔，鼽嚔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爲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曀曀其陰，虺虺虛鬼反。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叶胡隈反。○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説見上。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叶哺芒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叶户郎反。○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反，叶敕衆反。○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説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叶滿補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叶後五反。○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鬭志也。○死生契苦結反。闊，叶苦劣反。與子成説。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叶魯吼反。○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説，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于音吁，下同。嗟闊叶苦劣反。兮，不我活叶户劣反。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叶師人反。兮。賦也。吁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叶尼心反。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叶音僚。○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

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興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後五反。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悦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悦母心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

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齋反。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之反。○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户郎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深淺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

行也。○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居美反，叶居有反。雉鳴求其牡。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雝雝鳴鴈，叶魚旰反。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賦也。雝雝，聲之和也。❶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招招照遥反。舟子，叶奬履反。人涉卬五郎反。否。叶補美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五反。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止反。○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顔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待禮反。○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内也。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内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涇以渭濁，湜

❶「之」，原脱，據明甲本、明乙本補。

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胡口反。○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叶居尤反。之。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强勉以求之。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叶市周反。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賦也。慉，養。阻，却。鞫，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爲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爲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我有旨蓄，敕六反。亦以御魚吕反，下同。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户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反。○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塈，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

乎中露？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舊説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此無所考，姑從《序》説。

旄丘之葛叶居謁反。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叶音逼。兮，何多日也。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説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矣。○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舉里反。也，必有以也。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説近是。○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叶奬履反。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説同上篇。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揔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

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譬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亭歷反，叶直角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叶陟畧反。公言錫爵。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顔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黄，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詞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爲禄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似之。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齎反。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待禮反。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奬禮反。○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爾。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没則使大夫寧於兄弟。」○出宿于干，叶居焉反。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叶下介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此字本與邁害叶，今讀誤。不瑕有害。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脱之，設之而

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我思肥泉，兹之永歎。叶它涓反。思須與漕，叶徂侯反。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泉水》四章，章六句。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出自北門，叶眉貧反。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叶居銀反。已焉哉，叶將其反，下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叶竹棘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賦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内外極矣。○王事敦叶都回反。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叶夷回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楊氏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下同。我，攜手同行。叶户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同。既亟只音紙，下同。且。子餘反，下同。○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也。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

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比也。狐，獸名，似犬，黄赤色。烏，鵶，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躕。直誅反。○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靜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叶古究反。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賦也。孌，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慇懃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自牧歸荑，徒兮、徒計二反。洵美且異。夷、曳二音。匪女音汝。之爲美，美人之貽。與異同。○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此禮反。河水瀰瀰。莫邇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期踐反，叶想止反。○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爲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新臺有洒，十罪反，叶先典反。河水浼浼。每罪反，叶美辯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二子乘舟，泛泛芳劒反。其景。叶舉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反。○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説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此字本與害叶，今讀誤。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詞，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太史公曰：今讀《世家》言，❶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詩卷第二

❶「今」，明甲本作「余」。通行本《史記・衛康叔世家》亦作「余」。

詩卷第三

鄘一之四說見上篇。

朱熹集傳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叶牛何反。之死矢靡他！湯河反。母也天叶鐵因反。只，音紙，下同。不諒人只！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爲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泛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叶蘇后反。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叶徒厚反。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爲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

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居河反。委委於危反。佗佗，待何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爲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〇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〇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叶去聲。也。鬒真忍反。髮如雲，不屑蘇節反。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勑帝反。也。揚且子餘反。之皙星曆反，叶征例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髮髢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矣。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〇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叶諸延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薄慢反，叶汾乾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叶魚聖反。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叶于權反。也。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者，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歛飭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東萊吕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要於遥反。我乎上宫，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羊反。矣。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宫、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爰采麥叶訖力反。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虚王反。○興也。鶉，鵪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逋珉反。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説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丁佞反。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於宜反。桐梓

漆，爰伐琴瑟。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悦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升彼虚起居反，叶起吕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居良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賦也。虚，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説始鋭反。于桑田，叶徒因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騋音來。牝三千。叶倉新反。○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説，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叶待里反。

○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

冒行乎？○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爲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叶斯人反。也，不知命叶彌并反。也。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有皮，叶蒲何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叶吾禾反。○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叶音高。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姑沃反。之？賦也。析羽爲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此上三詩，小

序皆以爲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閒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載馳載驅，叶祛尤反。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徂侯反。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賦也。載，則也。吊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叶謨郎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户郎反。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病。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病。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己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爲穉且狂哉。○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叶訖力反。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叶新齎反。不如我所之。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爲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事見《春秋傳》。舊説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

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説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没，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奥，於六反。緑竹猗猗。於宜反，叶於何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河反。如琢如磨。瑟兮僩遐版反。下同。兮，赫兮咺況晚反。下同。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反，叶況遠反。下並同。兮。興也。淇，水名。奥，隈也。緑，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鐋；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緑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瞻彼淇奥，緑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古外反。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瞻彼淇奥，緑竹如簀。音責，叶側歷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興也。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温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善戲謔不爲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按《國語》武公

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爲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寬。叶區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二説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賦也。曲陵曰阿。薖，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姑沃反。○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息夷反。○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錦，文衣也。褧，襌也。錦衣而加褧焉，爲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緑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蠐，音齊。齒如瓠户故反。犀，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叶匹見反。兮。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蠹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白黑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碩人敖敖，五刀反。説始鋭反。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驕，起橋反，叶音高。朱幩

符云反。鑣鑣，表驕反，叶音褒。翟茀音弗。以朝。直遥反，叶直豪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賦也。敖敖，長貌。説，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叶户劣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叶許月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叶方月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黄色，鋭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菼，薍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叶新齎反。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謨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謨悲反。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爲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乘彼垝俱毁反。垣，音袁。以望復關。叶圭員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賦也。垝，毁。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

以我之賄往遷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下同。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叶知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説也。女之耽兮，不可説也。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説，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己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説，而女不可説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隕。叶于貧反。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莊反。士貳其行。下孟反，叶户郎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黄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豪反。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叶音燥。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爲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爲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叶匹見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佃反。信誓旦旦，叶得絹反。不思其反。叶孚絢反。反是不思，叶新齎反。亦已焉哉！叶將黎反。○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爲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女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

思，遠莫致之。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母。叶滿彼反。○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閒也。○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叶古協反。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户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叶武方反。之。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

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没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伯兮朅丘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爲于僞反。王前驅。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爲王前驅也。○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容？賦也。蓬，草名，其華似柳絮，❶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爲容，所以不爲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爲之故也。《傳》曰：女爲説己容。○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焉於虔反。得諼况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呼内反。○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於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悦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録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

---

❶「似」，元本、明甲本、明乙本作「如」。

貌。石絶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計反。○比也。厲，深水可厲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叶攻乎反。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比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但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静女》之類。○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比也。瑤，美玉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舉里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比也。玖，亦玉名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詩卷第三

詩卷第四

朱熹集傳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時，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❶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下同。此何人哉！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摇摇，無所定也。悠悠，遠意。❷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宫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摇摇。既歎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叶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猶心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元城劉氏曰：

❶「之」，原無，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補。
❷「意」，明甲本作「貌」。

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新齎反。○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墻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❶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産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户括反，叶户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賦也。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止。且！子徐反。○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三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聲。○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説亦通。宜更詳之。○君子陶陶，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叶胡威反。下同。哉懷哉，曷月予還音旋。下同。歸哉？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

❶「還反」，明甲本作「反還」。

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内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也。楚，木也。甫，即吕也，亦姜姓。《書》「吕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吕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爲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❶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土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興也。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閒，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仳，别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先竹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息六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

❶「矣」下，元本、明甲本、明乙本有「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一十五字。

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國，於此亦可見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吪，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脱，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爲，以雉離興百罹也。下章放此。○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步廟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居孝反，叶居笑反。○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兔。造亦「爲」也。覺，寤也。○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比也。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力軌反。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于萬反。兄弟，謂他人父。叶夫矩反。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公五反。○興也。緜緜，長而不絶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綿綿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己父。己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始二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緜緜葛

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勻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勻反。○興也。夷上洒下曰漘，漘之爲言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叶居謁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采葛所以爲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彼采蕭叶疎鳩反。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與艾叶。兮！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尺鋭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爾，淫奔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賦也。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户橘反。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七羊反。其來施施。叶時遮反。○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悦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叶獎履反。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里反。○賦也。之子，并

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叶古玩反。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賦也。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改，更。適，之。館，舍。粲，餐也。或曰：粲，粟之精鑿者。○舊説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爲子更爲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賦也。好，猶宜也。○緇衣之蓆叶祥龠反。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之舌反。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下同。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叶於非反。也。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虚王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沿反。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内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爲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叶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閒男女相説之詞也。○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賦也。冬獵曰狩。○叔適野，叶上與反。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叶素苦反。火烈具舉，襢音但。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叶女古反。戒其傷女。音汝。○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户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叶魚駕反。❶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賦也。乘黄，四馬皆黄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猶言上駟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簫曰送。○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叶補苟反。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符有反。叔馬慢叶黄半反。忌，叔發罕叶虚旰反。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敕亮反。弓叶姑弘反。忌。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掤，矢箭蓋。《春秋傳》作「冰」。鬯，弓囊也，與韔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陸氏

❶「叶」，原作「吁」，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改。

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清人在彭，叶普郎反。駟介旁旁。補彭反，叶補岡反。二矛重直龍反。英，叶於良反。河上乎翱翔。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爲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累而見。翱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敗而後已爾。○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清人在軸，叶音胄。駟介陶陶。徒報反，叶徒候反。左旋右抽，叶敕救反。中軍作好。呼報反，叶許候反。○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謂容好。❶○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事見《春秋》。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叶而朱、而由二反。洵直且侯。叶洪姑、洪鉤二反。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叶容朱、容周二反。○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賦也。飾，緣

❶「好」下，明甲本、明乙本有「也」字。

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魚旰反。兮。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叶起據反。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帀坎反。故也。賦也。遵，循。摻，擥。袪，袂。寁，速。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説之詞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䰩市由反，叶齒九反。兮，不寁好叶許口反。也。賦也。䰩，與醜同。欲其不以己爲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音符。與鴈。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辯之際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弋言加叶居之、居何二反。之，與子宜叶魚奇、魚何二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魯吼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内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爲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知子之來叶六直反。之，雜佩以贈叶音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脩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鋭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内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

觿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觿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將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❶蓋不唯治其門内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有女同行，叶户郎反。顔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翺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❷○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他落反。兮蘀兮，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倡，昌亮反。予和胡卧反，叶户圭反。女。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遥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反。女。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

❶「將」，明甲本、明乙本作「當」。

❷「辭」上，明甲本、明乙本有「語」字。

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賦也。此亦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詞。言悦己者衆，子雖見絶，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于己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鉏里反。狂童之狂也且！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芳容反，叶芳用反。兮，俟我乎巷叶胡貢反。兮，悔予不送兮。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户郎反。○賦也。褧，禪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叶孚臠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陂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子西反。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驕。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憐蕭反。○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風雨如晦，叶呼洧反。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賦也。晦，昏。已，止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音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賦也。青青，純緑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青青子佩，叶蒲眉反。悠悠我思。叶新齎反。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之反。○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挑他刀反。兮達他末反，叶他悅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女、汝同。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居望反。女。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它人也。迋，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它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于云反。○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詞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

閒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餘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賦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詞。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反，叶上兖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叶五遠反。兮。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閒，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涣涣叶于元反。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顔反，叶古賢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况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賦而興也。涣涣，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華，芳色可愛。○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相贈，❶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叙之詞。○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鄭》、《衛》之樂，皆爲淫聲。

❶「相」，明甲本、明乙本作「爲」。

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爲男悦女之詞，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詩卷第四

詩卷第五

朱熹集傳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雞既鳴矣，朝音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東方明叶謨郎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同上。月出之光。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爲憎乎？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閒叶居賢反。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賦也。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子之茂叶莫口反。兮，遭我乎峱之道叶徒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許厚反。兮。賦也。茂，美也。○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直據反，叶直居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租反。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芳無反。乎而。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閒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瑱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己也。○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謂婿道婦及寢門揖入時也。❶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叶它悅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叶方月反。兮。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叶都妙反。之，自公召之。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爲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典因反。之，自公令力證反，叶力呈反。之。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折音哲。柳樊圃，叶博故反。❷ 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慕。○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

❶「禮」下，元本有「所」字；「入」下，元本有「之」字。

❷「叶」，原脱，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補。

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辰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叶胡威反。止？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乎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緌加誰反。雙叶所終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偶，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蓺麻如之何？衡音横。從子容反。其畝。莫後反。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工毒反。父母。莫後反。既曰告同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興也。蓺，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横耕治其田畝。欲取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取妻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叶音高。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悦反。○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切切也。○婉兮孌叶龍眷反。兮，總角丱

古患反，叶古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而弁兮。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强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畧同。○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鬈，鬚鬢好貌。○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古頑反，叶古倫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吕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比也。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如雨，亦多也。○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簟茀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龠反。○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户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瀰瀰。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後同。弟。叶待禮反。○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瀰瀰，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愧之意也。○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叶音褒。魯道有蕩，齊子遊遨。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遊遨，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賦也。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叶桑經反。兮。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❶「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也。○猗嗟孌叶龍眷反。兮，清揚婉叶紆願反。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叶扃縣反。兮。四矢反叶孚絢反。兮，以禦亂叶靈眷反。兮。賦也。孌，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❶「三」，原作「二」，據明甲本、明乙本。按，事在《左傳・桓公三年》。

魏一之九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遥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叶蒲北反。之。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爲刺。叶音砌。○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慕。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興也。汾，水名。出太原府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户郎反。○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以謂之公行也。○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遥。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齎反。○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逼反。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畧之辭也。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音户。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也。」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叶滿彼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虚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里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止反。○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叶居賢反。兮，桑者閑閑叶胡田反。兮，行與子還叶音旋。兮。賦也。十畝之閒，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十畝之外叶五

墜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力廛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賦也。❶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爲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類。素，空。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爲是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坎坎伐輻音福，叶筆力反。兮，寘之河之側叶莊力反。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賦也。❷輻，車輻也。伐木以爲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叶素倫反。兮。賦也。❸輪，車輪也。伐木以爲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鴽屬。熟食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音汝。莫我肯顧。叶公五反。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下同。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

❶「賦」，原作「比」，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改。
❷「賦」，原作「比」，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改。
❸「賦」，原作「比」，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改。

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力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叶于逼反。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叶音高。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尸毛反。○比也。勞，勤勞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己者，當復爲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詩卷第五

詩卷第六

朱熹集傳

唐一之十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慕。今我不樂，音洛，下同。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叶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閒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隊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以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叶佗侯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慆，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昌朱二反。隰有榆。夷周、以朱二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侯、力俱二反。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尤、虧于二反。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他侯、以朱二反。○興也。樞，荎也，今刺榆也。榆，白枌也。❶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以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它人取之以爲己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隰有杻。女九反。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叶蘇后反。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興也。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爲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叶鬱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强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叶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妙反。從子于鵠。叶居號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反。我聞有命，叶彌賓反。不敢以告人。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

❶「白」，原作「曰」，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改。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反。繆芒侯反。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柰比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綢繆束芻，叶側九反。三星在隅。叶語口反。今夕何夕？見此邂户懈反。逅。胡豆反，叶很口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爲夫婦相語之詞也。○綢繆束楚，三星在户。侯古反。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叶章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興也。户，室户也。户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爲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爲粲，一妻二妾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扶雨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而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

睘睘，求螢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起居、起據二反。自我人居居。斤於、斤御二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攻乎、古慕二反。○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居居，未詳。○羔裘豹褎，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叶呼候反。○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候古反。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爲皁斗，殼可以染皁者是也。盬，不攻緻也。蓺，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比也。極，已也。○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子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爲説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絶矣。嗚呼痛哉！○豈曰無衣六兮！不如

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反。兮。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韓詩》作「逝」。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也。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比也。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叶上與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興也。蘞，草名，似括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於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興也。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御反。○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爲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同上。夏之日。百歲之後，叶胡故反。歸于其室。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因反。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舍音捨，下同。旃之然反。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爲言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

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比也。苦，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馬大繁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叶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指秦君。寺人，内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節反，叶地一反。○興也。八十曰耋。○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黄。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田結反。孔阜，符有反。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叶始九反。○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觖，故惟六

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灼反。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叶黄郭反。○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獻鹿豕之類。❶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捨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田反。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竭反。驕。許喬反。○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於馬御之兩旁，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叶居懼反，又居録反。陰靷音胤。鋈音沃。續，叶辭屢反，又如字。文茵音因。暢敕亮反。轂，叶又，去聲。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又之録反。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賦也。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五，五束也。楘，歷録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録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也。脅驅，亦以皮爲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頭不當於衡，故別爲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左傳》曰「兩靷將絶」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目

❶「春」下，吉本有「秋」字。

其夫也。温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爲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四牡孔阜，扶有反。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騧古花反。驪是驂，叶疏簪反。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温其在邑。叶烏合反。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賦也。赤馬黑鬣曰駵。中，兩服馬也。黄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毁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内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念之極也！○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叶朱倫反。蒙伐有苑，叶音氳。虎韔敕亮反。鏤膺，交韔二弓，叶姑弘反。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别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禮》作「䩛」。緄，繩。縢，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賦也。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葭，蘆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爲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遊，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賦也。凄凄，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

曰坻。○蒹葭采采，叶此履反。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二音。❶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己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叶户橘反。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因反。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慄，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它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户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當百夫也。○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

❶「音」，原作「反」，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改。

兮，人百其身。興也。禦，猶當也。

《黄鳥》三章，章十二句。《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鴥伊橘反。彼晨風，叶孚愔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山有苞櫟，盧狄反，叶歷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也。棣，唐棣也。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叶步謀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賦也。袍，襺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强悍，樂於戰鬭，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脩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爲義。後章放此。○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

王于興師，脩我矛戟，叶訖約反。與子偕作。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〇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晡茫反。與子偕行。叶户郎反。〇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强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爲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爲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以不審其所之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證反。黄。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晋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黄，四馬皆黄也。〇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齋反。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叶蒲眉反。〇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别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按《春秋傳》：晋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爲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黄、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〇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至於賢者

之盛也。

勝。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

反。于嗟乎，不承權輿。賦也。簋，瓦器，容斗二

每食四簋，叶己有反。今也每食不飽。○於我乎

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詩卷第六

詩卷第七

朱熹集傳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皥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子之湯他郎、他浪二反。兮，宛丘之上辰羊、辰亮二反。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武方、武放二反。兮。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與，下同。值直置反。其鷺羽。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叶徒厚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叶殖有反。○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况浦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叶後五反。○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郤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穀旦于差，初佳反，叶七何反。南方之原。無韻，未詳。不績其麻，叶謨婆反。市也婆娑。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芘芣也。又名荆葵，紫色。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其衆行，而男女

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女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❶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賦也。衡門，橫木爲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爲之。棲遲，游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賦也。姜，齊姓。○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奬履反。○賦也。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興也。紵，麻屬。○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叶居賢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爲索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爲期，明星煌煌。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計反。昏以爲期，明星晢晢。之世反。○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也。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

❶「女」，明甲本、吉本作「爾」。

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而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演女反。○興也。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雕反，叶徒刀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興也。廟中路謂之唐。甓，瓴甋也。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已小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叶朗老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叶時倒反。兮，勞心慅七老反。兮。興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實照反。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弔反。兮。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爲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叶尼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

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駕我乘繩證反。馬，叶蒲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株林》二章，章四句。《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爲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爲楚莊王所誅。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大旨與《月出》相類。❶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矣。○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玄反。○興也。蕑，蘭也。卷，鬢髮之美也。悁悁，猶悒悒也。○彼澤之陂，有蒲菡户感反。萏。大感反，叶待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知險反。○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東萊吕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録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❶「大」，明甲本、吉本作「之」。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直遥反，叶直劳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説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詩人憂之。○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賦也。翱翔，猶逍遥也。堂，公堂也。○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羊号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揔揔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蕴於粉反。結叶訖力反。兮，聊與子如一兮。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蕴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素冠》三章，章三句。按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隰有萇丈羊切。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賦也。萇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芳無、胡瓜二反。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胡、古牙二反。○賦也。無家，言無累也。○隰有萇

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叶方月反。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叶旦悦反。兮。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耳。○匪風飄符遥反，叶匹妙反。兮，匪車嘌匹遥反，叶匹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賦也。回風曰飄。嘌，漂摇不安之貌。弔，亦傷也。○誰能亨普庚反。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西歸，歸于周也。○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創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黄黑色，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娱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蜉蝣掘求勿反。閲，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説。音税，叶輸爇反。○比也。掘閲，未詳。説，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何可切。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芳勿、蒲昧二反。○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也。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

芾乘軒。○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叶蒲北反。○興也。鵜，鴮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爲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叶訖力反。兮。興也。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顔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齎反。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它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比而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洌彼下泉，浸彼苞蕭。叶踈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歎，念彼京師。叶霜夷反。○比而興也。蓍，筮草也。京師，猶京周也。詳見《大雅·公劉》篇。○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爲州伯，治諸侯有功。○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程子曰：《易·剥》之爲卦也，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絶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卷第七

詩卷第八

朱熹集傳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吠反。二日之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許例反。何以卒歲？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獎履反。饁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脩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脩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户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賦也。載，始也。陽，温和也。倉庚，黄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逕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而執深筐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七月流火，八月萑户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它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覔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銎。斨，方銎。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爾。鵙，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爲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黄，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四月秀葽，於遥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户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户各反。取彼狐貍，力之反。爲公子裘。叶渠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年反。于公。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也。○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〇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八字一句。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户。同上。嗟我婦子，叶兹五反。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户，冬則塗之。東萊吕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擧而迭用之耳。」〇言覯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户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〇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剥普卜反。棗，叶音走。十月穫稻。叶徒苟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酉反。七月食瓜，叶音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賦也。鬱，棣屬。薁，蘡薁也。葵，菜名。菽，豆也。剥，擊也。穫稻以釀酒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爲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〇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〇九月築場圃，博故反。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叶六直反。禾麻菽麥，叶訖力反。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宫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者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宫，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〇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宫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吕氏曰：「此章終始

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叶於容反。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己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滌徒力反。場。朋酒斯饗，叶虛良反。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叶古黃反。萬壽無疆。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禄，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爾，不專恃此以爲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户閒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又叶入聲。無毁我室。又叶上聲。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叶眉貧反。斯。比也。爲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毁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毁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毁我王室也。○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古反。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户。叶後五反。❶今女音汝。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皮也。❷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户，其出入處也。○亦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亦爲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祈消反。風雨所漂匹遥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比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亦爲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飄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己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事見《書·金縢》篇。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無韻，未詳。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户郎反。枚。叶謨悲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都廻反。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啣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也。蜎蜎，動貌。蠋，桑蟲，似蠶者也。烝，發語聲。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❸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塗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

❶「叶」，元本、明甲本無。
❷「皮」，元本、明甲本、吉本無。
❸「此」，原無，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補。

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啣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其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户。後五反。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户郎反。不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也。賦也。果臝，栝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户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旁隙地也。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也。○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叶地一反。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叶入聲。有敦都迴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於家，於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叶滿補反。親結其縭，叶離、羅二音。九十其儀。叶宜、俄二音。其新孔嘉，叶居宜、居何二反。其舊如之何？叶奚、河二音。○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黄白曰皇。騂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邪！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説也。説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

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豪自愛之私。抑又有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鋭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巨何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賦也。銶，木屬。遒，歛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衮古本反。衣繡裳。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鱒，似鯶而鱗細，眼赤。魴，已見上。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二降。❶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覯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下同。信處。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興也。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

❶「二」，明甲本、吉本作「一」。

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〇《籥章》「歙《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歙《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歙《豳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説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於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説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詩卷第八

詩卷第九

朱熹集傳

小雅二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説又各有正變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説，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别，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呦呦音幽。鹿鳴，叶音芒。食野之苹。叶音旁。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叶師莊反。吹笙鼓簧，音黄。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叶户郎反。○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藾蕭也，青色，白莖如筋。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側豪反。視民不恌，他彫反，叶音洮。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叶胡高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牛刀反。○興也。蒿，菣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恌，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叶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慇懃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按《序》以此爲「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歟？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悦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爲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已，何敢自以爲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以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内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音洛。馬。叶滿補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也。○翩翩音篇。者鵻，當作「隹」，朱惟反。載飛載下，叶後五反。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扶雨反。○興也。翩翩，飛貌。鵻，夫不也，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隹屬。將，養也。○翩翩者鵻，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

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叶滿彼反。○興也。杞，枸檵也。○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駸駸。侵、寢二音。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深、審二音。○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爲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爲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它用耳。

皇皇者華，芳無反，與「夫」叶。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唯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駪駪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爲戒，然其詞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我馬維駒，恭于、恭侯二反。六轡如濡。如朱、如由二反。載馳載驅，虧于、虧由二反。周爰咨諏。子須、子侯二反。○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叶新齎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莫悲反。○賦也。如絲，調忍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放此。○我馬維駱，六轡沃烏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賦也。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詢，猶「度」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按《序》以此詩爲「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説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爲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它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待禮反。○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叶胡威反。原隰裒薄侯反。矣，兄弟求矣。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它人所畏惡，惟兄弟爲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閒，亦惟兄弟爲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鬭鬩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辯也。○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叶泥沿反。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吐丹反，叶它涓反。○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況，發語詞，或曰當作「怳」。○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吕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春秋傳》作「侮」，罔甫反。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叶而主反。○賦也。鬩，鬭很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鬭很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經反。○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儐賓胤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及反。和樂且湛。答南反，叶持林反。○賦也。翕，合也。○言妻

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宜爾室家，叶古胡反。樂爾妻帑。音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就用「乎」字爲韻。○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吕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説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叶桑經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象吕反。既有肥羜，直吕反。以速諸父。扶雨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居五反。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蘇報反，叶蘇吼反。陳饋八簋。叶已有反。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其九反。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其九反。○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

❶「收」，元本作「助」，吉本作「救」。

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疏之殺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伐木于阪，叶孚臠反。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在演反。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叶起淺反。有酒湑思呂反。我，無酒酤音古。我。坎坎鼓我，蹲蹲七旬反。舞我。迨音待。我暇叶後五反。矣，飲此湑矣。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釃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閑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爲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説正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直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賦也。聞人氏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禄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吉蠲古玄反。爲饎，尺志反。是用孝享。叶虚良反。禴餘若反。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叶筆力反。民之質矣，日

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爲爾德者，言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爲德也。○如月之恒，古登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叶則故反。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慕。止。靡室靡家，叶古乎反。玁音險。狁音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固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叶巨烈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我行不來。叶六直反。○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芳無、胡瓜二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斤於、尺奢二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閒，三戰而三捷爾。○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

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叶蒲北反。豈不日戒，叶訖力反。玁狁孔棘。賦也。騤騤，强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鞬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非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希反。○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莫狄反。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直反。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叶節力反。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御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叶蒲寐反。憂心悄悄，僕夫況瘁。似醉反。○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爲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怳」。○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爲憂，而僕夫亦爲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郎反。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衆盛貌。交龍

爲旐。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旗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喓喓於遥反。草蟲，趯趯他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户江反，叶胡攻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爲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叶居奚反。采蘩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音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黄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大計反。之杜，有睆華版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賦也。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爲而不歸哉！」或曰興也。下章放此。○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賦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以

歸也。○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洧反。檀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叶古轉反。征夫不遠。賦也。檀木堅，宜爲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登山采杞，則春已莫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匪載匪來，叶六直反。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期逝不至，叶朱力反。而多爲恤。卜筮偕叶舉里反止，會言近叶渠紀反止，征夫邇止。賦也。載，裝。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如何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於繇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南陔》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

之耳。❶

魚麗力馳反。于罶，音柳，與酒叶。鱨音常。鯊。音沙，叶蘇何反。君子有酒，旨且多。興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爲笱，而承梁之空者也。鱨，楊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興也。鱧，鮦也。又曰鯇也。○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已反。○興也。鰋，鮎也。有，猶多也。○物其多矣，維其嘉叶居何反。矣。賦也。○物其旨矣，維其偕叶舉里反。矣。賦也。○物其有叶羽已反。矣，維其時叶上紙反。矣。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説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此亦笙詩。説見《魚麗》。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教、竹卓二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五教、歷各二反。○興也。南，謂江漢之閒。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也。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興也。汕，樔也，以薄汕魚也。衎，樂也。○南有樛居虯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興也。○東萊

❶「魯」下，元本、吉本有「鼓」字。

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翩翩者鵻，之誰反。烝然來叶六直、陵之二反。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叶夷昔反，或如字。思。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詞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說見《魚麗》。

《崇丘》。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叶田飴反。北山有萊。叶陵之反。樂音洛。只音紙。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興也。○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南山有栲，音考，叶音口。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叶直酉反。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口反。○興也。栲，山樗。杻，檍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叶果五反。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叶下五反。○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說見《魚麗》。

《由儀》。說見《魚麗》。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湑息呂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羽反。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

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叶師莊反。壽考不忘。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爲龍爲光，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待禮反。令德壽豈。開改反，叶去禮反。○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其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敕弓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興也。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直減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猶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興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詩卷第九

詩卷第十

彤弓之什二之三

朱熹集傳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虛王反。之。鍾鼓既設，一朝饗叶虛良反。之。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吕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彤弓弨兮，受言載叶子利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聲。之。鍾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于記反。之。賦也。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叶古號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鍾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叶大到反。之。賦也。櫜，韜。好，説。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吕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灋，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叶五何反。○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

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芳劒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興也。❶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興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❷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叶蒲北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叶音棘。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于逼反。○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騤騤，强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舃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没，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内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獎履反。○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强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叶蒲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逼

---

❶「興」，元本、明甲本、明乙本、吉本作「比」。

❷「興」，元本、明甲本、明乙本、吉本作「比」。

反。○賦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恭武事也。○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行。叶户郎反。○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爲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鋭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戎車既安，叶於連反。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叶胡田反。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叶許言反。○賦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里反。飲於鴆反。御諸友，叶羽已反。炰白交反。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羽已反。○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燕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叶每彼反。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下同。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笰音弗。魚服，叶蒲北反。鉤膺鞗音條。革。叶訖力反。○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即今苦藚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簟茀，以方文竹簟爲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鞗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祈支反。錯衡，叶户郎反。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葱珩。音衡，叶户郎反。○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黄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横玉也。《禮》：「三命赤芾葱珩。」

○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巾反。振旅闐闐。徒顛反，叶徒隣反。○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鐲也。伐，擊也。鉦以静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蠢尺允反。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叶尺由反。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叶音隈。○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

反。駕言徂東。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符有反。東有甫草，叶此苟反。駕言行狩。叶始九反。○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爲鄭地，圃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内，故往田也。○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之子于苗，叶音毛。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静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決拾既佽，音次，與柴叶。弓矢既調。讀如同，與「同」叶。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佽，比也。調，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説文》作「㧘」，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四黄既駕，兩驂不猗。於寄、於箇二反。不失其馳，叶徒卧反。舍音捨。矢如破。彼寄、普過二反。○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交反。不盈。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

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説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吉日維戊，叶莫吼反。既伯既禱。叶丁口反。田車既好，叶許口反。四牡孔阜。符有反。升彼大阜，從其羣醜。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補反。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内，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鹽章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二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於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已反。儦儦表驕反。俟俟，叶于紀反。或羣或友。叶羽已反。悉率左右，叶羽已反。以燕天子。叶奬履反。○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儦儦，❶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壹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爲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東萊吕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❶「趨」，原作「望」，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及毛傳改。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叶上與反。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説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謡，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爲驕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賦也。其，語詞。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内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夜如何其？夜未艾，音乂，叶如字。庭燎晣晣。之世反，與艾叶。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許云反。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渠斤反。○賦也。鄉晨，近曉也。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綿善反。彼流水，朝直遥反。宗于海。叶虎洧反。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羽軌反。❶莫肯

❶「羽」上，明甲本、明乙本、吉本有「叶」字。

念亂，誰無父母。叶滿洧反。○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并亦反。載起載行。叶户郎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念之不能忘也。○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興也。率，循。訛，僞。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脱前兩句耳。

鶴鳴于九皋，聲聞音問。于野。叶上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沿反。下同。其下維蘀。音託。它山之石，可以爲錯。七落反。○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蘀，落也。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詞也。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叶鐵因反。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一均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温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横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疑脱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詩卷第十

詩卷第十一

朱熹集傳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祈父薄違」是也。❶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祈父，予王之爪士。鉏里反。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放此。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縶，絆其足。維，繫其靷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爲此詩者，以賢者之

❶「酒」，原作「康」，據明甲本、明乙本、吉本及《尚書·酒誥》改。

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遥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〇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龠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〇賦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遥也。〇皎皎白駒，賁彼義反，又音奔。然來叶陵之反。思。爾公爾侯，叶洪孤反。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叶云俱反。勉爾遁思。叶新齋反。〇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爲來之疾也。思，語詞也。爾，指乘車之賢人也。❶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〇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〇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絶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比也。穀，木名。穀，善。旋，回。復，反也。〇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其黄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〇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謨郎反。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虚王反。〇比也。〇黄鳥黄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扶雨反。〇比也。

《黄鳥》三章，章七句。東萊吕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它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味反。其樗。

❶「車」，元本、明甲本、明乙本、吉本作「駒」。

斁零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胡反。○賦也。樗，惡木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斁六反。婚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賦也。蓫，牛頽，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叶筆力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論語》作「誠」。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叶逸織反。○賦也。葍，蔔，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❶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幽幽南山。叶所旃反。如竹苞叶補苟反。矣，如松茂叶莫口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叶許厚反。矣，無相猶叶余久反。矣。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閒，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閒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胡五反。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西南其户，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户，在北者南其户，猶言「南

---

❶ 「愛」，原作「受」，今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吉本改。

東其畝」也。爰，於也。○約之閣閣，椓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叶王遇反。○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爲尊且大也。○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力反。如翬音輝。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征。噦噦呼會反。其冥，君子攸寧。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之閒也。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下莞音官。上簟，叶徒檢、徒錦二反。乃安斯寢，叶于檢、于錦二反。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彌登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反，叶彼何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叶于其、土何二反。○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賦也。半圭曰璋。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

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叶魚位反。無非無儀，叶音義。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叶音麗。○賦也。裼，褓也。瓦，紡磚也。儀，善。罹，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舊説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反。○賦也。黄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何反。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河可反。蓑素多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叶微律反。爾牲則具。叶居律反。○賦也。訛，動。何，揭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别之，凡爲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反。以雌以雄。叶于陵反。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賦也。麁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强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尼因反。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賦也。占夢之説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

人多。蓋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旐乃是旟，則爲人衆。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音截。下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銜反。憂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叶側銜反。何用不監？古銜反。○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具，俱。瞻，視。惔，燔。卒，終。斬，絶。監，視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爲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絶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叶於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徂殿反。瘥，才何反。喪息浪反。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何反。憯七感反。莫懲嗟。叶遭哥反。○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薦，荐通，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彼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絶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叶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夷反。○賦也。氐，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人反。弗問弗仕，鉏里反。下同。勿罔君子。叶獎履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里反。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

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叶居例反。俾民心闋。古穴反，叶胡桂反。君子如夷，惡烏路反。怒是違。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不弔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丁反。式月斯生，叶桑經反。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叶諸盈反。卒勞百姓。叶桑經反。○賦也。酒病曰酲。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爲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吕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方茂爾惡，相息亮反。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市由反。矣。賦也。茂，盛。相，視。懌，悦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鬬。及既夷平悦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鬬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叶諸盈反。○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家父音甫。作誦，叶疾容反。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叶卜工反。○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吕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

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聘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僞。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爲姦僞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然衆人莫以爲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好言自口，叶孔五反。下同。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賦也。瘉，病。自，從。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己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僞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賦也。惸惸，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工反，叶莫登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耳，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予

聖，誰知烏之雌雄。叶故陵反。○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吁鬼反。蜴？星歷反。○賦也。局，曲也。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蜴，螈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其所號呼而爲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興也。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扤，動也。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扤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兹之正，胡然厲叶力桀反。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威呼悦反。之。○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爲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妒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❶○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才再反。乃棄爾輔。扶雨反。載如字。輸爾載，才再反。將七羊反。伯助予。叶演

❶「也」下，元本、吉本有「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凡五十五字。

女反。○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叶筆力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叶節力反。終踰絶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比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絶險，若初不以爲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説，王曾不以是爲意乎？○魚在于沼，之紹反，叶音灼。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當作懆，七各反。念國之爲虐。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户交反。無韻，未詳。洽比毗志反。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慇慇然，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隣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於遥反。是椓。陟角反，叶都木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賦也。佌佌，小貌。蔌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禄。夭，禍。椓，害。哿，可。獨，單也。○佌佌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禄者，是天禍椓喪之爾。亦無所歸怨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

❶「然」，殿本作「疾」，則當于「慇慇」下逗。

間也。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〇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户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賦也。行，道也。〇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〇爗爗丁輒反。❶震電，不寧不令。叶盧經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徂恤反。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填塞，故爲陵。憯，曾也。〇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〇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夫。棸側留反。子内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叶滿補反。楀音矩。維師氏，豔餘贍反。妻煽音扇。方處。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

❶「丁」，《經典釋文》、《十三經注疏》並作「于」。

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内史,中大夫,掌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内,以爲之主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叶謨悲反。徹我牆屋,田卒汙音烏。萊。叶陵之反。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叶於姬反。○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慭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内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内。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慭者,心不欲而自强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爲卿。又不自强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因反。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昧反。憎,職競由人。賦也。囂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説,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叶呼洧反。四方有羡,徐面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質反。我不敢傚我友自逸。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羡,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爲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浪反。饑饉，其靳反。斬伐四國。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普烏反。○賦也。浩浩，廣大也。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爲此乎！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灼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龠反。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爲惡。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爲善，乃覆出爲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如何昊天，叶鐵因反。下同。辟言不信。叶斯人反。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爲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戎成不退，叶吐類反。下同。飢成不遂。曾在登反。我暬思列反。御，憯憯千感反。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悴反。聽言則答，譖言則退。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

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維曰于仕，鉏里反。孔棘且殆。叶養里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叶獎履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已反。○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鼠思息嗣反。泣血，叶虛屈反。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癙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而託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据《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❶四百二十六句。

詩卷第十一

❶「之什十篇六十四」，原脱，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補。

詩卷第十二

朱熹集傳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叶于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叶都黎反。○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救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作「就」，叶疾救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又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徒候反。○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下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叶平聲。維邇言是爭。叶側陘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補美反。民雖靡膴，火吴反。或哲或謀。叶莫徒反。或肅

或艾，音乂。❶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乂，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不敢暴虎，不敢馮皮冰反。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湯何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均反。如履薄冰。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删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叶鐵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爲相戒之端。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力反。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爲説。○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叶此履反。之。螟亡丁反。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叶蒲美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叶養里反。之。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

❶「乂」，原作「又」，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及吉本改。

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爲善也。○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叶桑經反。○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摇。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交交桑扈，音户。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填與「瘨」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卹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此詩之詞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説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説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弁薄干反。彼鷽音豫。斯，叶先齎反。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興也。弁，飛拊翼貌。鷽，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斯，語詞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説幽王大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鷽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鷽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之詞也。○踧踧徒歷反。周道，叶徒苟反。鞫九六反。爲茂草。叶此苟反。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叶丁口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叶魯口反。心之憂矣，疢丑覲反。如疾首。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惄，思。擣，舂也。不脱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踧踧周道，則將鞫爲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

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維桑與梓，叶奬履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彼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韋鬼反。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音戒，叶居氣反。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届，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叶千西反。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相息亮反。彼投兔，尚或先蘇薦反，叶蘇晉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藴。之。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隊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脱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叶市救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叶居何反。矣，析薪杝敕氏反，叶湯何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叶湯何反。矣。賦而興也。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杝，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莫高匪山，叶所旃反。莫浚蘇俊反。

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大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大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大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大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幽王娶於申，生大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爲大子之傳述大子之情以爲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它，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它，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吴反。昊天已威，叶紆胃反。予慎無罪。叶音悴。昊天泰憮，予慎無辜。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市專反。沮。慈呂反。君子如祉，音耻。亂庶遄已。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

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君子屢盟，叶謨郎反。亂是用長。丁丈反，叶直良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讒人也。餤，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堲讒，而信盜以爲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待洛反。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叶黄郭反。之。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叶孔五反。矣。巧言如簧，顔之厚叶胡五反。矣。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顔厚者，頑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而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顔之厚，不知以爲恥也。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叶居奚反。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叶居希反。何。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詞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爲亂，而讒口交鬪，專爲亂之階梯。又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

我梁，不入我門？叶眉貧反。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説以爲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説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絶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爲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但舊説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果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己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女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爲可乎？○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鐵因反。○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祕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爲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柰何其譖我也？○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叶孚愔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卯反。我心。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居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反。○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而使我望汝之切乎？○爾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叶以支反。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賦也。還，反。易，説。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説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爲譖矣。」○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叶先齊反。○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爲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

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爲鬼爲蜮，音或。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己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食荏反。○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爲是者，亦已大甚矣。○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丁歷反。下同。與謀。叶謨悲反。○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閟也。○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叶批賓反。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叶斯人反。○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❶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爲得意矣，然不愼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爲不信矣。○捷捷幡幡，芳煩反，叶芬邅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遷。賦也。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

❶「罪」下，明甲本、明乙本、吉本有「也」字。

鐵因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彼譖人者，叶掌與反。誰適與謀？叶滿補反。取彼譖人，投畀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呪反。投畀有昊。叶許候反。○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叶祛奇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内小臣，蓋以讒被宫而爲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巷，是宫内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宫内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内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閒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疏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説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叶演女反。○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柰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叶胡隈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烏回反。○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回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韻未詳。○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蓼音六。者莪，五河反。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比也。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鋭而長。瘁，病也。○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舉里反。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喜六反。我，長丁丈反。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聿反。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求。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叶善止反。睠音眷。言顧之，潸所奸反。焉出涕。音體。○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捄，曲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砥，礪石，言平也。矢，

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序》以爲「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饛簋飧，則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小東大東，叶都郎反。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叶枯郎反。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叶户郎反。既往既來，叶六直反。使我心疚。叶訖力反。○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洌音列。氿音軌。泉，叶才勻反。無浸穫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節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興也。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叶謨郎反。西有長庚。叶古郎反。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户郎反。○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

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訐。○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叶後五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女反。○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非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家語》作「奚」。其適歸。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興也。烈烈，猶栗栗也。發發，疾貌。穀，善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悲反。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爲殘賊，則誰之過哉！○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玉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已反。○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爲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叶以旬反。翰飛戾天。叶鐵因反。匪鱣張連反。匪

鮪，于軌反。潛逃于淵。叶一均反。○賦也。鶉，鵰也。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希反。○興也。杞，枸檵也。桋，赤楝也，樹葉細而岐鋭，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卷第十二

詩卷第十三

北山之什二之六

朱熹集傳

涉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奬里反。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賦也。偕偕，强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涉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强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溥音普。天之下，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四牡彭彭，叶鋪郎反。王事傍傍。布彭反，叶布光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逼反。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叶户郎反。○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或不知叫號，户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棲音西。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或湛都南反。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叶巨九反。或出入風音諷。議，叶魚羈反。或靡事不爲。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

憂，祇自疷劉氏曰：當作「疧」，與「痻」同，眉貧反。兮。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疷，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矣。○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迥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興也。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於容二反。無思百憂，祇自重直勇、直龍二反。兮。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叶上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荒遠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於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去聲。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我不暇。叶胡故反。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子六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賦也。奥，煖。蹙，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莫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穀，禄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爲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

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禄與女矣。○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鼓鐘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淮水湝湝。户皆反，叶雞賢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爲反。○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鼓鐘伐鼛，古毛反，叶居尤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敕留反。淑人君子，其德不猶。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臯」，云臯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以灼反。不僭。子念反，叶七心反。○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爲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蘇氏之説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楚楚者茨，言抽敕留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叶逸織反。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叶夷益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爲有田禄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爲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

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言蔟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蓺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酒食以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普庚反，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叶補光反。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虚良反。孝孫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剥，解剥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廟門内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内，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亦反，叶七略反。爲俎孔碩。叶常約反。或燔音煩。或炙，之赦反，叶陟略反。君婦莫莫。音麥，叶木各反。爲豆孔庶，叶陟略反。爲賓爲客。叶克各反。獻酬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叶徒洛反。笑語卒獲，叶黄郭反。神保是格。叶剛鶴反。報以介福，萬壽攸酢。賦也。爨，竈也。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静而敬至也。豆，所以盛内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格，來。酢，報也。

○我孔熯而善反。矣，式禮莫愆。叶起巾反。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蒲必反。芬孝祀，叶逸織反。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筆力反。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卜，予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禄，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少牢》嘏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禄于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此大夫之禮也。○禮儀既備，叶蒲北反。鍾鼓既戒。叶訖力反。孝孫徂位，叶力入反。工祝致告。叶古得反。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夷反。○賦也。戒，告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爲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祛羊反。既醉既飽，叶補苟反。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九反。孔惠孔時，維其盡叶子忍反。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反。引之。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於祭既受禄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禄而綏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懽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叶徒鄰反。之。畇畇音勻。原隰，曾孫田叶地因反。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壟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敷云反。益之以霢亡革反。霂。音木。既優既渥，叶烏谷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

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疆場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叶於逼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叶泥因反。○賦也。埸，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爲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悦，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叶攻乎反。是剥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叶孔五反。受天之祜。侯古反。○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内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剥削淹漬以爲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音勞。○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是烝是享，叶虚良反。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倬陟角反。彼甫田，叶地因反。歲取十千。叶倉新反。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叶泥因反。今適南畝，叶滿彼反。或耘或耔，音子，叶奬里反。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鉏里反。○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禄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爲田一畝三甽，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壝其土以附苗根。壠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薿，茂盛貌。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

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禄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以我齊音咨。明，叶謨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祛羊反。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是也。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獎里反。饁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叶羽已反。嘗其旨否。叶補美反。禾易以豉反。長畝，同上。終善且有。叶羽已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鄙反。○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爲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餉。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庾，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曾孫之稼，如茨才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京。叶居良反。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窿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

事。叶上止反。以我覃以冉反。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彼反。播厥百穀，叶工洛反。既庭且碩，叶常約反。曾孫是若。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既方既皁，叶子苟反。既堅既好，叶許苟反。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起吕反。其螟莫廷反。螣，音特。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穉，幼禾也。○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遺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如此。

○有渰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息夷反。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力檢反。穧。才計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爲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子、畝，並見前篇。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叶逸織反。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同上。以介景福。叶筆力反。○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

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爲《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爲「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無韻，未詳。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音昧。韐音閤。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必孔反。有珌。賓一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卜工反。○賦也。同，猶「聚」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吕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叶想與反。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悦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悦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叶墟羊反。矣。興也。芸、黄，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裳裳者華，或黄或白。叶僕各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左叶祖戈反。之左同上。之，君子宜叶牛何反。之。右叶羽已反。之右同上。之，君子有叶羽已反。之。維其有同上。之，是以似叶養里反。之。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詩卷第十三

詩卷第十四

桑扈之什二之七

朱熹集傳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音洛。胥，叶思呂反。受天之祜。侯古反。○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卑郢反。○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爲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之屏之翰，叶胡見反。百辟音璧。爲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叶乃多反。受福不那。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賦也。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閒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叶牛何反。之。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禄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興也。石絶水爲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乘繩證反。馬在廐，音救。摧采卧反。之秣音末，叶莫佩反。之。君子萬年，福禄艾魚蓋反，叶魚肺反。之。興也。摧，莝。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

言以福禄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廐，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禄艾之矣。○乘馬在廐，秣之摧叶徂爲、采卧二反。之。君子萬年，福禄綏叶宣隹、土果二反。之。興也。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有頍缺婢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反。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湯何反。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柏。叶逋莫反。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叶弋灼反。既見君子，庶幾説音悦。懌。叶弋灼反。○賦而興又比也。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嘉、旨，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黄赤如金。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此未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緜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陵之反。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亮反。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反，叶兵旺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方九反。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巨九反。如彼雨于付反。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去聲。無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音洛。酒今夕，君子維宴。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舝胡瞎、下介二反。兮，思孌力兖反。季女逝石列、石例二反。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己反。式燕且喜。賦也。間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脱，行則設之。昏禮，親迎者乘車。孌，美貌。逝，往。括，會

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閒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爻反。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己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悦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才落反。薪。叶音襄。析其柞薪，其葉湑思呂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叶想羽反。兮。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高山仰叶五剛反。止，景行行叶户郎反。止。四牡騑騑，孚非反。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乾反。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逼反。○興也。棘，所以爲藩也。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己與聽者爲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放此。籩豆有楚，殽户交反。核户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里反。

鍾鼓既設，叶書質反。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叶居郎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叶丁藥反。以祈爾爵。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還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脱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爲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鍾鼓，舉醻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烝衎若旦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都南反，叶持林反。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奴金反。賓載手仇，音拘，叶求、其二音。室人入又。叶由、怡二音。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酬、時二音。○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㪺。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邅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邅反。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❶載號乎毛反。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

❶「醉止」，原脱，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補。

郵。叶于其反。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素多反。既醉而出，竝受其福。叶筆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賦也。號，呼。呶，讙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耳。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叶養里反。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叶失、志二音。矧失引反。敢多又。叶夷益、夷豉二反。○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女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音洛。飲酒。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反。○興也。莘，長也。○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興也。那，安。居，處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音潮。何錫予音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又何予之？玄衮古本反。及黼。音甫。○興也。菽，大

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衮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也。○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叶才匀反。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依反，叶巨斤反。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驂七南反。載駟，君子所屆。叶居氣反。○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嘒嘒，聲也。屆，至也。○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天子所予。音與。樂只音止。君子，天子命叶彌并反。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偪，見於天子，恭敬齊遫，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禄也。○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叶卜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興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汎汎芳劒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禄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郎之反。矣。興也。紼，繂也。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膍，厚。戾，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禄必膍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叶分邅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於圓反。矣。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内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疏遠近之意。胥，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

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騂騂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遠哉？○爾之遠叶於圓反。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預、與二音。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同上。○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瘉，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己之人而言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羊反。至于己斯亡。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老馬反爲駒，叶去聲。不顧其後。叶下故反。如食音嗣。宜饇，於據反。如酌孔取。叶音娶。○比也。饇，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叶殊遇反。○比也。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爲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雨于付反。雪瀌瀌，符驕反。見晛乃見反。曰音越。《韓詩》劉向作「聿」。下章放此。消。莫肯下遐稼反。遺，式居婁力住反。《荀子》作「屢」。驕。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叶莫侯反。我是用憂。比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戰國策》作「上天甚神」。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己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

王朝周，而後反爲所辱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反。焉。上帝甚蹈，見上。無自瘵側界反，叶子例反。焉。《戰國策》作「也」。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制反。焉。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興也。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卷第十四❶

❶「詩卷第十四」，原無，據全書例補。

詩卷第十五

朱熹集傳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音亡。○賦也。都，王都也。黄黄，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反，叶租悦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髮。叶方月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説。音悦。○賦也。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叶繳質反。○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屈也，積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初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喜俱反。矣。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説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緑，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賦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緑，王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

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緑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音占，尺占反，叶都甘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叶多甘反。○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韔敕亮反。其弓。叶姑弘反。之子于釣，言綸之繩。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爲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爲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其釣維何？維魴音房。及鱮。音叙，叶音湑。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掌與反。○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采緑》四章，章四句。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惟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惟召伯能勞之也。○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叶魚其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將黎反。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音洛。下同。如何？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

此。○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叶鬱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沃，光澤貌。○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於交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心乎愛叶許既反。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爲菅，則白茅爲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爲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上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地因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比也。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樵徂焦反。彼桑薪，卬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爲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鼓鍾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七到反。視我邁邁。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比也。鶖，禿鶖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矣。○有扁步典

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都禮反，叶喬移反。兮。比也。扁，卑貌。俾，使。疷，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疷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鴆反。之食音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黄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緜蠻黄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

《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叶鋪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有兔它故反。斯首，炮百交反。之燔音煩，叶汾乾反。之。君子有酒，酌言獻叶虚言反。之。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叶陟略反。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賦也。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有兔斯首，燔之炮叶蒲侯反。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賦也。醻，導飲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竝士銜反。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叶直高反。矣。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

矣。山川悠遠，曷其没叶莫筆反。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没，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何反。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湯何反。矣。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芸音云。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黄赤色，亦名凌霄。」○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桑經反。○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叶補苟反。○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静，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叶户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興也。草衰則黄。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黄？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何草不玄？叶胡匀反。何人不矜？古頑反。《韓詩》作「鰥」，叶居陵反。哀我征夫，獨爲匪民。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黄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匪民哉！○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叶上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反。○賦也。率，循也。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有芃薄工反。者狐，與車叶。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興也。芃，尾長貌。棧車，

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卷第十五

詩卷第十六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朱熹集傳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音烏。下同。昭于天。叶鐵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已反。○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叶獎里反。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賦也。亹亹，强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没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于逼反。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幹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猶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

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〇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敬止。假古雅。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叶蒲北反。〇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〇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〇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反。將于京。叶居良反。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況甫反。王之藎才刃反。臣，無念爾祖。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也。王，指成王也。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〇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〇無念爾祖，聿于筆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反。殷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以豉反。〇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〇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〇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弓反。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鐵因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尤反。〇賦也。遏，絶。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〇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絶於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

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東萊吕氏曰：《吕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案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而世爲天子、諸侯也。❶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絶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絶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羊反。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於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京。叶居良反。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户郎反。大音泰。任有身，叶户羊反。生此文王。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維此

❶「而」，明甲本作「百」。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逼反。○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爲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昨合反。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音士，叶羽已反。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奬禮反。○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絶，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大邦有子，俔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説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纘子管反。女維莘，所巾反。長丁丈反。子維行，叶户郎反。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大商。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燮，和也。○言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歆。上帝臨女，音汝。無貳爾心。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音元。彭彭。叶鋪郎反。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郎反。○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爲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駵馬白

腹曰騵。彭彭，强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太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爲兩君相見之樂，説見上篇。

緜緜瓜瓞，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音七。古公亶都但反。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叶户橘反。未有家室。比也。緜緜，不絶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絶，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窑竈也。復，重窑也。穴，土室也。家，門内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窑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補反。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下。叶後五反。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周原膴膴，音武。堇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叶謨悲反。爰契苦計反。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叶津之反。○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堇，烏頭也。荼，苦菜，蓼屬也。飴，餳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太王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羽己反。迺疆迺理，迺

宣迺畝。叶滿彼反。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止反。○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爲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胡反。其繩則直，縮色六反。版以載，叶節力反。作廟翼翼。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翼翼，嚴正也。○捄音俱。之陾陾，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鼛音皐。鼓弗勝。音升。○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苦浪反，叶苦郎反。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反。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户郎反。○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貌。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肆不殄田典反。厥愠，紆問反。亦不隕韻敏反。厥問。柞子洛反。棫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兑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吁貴反。矣。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絶。愠，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蔽也。兑，通也，始通道於柞棫之間也。駾，突。喙，息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絶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❶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山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虞芮如鋭反。質厥成，文王蹶居衛反。厥生。叶桑經反。予

❶「己」字，原脱，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補。

曰有疏附，叶上聲。予曰有先後，息薦反。後，胡豆反，叶下五反。予曰有奔奏，與走通，叶宗五反。予曰有禦侮。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服者衆，❶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

《緜》九章，章六句。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芃芃薄紅反。棫雨逼反。樸，音卜。薪之槱音酉。之。濟濟子禮反。辟音壁。王，左右趣叶此苟反。之。興也。芃芃，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槱，積也。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五歌反。髦士攸宜。叶牛何反。○賦也。半珪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峩峩，盛壯也。髦，俊也。○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徒楫音接，叶接入反。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言淠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倬陟角反。彼雲漢，爲章于天。叶鐵因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追對迴

❶「服」，元本、明甲本、明乙本、吉本作「周」。

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棫樸》五章，章四句。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瞻彼旱麓，音鹿。榛楛音户。濟濟。子禮反。豈弟君子，干禄豈弟。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禄也豈弟矣。干禄豈弟，言其干禄之有道，猶曰其争也君子云爾。○瑟所乙反。彼玉瓚，才旱反。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叶呼攻反。○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黄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黄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黄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禄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黄流不注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禄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鳶弋專反。飛戾天，叶鐵因反。魚躍于淵。叶一均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清酒既載，叶節力反。騂息營反。牡既備。叶蒲北反。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興也。瑟，茂密貌。燎，爨也。勞，慰撫也。○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莫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大音泰。任，文王之母。莫後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婦。房九反。大同上。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於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於大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叶卜工反。○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后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雝雝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叶音貌。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叶音鮑。○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保，猶「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與下章用韻未詳。○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玁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髦斯士。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各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郭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反。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各反。○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

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也。

○作之屏必領反。之，其菑莊持反。其翳。一計反。脩之平之，其灌其栵。音例。啟之辟婢亦反。之，其檉丑貞反。其椐。羌居反，叶紀庶反。攘之剔它歷反。之，其檿烏劒反。其柘。章夜反，叶都故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啟、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爲杖者也。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混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爲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帝省息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兑。徒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羽已反。則友其兄，叶虛王反。則篤其慶。叶祛羊反。載錫之光，受禄無喪，息浪反，叶平聲。奄有四方。

賦也。拔、兑，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强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吴不反。大王没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强。既受大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禄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丁丈反。

克君。王如字，或于況反。此大邦，克順克比。必里反。比毗至反。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洧反。既受帝祉，音恥。施以豉反。于孫子。叶奬里反。○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静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偏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静其德音，使無非閒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無然歆羨，錢面反。誕先登于岸。」叶魚戰反。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卜攻反。侵阮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斯怒，叶暖五反。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于周祜，候五反。以對于天下。叶後五反。○賦也。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祜，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依其在京，叶居良反。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何反。度待洛反。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爲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爲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丁丈反。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音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

「與」也。夏、革，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臨衝閑閑，叶胡員反。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叶於肩反。是類是禡，馬嫁反，叶滿補反。是致是附，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叶分聿反。崇墉仡仡。魚乞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虛屈反。四方以無拂。叶分聿反。○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强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句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一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經始靈臺，叶田飴反。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叶六直反。○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王在靈囿，叶音郁。麀音憂。鹿攸伏。麀鹿濯濯，直角反。白鳥翯翯。户角反。王在靈沼，叶音灼。於音烏。牣音刃。魚躍。賦也。靈

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庸。於論鼓鍾，於樂音洛。辟音璧。廱。賦也。虡，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鏞，大鍾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璧通。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徒河反。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瞍音叟。奏公。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言文王有鍾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孚尤反。○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爲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僞耳，何足法哉！○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蒲北反。○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候古反。○賦也。昭兹，承上句而言。兹、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

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禄而不替矣。○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强，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下武》六章，章四句。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説。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通貫，非有誤也。

文王有聲，遹尹橘反。駿音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賦也。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駿，大。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築城伊淢，況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禮記》作「猶」。遹追來孝。叶許六反，或呼侯反。王后烝哉！賦也。淢，成溝也。方十里爲成，成閒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己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胡田反。王后烝哉！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幹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爲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北反。皇王烝哉！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曰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廱，説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考卜維王，

宅是鎬京。叶居良反。維龜正叶諸盈反。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賦也。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〇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鉏里反。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叶獎里反。武王烝哉！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〇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成王、周公時詩。今案《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爲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卷第十六

詩卷第十七

朱熹集傳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魚倫反。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叶養里反。以弗無子。叶獎里反。履帝武敏叶母鄙反。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相即反。載生載育，叶日逼反。時維后稷。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郃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迹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不坼敕宅反。不副，孚逼反，叶孚迫反。無菑音災。無害。叶音曷。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養里反。居然生子。叶獎里反。○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坼副菑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菑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誕寘之隘於懈反。巷，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

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敷救反。翼叶音異。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叶去聲。矣。實覃實訏，叶去聲。厥聲載路。賦也。隘，狹。腓，芘。字，愛。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之荏而甚反。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幪，莫孔反。瓜瓞唪唪。布孔反。○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旟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爲農師。○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叶徒口反。茀音弗。厥豐草，叶此苟反。種去聲。之黃茂。叶莫口反。實方實苞，叶蒲苟反。實種上聲。實褎，叶徐久反。實發實秀，叶思久反。實堅實好，叶訏口反。實穎營井反。實栗，即有邰他來反。家室。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坼也。此漬其種也。種，甲坼而可爲種也。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穟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邰，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古鄧反。之秬秠，是穫是畝。叶滿洧反。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叶扶委反。以歸肇祀。叶養里反。○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徧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軷。蒲末反，叶蒲昧反。載燔載烈，如字，叶力

制反。以興嗣歲。叶音雪，又如字。○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齊戒具脩也。蕭，蒿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牆屋也。羝，牡羊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下與「今」叶。胡臭亶時，叶上止反。后稷肇祀，叶養里反。庶無罪悔，叶呼委反。以迄許乙反。于今。上與「歆」叶。○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於今矣。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舊説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案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章當爲八句，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相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戚兄弟，待禮反。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勤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肆筵設席，叶祥勺反。授几有緝御。叶魚駕反。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叶居訝反。醓他感反。醢以薦，叶即略反。或燔或炙。叶陟略反。嘉殽脾婢支反。臄，渠略反。或歌或咢。五洛反。○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

不舉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醓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也。○敦音雕。下同。弓既堅，叶吉因反。四鍭音侯。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敦弓既句，古候反，叶古侯反。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叶上主反。序賓以不侮。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句，彀通，謂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則偏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憮、無敖、無偝立、無踰言者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儁，以不侮爲德。○言既燕而射以爲樂也。○曾孫維主，如字，或叶當口反。酒醴維醹，如主反，或叶奴口反。酌以大斗，叶腫庾反，或如字。以祈黃耇。叶果五反，或如字。黃耇台湯來反。背，叶必墨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叶筆力反。○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祺，吉也。○此頌禱之辭。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力反。○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郎反。○賦也。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六反。公尸嘉告。叶姑沃反。○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

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其告維何？籩豆静嘉。叶居何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賦也。静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説見《楚茨》篇。攝，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静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威儀孔時，叶上止反。君子有孝子。叶獎里反。孝子不匱，求位反。永錫爾類。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匱，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吕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叶苦俊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故反。胤。羊刃反。賦也。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禄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禄。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禄，而爲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鉏里反。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叶獎里反。○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扶。鷖於雞反。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禄來成。興也。鳧，水鳥如鴨者。鷖，鷗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禄來成矣。○鳧鷖在沙，叶桑何反。公尸來燕來宜。叶牛何反。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何反。公尸燕飲，福禄來爲。叶吾禾反。○興也。爲，猶助也。○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息汝反。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禄來下。叶後五反。○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者也。○鳧鷖在潀，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禄攸降。叶乎攻反。公尸燕飲，福禄來崇。興也。潀，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叶眉貧反。旨酒欣欣，燔炙

芬芬。叶豐匀反。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説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樂音洛。君子，叶音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叶鐵因反。保右音又。命叶彌并反。之，自天申之。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禄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干禄百福，叶筆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干禄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爲人所怨惡也。○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羽已反。百辟卿士，鉏里反。媚眉備反。于天子。叶奬里反。不解佳賣反。于位，民之攸塈。許既反。○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惰。塈，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皋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音易。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户郎反。○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埸、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舊説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

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强，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啟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叶紛乾反。既順迺宣，而無永歎。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叶魚軒反。復降在原。何以舟叶之遥反。之？維玉及瑤，音遥。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叶徒招反。○賦也。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吕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居良反。京師之野，叶上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賦也。溥，大。覯，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丘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于京。于是爲之居室，于是廬其賓，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于斯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豈反。蹌蹌七羊反。濟濟，子禮反。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同上。乃造七到反。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飲於鴆反。之，君之宗之。就用之字爲韻。○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爲殽，用匏爲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此章言宫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東萊吕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叶多涓反。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同上。其夕陽，豳居允荒。賦也。溥，廣也，言其芟萊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徹，

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脩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玩反。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叶羽已反。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旅迺密，芮鞫居六反。之即。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吴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鞫，水外也。○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爲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宫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兹，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叶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興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説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强教之，弟以悦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回反。○興也。濯，滌也。○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古愛反，叶古氣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許既反。○興也。溉，亦滌也。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音權。者阿，與歌叶。飄風自南。叶尼心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與阿叶。以矢其音。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説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此章總叙以發端也。○伴音判。奂音唤。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由反。矣。賦也。伴奂，優游閑暇之意。爾、君

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爾土宇昄符版反。章，亦孔之厚叶狠口、下主二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叶當口、腫庚二反。矣。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爾受命長矣，茀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賦也。茀，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賦也。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爲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叶無方反。豈弟君子，四方爲綱。賦也。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矣。○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鉏里反。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於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叶彌并反。媚于庶人。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叶居奚反。○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反。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

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許乙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居毁反。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叶謨郎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説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悦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女交反，叶尼猶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賦也。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休，美也。○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叶于逼反。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賦也。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反。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蒲寐反。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叶特計反。○賦也。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春秋傳》、《荀子》書並作「簡」，音簡。○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簡反。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

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爲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爲無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爲，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辭也。○天之方難，叶泥涓反。無然憲憲。叶虚言反。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叶祖合反。矣，民之洽矣。辭之懌叶弋灼反。矣，民之莫矣。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悦。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而謀，聽我囂囂。許驕反。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叶思邀反。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爲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爲僚。」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虚虐反。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畧反。匪我言耄，莫報反，叶毛博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許各反。不可救藥。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爲戲也。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天之方懠，音癠，叶箋西反。無爲夸苦花反。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息浪反。亂蔑資，叶箋西反。曾莫惠我師。叶霜夷反。○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以豉反，叶夷益反。民之多辟，匹亦反。下同。無自立辟。賦也。牖，開明也。

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邅反。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胡威二反。無獨斯畏。叶紆會、於非二反。○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强國也。屏，樹也，所以爲蔽也。大宗，强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及爾出王。音往，叶如字。昊天曰旦，叶得絹反。及爾游衍。叶怡戰反。○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卷第十七

詩卷第十八

朱熹集傳❶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或叶市隆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或如字。○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僻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蓋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侯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他刀反。德，女興是力。叶蒲北反。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強禦，暴虐之臣也。掊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慆，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爲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爲之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周救反。靡屆靡究。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爲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爲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叶于逼反。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賦也。炰烋，氣

❶「朱熹集傳」，原無，據全書例補。

健貌。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洧反。式號式呼，火故反。俾晝作夜。叶羊茹反。○賦也。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止，容止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叶盧當反。小大近喪，息浪反，叶平聲。❶人尚乎由行。叶户郎反。内奰皮器反。于中國，覃及鬼方。賦也。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殷不用舊。叶巨已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湯經反。大命以傾。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去例二反。枝葉未有害，許曷、瑕憩二反。本實先撥。蒲末反，叶方吠、筆烈二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始制、私列二反。○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木根蹶起之貌。撥，猶「絶」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絶，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爲不義以自絶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爲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二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内，如宮室之制，内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

❶「叶」，原作「呼」，據元本、吉本改。

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下孟反。四國順之。訏況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得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賦也。競，强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爲天下法也。○其在于今，叶音經。興迷亂于政。叶音征。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下同。于酒。叶子小反。女音汝。雖湛樂音洛。從，弗念厥紹。市沼反。罔敷求先王，克共九勇反。明刑。叶胡光反。○賦也。今武公自言己今日之所爲也。興，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辭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晡亡反。用戒戎作，用逷他歷反。蠻方。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逷，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叶牛何反。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丁簟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叶吾禾反。也。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無易以豉反。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不用韻。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叶音折，與舌叶。矣。無言不讎，叶市又反。無德不報。叶蒲救反。惠于朋友，叶羽已反。庶民小子。叶奬履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

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爲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守，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叶魚堅反。不遐有愆。相息亮反。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叶剛鶴反。思，不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音亦，叶弋灼反。思。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叶居何反。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户公反。小子。叶奬履反。○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潰亂也。○既戒以脩德之事，而又言爲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叶新夷反。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與言叶。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七尋反。民各有心。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爲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於音烏。乎音呼。小子，叶奬履反。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止反。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同上。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暮。成。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昊天孔昭，叶音灼。我生靡

樂。音洛。視爾夢夢，莫公反。我心慘慘。當作懆，七到反，叶七各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爲教，叶入聲。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叶音莫。○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於乎小子，見上章。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委反。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叶于逼反。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遹，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福禍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女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没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爲《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説爲刺厲王者誤矣。

菀音鬱。彼桑柔，與「劉」、「憂」叶。篇内多放此。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與「怳」同。填舊説古「塵」字。兮。倬彼昊天，叶鐵因反。寧不我矜。比也。菀，茂。旬，徧。劉，殘。殄，絶也。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説與「塵」、「陳」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内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倬，明貌。○舊説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説是也。以桑爲比者，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黄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絶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四牡騤騤，旟旐有翩。叶批賓反。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彌鄰反。民靡有

黎，具禍以燼。叶咨辛反。於音烏。乎音呼。有哀，叶音依。國步斯頻。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子兩反。靡所止疑，魚乞反。叶如字。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誰生厲階，叶居奚反。至今爲梗。古杏反，叶古黨反。○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爲此禍階，使至今爲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怒。叶暖五反。自西徂東，叶音丁。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賦也。土，❶鄉。宇，居。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或曰禦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爲謀爲毖，叶音必。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奴學反。○賦也。毖，慎。況，滋也。序爵，辨别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如彼遡風，叶孚音反。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耕反。云不逮。好呼報反。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賦也。遡，鄉。僾，唈。肅，進。荓，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禄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天降喪息浪反。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癢。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卒，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

❶「土」，原作「上」，據元本、吉本改。

矣。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側姜反。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息亮反，叶平聲。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叶子林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興也。甡甡，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巨已反。○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房六反。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進而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爲荼毒也。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叶居六反。○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污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寐反。○興也。敗類，猶言圮族也。王使貪人爲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也。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叶胡郭反。既之陰於鳩反。女，音汝。反予來赫。叶黑各反。○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己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

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己也。張子曰：「既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墨反。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説爲得之。善背，工爲反覆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爲直諒，而實善背。又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叶韻未詳。○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爲之寇也。蓋其爲信也，亦以小人爲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爲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内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爲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息浪反。亂，饑饉薦在甸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吐丁反。○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也。寧，猶「何」也。○舊説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尊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力中反。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絶也。郊，祀天地也。宫，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夷回反。下同。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在雷反。○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果五反。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所反。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叶樞倫反。旱魃蒲末反。爲虐，如惔音談。如焚。叶符匀反。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匀反。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匀反。○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慕。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具反。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哉冢宰，叶奬里反。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已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音仰。昊天，云如何里。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于僞反。我，以戾庶正？叶諸盈反。瞻卬昊天，曷惠

其寧？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息中反。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叶鐵因反。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干反。四國于蕃，叶分邅反。四方于宣。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爲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爲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爲嶽降神而爲之也。○亹亹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吏反。王命召伯，叶逋莫反。定申伯之宅。叶達各反。登是南邦，叶卜工反。世執其功。賦也。亹亹，强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爲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卜功反。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地因反。王命傅御，遷其私人。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爲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税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叶逋各反。四牡蹻蹻，渠略反。鉤膺濯濯。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王遣申伯，路車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音補。往近鄭音記。按《說文》從辵，從丌。今從斤誤。

王舅，南土是保。叶音補。○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申伯信邁，王餞賤淺反。于郿。芒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里反。其粻，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叶户郎反。○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粻，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税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申伯番番，音波，叶分遭反。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叶胡干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虚言反。○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音問。于四國。叶于逼反。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詞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五反。保兹天子，生仲山甫。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説。其指深矣，讀者其致思焉。○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叶韻若、賦，未詳。○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顔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吕氏曰：

「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無韻，未詳。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叶方月反。○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而太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内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叶謨郎反。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佳賣反。以事一人。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忍與反。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叶果五反。不畏彊禦。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强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羊久反。如毛，民鮮息淺反。克舉之。我儀圖叶丁五反。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牀五反。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衮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❶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闕失，亦惟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每懷靡及。叶極業反。四牡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

❶「者」，原作「也」，據元本、吉本改。

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徒於夷主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〇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叶居奚反。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愔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下與考叶。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上與道叶。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叶訖力反。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璧。〇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爲諸侯也。虔，敬。易，改。榦，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辟，君也。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〇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〇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叶户郎反。玄衮赤舄，鉤膺鏤音漏。錫，音羊。鞹苦郭反。鞃苦弘反。淺幭，莫歷反。鞗音條。革金厄。叶於栗反。〇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於旂竿之首，爲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錫，今當盧也。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横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幭，覆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爲環，纏搤轡首也。〇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白交反。鼈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恤尹反。及蒲。其贈維何？乘繩證反。馬路車。籩豆有且，子余反。侯氏燕胥。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侯氏，覲禮

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韓侯取七住反。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音甫。之子。叶奬履反。韓侯迎魚覲反。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如字。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叶眉貧反。○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❶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于僞反。韓姞其一反。相息亮反。攸，莫如韓樂。音洛，叶力告反。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反。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苗、茅二音。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斤於二反。韓姞燕譽。叶羊茹、羊諸二反。○賦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溥彼韓城，燕因肩反。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母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税也。貔，猛獸名。○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税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他侯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丁反。時靡有爭，叶甾陘反。王心載寧。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

❶「媵」，原作「勝」，據元本、吉本改。

伐而成功也。○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音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❶至于南海。叶虎委反。○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❷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干反。無曰予小子，叶獎履反。召公是似。叶養里反。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榦也。子，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楨榦，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初亮反。一卣。音酉。無韻，未詳。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因反。于周受命，叶滿并反。下同。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禰因反。○賦也。釐，賜。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叙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天子萬壽。叶殖酉反。明明天子，叶獎履反。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郃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郃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

❶「疆」，原作「理」，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吉本改。

❷「表」，原作「衣」，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吉本改。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所。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音汝。既敬既戒，叶訖力反。惠此南國。叶越偪反。○賦也。卿士，既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户郎反。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象吕反。○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爲内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内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叶宜却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蘇侯反。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遲，❶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暖五反。進厥虎臣，闞呼檻反。如虓火交反。虎。鋪普吴反。敦淮濆。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補鉤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越逼反。○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絶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直反。徐方既

❶「遲」，明甲本、吉本作「徐」。

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回反。○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辭，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舊説古「塵」字。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叶側例反。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音戒，叶居氣反。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敕留反。○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罪爲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西、由二音。之。人有民人，女覆奪徒活反。之。此宜無罪，女反收殖酉、殖由二反。之。彼宜有罪，女覆説音脱。之。賦也。反，覆。收，拘。説，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古堯反。爲鴟。處之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因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位反。時維婦寺。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説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爲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爲姦，不可不并以爲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鞫人忮之豉反。忒，譖子念反。始竟背。音佩，叶必墨反。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知辨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唱

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爲慝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爲慝哉！〇天何以刺？叶音砌。何神不富？叶方未反。舍音捨。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〇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〇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賦也。罔，罟。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〇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古。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同上。〇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上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〇言泉之瀵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爲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脩，❶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桑郎反。瘨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垂也。〇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〇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户工反。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叶卜功反。〇賦也。訌，潰也。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説與「供」通，謂供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靖，治。夷，平也。〇言此蟊賊昏椓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〇皐皐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

❶「脩」，元本、明甲本、明乙本、吉本作「新」。

丁險反。兢兢業業，孔填已見上篇。不寧，我位孔貶。賦也。皐皐，頑慢之意。訿訿，務爲謗毀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爲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如彼歲旱，草不潰《集注》作「遂」。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息亮反。此邦，無不潰止。叶韻未詳。○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兹。彼疏斯粺，薄賣反。胡不自替？職兄音怳，下同。斯引。叶韻未詳。○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也。粺，則精矣。替，廢也。兄，怳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諸仍反。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災我躬。叶姑弘反。○賦也。頻，崖。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内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爲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曰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災及我躬也乎！○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國百里。於音烏乎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已反。○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内，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闢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内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卷第十八

詩卷第十九

朱熹集傳

頌四❶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斁同。於人斯。《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説。○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静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静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清廟》一章，八句。《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於同上。乎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

❶「四」，原誤作「曰」，據明甲本、明乙本、吉本改。

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假《春秋傳》作「何」。以溢《春秋傳》作「恤」。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惟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音璧，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爾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又言莫强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詳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爲「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

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絶句。**有夷之行，**叶户郎反。**子孫保之。**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八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静密也。於，歎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静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静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此康王以後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由。**之。**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享**叶虚良反。**之。**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我將》一章，十句。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

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爲天下君矣。**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古刀反。**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户雅反。**允王保之。**戢，聚。櫜，韜。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德之美，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爲周文公之頌。❶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强也。言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覲反。**其明。**叶謨郎反。○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鍾鼓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磬筦**音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降福簡**

❶「公」，吉本作「王」。

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來反。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禄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説見前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曰逼反。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陳常于時夏。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〇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國語》説見《時邁》篇。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〇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〇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嗟嗟保介，維莫音慕。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恥反。乃錢子淺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〇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説不同，然皆爲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二歲田也。❶於皇，歎美之辭。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庤，具也。錢，銚。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鎌也。艾，穫也。〇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亦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

❶「二」，明甲本、明乙本、吉本作「三」。

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擬。○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内方三十二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爲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爲耦，今合一川之衆爲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在彼無惡，烏路反。在此無斁。叶丁故反。庶幾夙夜，叶羊茹反。以永終譽。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里反。○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序其事也。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魚女反。既備乃奏，叶音祖。簫管備舉。以上叶瞽字。○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鞞。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輮』，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傍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喤喤音横。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叶庭字。○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曰「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爲盛耳。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叶于軌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賦也。猗與，歎辭。潛，慘也。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鰷，白鰷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與公叶，篇内同。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壁。公，天子穆穆。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於音烏。薦廣牡，相同上。予肆祀。叶養里反。假古雅反。哉皇考，叶音口。綏予孝子。叶獎履反。○於，歎辭也。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因反。克昌厥後。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

也。」綏我眉壽，叶殖酉反。介以繁祉。既右音又。烈考，叶音口。亦右文母。叶滿彼反。○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

《雝》一章，十六句。《周禮》：大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説者以爲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爲《徹》也。

載見賢遍反，下同。辟音壁。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於良反。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鶬，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良反。○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後五反。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辭，猶《烈文》之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滿補反。有萋有且，七序反。敦都回反。琢其旅。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反。以縶其馬。同上。○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説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

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音指。定爾功。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武》一章，七句。《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内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説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徂候反。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音烏。乎音呼。皇考，叶祛候反。永世克孝。叶呼候反。○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康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念茲皇祖，陟降庭叶去聲。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羹也。《楚辭》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康衡引此句，顔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庭」是也。於乎二字同上。皇王，繼序思不忘。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烏。乎音呼。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强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

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說同上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夷反。命不易哉！叶將黎反。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之反。○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爲，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維予小子，叶奬履反。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謨郎反。佛符弗反，又音弼。時仔音茲。肩，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户郎反。○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爲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自求辛螫。施隻反。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乃旦反。予又集于蓼。音了。○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爲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小毖》一章，八句。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載芟載柞，側百反，叶疾各反。其耕澤澤。音釋，叶徒洛反。○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音真。○耘，去苗間草也。隰，爲田之處也。畛，田畔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它感反。其饁，于輒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與以叶。有略其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委反。○主，家長也。伯，長子也。

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大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嗿，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俶，始。載，事也。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驛驛其達，叶佗悦反。有厭其傑。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驕反。○緜緜，詳密也。麃，耘也。載穫濟濟，子禮反。有實其積，子賜反，叶上聲。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有飶蒲即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經。振古如茲。無韻，未詳。○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畟畟楚側反。良耜，叶養里反。俶尺叔反。載南畝。叶蒲委反。○賦也。畟畟，嚴利也。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説見前篇。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其饟式亮反。伊黍。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饟具也。其笠伊糾，叶其了反。其鎛音博。斯趙，直了反。以薅呼毛反。荼蓼。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薅，去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爲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荼蓼朽止，黍稷茂叶莫口反。止。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穫之挃挃，珍栗反。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人輩作相助，❶故同時入穀也。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盈，滿。寧，安也。殺時犉如純反。牡，有捄音求。其角。叶盧谷反。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無

❶「人」上，吉本有「族」字。

韻，未詳。○黃牛黑脣曰犉。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紑，孚浮反。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反。鼎及鼒。叶津之反。兕觵其觩，音求。旨酒思柔。不吳音話。不敖，音傲。胡考之休。賦也。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鼒，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敖，故能得壽考之福。

《絲衣》一章，九句。此詩或紑、俅、牛、觩、柔、休並叶基韻。或基、鼒並叶紑韻。

於音烏。鑠式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叶徂候反。載用有嗣，叶音祠。實維爾公允師。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爲。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

《酌》一章，八句。酌，即勺也。《内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綏萬邦，婁力注反。豐年。天命匪解。佳賣反。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穫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桓》一章，九句。《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内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也。《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與？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爲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嘆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賚》一章，六句。《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説同上篇。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嶞，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暴也。裒，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般》一章，七句。般，義未詳。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一百三十六句。

詩卷第十九

詩卷第二十

朱熹集傳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説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❶今無所考。獨《閟宫》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録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説不得通矣。

駉駉古熒反。牡馬，叶滿補反。在坰古熒反。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駉者，叶章與反。有驈户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黄，以車彭彭。叶鋪郎反。思無疆，思馬斯臧。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驪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騂曰黄。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佳。有駓，符悲反。有騂有騏，以車伾伾。符丕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賦也。倉白雜毛曰騅，黄白雜毛曰駓，赤黄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

---

❶「詩」，原作「時」，據元本、殿本改。

駱。有騂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賦也。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班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騂，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斁，厭也。作，奮起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音遐，叶洪孤反。有驔音簟。有魚，以車袪袪。起居反。思無邪，叶祥余反。思馬斯徂。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袪袪，彊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爲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爲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爲，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爲《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蒲必反。有駜，駜彼乘繩證反。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謨郎反。振振鷺，鷺于下。叶後五反。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音洛。兮！興也。駜，馬肥彊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辭也。○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已反。君子有穀，詒孫子。叶奬履反。于胥樂兮！興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詒，遺也。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音洛。泮普半反。水，薄采其芹。其斤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其斤反。其旂茷茷，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戾，至也。茷茷，飛揚也。噦

噦，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辭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繞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謨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吼反。順彼長道，叶徒吼反。屈此羣醜。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侯五反。○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況璧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周反。在泮獻囚。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濟濟子禮反。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歷反。彼東南。叶尼心反。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逷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争功也。○角弓其觩，音求。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叶弋灼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脚反。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叶黄郭反。○賦也。觩，弓健貌。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翩彼飛鴞，吁驕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黮，尸荏反。懷我好音。憬九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敕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筆位反。宮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叶音

限。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陳回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叶筆力反。黍稷重直龍反。穋，音六，叶六直反。稙徵力反。穉菽麥。叶訖力反。奄有下國，叶于逼反。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求許反。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象吕反。○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侐，清静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咏其事，以爲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耳。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説見《生民》篇。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邰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始播百穀。○后稷之孫，實維大音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古。王曰叔父，扶雨反。建爾元子，叶子古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扶雨反。○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届，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奬履反。龍旂承祀，叶養里反。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叶訖力反。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虚宜、虚何二反。是饗是宜，牛奇、牛何二反。降福既多。章移、當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叶户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炰薄交反。胾側吏反。羹，叶盧當反。籩豆大房。此下當脱一句，如「鍾鼓喤喤」之類。《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祛羊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太古之羹，湆煑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

○公車千乘，繩證反，叶神陵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叶姑弘反。公徒三萬，貝胄朱綅，息廉反，叶息稜反。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叶方未反。黄髮臺背，叶蒲寐反。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俾爾耆而艾。吾蓋反，叶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憩反。○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胄，貝飾胄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爲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用也。」

○泰山巖巖，叶魚杴反。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保有鳧繹，叶弋灼反。遂荒徐宅，叶達各反。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叶莫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賦也。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

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鉏里反。邦國是有。叶羽己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爲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逋莫反。是斷音短。是度，待各反。是尋是尺。叶尺約反。松桷音角。有舄，叶七約反。路寢孔碩。叶常約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同上。萬民是若。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脩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脱一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舊説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脱句而然。今正其誤。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四之五

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强通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賦也。猗，歎辭。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舊説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叶於巾反。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叶思倫反。穆穆厥聲。湯孫，主祀

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説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脱誤，今正之。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庸、鏞通。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悦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悦懌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顾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候五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也。**既載清酤，**叶候五反。**賚我思成。**叶音常。**亦有和羹，**叶音郎。**既戒既平，**叶音旁。**鬷**《中庸》作「奏」，今從之。**假**音格。**無言，**叶音昂。**時靡有争。**叶音章。**綏我眉壽，黄耇無疆。**酤，酒。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鬷，《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鬷耳。無言，無争，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綏我以眉壽黄耇之福也。❶**約軝**祈支反。**錯衡，**叶户郎反。**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音

❶「綏」，元本、明甲本、明乙本、吉本作「安」。

格。以享，叶虚良反。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叶虚良反。降福無疆。約軧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説見前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賦也。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竟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已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在武丁孫子。叶獎履反。○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繩證反。大糦尺志反。是承。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洧反。○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内，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四海來假，音格。下同。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百禄是何。音荷，叶如字。○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絶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娀息容反。方將，帝立子生商。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

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竟，而幅員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玄王桓撥，叶必烈反。受小國是達，叶他悦反。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音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爲法於九州也。○

受小球音求。大球，爲下國綴張衛反。旒，音流。何音賀。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子由反。○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爲旒所綴著也。何，荷。競，强。絿，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受小共音恭，叶居勇反。大共，爲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叶莫孔反。何天之龍，叶丑勇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總反。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禄是總。子孔反。○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戁，竦懼也。○武王載斾，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作「遏」，阿葛反，叶阿竭反。苞有三蘖，五葛反，叶五竭反。莫遂莫達，叶陀悦反。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房越反。昆吾夏桀。賦也。

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奬履反。降于卿士。鉏里反。實維阿衡，叶户郎反。實左音佐。右音又。商王。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君官號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裒蒲侯反。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吕反。○賦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也。湯孫，謂高宗。○舊説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維女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都啼反。羌，莫敢不來享，叶虚良反。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賦也。氏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叶訖力反。○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天命降監，下與「濫」叶。下民有嚴。叶五剛反。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叶越逼反。封建厥福。

叶筆力反。○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叶桑經反。○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勑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❶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叶所旃反。松柏丸丸。叶胡員反。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叶胡田反。寢成孔安。叶於連反。○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梴，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卷第二十

❶「顯盛也」，原闕，據元本、明甲本、明乙本補。

附識

宋本《詩集傳》，吾鄉向有二本：一爲陳徵君簡莊年丈所藏，一爲叔祖兔牀先生拜經樓所藏。今夏，爲兒子彙升點定句讀，因於舍弟絜文處假拜經樓藏本校勘，見宋本之善，實有遠勝近刻者。惟缺卷太多，至《豳風》而止，惜不得徵君本，俾多校數卷也。六月中，汪薌國參軍來齋中，見余方手勘是書，因出其舊藏本見眎。楮墨古雅，字畫精楷，與拜經樓本相伯仲。自《蓼莪》注「則無所恃」四字起，至《大雅·板》篇，均影鈔，前後一無題識，惟每册或有「袁廷檮印」、「五硯主人」小方印，或有「袁又愷藏書」、「楓橋五硯樓收藏印」小長印。案徵君跋文云：「某既得《周易》之明年春，同人作中吴吟課，適袁君又愷語及其家藏宋本《詩集傳》，因以他物易之。凡二十卷，與《宋志》合。惟自《小雅·蓼莪》至《大雅·板》之篇已缺，爲可惜耳。」是本豈即徵君故物耶？抑袁君別有一本耶？何缺頁之相符與！其間經文，如《召南》「何彼穠矣」作「襛矣」，《鄘風》「終焉允臧」作「終然」，《衛風》「遠父母兄弟」作「兄弟父母」，《王風》「牛羊下括」作「羊牛」，《齊風》「不能晨夜」作「辰夜」，《魏風》「不知我者」俱作「不我知者」，《小雅·鴻雁》三章注引同。《唐風》「實大且篤」作「碩大」，《豳風》「亦可畏也」作「不可」，《小雅》「胡爲厲矣」作「胡然」，「朔日新卯」作「朔月」，《周頌》「彼徂矣岐」作「彼岨」，「既右饗之」作「右享」，「屢豐年」作「婁豐年」，《魯頌》「其旂茷茷」作「茷茷」，《商頌》「來假祈祈」作「祁祁」。注文如《周南》「不可休息」下「吴氏曰『《韓詩》作「思」』」，《小雅》「外禦其務」下「《春秋傳》作『侮，罔甫反』」，《周頌》「假以溢我」，「假」下，「《春秋傳》作『何』」，「溢」下，「《春秋傳》作『恤』」，「彼岨矣岐」

下，「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爲『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説。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别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絶句」，與臧玉林《經義雜記》、錢竹汀《養新録》《潛研堂文集》所記者皆合。惟《小雅》「家伯維宰」已作「家伯爲宰」，《商頌》「降予卿士」已作「降于」，又《周頌·臣工》篇注「畬，二歲田也」，「二」當作「三」。案《采芑》注：「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一人手定之書，不當有異説。《噫嘻》篇注「内方三十二里有奇」，「二」亦當作「三」。案疏引《周禮》「萬夫有川」與「十千」之數相當，計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應三十三里，故鄭箋云：「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今注疏本作「二十三里」，更誤。而《集傳》曰「内方三十三里有奇」也。考元番陽朱公遷《詩經疏義》二十卷，初刻於正統間，重刻於嘉靖二年。《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云：「是書雖刻於明之中葉，猶爲元儒手筆，悉仍文公之舊，惟『家伯維宰』作『爲宰』。」據此，則是本或爲宋刻而元時翻雕者。其缺卷及圖印，又書賈作僞以同於徵君所藏本，冀獲厚值耳。余既校録，於坊刻監本爰坿數語，歸諸參軍。參軍其珍藏之，倘得重爲刊布，俾家弦户誦，則嘉惠後學，更復不淺。

參軍爲紫陽所自出，故又推其不匱之思云。道光戊申秋七月曬書日仁和縣學附學生員海寧星滄里人吴之璦厚渠氏識。

